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七輯

沈雲龍 主編

合肥李氏三世遺集

李國杰編

李文安·鴻章·經述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敘

昔韓昌黎爲殿中少監馬君作墓誌銘述其累世交
誼末又言自始至末未四十年哭其祖子孫三世若
不勝其哀者竊歎以北平之家世勲業昌黎之文均
堪不朽而微惜自北平以下於史傳無所表見尙不
足張昌黎之文然則近今之家世勲業代有命名孰
有如合肥李氏者哉李氏自光祿公以名進士官比
部持法平恕有于定國徐有功之風逮以鄉兵討賊
實爲淮軍所自始文忠昌大其緒率光祿公之訓糾
合舊部之父老子弟用克龕平大難爲中興勳臣冠

其子仲彭京卿自爲孝廉時卽超然有遺世之志視聲華富貴一不屑意其深識遠見往往託之於文文忠旣薨天下之人愛其父而思其子乃襲爵未幾遽以毀卒世尤惜之際唐生也晚不及見光祿公然自癸丑以後避地江北聞公孤軍轉戰屹然爲淮肥保障私心嚮往之同治乙丑始以文字執贄文忠門下受知最深薄祜棄材不任培植沈吟至今仲彭京卿嘗握手於宣南旅邸一見卜爲偉器上下三十餘年文忠騎箕仲彭亦中道徂謝際唐爲天下痛兼哭其私而以不得盡讀私家所著述爲恨今年仲彭哲嗣

荃曾通侯以合肥李氏三世遺集見示始知文忠所志所學光祿公實開其先仲彭實繼其後因歎光祿公父子家世勲業過於北平仲彭雖未竟所施而純孝至行 朝廷已旌其閭入祠祀宣史館其視殿中君僅以門蔭致通顯相去又遠甚獨際唐文孱弱愧昌黎耳今夫召公之棠魏文貞之笏伊古名臣碩輔沒世之後流風餘韻雖一草一木一器一物後之人猶摩挲愛護況於累世所著述忠孝大節託之楮墨足以傳世而行遠者哉荃曾通侯讀禮之暇汲汲以表章遺集爲事排比搜輯丹黃鉛槧未嘗去手其能

繼武前修保世滋大抑又可知惟際唐出大賢之門
淹蹇抑塞僅藉校讎文字之役報我知己誠有如昌
黎所云人欲久不死而視居此世者何爲也循覽斯
集良用憮然光緒甲辰季夏門下士秦際唐謹敘

敘

自北平以逮少監閱閱著矣而門蔭僅恃武功由明
允以迄斜川文采彰矣而信史未詳勛業其有傳家
忠孝詞翰並擅專門累世馨香著述亦垂不朽有一
官一集之盛無慚卿慚長之嫌則合肥三世遺集有
足多焉光祿公久困名場始登上第爽鳩矜恤藹然
仁人之言飲馬馳驅壯矣從軍之什他若社倉條約
義兼任恤睦婣治家格言教始進退灑掃楹書庭誥
用啟後人文忠公紹其家學蔚爲國華作賦摩空李
程五色之日斯文復古南豐一瓣少香燕國作翰苑

楷模應制有早朝諸作司馬負天下重望公餘成通
鑑一書出其緒言傳播藝苑仲彭襲侯生於富貴之
家泊然聲利之外希文經略堯夫不預戎行魏公當
國南軒但知講學讀破萬卷奄有三長太沖詠史友
古人而抗希東萊論事得春秋之斷制所業未竟識
者惜之士珩生也晚不及見光祿公才非子幼義法
夙仰龍門書讀中郎建樹終慚羊傳緬懷馨效邈若
山河至若軍謀之參無忌敢云酷似宅相之譽魏舒
曾受深知計先後侍文忠三十年每有所作輒示士
珩讀之津門衣淚憂穆公之無人武庫行吟望征南

之大用中表之愛有若弟昆姻婭之聯更欽風義撫
今追昔感舊悼逝眷言被裘之誼尤切搗門之痛乙
巳孟春仲彭哲嗣偉侯通侯將刊家集來乞弁言是
則我所自出永念渭陽送舅之詩人之云亡願綿喬
木世臣之澤追維疇曩不知涕淚之泔泔兼敘哀傷
彌覺情懷之忍忍光緒乙巳孟春外孫張士珩謹敘

余

四

合肥李氏三世遺集總目

光祿公遺集八卷

文忠公遺集八卷

襲侯遺集八卷

李光祿公遺集目錄

會孫國杰編輯

卷一賦

都門望雲思親賦

七日來復賦

惡臥焯掌賦

東籬采菊賦

橘叟彈棋賦

聚米爲山賦

筆垂露賦

鳥囀歌來賦

學之染人甚丹青賦

二月春風似剪刀賦

文翁大興蜀學賦

書練裙賦

鶯梭賦

竹醉賦

中夏含霜賦

夫子璧賦

拜龍鬚友賦

卷二賦

牛戴牛賦

其二

六轡如琴賦

待問如撞鐘賦

香羅疊雪輕賦

鶴守梅花賦

凍者假衣於春賦

燕翦賦

飛泉漱鳴玉賦

李元公詩集
卷之五
皎如秋月映賦

其二

枕善賦

菖蒲拜竹賦

揮毫落紙如雲煙賦

積石爲倉賦

小蜀山賦

蟋蟀俟秋吟賦

家在江南黃葉村賦

挑菜賦

昌言賦

俊逸鮑參軍賦

卷三
賦

采芹賦

柳陰路曲賦

禁煙賦

成湯網解三面賦

謝庭詠雪賦

其二

暖日烘窗釋硯冰賦

其二

五雀六燕賦

冰筯賦

不持一硯賦

藏舟草色賦

玉刻楮葉賦

竹小春賦

采蘋南澗之濱賦

瀛洲玉雨賦

含英咀華賦

陶淵明葛巾漉酒賦

卷四 賦

柝聲賦

其二

清簟疏簾看奕棋賦

綠天賦

鮮侔晨葩賦

白紵梅花賦

橐人得箭賦

人澹如菊賦

滿城風雨近重陽賦

桂林一枝賦

冬山如睡賦

飛騎橋賦

指困賦

耕織圖賦

下筆春蠶食葉聲賦

所寶惟賢賦

青錢萬選賦

卷五

古今體詩

試律附

自訟十五首

秋海棠七律四首 用王漁洋秋柳韻

乙未隨計赴都述懷四律

京邸得六弟書口占一絕

哭仿仙兄 庚子冬

乙巳仲春都門寓宅寄示諸子姪 有序

攜六弟至遯菴兄處夜話

答楊紫亭秀才見贈二首

題戴疊峯親家湘水鼓琴小照 有序

乙巳臘月十二日夜宿棣萼書屋夢與先兄分賦香

花墩題感成一絕

白衣草廬

隱廬白雁

有序

倚廬白雁

秋杪過訪張悔齋表兄意園

丙午

愛樹賢友見過遇雨賦詩贈之

往浙江學幕留別諸兄弟暨親友

秋柳二首

留漱芳亭贈戴疊峯明府

晚宿六弟宿花亭

謝六弟惠寄梅花二絕

和姜三樟圃襄教浙江同舟山陰道中見贈之作

酬馮大春臯

晟

再疊韻

酬家敘卿明經

德郊

三疊韻

酬袁伯襄

花朝前二日四明舟中奉和蓉舫師四疊前韻

題醫者童妙齋拈花小照

游古報本禪院用東坡初過詩韻呈蓉舫師暨同幕

諸君

抵禾疊韻呈蓉舫師

紹興幕中偶疾蒙同幕諸君子垂視歌以謝之

和春臯紹興試院遣懷原韻

明湖返棹口號贈姜三樟圃並致春臯清卿及同幕

諸友

疊前韻誌別

嘉禾幕中得鴻兒春闈捷音喜賦

閏丁未年會墨見鴻兒首藝入選

游煙雨樓春臯賦首一句爰足成七律一首

留別家敘卿學博卽用見贈原韻

戊申春正服闋入都行至麻布橋寄懷六弟

戊申春正服闋入都途中懷諸親屬得十一首

壬子二月三日俗傳爲文昌壽誕適觴客卽席聯句

壬子秋杪挹爽軒賞菊同人各拈一韻聯句

聯句成劉仙蹤孝廉屬賡長章和之卽用原韻

壬子冬月初二日招同劉仙蹤蒯柘農吳潤六柯芝

生孝廉黃韞之庶常小集雙槐書屋因話及翌辰

秋讞勾到惟本司不錄一囚同人謂此爲祥刑會

並和前賞菊聯句各分韻紀之命費壻心箴鴻昭

兩兒同賦

仙蹤以聯句全韻賦長章見贈走筆答之

壬子秋杪周沐三

作銘

沈品蓮

龍光

二秀才同里邀

同黃韞之庶常吳潤六孝廉飲餞于雙槐書屋時
心箴甥鴻昭兩兒侍坐聯句誌別

送沈品蓮森甫昆季出都

送品蓮別

送沐三別

癸丑天中節前一日偕孫省齋太史鍾莘田明府登
窰臺六兒昭慶隨侍聞采石太白樓爲賊所燬聯

句弔之

夏日遊陶然亭偶成

貫垣記事詩

有序

卷六

古今體詩

試律附

自題小像

自擬挽歌

贈劉英四首

書帶草

中元前二夕偕李薌林聯句

長至日自述

子駐營甘棠寺前日培姪送柳百餘株徧植營旁茲
蒙家弟玉坪又送一車詩以謝之並索和章

乙卯元宵後三日由巢回至浮槎途次喜接六弟賞
梅寄懷七律四章乘夜走筆用原韻酬之

乙卯春初助攻巢城初回越宿又擬起練助攻肥城
適值雪後遂燕子家運昌兄三益堂得七律三首
屬遜菴兄玉坪弟和之卽寄懷疊峯親家悔齋表
兄

村居雜景五十首

文陣雄師 以下試律

隔千里兮共明月

曾吃紅綾餅餤來

清心爲治本

下筆如有神

人在蓬萊第一峯

請試他題

江邊魚蟹爲人肥

借書一瓶

宵雅肄三

槐葉冷淘

竹林七賢

克壯其猶

詩成珠玉在揮毫

禮義爲衣

前題

生芻一束

卷七 雜著

治獄論

土論

誣罔論

尹龍溪高車駟馬圖敘

韋心梅傳

偶題六弟癸巳試卷後

留別馮春臯記

跋馮春臯駢體偶存

謝蓉舫師賜撫王大令書

寄玉坪六弟書一

寄玉坪六弟書二

寄玉坪六弟書三

寄玉坪六弟書四

寄仿仙二兄書一

寄仿仙二兄書二

寄姪書

寄運昌芸農遜菴諸兄玉坪六弟書

退思瑣言

卷八 雜著 鄉會墨附

勸學瑣言

重訂家規

淮南鄉約

社倉條規

執圭 一節 甲午鄉墨

上律天時 二句

召太師曰 三句

賦得江南江北青山多

言必信 二句 戊戌會墨

萬物並育 二句

頌其詩 五句

賦得泉細寒聲生夜壑

李光祿公遺集卷一

曾孫國杰編輯

都門望雲思親賦

有序

予望雲結軫臨風感懷媿芳意之鮮就顧蒲姿其漸
摧每維疇昔電逝星馳退食餘閒撥冗弄筆凡先德
未湮後昆迺續暨泥痕雪跡循次敷陳雖拙而未工
澹而寡色聊代年譜之著云爾

余太岳之苗裔兮

始祖許迎溪與同莊李心莊姻戚
相得心莊無子乞養迎溪次子慎

所爲子後

襲伯陽之餘緒世耕讀以爲業今託平梁

爲樂土

世居肥鄉

累七葉

一世迎溪二慎所三君輔高祖漢昇曾士俊祖鳳益父慶

菴共七世之綿延兮循漢詔以力田耳鼻祖之登瀛兮丹

九轉以昇仙

迎溪前六世名伯乾者明中葉舉進士第一學道成仙今有遺像

暨曾

祖之平恕兮燕虞庠以引年

曾祖士俊舉鄉者賜絹穀為人有厚德鄉

里蒙惠施焉嘉言懿行玕父時述為家訓

毓二難於太學兮

祖及伯祖恆益俱遊成均

迺貽厥以揚穿

父及諸伯叔俱肄武遊庠者十餘人

值燕居以深念兮

懷鯉對而涕漣眄鄉雲之千里兮愧烏私其未伸茲

貌焉其中處兮感陳迹之逡巡知駒隙之易逝兮託

蠹簡而縷陳昔覽揆於初度兮及重光之令辰

余生於嘉

慶之辛酉臘月廿九日

附班行於季狸兮

玕行四長兄煜次瑜次球

承遺命

為螟蛉

先祖妣裴以三叔早亡命玕祀後以非制回宗

維寢門之懿則兮

慨斑戲之誰追

父事先祖母至孝親供雞豚藹然色養嘗謂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庶人之

也孝留子舍以承歡兮邀受憐於舒祺易一丁於兩石

今時督課於講帷

父於玕弟兄讀書時親督課每作文脫稿父必先閱指其瑕疵

竟違夫桑榆兮徒抱歉於當歸

榜下本擬歸省奉嚴命留京念墓

山之杳藹兮長松楸之幾圍

先母於丙戌年去世撫杯捲而隕

涕兮展豺祭其何時自束髮而授書兮讀未竟夫一

編

八歲父命與三兄球同受業於家龍橋師師有家務予少又多病至年十三僅讀四子書及毛詩而

未能成誦父乃命歸從長兄煜讀入年至二十一歲

兄教授至嚴余亦專心致志學乃日進二十二歲二

十三歲二年從童培山師閱文逾舞象而奮志兮恆矻矻以窮年與

兄等互相激勵每正月初三日開學至除日始輟蓋資性中下非困學不能有所長益

斥擣蒲

為牧豕兮亦棋局之未嫻余於賭博諸戲概所不惟

專精於蛾術兮思克紹夫薪傳擅雕蟲之小技兮蒙

羣公之青盼年十八學為賦十九劉海樹明府觀風

即蒙賞識後胡書農學使取之乙酉年

二十五張小鮮師取古學第二名入學汪巽泉學使

觀風取四名古學第五名正取第七名胡牧堂學使

古學第一名正取第九名鄂復亭學使古學第二名

正取十八名考優取第二名以附生未得貢沈鼎甫

師古學取第三名正取第二名補仰梁木於雲亭兮

廩鄧嶸筠中丞觀風取第三名廬陽山長珩丙戌丁亥

祝心香之一瓣楊靜開師為廬陽山長珩丙戌丁亥

去五嶺之逍遙兮播春風於花縣憶祖道之沾襟兮

早期許以薄宦戊子己丑俱從汪子莊師遊書院會

課校拔前茅師去肥珩送別頗為黯

然師慰之曰君他日仕途中人天值家難之未堪兮

緣有合相會有期師現官粵東

鵑泣血於慈幃通鄰牆之燈火兮坐鍼氈而鬱伊痛

罡風之慘冽兮折荆柯之三枝攬庭樹之盈階兮扶

新蔭其阿誰

年二十二授猷弟讀時先母患癱瘓珣授讀之下輒入侍疾在館如坐鍼氈丙

戊冬十二月二十四日先母去世丁亥春球兄患反胃至九月十二日卒戊子乙丑辛卯館於家教子姪

鄉里從而受館墨莊之三年兮時望雲而賦詩壬辰

業者數十人甲午三年俱館費氏之墨莊時有孤館望雲作壬癸年蕃姪從甲午銅從守忠告之遺訓

兮敢辭夫雪案與螢帷余自壬午授讀中閏除乙未丙申公車未館丁酉館於太

岳山房凡授徒必恪遵忠告之訓終年盡心不遺餘力仰

聖皇之翊運兮命司徒以獻書漢宮春之充數兮歲

闕逢乃登夫公車

中甲午江南鄉榜九十六名合漢宮春字數座師龔季思先生趙蓉

舫先生房師 思沆瀣於衣鉢兮先示兆於華胥少夢

劉薌泉先生 二人授不律一人年五十許一人二十許皆屬好為

之懷之而五色燦然鄉闈房師劉薌泉師直隸人原籍山東濱州戊戌房師為孫符 歷鵬程之萬里兮邀

鄉師山東濟甯人與夢皆符 鯉薦於連茹乙未出湯海秋師房薦而未售甚蒙青盼計乙未丙申戊戌公車往返程途合

萬里 飲西江之一勺兮知源水於清渠倖列名於雁

塔兮遂廁職於雲司荷元宰之眄睐兮和霓詠於

天墀中戊戌會榜一百十二名貢士三甲進士朝考入選分刑部總裁穆鶴舫師廖玉甫師朱詠齋

師吳箴甫師凜在公之夙夜兮惟冰兢以自持來竹訊於

故里兮掇芹香以連枝二子銅銳先後入學羌哀樂之交感兮

人琴遙痛於師帷辛丑秋長兄棄世奉嚴命而淹留兮淚冰

枕以淋漓嗟予髮之種種兮憐蒲姿之易摧羨五陵
 之年少兮裘馬翩翩而喧逐倏強仕而無聞兮清時
 何補於涓埃將百年其瞬息兮亦壯志之易灰思故
 山之風月兮鶴猿渺渺其怨余煎千愁於百慮兮伸
 繭紙以長書愧江淹之才盡兮聊衷懷之自據願江
 雲湖月之通訊兮鑒遠志之不誣憑燕山而南望兮
 引長思於舊閣其辭曰陟都門兮望吾父南雲杳靄

兮隔衡宇侍寢門兮當年陳祖德兮綿延

玕七八歲時與諸兄

早起問安及夜讀歸卧父或為講書史懿訓或為述先曾祖暨先祖盛德因得側聆先代遺事龍村

兮聚族

先世即居龍道鄉龍道村

鶴俸兮營田

先高祖清貧無田至曾祖以勤儉成

家有田二頃饘粥之餘分指困兮鄉里借潤禦侮兮

潤鄉里遠近稱盛德焉豪強失權家道小康時鄉曲豪強屢見欺凌數起訟

得直然後度茅雞兮夕膳潔鳳益公早沒先祖母裴

安居焉內事付先母經理父與先母事裴太宜人先意承志

甘旨預備侍膳問安晨昏靡閒裴太宜人卒年八十

三哀毀盡禮温姜被今夜牀聯父六七歲時與先伯賡廷

温寒足侍先祖病夜不解帶者四十日析澤枯骨兮

箸相讓一生和誼畧無閒言時人稱服讓畔凡田畝近墳塚春耕必督佃戶僱工墳旁多

寒峻兮割羶軫恤貧寒畏知名兮彦章風烈鄉里不

其嚴正每私謂李太翁盛德並不申惜分陰兮士行

斥我等不是我等自覺無顏相對

謹嚴早作夜休綜理朱陳聯姻兮篤恩誼待親戚情

家務纖悉必周

渾默名子兮正家傳悵寢舍兮遠離翹白雲兮神馳

換青衿兮侍肥城之春雨

與兄晴嵐入學時父曾送場

試白下兮

隨江浦之秋暉

乙酉科父送場至金陵遍遊名勝

羌長遊兮負米誤

遠志兮當歸

欲歸省奉嚴命見尼迎養又以遠道不準

觸旅懷兮明發拜

凍梨之顏色兮日渺渺其長思

戊戌以前未嘗久違顏色分部後有懷靡

已父特命工繪圖寄示云令玕見之如侍左右以恤勞心

陟都門兮望吾兄荆樹

半枯兮半榮

兄弟四人惟二兄與玕尚存

棣萼老屋兮結春草之

舊思

大兄三兄與玕同讀書於棣萼書屋二兄變庵亦同吟詠

藕香詩社兮共秋

雨之短檠

夏秋之夜必聯詩社謂之子舍晨趨兮隨藕香社每人賦試帖一首

子舍晨趨兮隨

櫛沐

八九歲隨兄等定省浣沐有序先後有儀

寢門昏定兮課言行歲建

疆圉兮悼妙香之先歇三兄著有妙香亭文集干轉重光兮痛

晴嵐之遽傾大兄著晴嵐文集惟後先兮聯韻抑茱萸

兮疊賡余留京後二兄見懷羌魂夢兮歸來執予手

兮徘徊每入夢則弄銀牀兮讓梨棗夢多幼時馳筆

陣兮走風雷或夢同望遠兮雲回蜀岫懷古今月上

鮑臺淮浦綠兮草長巢湖白兮波墮予家西望蜀岫

淮浦南俯巢湖夢與諸兄弟同遊過夏庵中兮對高林之初日向因

與諸兄弟及門諸子姪文會迎水庵余曾得句云斷

橋流水都堂墓初日高林開土庵都堂墓往庵所經

道也時夢遊其境吟秋閣上兮盡老圃之餘杯兄晴嵐與六弟輔齋愛菊

每秋月以菊堆屏山約相好諸人吟詩其下號吟秋詩社夢亦及之愜情愫兮纏綿共

詩酒兮流連晤笑言兮永夕見顏色兮當年驚醒枕
兮霜雁飛愁雲兮暮天日悵惘其千里兮渺淒咽於
重泉諒予季之頻呼兮願行役其慎旃安得歡燕於
一室兮訴離思於尊前

三ノノ系ノヨシイテ

ヲ

フ

七日來復賦 以題爲韻

懿哉易之復卦也象列剛柔象呈凶吉貞吝森森循
環密密參其變而綜其數縱看坤位將盈扶乎陽而
抑乎陰不使乾剛盡失周而復始綫添紫縷之文窮
則必通管叶黃鐘之律試看詳占卦德陽動乎初居
然想見天心日符乎七其卦體也陰極乎五陽生於
一外爲坤母之形內則震男之質變乎剝之象而剛
不見衰反乎姤之形而柔莫能嫉奇爻首動豫之九
四奚加乾德初乘謙之九三何匹陽已施而月窟難
侵陰欲長而天根莫溢如參消息定等星懸北斗之

觀若問盈虛端合政立璿璣之日是蓋寒已告極暖
故旋催革故鼎新道無窮而不返否消泰長運有往
而必回陽極於巳而陰生午中法象必留闕陷陰盛
於亥而陽生子半化工曷罄栽培衆陰積於地一爻
奮以雷靜動交養寒暖相催問期則踰三庚貫乎終
亦明乎始按候恰過六位小有往亦大有來不見夫
景測土圭灰飛緹室敲簷前之冰筋猶瞻冷豔雙雙
衝嶺上之梅花已破春光六六味思元酒澹卽從濃
處潛生聲想太音希卽自繁時隱伏往還之理如斯
代嬗之機可卜是以期但過乎數五地氣潛滋功不

待乎經旬乾元定復也今

皇上法地天膺運數功參兩大玉燭均調德合一元
銅儀協度君子道長裕知來藏往之原小人道消得
陰慘陽舒之故復其性而道化彌綸復其禮而邦畿
鞏固日復舜日會是真元天復堯天德隆姬煦啟苞
符之秘人知易蘊精微闢橐籥之藏士解義經理趣
是以出震輝光乘乾布濩烏絲劈去呈廷臣用命之
詞丹筆題來獻

天子當陽之賦

惡卧焮掌賦 以賢能自忍荀卿 天之爲韻

稽蘭陵之言論溯泗水之心傳窮年佔畢終夜忘眠
欲追待旦之風抗心姬聖迴異好眠之日便腹孝先
亦有惡乎肯若曲肱而枕猶運掌也居然刺股稱賢
原夫似聖之耽學也勤同映雪苦比引繩翻來六藝
之文手披口誦好趁三餘之暇黃卷青燈焚膏而自
將晷繼升屋而何待月升方欣綠字生光對藜煙而
有味忽覺黑甜攪興遠蕉夢以無能隱几而眠觸屏
欲睡倦觀乙夜之書遑計五經之笥羌乃發憤爲雄
縱橫有志欲棄前愆不遑假寐如惡寤生之驚如惡

睡魔之祟嘗戒寢逢晴晝木朽如予豈同宿寄晨門
人驚奚自功惜分陰學務時敏殘跋頻添孤燈自引
當柯夢之方圓幸蘭釭之未泯厭垂頭於昏黑八叉
之詩竟無成思澹影兮搖紅三條之燭猶未盡幾等
燃眉之急敏則有功無妨炙手之傷小何不忍於是
自他照耀振我精神遽然睡覺頓爾欠伸痛若剝膚
觸螺紋之細細勢同執熱驚蜨夢以頻頻真詮好借
傳燈如圓枕驚眠之夕深省每逢舉燭似聞鐘欲覺
之晨夢且無心心法原宗周孔崇朝聞道道統回憶
孟荀蓋其博聞強識閑邪存誠凜森嚴於十手託辛

苦於孤擎杏壇依日月之光薪傳百代竹簡對聖賢
之語燭翦三更此不寢原師孔聖而自忍見美荀卿
也後世若鑿壁偷光然糠繼晷頭懸梁以自防股刺
錐而不弛莫非警情效勤慎終圖始要未若聖學淵
源賢人操履卧不稱高掌何妨指燈分新火幾忘扼
腕之嗟夢醒翻書良有折肱之美方今蘭臺望重藜
閣光垂 帝勤索燭之功觀書深夜士有窮經之學
假手清時苦備卧薪記雪案螢窗之夜 恩承掌露
待杏林燕社之期是以想惡卧之焦勞進吾往也慕
焮掌之策勵中心藏之

東籬采菊賦

以淵明句采菊東籬下爲韻

楓冷桐枯之地蟻寒蜨瘦之天放數枝之新菊鎖一
徑之秋煙供高人之清玩寄幽思之纏綿扶杖孤村
過我撫松庭院搴英冒雨效他餐蕊湘淵想元亮先
生之歸隱也桃源話舊栗里逃名南窗寄傲西疇勸
耕園日涉以成趣酒夕飲而自傾門前垂五柳之陰
晚煙憔悴屋外就重陽之菊秋色鮮明斯菊也備五
美以堪珍殿羣芳而獨步沐雨披煙掀風濯露瘦影
半簾冷香一樹霜寒南圃供人雅澹品詩金翦東籬
有客逍遙覓句時則蓼岸爭紅杞園耀彩紫冷囊莢

香清紉萋臨東軒而開圃樣編麋眼之筠登東亭以
移筵香破龜齡之蕾記前夕荷鋤帶月行南野而豆
稀趁今時汎酒臨風等西山之薇采乃命巾車乃攜
僮僕出北牖而徘徊過南村而往復小坐夕陽隴上
擷翠盈筐閒行曉露叢中採香半掬插滿頭而歸去
花繁漉酒之中踏敝屨而尋來澹喜如人之菊披華
擷秀翦翠裁紅豔攜北苑枝折南風或枕裝乎霜圃
或酒釀乎郛筒賞茲東望園林徑開益友落盡東林
風雨花埽奚僮剛逢人到白衣瑤甕之春沽卯飲最
好幡迎青帝畫闌之鈴響丁東是蓋秋多佳日性愛

賦詩春酒園蔬之趣地偏心遠之時蔭榆柳之園花
都稱逸歸柴桑之里蕊愛開遲藉茲卻病餐英永義
皇之歲月幸未折腰乞米寄人世之藩籬爰爲歌曰
負手出松關攢眉去蓮社老圃秀黃花穿籬掇盈把
又歌曰采菊坐孤松秋聲盈四野何人送酒來冉冉
寒林下

橘叟彈棋賦 以橘中之樂不減商山爲韻

罷枰竹院之餘探勝芳園之日得異果於巴邛幻奇
蹤於瓊實一丸懷去種留卻憶蘇耽半局敲殘柯爛
應來王質喜木奴之作伴香勝搓橙羨仙叟之談機
趣饒隱橘夫以橘之爲物也洞庭錯落仙井龍葱黃
映楚天之北金懸吳苑之東秋色深時點綴素榮綠
葉人煙寒處周遮烏桕丹楓方看奴婢千頭屢閱風
霜於屋外頓現樓臺一寸似開日月於壺中何來老
叟於此栖遲蒼顏白髮皓首龐眉算甲子於海籌年
應書字閱歲時於桃熟栖許借枝忽開小有之天何

異夜郎剖竹不作虛無之境豈其巢父分支對坐翠
房卻似燈敲夜半獻奇紅渚不教帖憶羲之則見冷
局相當枯枰暫著布方罫之玲瓏解塵緣之束縛勝
負得桐君之趣子落琤琮輸贏效蝸角之爭翁真矍
鑠那遜閒敲深夜值暗燈疏雨之初便看消遣殘年
得流水古松之樂爾乃機械都忘脩閒可乞借楸蔭
之沈沈趁松風之拂拂快晚年之相得幾看晚樹紛
披問秋誨於何時一帶秋林葱鬱爲話枝頭之趣年
已都忘渾如脫手之丸樂云胡不是蓋物外閒身寢
中清範惟碧海之有緣自紅埃之不犯好比須彌納

芥跡寄金丸畧同斗室垂簾局殘石檻看面帶凍梨
之色應緣長日頻消想胸有火棗之生自爾仙風不
減徒觀夫啄冰涼院畫紙江鄉琴韻茶煙之外疏簾
清簟之旁亦足消閒於玉局未聞紀勝於匡牀豈若
此藉小行藏鬪殘圍於冷樹得古鬚髮送微影於斜
陽星實包殘詞應頌楚風林破寂律正含商客有獨
超物表脫畧塵寰不羨封侯之富偏耽仙局之閒愛
此薜衣松杖皓髮朱顏枯棋數著秋橘一灣爲聽剝
啄聲傳仿園綺雲中之侶還共須臾歸去登瀛洲海
上之山

聚米爲山賦 以題爲韻

新息韜鈴秦州疆土縮地謀精唱籌計苦雄虎視於
川原嘯蟲沙於部伍胸中兵甲縱橫魚腹之鄉帳下
煙雲浩渺蠶叢之譜三秦城闕借箸籌操一粒乾坤
探囊拾取似畫建安之宮殿運腕風生恍若雲夢之
煙波披胸氣聚緬維東漢龍興西州角抵馬耀巴中
蛙尊井底幾望春陵之氣將校星馳爰興得隴之師
兵戈雨洗然而白虎跳梁青泥迢遞險阻秦關縈紆
隴坻棧雲萬里噉吁蜀道之難鈴雨三巴蕭索秦城
之涕誰與擘太華之山誰與通敖倉之米除是夸娥

二子得移冀北之峯巒若非力士五丁那識蜀中之
根柢維馬伏波從容展策顧盼生姿胸羅武庫指畫
疆陲周旋二帝以還閱他山兮歷歷決勝千里之外
藉彼黍兮離離指到雙困境宜黍累搗來一撮沙是
糜炊白傾高廩之糧斷崖雲起紅擲海陵之粟列嶂
霞披試教浙以矛頭水濺空巖之瀑還待炊成飯顆
煙生長樂之陂開雪嶺之千秋直以翻匙而積成煙
巒之九仞眞宜覆簣而爲林巒窈窕形勢巒環境通
鳥道地認螺鬟勢接米堆之遠路抄雲子之灣戴大
粒於羣鼇突兀千倉之外藏眞形於一粟峻嶒數粒

之閒共誰白戰功多豆獻蕪亭之粥笑彼黃梁夢熟
泥封函谷之關所以錦城都近磴道梯攀麥積峯巔
青羸度穩邛峽嶺際白馬聲班上將儲胥籌筆之風
雲擁護是翁矍鑠據鞍而圻坂迴環納諸須彌藏三
萬六千之世界量以斗石收一百有二之河山然而
銅馬聲遙跼鳶景怖雲臺之繪像竟遺銅柱之立功
已暮蒼偏變而成珠鵠欲化而爲鶩城郭三千滄桑
幾度關中覽景淒涼玉壘錦江隴右披圖惆悵谿雲
葉露何如我 朝鼇紀恢宏龍荒景附畫疆之斧耀
邊陲益地之圖呈休祚鑿山闢道築沈黎雪外之層

卷之三
一
三
巒納米開畿收滴博雲中之屯戍此則摩崖紀石英
聲勒劍閣之銘匝地來庭潤色陋蜀都之賦

筆垂露賦

以筆非秋而垂露爲韻

若夫璀璨雲箋紛綸仙帙月硯光融霜煤彩溢文成
冰雪之晶瑩興寄煙霞之超逸淋漓染翰健欲凌雲
揮洒題詩神逾畫日昨夜花生錦夢想管城之沆瀣
凝秋今朝草出色絲認葭岸之瓊華潤筆夫以鼠鬚
乍試兔穎如飛卓爾棗心握龍蛇而影動翩然栗尾
聽風雨而毫揮把來五色紛披搗香鏤雪書就一行
縹緲霧結煙霏但看紙落煙雲信有神而無迹倘謂
文成月露形似是而仍非惟見鸞箋氣潤魚硯光浮
龍鬚霧噴燕尾雲稠搦管將滴枯毫欲流名標三品

之奇三危國應堪並落夢兆五花之瑞五明囊或可
相侔豈下地而騰文墨痕滿紙當臨池而浣翰涼氣
橫秋珠圓玉潤意到筆隨自有挾天管健頓成擲地
聲奇翡翠之牀若溼珊瑚之架頻滋輕蘸松煙爲想
松閒曉滴橫書竹紙翻疑竹裏響遲豈綴百草頭湛
湛而華成鄂不好寫五花格溶溶而色映鱗而當夫
芸窗日映鄴架風吹筆含露而成彩露凝筆而生姿
分明手浣薔薇寫出凝香之句定是掌盛沆漉揮成
唾王之詞迨珠玉詩成秋露如珠之日知風霜字挾
白露爲霜之時蘸風字之一方白藏氣爽臨雲藍之

數幅青縷煙垂宜其史館同簪詞林共具仰宸翰
之揭雲欽御書於結霧催月收雲之態池欲飛魚
干霄捧日之奇毛都禿兔毫端揮月玲瓏月夜之痕
腕下生風掩映風林之趣同時脫穎判花寫五朵之
雲近日侍書染翰挹三霄之露

鳥嘯歌來賦 以鳥嘯歌來花濃雪聚爲韻

上巳良辰芳園清曉柳眼青垂草痕綠繞聽春聲於
南陌緩緩人歸傳禽語於東風嚶嚶樹杪百般巧舌
叫開苑裏之春一串歌喉唱徹枝頭之鳥想夫華林
之馬射也芝蓋花飛春旗柳冑收麗景於濃春愛風
光於芳甸晴野鞫鷹之會草淺獸肥人家放鴿之天
香圍羽扇纔聽錫簫粥鼓樓頭春訊頻催頓看水郭
山村風裏禽聲細嘯維時榆煙乍換桃漲微波養花
陰密轉蕙風過無鳥不語有韻皆和燕歸畫閣之簾
呢喃聲巧鳩喚桑林之雨格磔音多提壺盧兮竹谿

花塢聽丁當兮夏玉鳴珂劇憐柑酒鶯天聞三春之
鼓吹好和草塘蛙語作兩部之笙歌則見聲調遠樹
韻度平臺如抗如墜若往若回其和也似撫琴於水
畔其清也若扣角於山隈其夏然以止也撫春絃之
折柳其絕而復續也擬江笛之落梅載好其音是否
宮商一片爾能各奏分明簫管頻來況乃林青圍幕
煙碧籠紗風捎蝶板午報蜂衙鶯調一曲之簧宛遏
雲而聲緩鶴舞千年之樹亦按節而影斜清風引而
徐揚新聲喚雨紅塵顫而不落軟語留花或傳竹塢
或傍花峰綠水朱樓之畔青帘紅杏之衝聲抑揚兮

嫋嫋韻唱和兮嚶嚶情怡一闋陽春草迎花笑唱出
滿林宿靄燕倦鶯慵宛轉歌風天半風鈴聲脆低徊
歌扇枝邊扇羽香濃則有放鶴英流調鸚名哲愛絮
語之宜人喜嬌音之中節黃鳥聲聲惜別疑緩唱夫
驪駒斑鳩處處喚春雜新腔於啼鳩綠蘿徑裏翻豔
曲於紅兒穠李村中吟芳林之白雪矧夫 鸞輅清
塵 龍旂按部奏簫韶之曲玉律調鐘隨鴛鴦之班
金衣拂羽玲瓏兮鳳笙翺翔兮鸞舞公子兮綠衣歌
童兮紅樹芳時鳥語競雜管絃之聲指日鶯遷好向
蘭臺之聚

學之染人甚丹青賦

以題爲韻

虞允原篤志典墳怡情禮樂功富明窗質全素朴欲
使書勤繡幄著朱墨之清規何須泣下練絲憂墨黃
之斑駁書原生色試翻丹篆之編涅豈不緇好勸青
箱之學學可變化氣質功原借喻染絲當文身而習
性儼因素而化緇希聖希賢三餘沾溉見深見淺五
采彰施學文何至無文煥乎赫矣染人試方染物誰
其似之爰有藻績之功丹青是檢塗臚光融貫銅色
斂濃似佛頭之樣蘸彤管而描摹晴烘鶴頂之輝揮
素毫而裝點稽說文遠光明昧原來木生青而火生

丹考爾雅設色淺深何翰縑一染而頰再染乃觀惟
學遜志成與維新漸漬詩書之氣霑濡絃誦之身昭
質無虧得綠字赤文之趣光輝漸著想青燈黃卷之
神豈必鉛華洗滌絕勝采色炳麟日深青簡之功不
羨呂書之染采會得丹鉛之妙底誇周禮之染人徐
引新機詳加明審白原受采幸託瓊姿赤以近朱何
翰墨瀋藉藝林之潤色笑他手續新縑披文苑之光
華喜我胸羅古錦學真心之白日漸卽光明人知色
惡丹華不爲己甚而且物情多變典重不刊藻采易
於剝落簡編自可抱殘倏看碧兮成朱時移勢異惟

知白而守黑志確神完爾時白蠟明經輝映入虛之
白他日丹墀對策功成九鍊之丹是以人皆奮志士
盡通經將啖紅綾之餅預嚴朱墨之銘名高萬選青
錢漸染芸編之色功轉九成丹竈浸淫翰墨之馨從
今貴取夏侯拾來朱紫何事史褒立本馳譽丹青欣
惟我 朝文教光昌 仁風布濩元黃探河洛之精
堅白辨異同之趣 楓宸丹映瓊林著黃絹之才
瑣闥青連翰苑譜紅梨之句青藜照讀定來 彤詔
之傳呼丹桂希攀好步青雲而作賦

二月春風似剪刀賦 以題爲韻

於時細草茵鋪繁英粉膩點染煙綃紛披霞帔燕試
一雙玉翦杏苑裁紅魚拖半尺銀刀桃谿刻翠看花
光之如錦節甫屆乎春三問柳葉兮誰裁風正傳於
巽二始其轉蕙微和斷蓬勃發快利無前摧殘未歇
徐遞廿番之信綻細草以鋪氈遙迎五兩之占掠平
波而皺襪斷天孫之裳錦吹殘千尺之雲動繡戶之
晶簾斜漾一鈎之月泊夫隋堤拂浪灞岸吹塵弄柳
腰兮倒影入柳眼以傳神剛欲吹綿透芳林而若綻
分明破絮展嫩綠以成茵斷續朝煙細劇纖纖之樣

飄颻曉樹新栽縷縷之春林舒官綠巧奪女紅推折
未煩人事吹噓儘有天功春雨散絲吹應欲斷花陰
繁縟碎亦能工雅憐少女呈能澹蕩催花之日最喜
封姨弄巧飄揚擘柳之風則有添綫名姿停鍼彼美
懷人金粉樓頭罷繡翠蘭閨裏宜春翦字翻憐兩袖
妝紅絕域刀環望到三年塞紫此怯曉風而倚檻脈
脈情牽而撫春柳之垂絲依依形似至若紅芍傷離
青蘋飲餞別緒難刪愁絲若繭銷魂橋上弱柳垂低
送客亭邊春風斂軟感此日送君南浦佩刀爲呂子
留連憶昨宵對客西窗燭翦話巴山宛轉能毋念長

路之迢迢惱輕風之翦翦乎何況風流逸士風雅詩
豪舞雩三月春水一篙感妒花之推落想破浪之怒
號飄殘幾處煙綃桃紅紫綬吹破半庭霧縠草繡青
袍風賦好奏蘭臺應識俗情之刪翦風教已乎薰曲
試徵吏治於操刀

文翁大興蜀學賦

以題爲韻

考名宦於古舒溯高蹤於炎漢莎廳之德意旁敷琴
案之恩施協贊座中化雨早濡染於蠶叢郡內和風
定播揚於虎觀常憶莊餘碧草是當年鼓篋之堂早
教谿號浣花似昔日采芹之泮昔文翁之分符蜀郡
也風流儒吏翰墨奇勳一麾出守五馬宣勤玉壘錦
江指點山川之秀雪峯雲棧逍遙鸞鶴之羣幸此鄉
之非陋歎多士之無文想七十子追隨冠履常懷闕
里宏三千人樂育詩書遂比河汾爰修黨塾爰啟澤
宮二州恩露一坐春風四術六經誨茲俊秀五更三

老啟彼童蒙水碧園橋春羽秋千之教衿青城闕畫
講夕誦之功粉飾太平不異潁川之延壽倡明絕學
豈殊徽國之晦翁爾乃巫峽化行錦城道泰吏民共
列乎鬢中風雅旁周於劍外當鑪市裏盡聞絃誦之
聲問字亭邊共話詩文之會選五經之博士冠帶雍
容倒三峽之詞源規模宏大於是名儒濟濟文治蒸
蒸秀頑共勸鄒魯同稱發鏗訇於鐘鼓徵雍睦於豆
登石渠之經席紛披書繙曉日天祿之杖藜燦爛字
映宵燈州序黨庠徵四川之化廣南金東箭看三載
之賓興彼夫竹素蟬紅蓬蒿蝨綠懷冠裳於周道茂

草堪嗟檢卷帙於秦灰曲臺待續祝太學五經掃地
名教罪人蔡中郎千卷委塵儒林蒙辱豈若此槐市
明經棠陰整俗倡學業於辟廱啟文明於岷蜀所以
石室留名漢廷榮擢比治績於馮君仰純修於孔卓
二賢祠內覽殘碑斷碣之文萬里橋邊記薛史枕經
之學開西京之人物班馬淵雲紹東國之薪傳詩書
禮樂我

皇上丹篆膺圖蒼符受祐宸居則玉檢星羅甲觀
則金書雲護天庭講學文昌依北斗之樞法駕
臨雍曲阜駐東巡之輅德超往古而彌綸化向

遐陬而布濩家絃戶誦好呈上舍之儀玉潤金聲自
勝西都之賦

書練裙賦

以大令書裙羊學益精爲韻

乘几涼清墨牀香鵲人眠花影窗中客到松陰簾外
王獻之書林雅望擷秀烏衣羊敬元裙屐風流希蹤
緩帶寄綠窗之清興入夢花無寫白練之新痕如椽
筆大欣原羊氏家兒父是烏城縣令從作宰於不疑
常締交於子敬維時公廡逍遙郡齋題咏花欄暑清
竹牀風靜蘭亭榻就藉石枕以清閒槐夢涼添著練
裙而掩映夫是裙也吳紈比潔魯縞嫌疏水縐瀟湘
之幅仙留太液之裾疊來湘水幾層僻濤之箋未若
展出澄江一匹邱遲之錦不如拖輦製以含風豈是

寫紅之葉伴清眠以永日雅宜飛白之書有人遠訪
投刺孔殷本看竹何須問主羌入門早已逢君一庭
花草清幽閒眠畫簟滿榻衣裳顛倒拖出香裙卿自
寄興黑甜鼾睡而夢尋春草我欲豪題白紵閒情而
墨灑朝雲翰墨飛揚枕簟流香素紵疊雪健筆凌霜
始牽裙以拂拭繼鋪几以相羊抹來三尺素綾豈小
玉烏絲之界揮去數行新墨儼右軍鳳翥之章霎時
芸閣書成文鋪美錦還見綠窗人靜睡熟匡牀價應
值夫三縑扇同題夫六角遊仙夢覺驚衣褶之模糊
鋪几光鮮訝墨痕之斑剝幾字丰神飄逸鐵畫銀鈎

一時醒眼迴看崩雲頽岳喜先生風宗書帛足追二
妙之名道小子教佩書紳益進三分之學以視正草
斐几之紋肥瘦蘭亭之跡鵝曾換帖臨模道士之經
花不勝簪珍重夫人之格未若此異著題衣賜同飛
帛趁午窗而潑墨漫疑畫被之鍾繇坐甲館以揮毫
豈待受綾於李益方今宸章雲布寶墨星呈搜
八柱之奇豈第錦囊藏貯觀三希之妙不徒玉匣晶
瑩仿晉代之風微纖波濃點法五家之舊本墨妙筆
精但看黃絹摘辭箋幅寫朵雲之樣仁見紅綾拜
賜錦袍稱畫日之榮

鶯梭賦 以鶯穿細柳擲金梭爲韻

繡林日暖綺陌風清花繁錦簇柳細絲輕蜨衣兮曬
午燕翦兮飛晴維鳴梭之有象寄逸態於流鶯往來
春雨春風巧逗穿林之影綰結新紅新綠機鳴出谷
之聲爾其芳情宛轉絮語纏綿入樹則若迎若拒隨
羣則欲斷欲連迴繞畫欄衣襯綠苔滿地去來蕪逕
茵鋪芳草連天送微影於窗中似投到謝鯤之後迎
春光於天上豈擲從織女之前帶晴絲兮緩度牽風
綫兮斜穿爾乃紅杏村邊綠楊庭際一點深黃雙柑
夙契金衣綺麗方披公子之裳錦羽蹁躑轉學大夫

之製繁去住之不停儼踟躇兮初制應工織素花梢
而縷縷煙輕似聽弄機葉底而嚶嚶聲細於是霧結
絲輕霞連錦厚杼一經兮一緯草繡青袍織雙葉兮
雙花桃紉紫綬裝綿豈有雁奴擘縷不煩鳩婦促就
鴛鴦之錦月杼催時迴旋鸞鳳之紋雲機張後春殘
拋去影飄幽谷之枝堤外投來腰擺章臺之柳或傍
綺樓或來繡陌或拂羽於湖亭或流音於宮掖坼春
泥於野逕入水成龍唬曉色於河橋支機有石羨爾
雙棲比翼欲停良夜之梭鳴有人並坐言愁轉恨流
年於梭擲況夫珠穿好語簧炙清音鳴深巷賣花之

雨逐畫橋飛絮之陰紅樹煙昏織出流黃彩晦紫薇
霞曙組成新綺光侵斷綺夢於遼西憶遠停機之日
穿絲煙於樹裏蹴花如繡之林此以羨枝頭之鳴鳥
而不誇爪上之流金彼夫蟲有絡絲之號類分促織
之科鶉有衣而短促鶴披褐而婆娑孰若此魚花比
象蠅板聞歌樹濃若幄雲薄成羅欲知銜鳳何時入
鳳城而叫回春色待看化龍有日繞龍池而度去春
梭

竹醉賦 以五月十三竹醉日爲韻

佳景徑三芳時夏五梅已流酸茶全化乳筍初長而
叢生竹漸老而意古扶疏有態清姿低映蘚苔斜倚
難支瘦骨獨撐煙雨如醉如迷實秀實發梢插松簪
根連石髮韻敲戛戛之聲幹挺珊珊之骨綠瘦紅肥
而後欲眠滿徑清風花嬌柳韉之旁扶住空庭澹月
原夫扇市景過蘭湯蓄急浣花之節已逢種竹之時
忽及連番梅雨淺栽玉筍青抽幾日槐陰低映錦綉
紅襲林下偶邀客坐相逢渭畝盈千花前憶解春醪
難問韶光九十於是促園丁於徑外際日午於窗南

插貓頭而土潤動鴉背而籜含月飾欲倚風味如醴
立徧朝煙紅情春買釀來暮雨綠意雲酣未云如我
獨醒引藤杯而酌一也似共花對飲結梅友以成三
遂乃箇籊成林貧管闢谷鳳尾梢長龍孫枝伏栽來
涼院似聞隔舍糟香遠引清颺恰趁東風醅熟誰與
處者契定感夫投醪問到主人意合欣夫封麴勸到
菖蒲之酒再拜升堂扶他楊柳之腰三眠近竹清氣
如醒我心轉醉纔來六逸林中宛列八仙位次斜插
竿竿碧玉倒合頽山橫敲个个青筠狂應席地效醅
顏兮對客紫漾苔紋恍白眼兮臨風斑留湘淚蕭疏

芳院遲薰菊酒之黃掩映清池淺酌荷筒之翠爰進
鶴觴爰偕鳳律藻欲飛箋花將生筆歌曰竹筍季春
香竹枝深夏茁栽竹愛虛心賢希竹林七又歌曰粉
幹夏亭亭篁音聽瑟瑟鄆筒竹葉香好醉重陽日

中夏含霜賦 以清室則中夏含霜爲韻

閑宮顯敞華宇空明凌虛結閣飛宇連甍簟涼卻屏
衣寒細生芳景疑逢九月撫時猶屆三庚正風光轉
夏之餘人情畏熱動霜氣橫秋之感客夢初清當鏡
機之侈陳宮館也正暑氣之逼人卻蕤賓之中律火
威廣扇滿地薰風盛暑難消中天畏日乍來廣宇此
中之幽景偏多好共深居世外之煩氛若失紅塵不
到看來紙醉金迷清景微澄人在瓊軒玉室爾乃涼
滿蘭軒暑清桂闥一榻風寒半簾竹色當三庚炎熱
之天入一座清涼之國風亭飲客似訪人露白之晨

水榭敲詩恍坐我葭蒼之側時逢溽暑令自擅於長
嬴冷逼殘秋律宛過夫夷則於是冰山共寫其潔雪
檻亦增其工光助亭臺之月淒其絺綌之風人既凜
以霜節卧豈對夫霜楓聆蟬琴如奏霜天之角分瓜
戰如進霜蓄之菘璇室霜鮮氣森松石晶窗霜潔涼
逗簾櫳冷色侵人豈對寒山寺外清光滿室疑霏宮
瓦宵中由是竈移鏡水之稽粥食東山之謝魏文則
寒水瓜沈陶令則明窗枕藉徜徉而漱露嘯風徘徊
於涼臺曲榭襟消煩暑轉驚颿館之秋夢醒延涼不
捲珠簾之夜無俟林寒木落感人正值蕭晨卽茲几

淨窗明入室雅宜消夏加以調冰寫韻雪藕分甘晨
涼院北午夢窗南玳席龍髯之拂玉屑麈尾之談酒
薦碧筩颯颯涼生竹院扇揮白羽蕭蕭氣肅茅菴豈
因異紀淮南慘凝鄒衍不似幽棲廡短熱困稽含而
鏡機方且坐涼簟酌雕觴餘情激清歌揚歌曰玻璃
屏映水晶牀美人遺我佩蘭芳願進冰天雪海章歌
聲未已隔座生涼香風滿室音塵繞梁元微子起而
賡之曰夢清一枕兮傲羲皇嵛州佳味兮宛與嘗感
君惠我兮蕤賓曲敬佩玉音兮天已霜

夫子璧賦以璧有七張伯藏其一爲韻

溯至聖之芳徽示後賢以遺跡昭五寸之佩環傳千秋之鳥奕比德於玉君子之澤孔長什襲而藏聖人之寶可惜昔時壞宅曾調壁裏之絲此日升堂又獲甕中之璧厥有鍾離意者生彼會稽官茲曲阜仰止東家尊同北斗堅欲鑽而高欲仰信如美玉於斯磨不磷而涅不緇真是生民未有觀廟堂之禮器維云重彼圭璋拂書劍之遺塵敢望報我瓊玖拭履修車清宮除室當洒掃進退小吏奔忙忽旁達尹孚奇珍秀出恍集虞庭之瑞輝獻躬桓似釣呂尚之璜光昭

琤琤温温盈握本殊玉穀之沈雙纍纍滿前好共璣
衡以齊七自是藍田之種不輸丹水之璋數加周公
之六器彩耀秦國之五光比孟子以水晶自增純潤
勝端木之瑚璉共仰温良方知儒者席珍終當特達
不意匹夫懷璧竟肆講張迺撫空牀迺搜秘籍破三
尺之甕字尚流丹獲一卷之書簡還縹碧垂遺言於
後世魯相之發笥有徵信至誠兮前知張伯之懷珍
何益正是珠光劍氣晶晃待識於異人何必璋赤琮
黃肉好定陳於宗伯於是罪懲抱璞獻必傾囊等珠
還於合浦宛玉授於始皇自昔者求價而沽龜玉未

毀爲今人預發厥覆追琢其章豈趙氏之璧歸遂爲
內府之寶儼晉侯之璧返安容韞櫝而藏彼夫楚相
玉纓之美燕人瑤瓊之遺被褐珍老聃之德披圖羅
姬滿之奇未若搜珍闕里採玉緇帷當日執圭留川
媚山輝之趣有人陳寶想金聲玉振之規美原異夫
譁囂欽維瑟彼功應深夫磨琢言念溫其頌曰夫子
之德毋固毋必夫子之道維精維一圭璧留遺縝密
以栗敬我後人聖作明述

志ノサレテ公道全ク
一

三

拜龍鬚友賦

以龍鬚友使我至此爲韻

緬風流於典午傳韻事於儒宗嚮瓊林而拔幟對銀
管而更容志肅臨池中書君堪與爲禮神凝落墨管
城子相見何恭眞成硯席之交契誼永敦求友好下
菖蒲之拜聲華已慶乘龍原夫邠廣基之射策也桂
枝寵錫崑玉神娛拜詔而鸞廷踰濟拜揚而鳳闕馳
驅鎖院簪毫標奪五光之錦玉堂擲筆驅探一串之
珠幸此時積木遴才名登龍榜想前夕生花夢兆管
炫龍鬚爾其靈物爲名彩毫罕有不殊麟角之奇遠
勝兔毛之偶豈少犀文象齒遜此交深儘多雞距鹿

毫難云契厚與我著書作伴通誠好藉龍賓笑伊正
笏鞠躬起敬儼當石友則見屈膝趨承垂紳長跪竟
折彭澤之腰恍納圮橋之履墨松使俱荷奉承卽墨
侯亦徵容止有誰觀禮應推楮先生爲我舊交此真
毛刺史對故人而問訊還思墨藉手和懲傲世之情
形共見臂由身使筆自著其精妍情愈形其婀娜儼
陳設以多儀更提攜而並坐顛似南宮愛石呼丈呈
地骨之靈尊同北斗陳經簪縹看天虹之墮寫紅情
於夙契直是忘形詠彤管於風詩堪思貽我徒觀夫
硯近龍尾之奇管取龍鍾之異中山毛穎作傳偏佳

有客頭尖得名相類孰如耐久爲朋無言合志文房
聚首幾年風雨同盟書几傾心一例起居近侍倘欲
金蘭寫譜還期碧鏤之陳試看偃僂輸情如見素交
之至方今遇重對颺時徵喜起 天廷開畫日之符
翰苑著凌雲之美士有從龍是期登龍誌喜揮毫藝
圃合羅羣籍於丙丁稽首書幀似對五經於庚子盟
證夢花之夜我亦叩須祥占燒尾之辰誰能有此

李光祿公遺集卷二

會孫國杰編輯

牛戴牛賦以三色不失角直一牛爲韻

生物備象妙諦頻探相皮見骨細入大含爾牲則具
因利爲貪看一俯兮一仰全左驂而右驂頭角崢嶸
同鳳兮鳳之非一驪黃斑剝雜馬非馬而爲三誰謂
無牛牲頒於檝爲爆爲犂克岐克嶷爾雅釋犄官司
設福尺寸度其短長春秋別乎淑慝名旣重以一元
理須全乎三色其本白也執如有馬之顛其中青也
橈若尺蠖之屈卽至肥柔豐末之徵亦異疾疾險中

之鬱出類於九十其特拔萃乎三十維物異如戴勝
之鳥昂首乍見其嶄然此真戴角之羣美利已收於
服不生之又生壹與不壹惟蹙剗兮故柔占大牲兮
元吉走者吾知其爲獸誰與加冠喪易於終莫之聞
此真全質賣刀問價定疑負蟹之蝥行荷笠夢年豈
等覆蕉之鹿失扣之而歌呼之以駁價備全性質不
盈握如羣峯之列爲鼈冠如二國之據乎蝸殼如螭
巢蚊睫以羣羣如馬蒙虎皮以卓卓長以戴仁靈獸
肉近準頭牧隨戴笛短童騎過屋角莫云寡二少雙
不愧形單影隻窺斑自識虎威見毛全知驥德身有

枝象昂昂之並肩
翩其反合
鷓鷃之比翼
非鯈而不殊
比目撫繭栗而情移
異蛇而亦是軹頭觸桃林而煙直
昔用掛書茲同和漆析必無邪
橋以爲疾洗髓伐毛春薄秋實全我負我戴之神象成發成羣之日最美耳連濕濕幾生犧而爲三倘教弓作駢駢還獲爬於發一於是周官重其精粹弓人嘉以堅柔液再液三並著勝筋勝幹必謀一身之餘有幾十倍之利可求物於物而何滯蟲能蟲而相侔何人戴月而眠寫長吟於抱犢有客戴星而出布雅化於帶牛

牛戴牛賦 以三色不失角直一牛爲韻

考工弓人之職幹遠筋深之是取絲沈漆測而必諳
膠則鼠魚可辨潏亦蕢蠖相參惟良材之必備斯相
角而俯探爾牲則具眾美兼含目豈無全異庖丁解
原有數價應增倍幾莊子驪辨爲三夫以牛之戴角
也紋非犀兕之三肉別麒麟之特厚薄驗以春秋老
穉分其淑慝或如牂羊墳首壞鄙理粗或如有馬白
顛妙誇紋直王制犧陳繭粟會立度量於一元魯頌
觸止福衡爰重精純於三色爾其長之有度也寸廣
蜂窠尺兼蠖屈小非一握廟犧之供懸殊奇過三齋

藩羊之觸髣髴其反矣宛具生機總角非兮又成
牽物得尺則尺從知長短無差有身外身爲問騫崩
則不至其爲色也本與中末著其材執並堅柔徵其
實蹙剗休氣澤重白青昔理紆紋險嗤疾疾其耳近
連濕濕美比九十之惇啟毛好作駢駢完此疊雙之
質筋已拔乎其類一昂可有一低咫卽用以驂駒兩
得不憂兩失於是大質渾成英姿卓犖驥見毛而走
可知虎窺斑而武翻覺摩頂任我呼牛盈握便爾名
駁實維在首別幻形骸嶄然見頭轉生蹠躑非是峯
堆劣削高擎鼉背之冠漫疑界別觸蠻微壓蝸蟲之

殼雅趁牧童騎去看戴笠而笛弄三聲最宜斜日下
來並戴石之山橫一角豈必如叩叩之並肩豈必如
鵜鷁之比翼豈必如東方有鱗比目稱奇豈必如北
地多蛇兩頭見逼擬以蟪巢蚊睫猶嫌異類之非奇
方之蝨負蟹行殊覺忘形而多惑有客掛書而讀卽
爲抱犢吟長何人叩角而歌益信賣刀價直迨至取
以爲材用同於漆孰火無燁春液有術好比筋之激
得乎鞏革之堅恆當弓之隈可卜大牲之吉生倩孟
賁之拔用若犧三偶遭鼯鼠之傷亡非毛一是蓋全
材非偶完質千儔一而二形神逼肖首與身名利兼

收疑水母目蝦俱逝似瓊結腹蟹隨流宵奔卽墨之
城刃輝龍彩春觸桃林之野梓化旄頭昂首而紫氣
同浮卻合溇風於佩犢且角與駢剛入詠竊思大用
於問牛

六轡如琴賦 以閒關車之牽今爲韻

閒嘗登轡軒之駕參樂府之班聆雅音之不僭幸車
牽之未刪林外相迎輪周孔道宮中式舞曲唱高山
維德音之來括敢行道之辭艱參差切寤寐之求鼓
瑟而思偕燕爾百兩壯御迎之色執轡而響入雲閒
駕彼四牡旣佶且閑備文茵兮暢轂兼蓋續兮游環
將授綏而馳驟必並轡以迴環秦風在手之吟制同
五檠周雅旣均之詠轍遍九寰祇知響聽鸞和芝蓋
舞來交道不意妙通絲竹松風鼓出重關今徒觀脅
驅共引陰鞞同舒繁纓飾馬短策催輿非必七絃之

堪弄非必雙璫之可譽非必鳳軫截桐雲和調協非
必鸞絲拂玉冰柱彈初直是無絃輦出羊腸之路縱
教不鼓音流豹尾之車以樂爲御旣閑且馳或舒或
疾如組如絲其執策也如安絃而操縵其載道也如
奏樂而歌詩其磬控之合宜也如導德宣情之雅其
周旋之中節也如一唱三歎之遺聽樂伊何兩驂如
舞之日知音孰是六馬仰秣之時遵彼周行堪徵沃
若載茲淑女遂詠友之最愛調和何嫌音滑日行月
動響發鏗鏘星耀雷奔韻諧擊夏三年秋駕觸古樂
以丁丁一曲春風入和軫而軋軋音成調露玲瓏露

網之輪譜出承雲璀璨雲駟之牽是蓋良工獨妙善
御誰躋豈按節兮布徽神飛八駿儼手揮而目送視
近五雋能移我情緩緩青絲之弄則撫僕手沈沈綠
綺之攜載窈窕以于歸共見馭風遠道徵靜好於在
御還將彈月深閨何時攬轡扶桑侍 軒車而歌柔
矣此日鼓琴解愠登 舜陛而詠薰兮

待問如撞鐘賦 以待其從容然後盡聲爲韻

覽舊籍之敷陳識名師之丰采渡愚昧於迷津牖聰
明於慧海言會似屑合徵區蓋之閒口可鑠金正值
芻蕘之採維辨難之有人聆餘音其宛在傾聽疑豐
山之響想搔首而來詢提撕切清夜之聲共改容以
相待爾其開絳帳下朱帷臯比設鼓篋施原講學之
君子作請益之先師爲善析疑聘想席珍之日應無
挾長亭成載酒之時聊同獲兔守株布化雨而道維
卓爾不異敲金夏玉坐春風而韻寫淒其則有本雷
師之舊制聽鳧氏之喧春攻罪敢來三聲兩聲遠達

銘功製後十里五里聞椿最足驚人半夜高山之寺
爲堪屬耳三秋空谷之鏞叩之斯鳴好是兩端而竭
應也如響儼然同類相從爾乃清機徐引雅奏疑逢
叩寂寞以求音同茲鼓舞聽悠揚以示意一例錚鏦
但聞講鼓聲終羶帷絮語宛共浮金敲後古寺雲封
舉杵無勞惟共傾心夜話令人深省恍聞欲覺晨鐘
雖發言之判異皆振響而春容其小叩則小鳴也鏘
銖必辨微渺是宣思維語妙參透言詮記否訪師松
下依稀發響霜前析糠同宋玉之言同聲唱和反玷
陋齊卿之侈嗣響喧闐笑彼舉莛正聲希其鏗爾同

伊攻木稱善也而泠然其大叩則大鳴也闍論高談
伸眉仰首中有鬱而泄外豈等簧言耳得之而成聲
無守瓶口身爲度而聲爲律雜來玉珮之鳴脾動宮
而肺動商響振蒲牢之吼想到執經精舍趨蹌君仲
堂中嗤他寄食揚州慚愧闍黎飯後迨其反覆重論
從容廣引有問則必答應比銅山如響之隨聲言非
矛盾抑揚合節西窗之對語方殷窈擗無譏北面而
請言不敏無俟聽長鯨之擊虞刻鱗而還同賞吟月
之詩聲聞夜盡方今 德音遠布 清問時行響聞
笙鏞羣欽 舜樂風追衢室共仰 堯情士有笙簧

三ノノ
典籍鼓吹休明避席請時情非默默讀書入夜聽徹
錚錚共看聲欬洪鐘拜春殿從容之語無俟瑤華載
問通 帝座呼息之聲

香羅疊雪輕賦

以細葛含風香羅疊雪爲韻

地臘辰良天中節際官組榮頒朝紳近曳趣溢輕襟
風飄香袂環冬景以寒生漾秋雲而痕細言服輕羅
是同細葛蟬翼比纖波紋欲活潔擬霜凌清宜塵脫
影分縞紵之寒質擬瓊瑤之潑猶憶冬心初釀雪意
方酣花飛六六逕灑三三縱橫舍北層疊橋南似五
雲之乍聚如遠嶂之相參莫不片飛寒襲霏積煙含
爾乃節臨端午衣賜深宮衫偏襲暖襦不裁紅疏簾
涼入清簟煙籠輕漾碧窗之霧香流綠院之風但見
瓊袂飄揚素影迴翔氣清紉冷風弱衫颺握微蘭兮

揚馥佩明珠兮招涼花棱棱兮不落體習習兮生香
小苑閒過逸韻轉多榴花紅襯薇架綠拖齊紈表潔
吳練生波瓊姿蕩漾絮影婆娑襯清輝於豔雪看活
色於輕羅至如扇撲螢光裙裁荷葉浪促絲痕光飄
衣褶誤玉質兮千層恍霓裳兮三疊亦復質豔香環
影疏雪壓飄飄出塵滔滔清絕翻蘭袖兮含芳曳桂
襟兮愈潔於是綠苑迴秋清宵祛熱拖微幅兮參差
揚素光兮瑩澈凌波羅襪愛飛仙願把芳聲寄白雪

鶴守梅花賦

以天寒有鶴守梅花爲韻

微雲竹外薄暝松邊禽寒語雪林淨無煙明月一鋤
孕冰肌而綽約寒香幾樹矯霜翼以孤鶩棲穩黃昏
野渡小橋之地伴偕翠羽參橫月落之天原夫春回
庾嶺梅放江干西冷幹老北苑枝攢亞茅檐而笑冷
印紙帳而影單尋來姑射之姿香雲簇簇夢透羅浮
之境縞袂珊珊每當雪壓霜欺憐我者番冷澹不遇
仙風道骨問誰伴此荒寒爾其介鳥呈奇仙禽非偶
過崑閩而揚音別蓬壺今回首翥鳳翔鸞之舞動而
得中寒雞霜雁之儔無出其右萼綠華雖饒骨韻孰

作主持丁令威自具仙風是真希有愛此霜姿偏棲
凍萼傍暖南枝倚寒東閣亭開玉照頓來月羽霜衣
翅矯雪飛自占水村煙郭豈有仙人之驥也欲妻梅
爲因處士之廬原來子鶴當夫撼戶風酸鋪銀雪厚
淺水影生疏籬香久斷魂之粉蝶迷離偷眼之霜禽
是否立寒梢而不去穩住徑三護香蕊以微吟聲聞
臯九舞枝上一更之月瓊樹光流占林閒半里之風
凍天冷守則有探梅逸士賦鶴名才戀寒梅之早放
共野鶴而無猜黃昏灞岸尋詩風中鶴唳明月小橋
沽酒林下人來儼守土而情深二頃田應爲鶴悔守

株之計拙幾生修得到梅更有羈人異地旅客天涯
吟梅雪海放鶴山家逗羌笛於江城關山入破聽啄
冰於苔院風月清華有人駕上揚州續官閣何郎之
句此日春回隴首贈江南驛使之花

凍者假衣於春賦 以題爲韻

稽莊叟之喻言 緬楚臣之微諷 感氣化之變遷 念燠
寒之迎送 霜嚴雪冷 贈綈想戀戀之人 律轉時和 登
臺遇熙熙之眾 豈啻解衣衣我 覆龜手而忘寒 試看
春風風人 消蠅頭之被凍 想夫歲逼殘冬 寒生迥野
澹日晞窗 濃霜壓瓦 玉樓合兮粟生 銀海搖兮花灑
何以卒歲 憐無衣無褐之氓 亦以禦冬 少同澤同袍
之雅 縱愛趙衰之日 其實難堪 應憐范叔之寒 有如
此者 泊夫黍谷陽回 蕙風和惹 淑氣轉於林邊 晴日
烘於簷下 宛是綫縫慈母 暖逢寸草之暉 卻欣布遍

卷之二
三
烝黎溫到千闌之厦頓減裂膚之痛和與人迎如騰
挾纊之歡緣從天假全舒凍意幸託春暉豈異易衣
而出何妨久假不歸吹面無寒風綴綠楊之綫渾身
是煖煙圍紅杏之緋賺來和氣一團東君脫贈認是
長裘萬里北陸移輝莫誇大雪朝霏割半氈而閉戶
何俟寒砧夜急聽萬戶之擣衣於是冰霜頓釋皸瘃
皆除大塊之文章我假天衣之無縫誰如薄襯柳綿
似翦風來之候微縈波縠如絲雨過之餘共看暖入
青旌晚催芳訊莫更寒生翠袖暮倚林於但覺桃園
似綬草軟如茵鶯梭白絮燕翦紅巾補造化而天無

功恩真漸被登衽席而民歡樂面解寒皴莫憐白袷
之單暖和三月其著黃綿之襖徧覆四垠成有象之
翦裁草草青袍繡暖念無心之投贈花花紅錦團春
是知人畏冬寒物欣春煦藥何取乎不龜轍何爲乎
涸鮒朝菌忌晦朔而椿年歷時序之多蟪蛄昧春秋
而楊運厄始終之度陽召陽何計三冬指非指詎欣
五袴對東風而和光披拂春飈共協乎人和讀南華
而妙緒紛綸衣德庶全乎天賦

燕翦賦

以玉翦一雙高下垂爲韻

繫乙鳥之來翔傍丁簾而遐矚舞掌上今輕盈語梁
閒兮斷續纔向海棠庭院欲戲新紅旋過芳草池塘
思裁嫩綠曾橫釵畔低敲細細之金若墮懷中誤試
纖纖之玉飛解蹴花尾還似翦戀戀重來涎涎尙軟
巧窺畫閣盈盈而俊眼頻舒快擬并州側側而柔翎
正展破煙光於柳絮一縷香輕碎月影於梨花半鈎
痕淺則見兩股分張雙鋒迅疾小立闌干斜穿屈戌
尋巢則春正當三繫帛則書會寄一誰橫玉尺仙人
之縞袂量來宛度金鍼神女之紅襟繞出門非朱戶

笑茅茨未掩之家國是烏衣想桐葉初封之日時則
踏青廣陌拾翠橫江香餠滿市社酒盈缸愛沖融之
淑景弄嘔夏之新腔遙趁鶯梭頻捎綺戶低隨蝶板
近撲雕窗繞筵之麗綵飛時蹴花對對滿幅之吳淞
破處掠水雙雙於焉盼翬檐而輾轉入桂棟以翔翺
鄙蓬蒿兮室陋羨甲第兮門高試拂春羅雲鏤七襄
之錦爭穿細葉風吹二月之刀看啄絮於青溪桃初
紫綬憶銜泥於綠院草繡青袍或傍幽閨或依曲榭
或棲玳瑁之梁或繞薔薇之架透破一庭霧縠沈沈
則深院無人裁來幾幅煙綃渺渺則夕陽初下斷離

腸於思婦鍼停永巷之時記別恨於留郎燭話西窗
之夜於是朱雀橋邊裁紅選句鬱金堂畔刻翠題詞
快墨葩之爭吐訝筆露之長垂畫三逕之梨雲痕留
片片冒一天之杏雨影落絲絲好同柳綫秧鍼共譜
芳辰之景豈僅丹髯紫領但誇瑞鳳之奇

飛泉漱鳴玉賦

以題爲韻

陸士衡長歌招隱載賦言歸樂煙霞之吟嘯娛溪澗
之芳菲會欣風入松閒謾謾而濤生綠徑瞥聽流泉
石上泠泠而響達翠微送清音於山水濺碧溜於珠
璣滴滴潺湲一曲清流有韻聲聲激越千層驚瀑交
飛夫其碧峯遙挂白練高懸濺崖如雨噴石疑煙浥
清瀾之濺濺來細響之涓涓瀉紅磴兮千條眾山皆
響滴翠苔兮幾點孤籟微傳詎如絲兮如竹亦非指
兮非絃當循聲按節而來恍爾敲金戛玉眞流水高
山之調令人拄杖聽泉淅瀝雲根琮瑤雪竇始清越

兮聲長倏調和兮音透鏗訇兮響逗玉簫幽咽兮點
疏玉漏豈緣夏擊洞庭之玉磬輕敲不盡玲瓏元圃
之玉璫迭奏髣髴客來佩玉水簾洞口春游依稀里
近鳴珂瀑布山腰晚溜箇中之幽韻偏閒石上之芳
流可漱是蓋境由人造籟自天生千點萬點一聲兩
聲作濠濮上觀無絃亦妙得松石閒意有韻皆清笙
鏞酣谷裏之音源通百丈箏笛洗人閒之耳水注一
泓山下出泉習坎而入于坎水方折玉善鳴者假之
鳴於是愛彼澄清溯茲寒綠可濯可沿新沐新浴瑤
瑤兮雅韻鏗鏘瑟瑟兮明流斷續送幽音於風裏豈

來雜珮之聲宣爽籟於空中不遜敲冰之曲恍見鳴
鸞珮玉忽傳雅度於珩璜從茲漱石枕流益重爾音
於金玉然而人際昌期士欣隆遇敢高泉石之風竊
慕玉堂之度矢音蓬島揮毫成珠玉之詩回首雲
山釋褐謝林泉之路佐舜殿之簫韶贊堯階之
英護何必徜徉槃澗續幽人浚谷之篇正須夏拊天
球上盛世元音之賦

皎如秋月映賦 以題爲韻

蜀江水碧蜀山繞中有豔才何天矯玉骨稜稜玉貌
亭佼人僚今月出皎秋空千里淨皓魄一輪虛對影
常憐我前身獨憶渠水作精神冰作骨已涼天氣未
寒初琴心入夜挑明月自古風流說相如嬌借鳳凰
侶春賞鷓鴣裘賣酒題紅字吟詩和白頭飄飄凌雲
氣渺渺廣寒遊一卷茂陵新稿半簾夜色吟秋自是
君身有仙骨恍共探根與躡窟諫獵書激越如對天
香風正發大人賦突兀如聽紫雲歌未歇二十八宿
羅心胸三千餘里古宮闕敲詩惟見雜仙心挂席何

須拾海月臨風長諷詠耿耿元精篋皎色共晶瑩皎
懷自潔淨茂實爲秋垂露毫朗抱若月懸堂鏡莫言
清味少人知同羨千潭一月映旣愛長卿才載賡常
景句如坐挂星查如撐珊瑚樹朗澈唱霓裳清華排
仙露何疑七寶古難修不見金買長門賦

皎如秋月映賦 以題爲韻

緬炎漢之宏才溯長卿之眞表羨風雅之軼羣慕天
姿之清矯標聰明之淨質冰雪爲神走精銳而超倫
雷霆正繞方斯朗潤勝明珠仙露之奇比其清華同
水月松風之皎厥有元魏常景者裁詩而情深懷古
詠史而志切延譽蜀郡覽題橋之字茂陵得封禪之
書眞皎清以自喜亦皎潔以相於有耀自他鑑借玉
山之朗餘光分我神凝秋水之初豈徒賦就大人凌
雲氣逸莫怪吟成卓氏映雪皚如夫以明月當頭凌
秋倍幽洞庭落葉赤壁停舟彩麗金翹槎痕夜貫輝

交玉鏡桂影霄浮天與清光騰吹寒山之夕境無纖
翳延輝弄笛之樓有人挂杖登仙會聽霓裳一曲忽
爾文光射斗如披練影三秋總雜仙心都無俗骨塵
翳不蒙性靈頓發檜來妙境恍游玉宇瓊樓悟到前
身應在珠宮貝闕貫元精以耿耿還知列宿羅胸聳
玉貌之亭亭奚事朝陽晞髮閒哉清節爲秋允矣朗
抱若月清味一般明光愈夏涼生有韻對影皆真夜
景微澄居心自淨想朗照長門之肅臨桂苑而冰瑩
徵清寒絕世之姿澈柳壚而水鏡應教佳人誤拜遠
山之眉黛長親更宜甘露承恩皓魄向金莖微映彼

夫袁渚舟移庾樓酒注玩月則天柱同登取月則雲梯共步吟月敲梵刹之鐘拾月認海巖之路未若此西蜀名才南樓雅趣數聯珠玉青天碧落之心一片清虛鏤雪裁雲之句想當日對花證影乘風上漢客之槎請自今弭蓋抽毫羞璧獻謝莊之賦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枕善賦

以枕善爲居君子慎獨爲韻

採新論之遺言以吾道爲己任仰無愧而俯無慚德可食而和可飲越宿行事力苦臥薪滅火修容心存請衽謹入虛有人之意堪誇人醉獨醒緬上業若水之談庶與水流共枕原夫平居之有所枕也夢境逍遙睡鄉消遣長枕或號相思伏枕彌生輾轉隱囊高臥正怡情適性之餘圓木清眠是談道讀書之選說警枕用以警睡孳孳應起鳴晨何虛枕竟是虛心榻榻在茲旌善夫以人之行善也必誠其意深戒自欺一鄉取友三人有師防積惡于在身惠斯迪吉溯降

衷于恆性民之秉彝知從則如登亦云勞止應日惟
不足不寐喜而爾乃情深慎獨志切復初思百祥之
畢集敢一息之或疏暗室無欺退藏于密冥心獨處
偃仰自如想服膺于顏懷情通寤寐聞昌言而禹拜
恭問起居晨昏自守宵旰惟履息焉遊焉深懷明日
先覺後覺宛近宵分當窗北而臥陶人欽古道樂曲
肱而待日義薄浮雲懷夕惕兮體乾等是多方反側
心日休于作德真堪潛養天君是蓋視于無形知其
所止怡然據德依仁嚴乎手視目指夢都不惡爲勤
蚤夜之修行或有虧亦抱衾裯之恥自入禮門義路

早通夢寐于羲皇任從知水仁山總共臥遊于君子
彼夫枕石隱居枕戈臨陣枕書窗下春草頻生枕藉
舟中月波遠趁何如求謙戒欺去逆效順方夜明於
朗抱蘭室初來凜霜肅於秋懷菊囊共襯豈惟夜而
省過知止自造乎靜安信哉寢不愧衾不睹常將以
戒慎歌曰藹藹吉士虛懷若谷不顯亦臨如集於木
仰止高山寤寐思服與善人居言就爾宿尙寐無咎
必慎其獨

菖蒲拜竹賦 以面目聳然正當拜之爲韻

爾其扇羽香勻烹泉茗戰雪以梅降桃因黍賤羨林
薄兮爭妍共花光兮緩顛新蒲發兮數叢幽竹生兮
一院種此君以映日借他向日傾情引隱客以下風
對彼春風識面厥有王子猷者名播寰區雅耽清福
事鄙瞻蒲居常愛竹掇將仙草竊欲引年問到主人
何愁無肉紫茸別玉筍之峯綠意合篔簹之谷絜同
參兮玉版此最便娟笑入夢之髯翁是何面目徒觀
夫淇水新栽渭川舊種鳳子陰多龍孫根擁臨風似
怯篩滿院而聲寒醉日難支撥深林而勢允卽教移

來五檻映紫卉而同生安見高出羣芳並青雲而上
聳而且菖蒲之爲物也佳稱牛頂雅號龍錢昌陽生
而作傳安期服以長年切爲泛酒之資麴生共引刻
重辟邪之品艾虎同鮮笑鶯嬌柳鞦之神方斯褊矣
擬橋高梓卑之象苟亦無然豈知九節雖住千竿獨
勁澗溪小草詎少葵忱玉筍新班堪當菲敬看溪蓀
孤根蹇蹇縱依石也要點頭喜青士玉貌亭亭能凌
冬愈增傲性定風塵之物色折節相從屈草木之形
骸以順爲正於是雲籠薄黛雨洗新妝懲杏枝之意
鬧異柳絮之顛狂傍溪而宜整宜斜孤根投地臨風

而若俯若仰素影循牆左右追陪遑云咒筍平安問
訊媚獻昌陽看垂手於番禺徑下柔荑掩映解虛心
之箇簞襟披蘭蕙相當況夫草若茵鋪苔無衣壞學
士柏素影相扶大夫松濤聲申戒陪以桃花之面挺
竹夾之數叢折同楊柳之腰笑蒲姿之一介豈其拜
別惹伊湘淚之斑亦似拜迎掀彼虎鬚而話狀石欄
之水劍任憑仗劍而趨揚篠谷之麴塵總有望塵之
拜彼夫芍爲近侍花號女兒松柏施蘿之詠樛木纍
葛之詩友結松梅徒悲寒歲春爭桃李莫讓花時豈
若茲平章風月強弱幹枝尋花問柳之情識君子擅

茲高節姪紫嫣紅之態屈真人效彼幽姿暫時堯韭
攜來呼石也同米芾何日籀龍化去作譜不羨凱之

揮毫落紙如雲煙賦 以題爲韻

摘少陵之麗句景長史之芳徽擅酒仙之興概留醉
墨之霏微飄灑錦箋振清風於芳桂淋漓花管垂秋
露於薔薇寫煙霏霧結之痕纖波濃點幻雲布星陳
之勢目送手揮原夫張顛號重草聖名高合聲稱于
懷素論低昂于兵曹得公孫舞劍之神隔座之蓬沙
驚振繼伯英臨池之妙半山之風雨呼號恰當三斗
沈酣以頭濡墨共見一行縹渺信手揮毫當其先紙
備雲箋毫攜煙閣彤管我貽烏絲自約一枝煙管新
抽斑竹之林小樣雲藍細翦桃花之萼方醉金迷之

紙赫蹏裁一幅而來旋飛兔管之毫珠玉自九天而
落爾乃酩酊方深狂呼自喜逸興遄飛抽毫忽起風
生腕底吹林扇樹之奇采振行閑掃兔飛魚之美豈
僅奔泉挾石雄健驚人但看鐵畫銀鈎氤氳滿紙則
見其如雲也毫端灑落紙上卷舒朱雲裁尺幅之箋
寫奇峯之逸勢凌雲簪五花之筆草捧日之異書或
如雲崩絕岸或如雲鬱幽墟或如重雲游霧之澹蕩
或如烏雲罩嶽之蕭疏龍蟠鳳舞之行濃痕斷續鷹
跼鸞停而外逸態紛如又見其如煙也硬黃新搨飛
白成文連綿不斷變態微分飛鴻戲海煙痕紛也驚

蛇入草煙氣薰也戈挽百鈞則煙絲裊而直上波迴
三折則煙水激而成紋擲去羊毫染煙煤而燦爛書
完繭紙正煙篆之氤氳從此象摹九點豈惟體證五
雲總模糊而拂襲亦宛轉而纏綿旣若斜而反正羌
欲斷而仍連拈毫而鸞鳳飛翔雲棲半嶺著紙而龍
蛇驚走煙汨長箋從今妙繼二臺不比道家之雲篆
真看筆搖五嶽直掃文陣之風煙方今 寶笈搜奇
宸章廣諭三希融 軒畫之精八法仰 堯文之
布雲書紀瑞騰蛟起鳳之威煙杖留題春蚓秋蛇之
趣士盡三昧能參狂異八仙有句爭道傳神畫沙共

悟看盈囊毫禿臨風草詔紙之書待滿袖煙攜指日
上凌雲之賦

積石爲倉賦

以曹倉藏書積石爲倉爲韻

懿夫芸香春永藜火夜勞庖廚古籍砥礪清操富名
山之典冊營石室而堅牢地是鄉環盡藏丹紫典收
羣玉恍聚金刀共看翠蘚生輝經堆鄴架不遜紅梨
入韻書校詞曹厥惟魯士素號賢能泉甘母養書授
師承就書田而博學儲經笥之休稱歌商出金石之
聲芸室而磨磷是懼文史足敷倉之用硯田之樂歲
頻登自從風雨下惟陶鎔賢聖留得文章傳世矩矱
高會無何跳梁忽起亥豕難詳魚目多混珠之懼燕
石深誤玉之防漫言卷檢秦灰江花發豔正恐香銷

漢簡鄭草埋芳著述勞子雖搜奇之自富煙塵歎世
倘墜失其誰藏而欲篇章多積簡冊常儲內史外史
一車五車書篋聚李生之富墨莊並劉氏之譽字不
迷夫倉頡閣惟創夫石渠一番擘畫幾度躊躇黃山
白玉之鄉迺營宮室朱戶綠窗之府永貯圖書收盡
陳編翻成新格功既費夫雕鐫藏幾同夫粟帛天下
才量以斗石歲亦取千袖中物費厥取攜城將擁百
謹隄防于吾道惟見奇石之玲瓏珍菽粟于聖言不
遜太倉之露積壁壘一新風霜屢易起劉向以校讎
想陳農之求索似有持籌握算翻來隔架牙籤得從

義種禮耕滿貯千箱縹碧收張車之卷軸富指圓困
保孔壁之圖書矻如磐石從此春帷日永雲屋經披
山空石老洞古書奇藝圃輝生蒼蘚上繙經之席清
都夜朗紅藤環繹史之帷文在茲乎莫謂不祈多積
制盡美矣斯真足與有爲方今 堯文紀瑞禹甸遺
糧書林傳妙 翰苑流光部則分夫甲乙卷亦集夫
縹緗聚東壁之菁英瓊編璀璨收西堂之卷帙瑤簡
輝煌人盡通經搜羅徧于 四庫文多爲富蘊蓄不
羨千倉

小蜀山賦

以堅城猶抱蜀山回爲韻

孤峯渺然高非插天空嵌九仞瘦削一拳勢絕重霄
之峻旁稀萬壑之連離層巒而特立聳峭壁以彌堅
雲巖險絕石徑縱橫回嵐一碧仄澗半泓松低影定
梅矮香輕高攀危磴俯瞰孤城煙雲不斷風月都清
絕頂一覽秀削不成形非突兀生就部婁奇宜入夏
瘦欲凌秋苔荒樹老徑仄煙浮則如留人叢桂澹風
景以夷猶山黛微皺峯眉澹掃縷縷孤雲依依小草
新月一灣斜陽半島則如積雪中庭絕峯巒之環抱
峻嶺危崖離塵絕俗覆篲何心成英自足遠接小孤

近依大蜀泥筍微斑煙蘿新綠又如半袖奇珍引松
風之一曲邱宜胸蘊峯豈滁環微雲點綴孤鶴往還
重岡不阻列嶂全刪旣非過江之九子亦殊渤海之
三山蠟屐人來孤嶂屏開高捫磴蘚小坐岑苔橋過
獨木花問孤梅長嘯自來還自去袖中攜得白雲回

蟋蟀俟秋吟賦 以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爲韻

王子淵學崇蛾術功富螢囊向鵬程而軒舉快鳳閣
之翱翔技擅蟲雕辨晰乎燕絲兔麥志伸蠖屈追隨
乎鷺序鵠行得時爭附驥之名爰取材於象物應候
振莎雞之羽知嗣響於蜂王想夫聖賢際會臣主恩
褒壑徵魚縱風遇鴻毛君飛九五之龍垂貂客擁士
守一編之蠹化鯉風高遇合時隆蜚英聲而騰茂實
蠓蠕情遂登殿陞而出蓬蒿故君之得臣也惟賢進
賢以聖翊聖欣熊飛兮可卜詎許虬潛喜蟻附兮何
多原修羶行班排鵠立想臺閣之飛聲赴寵鶴書正

草茅之待聘一人有慶也譜藻魚萃鹿之詩百辟其
刑之聽辛螯桃蟲之詠而臣之得君也志篤從王情
殷翊主維蠹沒之劭修向螭頭而拜舞幾年蝨處已
深夫繡虎雕龍列座蟬冠快頌夫鴛鴦桑扈本伏雌
兮待時忽如虹兮氣吐作槐階之霖雨何心小物么
麼上黼座以邠風有感斯螽動股不觀夫春暖花牆
暑濃槐國未叫宵蟲那聞促織豈在堂兮在宇玉管
聲清漫如羽兮如商琴絲聲息何秋色之駸駸頓寒
吟之唧唧幸羽翼之既成遂飛鳴而自得金井雕欄
之畔叫月流聲豆籬薇架之閒凌風振翼蓼村處處

莎部年年寒霜砧裏夜雨燈前初遲遲其有待後得
得以相宣客枕一聲冷咽空庭之月雅絃雜咏響流
窄徑之煙真若徵兮若宮奏出承平之調原有唱兮
有和歌同賡載之賢蓋其負聲有力懷響始振飛騰
苑囿脫略風塵若螳螂之知進退異蟪蛄之昧秋春
出則迎陽似是傾心之客居常向外儼爲禦侮之臣
逢良士於魏風七月詩中共賦鄙平章於秋壑半閒
堂內何人我

皇上九寓來賓萬幾兼綜羣徵良驥之空壑想巨鱗
之縱蟀鳴蚓出徵時候之不愆蝨羽兔冒驗昇平

之作頌 治本超乎漢武早看鳳藻之高翔士有勝
乎王褒共擁 龍旂而扈從

家在江南黃葉村賦 以題爲韻

霜橋倚棹颿館懷家鄉心不已旅夢何賒憶蕭瑟之
鄰居罨畫三閒之屋認飄零之枯樹依稀二月之花
占六代之煙花白茅屋破描孤村之景色黃葉林斜
厥有李世南圖畫煙雲蘇長公敷陳藻采寫秋景之
清華描秋光於牋彩點染疏林半幅江楓漁火非遙
週遮矮屋數椽紙閣蘆簾宛在依依鄉樹朦朧隱隱
歸舟歛乃此中放棹青溪之疏柳低垂何處尋君白
下之舊廬久待思夫寒生北舍秋到南邦林疏商律
楓冷吳江荒亭坐對之時紅漸生夫石徑敲壁倒聽

之處豔早發夫苔在月明文選樓頭淒涼庭宇風急
樂游苑口蕭瑟綺窗舊會築室于此結庵煙雲半壁
風雨一龕菊支徑北蓼落橋南念聚族于茲茅龍幾
換幸故園無恙花鳥會諧八九閒猶贖柴荆松門掩
月三兩家不成村落蘿幄堆嵐徒見長干衰草遠岸
夕陽井梧凋綠巖桂開黃北牖淒淒以送冷西風瑟
瑟以生涼關心不盡秋光蟲號雁唳到眼無非畫境
蟹舍漁莊數洲上之百花飄殘暮雨指門前之五柳
零落晨霜無如客思徒縈秋懷莫愜鄉夢尊鱸羈愁
畫楫悵故里之迢遙恨關山之重疊待尋歸路門連

苦竹黃蘆欲叩故廬樹隱頽垣斷堞舊住白雲鄉裏
臺近瓊花新圖紅樹溪灣渡經桃葉況復排山建閣
當澗開門月臨閒圃雲入前軒居近陶潛之里寒生
庾信之園卜鄰江總宅邊遇山樵於月夜貫屋莫愁
湖畔摩雲樹於煙昏對青浦之蕭疏斜陽樹樹認烏
衣之門巷燈火村村何人足敘幽情此地得少佳趣
如花之秋樹原多隔岸之人家有數影翻鴉背晴空
山曉之時屋架魚鱗畫裏江城之路憑草閣以攜詞
撫雲林而得句愛山閒之煙樹譜竹籬茅舍之詩喜
物外之田園作犬吠雞鳴之賦

五ノ月ノ廿一日

四三

挑菜賦 以和暖正逢挑菜日爲韻

花朝已到社日纔過梨花雪亂柳絮風和春情不已
春思如何舊夢蘼蕪之逕新香杜若之坡挑綠雲之
一擔斂翠黛之雙蛾曉風簾捲春容嬾移步芳園暫
蕭散思鬪草之嬌娃招隔牆之女伴趁乍雨乍晴
恰輕寒兮輕暖連朝香送菜花畦村後村前新綠滿
不見夫雨甲初抽煙苗方盛青韭莖香白芹味正澗
行輕柔沼蘩掩映宜人荳蔻之梢動我蘭蘭之詠一
曲聽喁喁花閒覲冶容眉棱新月窄髻影曉雲鬆羅
敷陌上初相見宋玉牆東喜乍逢莫唱相思紅豆曲

江南春色正愁儂暫尋夢徑且擷情苗攜籃延伫挈
侶嬌嬈纖露柔荑之手輕彎楊柳之腰衫翻翠袖汗
濕紅潮十里五里長橋短橋行復行今天更遠采復
采今路已遙年年閒恨閒愁紅情共惜處處春風春
雨綠意頻挑況夫芍號將離樹猶遺愛自別藁砧空
紉蘭佩憐連理之枝橫妒並頭之花對芥能結子倍
惜芳姿萱自宜男別饒媚態蕙徒得平夫妻花自攜
夫姊妹擷舍北之芹泥賦周南之荇菜徘徊桃花之
津悵望木蘭之塞那不茶手舉芳柳眉鎖黛采罷煙
叢歸來豔質一束傾筐半竿斜日行遠道兮迢迢憐

晚景兮瑟瑟長歌緩步唱迴風香霧朦朧新月出

昌言賦

以君都臣俞禹拜臯颺爲韻

聖天子達聰聽政敷典垂勳聲律身度殫見洽聞鋪
鴻藻而信景鑠披皇圖而稽帝文衮無缺而待補黈
雖塞而克勤是用懸鼓鐘磬鐸貴能讀邱索典墳於
是經筵鷺序詞苑鴛羣螭頭拜命雞舌含芬莫不
金聲玉潤捧日瞻雲咸含和而吐氣奏昌言於聖
君美哉斯化兆自有虞萬幾無曠一德交孚臣哉鄰
哉而庶明勵翼軒乎鑿乎而文德誕敷豈惟聲聞華
祝歌聽康衢伐三苗兮伯益贊陳九德兮臯陶謨帝
命以位禹拜曰都聽其言也堪諷子之昌兮可陳詎

卮言兮無當鄙華言兮何因言其庶有味乎味尋繹而愈旨昌之義爲當也當諷誦而彌真猗嗟言兮舟楫之新契朝旣昌矣笙簧之嘉賓聽之誠如綸如綍洵克艱厥后厥臣君日訓于在昔臣日惟懷永圖作朕股肱耳目惟茲師保公孤語當謹諸區蓋象詎忘夫水孟爾乃丹墀拜獻紫禁奔趨龍顏喜霽鳳詔傳呼始而書思對命繼乃和嘯唱于下焉者嘉謀入告上焉者周爰諮諏一堂交儆百爾恬愉請正言無誅臣獻其可俾爾昌而熾帝應以俞則見進善有旌敢諫設鼓黼座談經蒿闡論古進丹屐箴袞職補也上

清德頌繩愆薄也碎衣折檻徵諫輔也訪範陳書慶
明主也亦且圖繪豳風旱作霖雨勒銘隔座劍刀拜
舞兩階千羽陳讜論於王庭鄙佞臣於張禹惟寢熾
寢昌自一言一話汝真不績堪嘉予惟乃訓克邁則
使瞽矇日誦以戒之飭輶軒時採以解之申鹽梅麴
蘖以誠之紀旂常竹帛以勵之五惇五典協同寅九
敘九歌俾勿壞賡載仰彼夔班揚休緬伊虎拜是蓋
根道德之華其聲大擷詩書之秀其氣豪培忠信之
質其詞厚沃禮樂之和其音高吉自占夫納牖聲從
得乎懸輶溫語兮九天之珠玉妙論兮一卷之風騷

雄辨兮鱗批其徑尺子和兮鶴鳴于九臯彼夫側言
改度流言荒唐無稽之言勿聽戲謔之言不莊碩言
蛇蛇而多妄大言炎炎而更狂亦未知詞輯詞懌俾
嘉俾臧遠稽帝代瞻仰我

皇教昌明兮典謨著 國昌盛兮福祿康詢事考言
兮引臯夔於 殿陛拜憲乞言兮借益稷於 朝堂
於時上歌下舞挈領提綱衍昌言而作頌爰集古以
爲章頌曰嘉言孔彰邦乃其昌德音秩秩 聖謨洋
洋有典有則如圭如璋俾爾昌而大中心藏之說乃
言惟服時而颺之

俊逸鮑參軍賦 以飄然思不羣爲韻

李謫仙洪詞河瀉麗藻龍雕鈞鼇手巨倚馬才超詩
就則滄洲嘯傲興酣則山嶽動搖文章居元白之先
光芒萬丈風格在齊梁以上凌軼六朝擬開府之清
新翻瀾之思汨汨似參軍之俊逸出塵之想飄飄昔
鮑參軍之在宋也清才若綺大筆如椽驚才異豔絕
後空前淮甸讀書江山助其藻思荊州杖策風雲狀
以新篇驚心臨海烽煙衰草枯楊之日感賦蕪城歌
吹抽琴命操之年莫非逸興遄飛異操觚以率爾抑
亦俊才秀發正含毫兮邈然今觀其詠史則雄逸無

倫歌行則曠逸有致賦成舞鶴俊思抽妍句咏鞞鷹
逸才逞秘逸情雲上冰清繩直之吟俊彩星馳蓬振
沙驚之意似俊鵬之在野麗句蟲雕宛逸鳥之穿林
華箋鴻戲誦東門之篇什俊英摛絲竹之詞擅南國
之才名逸秀揭煙雲之思卽明遠之風流知青蓮之
奇崛噉吁蜀道行路難今依稀會宴春園夜坐吟今
髣髴飛壯思今逸興句驚謝朓之攜舒慧性今俊才
詩應僧雛之乞逸原號六竹溪之舊侶招邀俊不愧
三蘭世之新吟翕歛袍著邱遲之錦真五色今鮮而
筆生江令之花更千重今鄂不宜其盛唐推重老杜

情殷地阻江東渭北思深春樹暮雲稱一代之詞宗
非島瘦郊寒之可擬結千里之神契萃班香宋豔以
同薰月明文選樓頭細檢落梅之句花暖沈香亭畔
高吟拂檻之文超潘江陸海之倫端推俊傑凡枚速
馬遲之右不少逸羣

三ノ月ノ五日

三ノ

李光祿公遺集卷三

曾孫國杰編輯

采芹賦

以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爲韻

若夫臯蘭破蕾晚蕙垂蕤芳牽澤葭翠拾江籬旣託
吟于泮藻亦寄詠于水葵學入上丁之候菜挑嫩甲
之期新綠半池遙認籠煙之色清英一匊咸懷翦雨
之思想夫學校初開頌聲競作人解愛棠風無贈芍
魚藻升歌之際響雜鸞聲鳧葵進薦之餘形看鴨腳
君焉釋菜亦有斯容士也采芹云胡不樂伊彼芹也
綠長春池青敷曉岸潢汙行潦之間蘊藻蘋蘩之畔

莖都潔白色逾春韭秋菘氣亦芬芳味勝琅葱銀蒜
試觀周雅曾託興於檻泉載誦魯詩早敷榮於在泮
則有棫樸良才菁莪佳士結伴偕行攜筐至止載牽
載脂于沼于汜認去斜陽浦外幾本白鴉步來春水
谿邊數莖烏菁牽隨曲岸美稱雲夢之池翦向西風
香繞泮林之水高若採薇雅如劇藥鋤帶金鴉巾披
玉鵲薄言結而薄言禴貶以筥筐于以盛而于以湘
供其咀嚼王仲初紫英登圃春憶荒畦杜子美碧澗
調羹香蒸林薄遂乃供諸几筵備夫菹醢實于豆籩
列于鼎鼐漫道薰蕕異器臭味難投須知葵菽堪烹

風流宛在堪同獻曝野人竊抱區區不盈頃筐學士
爰歌采采彼夫采荼辛苦采苻參差采杞北山之詠
采蘋南澗之詩未若此瓊田芬馥玉本離披探翠葉
於澗中丁盤薦處熟青泥於坊底午飯香時綠芟半
沼煙苗不減萼羹於千里青捲一畦雨甲宛披書帶
於不其歌曰摘豔薰香客摘華採藻人和羹今有託
已采泮宮芹又歌曰臨雍旂旆映朝曛多士從公樂
我員滿澗綠雲芟不盡一聲華鹿隔谿聞

柳陰路曲賦 以司空表聖廿四詩品爲韻

一條徑綠幾樹風吹眠三蔭密穿九途歧問路十里
五里折柳三枝兩枝此日吟春客選旗亭之句他年
染汁人爲翰苑之司昔表聖之品詩也愛纖穠之有
致思點綴之宜工探靈根之的的繪妙境於空空何
處行吟李謫仙之荒臺舊院同人選勝柳耆卿之殘
月曉風萬木陰陰遙認板橋之北雙灣曲曲近環畫
閣之東夫其詩境澄澄詩懷了了蔚矣行閒脩然塵
表永豐巷外麗句偏多送客亭邊芳情不少描香徑
之弓弓寫綠雲之裊裊三疊陽關唱罷灞岸煙昏五

言子夜歌成畫橋月曉則如上苑林成章臺陰盛夜色深沈朝陽掩映翠真欲滴苔院雲酣碧豈無情雕欄風勁青罨靡蕪之徑不禁懷人綠疑蕉葉之天應逢草聖小立陰邊俄尋路入撲地雲連傍簾苔澀遍繞曲闌干畔屐齒莎黏卻依曲水橋邊羊腸徑溼認湖天於罨畫遙看翠黛千重憐風月之清華多傍迷樓百廿是則匝徑堆雲滿園鋪翠鳥道穿林虬枝踈地此中結興得谿光鳥語之神不盡關心動人影衣香之思祇看綠葉春歸杜牧三生莫唱紅橋月冷揚州廿四試與觀茶煙拂襲花影迷離閒情遣句負手

摘詞脫盡恆蹊三又故徑時逢佳樹一色春旗得其
環中清礪碧松之畔超以象外買春賞雨之時遲遲
素月初來共客彈棋對局冉冉碧天易暮有人脫帽
看詩斯詩訣之真詮亦詩人之妙品得疏曠之風情
認淋漓之墨瀋點染靈和殿裏淺印雲欄扶疏太液
池邊濃遮苔錦好共路通松竹秉簡寫曲水之詞待
將柳拂旌旗探杏赴曲江之飲

禁煙賦 以雨絲煙柳欲清明爲韻

花信廿番風光百五紅杏村莊綠楊門戶吹來曲曲
錫簫疊罷鼙鼙社鼓人來深巷幾家欲斷晨炊天近
濃春連日倍添寒苦時稱熟食堪供夫冷炙殘杯俗
尚禁煙應令於疾風甚雨自昔清標特著白鳥興悲
留舊聞於并俗發深感於介推歲歲寒生鬪雞時節
家家炊熟插燕門楣自從忌屬龍靈到處藏白榆之
火無復爨令鶴避隨風縈綠柳之絲煙觚盡熄禁令
同宣灰無冷撥火罷頻煎臘有宿春棗糕會客無違
舊制杏酪登筵三月冷淘挑菜踏青之候一盂寒具

粥香錫白之天儼法令之深嚴千載共傳故事驗江
淮之風景萬家誰起新煙則有鬪草村前賣花市後
晴添煙渚之家暖愛煙波之叟山廚日午氣靜蒸藜
野店風清冷留殘糗賣錫天近喜泉閒煙燧全消飛
堦人歸祇花外煙霞妙有爨絕垂楊山郭誰試樵蘇
涼生芳草門庭空看插柳別有羈旅感時關山度曲
人煙慨其寥落動十年蹴鞠之情齊煙如此蒼茫感
萬里鞦韆之俗風殊越國草痕則遠道煙青詩寫鄜
州柳色則滿街煙綠食異人閒煙火免俗未能行看
春半煙花乘舟將欲况夫五侯門第雙闕陰晴爐煙

方沈夫裊繞茶煙用靜夫瓶笙御柳東風句裁花誥
石泉槐火夢結詩盟倘逢天祿星明自燃藜於東觀
還看漢宮日暮承賜燭於西清是蓋溘風近古雅化
常平司烜官備修火政成香繞則袖攜煙滿瑞凝則
玉看煙生剛逢潑火光陰觚消殘燧漫爲煨爐榘枘
榆熟新羹一年麥飯棠梨破甑塵生冷節不日雨天
草色 御廚火 賜清明

成湯網解三面賦 以題爲韻

緬經綸於郅治攬綱紀於昇平億兆旣欣其匡翼物
類亦被其生成等斷罟於泗淵吞舟魚漏異張羅於
山麓引繳鴻驚直教三面開來絲抽乙乙不令一網
打盡罝椽丁丁相古先后昔有成湯肇域四海表正
萬方除三蘖之凶有條不紊制三風之傲若網在綱
他時太甲成篇曾箴省括此日戊寅嗣位敢肆機張
乃有羅氏于田虞人攸掌罟非四寸無憂鴻漸之難
施於九遠定是兔罝之黨羅不疏於一目總上下左
右以俱包張已密夫四維括南北東西而莫往罟設

秋風原上無遺僦俟之羣媒驕春草林中共入罝罟
之網王乃覩之心驚惻然神駭謂不留餘地張四面
以何苛歎無處藏身獲十禽兮太夥尙其疏而莫密
數罟時防要知發亦能收倒懸急解千絲挂處住驚
鴻駭獸之奔九罟牽來減兩血風毛之洒則見寬仁
有度張弛相參面惟留一網已解三言綸默祝意緒
咸舍求繫繫而求援援罰不用命欲左左而欲右右
取又焉貪如孔聖之不網而釣異宣公之濫罟於潭
一時文網俱寬皇綱丕振九有解懸共慶聖緒遐覃
是則澤及獸禽播諸郵傳合覆幬於地天廣帡幪於

侯甸本愛人者以愛物雉豈孕離有機事者無機心
魚空淵羨漫說結繩而治殷土自振乾綱差比改絃
而張毫衆早看革面我

皇上黼黻宏昭 絲綸廣布禁網弛而人仰璣衡法
網寬而世欽軌度鈎元提要天網羅杞梓之材綱舉
目張鐵網拂珊瑚之樹共仰 仁無不覆治超三代
之隆還看禮以爲羅士獻千金之賦

謝庭咏雪賦 以未若柳絮因風起爲韻

短景蕭森凍雲靄
蘼修竹倚殘寒
梅開未家設消寒
之會人盡清才天
逢戲玉之辰花凝
朔氣風冷烏衣
門巷六出瓊堆詩
成黃絹聲華三都
紙貴粵稽太傅
風流羣從磊落階
擁芝蘭風清閨閣
問子弟何預人
事玉樹亭然笑兒
女未免情多蕙心
沃若偶值卻寒
簾內也同灞岸之
游適逢集霰庭前
好訂梁園之約
維時紙閣寒深蘆
簾冷久粉霰飛橫
玉塵積厚雲潑
空中之墨一色雲
同風催腕底之毫
千山風吼對茲
清景我正倚筇屨
有閒情卿宜叉手
好試華堂白戰

共吟水閣之梅漫輸妓館紅情空咏章臺之柳朗兒
乃對景研思當窗助慮興寄瑤臺詩成粉署一天風
緊羌從驢背尋來滿院銀鋪直是兔園歸去望到方
珪圓璧毫疑珠玉之揮看來銀海瓊樓詩得江山之
助維比象於撒鹽尙忘情於漂絮詎知解圍異質麗
藻殊倫書比簪花之格才逾賦茗之人本來林下風
高蘭閨毓秀卻值階前霽集花管生春七字瓊雕勝
醉草香蘭之調一言玉屑寫風簾月幌之神真成白
雪之歌高調定然寡和還憶清風之句論詩自有前
因彼夫立雪門中賢士釣雪江上漁翁映雪書帷孫

氏之披吟攻苦掃雪竹徑王家之風趣沖融未若此
綴珠閨闈編玉簾櫳一門風雅疊韻玲瓏幼婦之詩
才絕好風人之比體偏工寫來雲朵華箋尚擬時晴
之帖採作玉臺新製長吟綺閣之風何況 蘭省摘
詞瓊臺著美投簡清時鏤冰絕技朝衣集滿動侔色
揣稱之思金井霏寒徵抽秘騁妍之旨豈羨才推寶
樹比聚星之逸韻聯翩端看瑞叶封條合卿雲而載
歌喜起

謝庭咏雪賦

以未若柳絮因風起爲韻

懿夫瓊蕊詞雕璇霏句貴稱詠事之風流快時晴而
髣髴獨含冷豔陽春白雪之才更覺清新捧日凌雲
之氣卻好一庭唱和得意悠然誰論片刻推敲賦詩
成未原夫謝太傅之在昔也興寄林泉情耽邱壑賓
僚則羅綺粉袂子弟則芝蘭綽約稽山鏡水鴻爪偶
留塵尾唾壺鵝行懶託休澍手攜豔妓東山之寄意
偏賒還看門對烏衣北牖之吟懷自若維時雪散成
林花大如手舍北舍南山前山後望鶴羽兮迷離認
鵝毛兮是否悵人蹤於萬徑絕少游車辨蓑笠於孤

舟僅餘釣叟報到梅梢欲折應遙聞郢曲之腔羨他
驢背留題正寒壓灞橋之柳羌乃扶杖流連捲簾猶
豫既覽瑤臺旋觀玉署惟欣此日寒光未卜來朝冰
箸芳心渺渺祇覺情怡玉屑霏霏如來神助老夫毫
矣聊當踏雪之吟小子識之肯作沾泥之絮爰有髫
年秀出相和彌新鳳白鸞青兮可愛冰肌玉骨兮堪
吟氣挾風霜玉樹當階之候筆參造化芙蓉映日之
晨看今朝奇擅郊寒料推我輩待他日賦成枚叟合
溯前因更有幼婦詩亦能工閨房秀逸風骨玲瓏聞
叔兮之句麗愛兄也之詞雄證慧業於書帷曹昭畧

似競聰明於冰雪蘇小差同韻致非凡漫說山中之
卧神情散朗自多林下之風於是韻繞梁塵詞傳蘭
紙一則飛絮爭誇一則撒鹽是擬精神倍爽慣憎有
雪無詩肺腑生寒敢學嚼梅啟齒儘欲拔來彩幟獻
瓊想與瑤思不同歌向昆明駭雪飛而雲起

暖日烘窗釋硯冰賦 以題爲韻

日透書帷晴開詞館揮彩筆兮遲遲助文思兮緩緩
凍呵文几觸手生春人坐紗窗不爐自暖墨池凍解
好抒潘岳吟毫硯水寒消快把文通花管當夫朔氣
巖凝凍風蕭瑟冷逼華簷寒凝靜室筆濡墨沼忽驚
水骨空明波縐石田倏見霜棱巖密牘有玉蜍之液
多凝五夜寒風欲開銅雀之波應待三竿曉日爾乃
朝陽乍爛旭照微烘照窗南而霞炫透窗北而光融
窗外霞明影入花甌之畔窗邊輝永寒消鐵硯之中
駒過窗紗映行閒之飛白鳥穿窗榻生筆底之輭紅

是知雲開畫閣風靜蘭窗見微渦之乍活幸大筆之
可扛亭午金鋪剛飛薄暈東丁玉柱悉碎高麗愛綠
綺之寒輕晴輝永駐喜彤帷之春到冷氣全降鸚鵡
睛圓細灑松花片片蟾蜍口咽初融墨水淙淙則有
賦雪詞人裁銅墨客操兔管於文房寫蠻箋於綺席
走龍賓之十二欣看池縵雙波馳虎僕之三千但覺
春生兩腋凍雲暗破多迎北陸光華皴玉能溫不倩
東風解釋又有畫閣詞題蘭閨句選妙寫紅箋工裁
黃絹覓釵鳳鏡鸞之句欣看輝透重簾譜香蘭醉草
之吟幸值晷添一綫倘學簪花之帖不教手冷柔荑

如呈詠絮之才快覩澌融玉硯更有華林角藝蘭省
呈能對八瓠而顧影寫雙鯉以爲憑騰旭景於珠簾
飽蘸墨池之潤擁陽光於雲閣潛消硯水之冰青鐵
研磨共語春光醞釀黃麻醉草都忘朔氣嚴凝身馳
翰墨林中晴曦照耀人在鳳凰池畔和氣薰蒸方今
聖天子大德旃幪祥光煦嫗錦旭高升赤烏永駐生
涯憐我十年之寒鐵曾磨 德澤符天五色之祥暉
普布幸此日碧窗生暖催成硯北之吟看明春紅杏
倚雲笑作日邊之賦

暖日烘窗釋硯冰賦 以題爲韻

添綫光陰夢花亭館案排十二龍賓陽透三分鳳管
茶竈筆牀之列墨聚渦微蘆簾紙閣之旁影留晷短
昨夜冰凝硯北難消釀凍之寒今朝日到窗南頓解
迎暄之暖始其芸閣陰沈蘭閨風瑟冷逼簾丁寒侵
屈戌蕭瑟鳳凰池畔漸起霜棱凌兢鸚鵡眼中難呵
凍筆寒映滿簷之筋難禁五夜嚴霜背來向曉之釭
未到三竿麗日已而梅梢雪霽竹徑雲融陽回黍谷
春到花宮小樓纔動晨鐘影飛几案隔院頻催午箭
曦上簾櫳雲母屏閒隙認游駒之白玉欄杆外塵飛

野馬之紅旣容光之必照
早暖氣之微烘雲輕水閣
景住高麗數院外之花
甄清輝煦嫗碎簷前之冰
筋逸韻琤琤白屋歡騰
黃綿襖被來處處朱櫺穿
過白玉錢照去雙雙快雪
時晴有客依簷移榻焚香
讀易何人把卷當窗於是
墨海流清書池漾碧揮龍
鬚以自如握鳳管而相適
書傍晴軒之下早看凍解
端溪暉穿小閣之中不覺
波融蒼石瞻欄外之金鋪
亭午烘墨水以沖融聽池
中之玉骨東丁迎朝陽而
解釋則有窗下騷人硯前
詩彥撫墨沼之波翻欣銀
瓶之水淀春到彤帷之候
臨池而手把綠沈陽回畫
幔之

時洒墨而詞成黃絹映暖紅於筆底頓看水活金池
耀飛白於行閒竟使陰消鐵硯別有花瓢入直蘭省
奏能呵凍筆以遲遲書黃麻之一紙運墨花而灑灑
掃丹詔之千層晴開翰墨林中潛放筆池之溜影度
蘭臺閣上冬消竹硯之冰

聖天子在上照臨 當陽宣布瑤階之麗彩遙飛玉
宇之靈光遠附視挾纒 恩光更厚錦旭初升宛登
臺春靄初酣赤輪久駐此日身依臺閣三餘讀董遇
之書他時影動龍蛇五色奏李程之賦

五雀六燕賦 以五雀六燕飛集于衡爲韻

今將學貫中西才精計數參多少於盈朒商功權重
輕於秉衡執矩詳數法之十等億兆京垓進算術之
九章股四弦五則且馭彼紛煩取諸毛羽辨析毫釐
錯綜參伍飛來六翮應知稱物攸宜等以五禽惟自
平衡是取未失前禽爰思凍雀捨榆而飛拊髀以躍
大莫望夫飛鵬貴亦殊於抵鵲其細已甚安用崑邱
寒嶺之奇與世無爭莫談化玉彈珠之畧下上聽啾
啾之語慣解依人頽頽伴燕燕之飛相隨入幕夫燕
也令解司分精含瑤宿釵畔栖遲梁閒往復試問綠

楊樓閣入簾幕兮幾重將翔紅杏亭臺閭光陰兮百
六墮懷中兮宛轉其羽差池舞掌上兮翩躚不盈一
掬爾乃類集羣分旁參互見較彼等分絜茲雀燕雀
原微渺卻同五鳳之飛燕更輕盈適比六龍之變退
合合乎六鷁客想燕歸官可命夫五鳩人看雀抃倘
比太常樂奏昭五同六律之宜卻如便殿鸞飛看六
象五文之炫由是權衡誠設黍黍不違雀與燕大小
適稱五與六多寡依稀行書案以雙雙半合十禽之
獲落雕梁以對對倍加三匝之飛參之五銖六銖得
泉法之同異通之五斛六斛別嘉量之精微鴻鵠之

志休論聚族徵於此日天地之中適合平衡判於當
幾向使莫析錙銖或忘等級失參天兩地之成規非
陰偶陽奇之錯立一飛一鳴載翔載戢則泰山與鴻
毛等量早判低昂而鉤金與輿羽偕呈殊嫌固執既
已昧於管窺又何取於鳥集詎知類族辨物較矢量
弧平其軒輊析及釐銖合之而聯其類分之而舉其
隅乘之而積其實併之而定其趨六位時成賀廈則
行乎得得五位各得處堂則來也于于莫謂小物么
麼何足算也而彼大圍成數有如是夫方今
聖天子謹權飭度帶矩佩衡撫五辰而翊運修六府

以研精天數五地數五龍馬之圖書共燦雄鳴六雌
鳴六鳳凰之律呂同呈士有文通六藝疇衍五行仰
數法于隸首得推步於容成奮翼五雲非握算持籌
之子扶搖六合想翔鸞舞鳳之情

冰筋賦

以劉叉賦之出盧孟書爲韻

若夫鋤梅院角聽雪樓頭風尖似翦月細如鈎玲瓏
兮冰結排列兮筋投萬點珠流水都成骨一條玉挂
脂欲同鏤本來敲出唐宮楊玉環名成傾國端可持
來漢殿張子房借以安劉想夫風瀟院落雪齊山家
凍看玉壺之澈聲停銀漏之華沍凌室之陰寒鑿成
冰窖望小池之滉漾炫出冰花對茲冷澹生涯誰勤
刻琢嘗此清寒風味孰共紛拏羌繞簷之浙瀝幻奇
格之尖又當其辭屋天晴茅簷日暮方聽屋上之泉
鳴忽見堂坳之陰沍三點兩點經朔氣而堅凝十枝

五枝傍晴簷而森布高凌玉蒜之紋細琢瑤琴之柱
將毋懸來釵股不倩人工恰疑質是象牙祇原天賦
維時雪大如掌沙刷成糜石拳高握雲袂斜披莫不
精其鏤刻供其把持位置都佳勺水拳山之側安排
無跡神工鬼削之時綴殿吻以參差求其口實挂簷
牙而錯落觀我朵頤蕩漾冰盤任如攜而如取縱橫
酒榭合飲之而食之觀其峭直竒姿晶瑩勁質玉已
攢千握才盈一甌欲擊以頻呼雷未聞而何失籌時
堪借惟看墮去彤墀下處真無恰見消來紅日漫比
璞中之玉求價而沽亦同囊內之錐脫穎而出則有

晴簷小立香閣親趨扶筇雪冷對宇霜鋪看千枝而
錯立敲一束以嬉娛豈棘七之有抹定許樣翻凌室
亦雪齋之能斷雅宜攜入僧廚嚼雪有人應置作鉤
羹之挾飲冰惟我好投來賣酒之盧爰乃負手閒吟
搜腸孤詠冰霜沁肺腑之清冰雪想聰明之淨欲舉
之入口巷口高擎思命以登盤刀盤遠映不近酸醎
之味斯人句本清奇常生齒頰之寒許我詩能瘦硬
同雪車而並製應見賞京兆之韓撫梅樹而遙吟莫
漫詡襄陽之孟何況粉署品清瓊林望負冰壺清澈
轉箸之敏同推冰鑑澄凝挾箸之才富有聽昨夜明

珠萬顆滴鴛瓦而高低看此時凍玉千條繞鳳樓而
前後卽看解凍亦等天紳瀑布之奇倘用調羹好置
雪碗冰甌之右

不持一硯賦

以清心治本直道身謀爲韻

廬陽碩彥宋代名卿懷芳履潔鑑澈衡平數載立朝
直是精鋼不折一麾出守凜然秀幹終成欽關節之
森嚴闔羅再世解宦囊而整肅心跡雙清原夫包孝
肅之守端州也官待制之前銅符增秩議建儲之後
祭戟遙臨異居士於歐陽一壺一局同作守之趙抃
一鶴一琴重銜表冰壺之玉四知卻暮夜之金本澹
泊以明志久利祿之無心爰時硯出端溪寶通文笥
柳公權論以千金李長吉歌成七字蟾蜍水潤品高
龍尾之形鸚鵡星寒價重燕臺之置等茲長物絲紅

雖錫以侯封取不爲貪清白詎傷於吏治乃公也峭
直情生廉隅節搏俗累都捐公忠無損心如堅石安
羨青花紫玉之奇笑比清河莫問壁水圓池之壑辭
官齋而徑去一囊賸有清風謝墨海而歸休兩袖祇
攜詩本無甚勾留儘能拋得臣鄰爲任名安計夫結
鄰貪墨是懲侯豈思夫卽墨異彼囊泥絳縣低徊汾
水之論笑他典郡朱陽珍重稠桑之刻劉太守一錢
小惠還遜端嚴陸內相一串新茶漫矜謇直別如懸
魚節示府丞進狔風標野老不私一物慕提點之清
廉不割一瓜想循良之襟抱孰若此一官罷秩郡齋

自足清規萬里輕裝藝苑不收秘寶倘較鳳池誰奪
自是俗情早知雀舍人思共欽古道良由情懷耿介
風度眞瀉丹赤石堅呈其性冰清玉潔表其神不妨
赤手而歸直比魚頭之相纔見清心爲治遠同鐵面
之臣想廉吏之風流共羨淮南雅望入史官之月旦
還勞硯北閒身迄今高風已渺佳話常留永著賢人
之節詎貽來者之羞溯當年硯席之鄉香花墩猶餘
舊址洗此日硯池之墨回瀾軒欲證清流敬爾潔操
共勉如圭如璧希彼往哲庶有嘉猷嘉謀

藏舟草色賦

以柳塘春水藏舟浦爲韻

訪勝迹於古淝緬雄風於金斗望梅之山逕盤紆教
駑之臺形峻陡溯曲浦於城隈記藏舟之渡口自昔
迷津戰艦光飛青雀黃龍而今隔岸草茵色映新蒲
細柳想夫炎劉未造吳魏爭強來曹公於廬郡拒孫
氏於滁陽望濡須兮屯兵曾立東西之關柵號將軍
兮邊寇更誇韜畧於餘艘果然令出如山甲披組練
奸是師名背水帆駐坡塘舳艫千里舸艦半津幡旗
照水鼙鼓驚塵戈戟霜明桂棹蘭橈之畔帆檣雲集
蘆芽荻筍之濱何滄桑之變徙忽樓櫓之沈湮開一

鏡之青谿消盡沈沙之鐵化千年之碧血染成夾岸
之春爾其霍靡靡蕪芊綿蘅芷軟翠三篙晴漪數里
依依恨別之痕萋萋延芳之沚野燒不盡雨綠平堤
春意無邊煙青故壘異吳宮之花草沈埋幽徑荒苔
指魏國之河山惆悵斜陽流水而且浦連箏笛墩近
花香淮甸春融近襯裙腰之色蜀山曉霽倒含螺黛
之光綠到鴨波祇有漁竿釣艇青飛雉堞常思畫楫
牙檣已惜水中龍去直看塢裏春藏則有踏青曉出
拾翠春游爲弔英雄之迹特來杜若之洲惟是東風
綠軟南浦青柔碧天染恨暮雨含愁春到金灘岸花

風落沙流畫戟堤柳煙浮堪欽芳襯馬蹄遮斷青河
之道不記火飛鷁首燒殘赤壁之舟良由世際承
平地稱會府聲休饒吹共慶安瀾邊靜烽煙無煩戰
櫓是以茲浦也島嶼滌洞繡茵簇聚葭葦橫煙蒲菰
喧雨悵千艘於魏將難尋煙櫓雲帆稱八景於廬陽
比勝巢湖淮浦

玉刻楮葉賦 以玉刻楮葉三年而成爲韻

繁良匠之經營參宏功於亭毒思嫩蕊之敷青爰取
才於結緣欲穿空中之核巧奪天工旋生石畔之枝
能教物曲戛戛獨造比他蓮步生金寸寸程功從此
樹成是玉厥有宋人獨標程式妄恃聰明巧爲雕飾
執技事上依然獻曝之愚太璞不完仍是握苗之惑
本是玉能潤木常教木號長春何來葉似空花難見
花開頃刻爾乃極意雕鏤自舒機杼思盡相兮窮形
異漚麻兮績紵效蘋藻而藏龜豈璞石之誤鼠裁疏
枝之新樣瓣鏤雪兮皎如摧細屑以徐霏斤運風而

吹女儼彼藝工翦綵花成滿樹之春供他技擅雕蟲
紙備題詩之楮用志不紛奏功嫌捷嗤晦朔長暗於
朝冀想榮落幾更乎瑞茨青備和闐之質映碧樹而
青連翠分瑤甃之光混芳林而翠接生藍田之暖日
真成瑤草瓊花籠元圃之輕雲不羨金枝玉葉爰韞
鬻珠之櫝爰置拾翠之籃向瑤階而特達列瓊質而
細諳不甘抱璞以終想若人質誇雪白儘自銜芹以
獻任吾君紙展雲藍共看摘向瓊枝巧推第一遂以
食同梓匠爵列尊三然而智巧雖勝道化難全免何
爲而株守舟徒刻而劍捐芻偶貽無靈之誚蕉鹿結

似夢之緣畫脂鏤冰空將日愒雕金錯采終遜天然
芥自拾乎琥珀菊豈真是金錢楮何難於一葉刻偏
俟於三年試與參陰陽之化育詳物類之繁滋五百
歲自爲春秋冥靈獨永幾萬株盈乎天地芽核非奇
大生爲生風如刀剪觀化而化柳辨支離又何取明
其類於刻鵠譬無當於玉卮鏡製菱花之樣金成瓜
子之奇豈真雨洒濊洲擬繁華而鄂不常憶日營市
肆象老樹之鱗而是以列子深其誚讓韓非定其眞
評得宏詞於尼父探秘旨于論衡妙想雕瓊應探向
珊瑚樹下巧能削木徒效彼茗華玉橫豈如璧頰蒲

穀草長太平藻飛楮葉之箋步瓊林而幟奪人想玉
山之品攀金桂而名成

竹小春賦 以題爲韻

小院晨涼隔林秋肅人家依水依山天氣半寒半燠
香來雲外一峯桂樹初晴子落巖間幾夜松花乍熟
於是步窄逕之弓弓尋芳叢之簇簇逐處生春此君
維竹無邊煙景爽透淇園滿地篔簹温生黍谷筍指
日而雲烘幹臨風而氣馥共看放梢鋪蔭暖光融渭
畝之千何須截管吹灰寒律回鳳鳴之六夫其嶰谷
名傳渭川種少斑記蒼梧根抽翠篠節恆看夫龍鍾
實能資夫鳳鳥繁枝映月而婆娑孤幹橫空而天矯
攢來燕尾夏有寒生長出貓頭冬來筍小固已搖蕩

姿多徘徊香媚況夫爽挹秋林枯添秋蓼倚殘翠袖
滴清露以嬋娟認去綠陰籠暖煙而縹緲微漾梢頭
之日碧暈方圓恍逢婪尾之時翠雲初曉纔清暑氣
未到霜晨葉將疏柳草不鋪茵正是泛槎之候漫尋
挑菜之津江上蕤醴空生秋思陌頭桃李莫問芳辰
美人去兮傷遲暮芳時歇兮感風塵而孰知園多晚
卉叢長靈筠枝皆入畫林無不春依然玉版同參華
榮實茂無恙錦綉深護日暖煙新一樣濃酣雲膩葛
陂嶺外二分點綴月明淇澳水濱爛漫思君寫天朗
氣清之趣平安訊我儼花嬌柳躡之神令人春思難

禁春情頓悟看春卉之何多訝春園之乍遇叢生飾
月吹亂春聲籜長遮雲披殘春霧春生袖底梢閒細
雨纔晴春到枝頭簾外西風又暮爰裁瑞竹之圖試
寫吟春之賦削竹成書陽春得句歌曰春臺何處尋
竹塢留和煦莫傷慈竹根卽是恆春樹又歌曰秋色
滿園林春光留竹路秋色與春光醉沈竹葉趣

采蘋南湖之濱賦

以題爲韻

畹蕙流香臯蘭破蕾翠拾江籬芳延澤蒞草碧送君
之浦有人贈芍言情芹香分我之羹更爾攜筠久待
盟此水兮何深望伊人兮宛在半池新綠觸素手之
摻摻一旬清英趁閒行而采采懿夫二南之起化也
工薦馨於內子效采繫於夫人瓜無鋤暑韭不翦春
無取乎瓊葱玉薤何憶乎夏葦秋蕪南國風行勿翦
甘棠之樹南山雷隱莫思薇蕨之珍則且具筐筥錡
釜之器問潢汙行潦之津托芳情於挑菜賦雅韻於
采蘋爾其蘋之爲物也香逾葵碧茂比菘藍似浮萍

而較大非野草而更甘田字凌波而簇簇溪毛襯水
以毳毳參差荇菜之旁接疑餘草浩渺靡蕪之外美
行清潭橫波青襯浦雲在水之涘結伴籃攜湘竹遵
道而南鳴佩春容臨流顧盼春水一渠晴花幾瓣嘉
魚躍處縈美種於崑崙樛木陰邊閑疏莖於葭蘆幾
日化行江漢野草皆春一時風起衡湘煙絲滿澗於
焉橈翻碧沼棹拍晴漪牽疏莖今延蔓擷圓葉今紛
披花零兩岸綠捲半陂相逢紅豆江南香採水暖緩
仁蒼梧岸曲翠壓筐敲豈同鄭女秉蘭愛溱洧而瀏
其清矣差比周人賦荇隨左右而薄言采之遂乃供

諸籩豆羞于鬼神閒以蒞藻謹其禮禮記當野水蹇
芳澗也以山夾水好看寅賓薦綠蘋之取義爲賓方
疑釋菜臨雍誰其尸之牖下何異包茅責楚君其問
諸水濱良由楫楫 化隆菁莪 德布泮宮之芹藻
生香芳野之芴蒿得句莫不仰聽薰絃遙傾葵慕花
開五月依稀杜若之濱譜入九章荏苒沅湘之路春
官節樂卷耳之遺調同賡國史裁詩芣苢之閒情共
賦

瀛洲玉雨賦

以題爲韻

寅階霧重午院風輕花飛苔徑香撲簾旌十里春風
人在方壺世界一天冷蕊時逢寒食陰晴不染凡塵
裁雲翦雪別開仙境鏤壁雕瓊壺中之瑤液紛披光
生花雨戶外之銀雲不斷路入蓬瀛想夫茫茫海嶠
渺渺仙洲珠宮貝闕玉宇瓊樓聳赤城而霞起嶺紫
府而雲流弱水三千琪花燦爛層樓十二寶樹清幽
空中城闕玲瓏不少雲蔚霞蒸之想海上樓臺璀璨
共沐和風甘雨之休羌乃梨正烘雲花疑刻玉溶溶
院落澹月微籠寂寂亭臺輕煙相屬是何境界占來

瓊島之春別有地天洗卻塵寰之俗幾枝穠豔炫瑤
圃之芳華一片風花舞霓裳之法曲暗溼憐香之夢
到地無聲清成霏屑之神沾衣欲沃趁此青旗沽酒
人醉蓬壺嗤他白雨催花事傳寶籙風月芳辰闌干
春午縹緲紫宮逍遙碧府點點香清花花色嫵一朵
曉雲捧出瓊樹煙霏九重春色飛來瑤階霞吐聽一
聲之欲墮如游羣玉之山看萬點之無瑕正值衆香
之圃此處客無凡韻白傅之寂寞玉容有人詩雜仙
心溫尉之夜來風雨於是夜月情濃朝雲夢寤嚼蕊
題詞含香得句買春玉壺之日筆綻花生賞雨茅屋

之餘思清泉注人是瀛洲之客遨遊月地雲階毫揮
珠玉之詞掩映珊瑚瓊樹玉階迢遞何輸左掖之吟
玉笛清寒且和洛陽之賦

含英咀華賦 以沈浸醲郁含英咀華爲韻

懿夫旁搜藝苑博覽詞林色有五而筆花燦吐味惟
三而書囿閒吟借他黃卷生香揚芳摘藻惟我青燈
有味切理饜心藤帷擷子史之腴丁篇趣永藜閣發
經書之豔乙火光沈昔國子先生之入太學也門前
之桃李連陰座上之梓楠接蔭期書味之分甘惟易
爰之早飲古香一卷竒而法亦正而葩遺餉千年史
可蒞而經可枕發菁英於文囿根柢槃深嘗甘苦於
書城心脾盡沁分得班香宋豔藻擷春華名成蘇海
韓潮胸吞巨浸原夫經畬乍闢藝圃初封心防茅塞

硯恐歲凶芸編採博蘭藻薰醲以詩書爲藩籬屏棄
支離之說以文史爲園囿盪開芥蒂之胸目自可耕
仗筆耒紙田之培植心尤堪冀看性禾善米之繁穠
本來學有根基徵立幹垂條之理自見辭無枝葉得
春華秋實之蹤爰乃言愛非卮古思共服含之而芬
益齒牙咀之而經撐腸腹漱六藝之芳潤祇緣義種
禮耕擷諸子之菁華不比殘芳賸馥書廚饜飫經籍
得糟粕之遺文囿涵濡俎豆上馨香之祝信道腴之
堪味果腹便便快藝圃之未荒其文郁郁名家寢饋
石室沈酣其光沃沃其味醇醇悅口與悅心共著書

味較世味先諳列殺饌於百家物原多旨吹笙簧於
六籍味欲回甘精薰香摘豔之思一塵不染領濡古
涵今之趣萬象咸含於是深其醞釀發其菁英吐納
文章之秀參詳子集之精篆吞東野之丹胸中錦貯
鳳吐揚雄之白舌底蓮生真光景之常新共看安花
接葉本吐棄夫一切何疑土飯塵羹是知舌本長翻
心苗丕著經是太羹史爲雜俎清機獨引之情秀色
可餐之語味在酸醎之外經亦稱腴親嘗甘苦之餘
美真不如約六經之旨趣應芟衆說繁蕪視百代之
心香永供後人嚼咀

聖朝奎躔映日琳閣飛霞闢智圓而戶知向學開藝
林而人盡銜華士有經羅謝草夢豔江花味遺編於
翰苑食舊德於天家擢來桂苑之枝綠野之笙簧
典重擷去杏林之秀紅綾之餅餠餐加

陶淵明葛巾漉酒賦

以題爲韻

六朝人物五柳風操松陰脫帽菊徑持螯品超晉魏
之間不受塵襟之束縛人是羲皇以上惟憑濁釀以
嬉敖問牀頭可有香醪釀酒而爰歌許許笑身外本
無長物拂巾而其樂陶陶原夫陶靖節之在晉也柴
桑託處栗里稱賢書忘甚解琴蓄無絃種田園之稅
粟娛魚鳥於天淵人到白衣三逕逍遙之日風吹烏
帽一官歸去之年時當月夕開樽愛麴生之風味每
遇雨天墊角效管子之輕便爾其葛巾之爲物也異
黃冠之縹緲等赤幘之輕盈堪羨虎紋之樣特標鼠

耳之名白接離著自山公最宜醕酏青螺粟詠于杜
老不羨簪纓試昭承露之儀峩高冠而風雅豈是縮
茅之用沛舊澤於清明夫何春釀香生凍醪氣達空
看陶器之精良未見醕牀之旋斡醴醕正熟如逢畢
卓之鄰渣滓未消莫解劉伶之渴歎縮酒其何資爰
幅巾之竟脫將藉糟兮枕麴雅慕伯倫豈羽扇兮綸
巾欲希諸葛則見傾來滿甕解去辟塵憐華陽之滿
幅承婪尾之芳醕折角淋漓細落松花之雨科頭顧
盼膩浮竹葉之春試看紫甃篩泡清意漸浮綠蟻待
得黃嬌入口香痕猶染紅巾於是快此白波傾茲紅

麴緣纓流彼列香素幅罷其滲漉著舊幘而仍宜煮
新醅而既熟有酒潄我縱落帽而安安傾飲行而笑
彈冠兮蕭蕭風似鄭公城北座閒之碧筩頻傳人如
白傅杭州襟上之黃封尙馥彼夫異著緇冠歡成紅
友椒伯稱名穀皮莊首陳季常方屋高中阮遙集金
貂換酒未若茲高典午之風徵紅丁之厚脫塵世之
衣冠沈醉鄉之石斗不計整冠之義何須笑倩傍人
欲求美酒之藏無事歸謀諸婦蓋其不失性真克全
天賦徑開處士之籬柳認先生之樹樂清聖之風規
得麴生之旨趣披巾對菊莊襟老帶之班有酒盈樽

醉月坐花之遇應勝孟名季雅空微浮白之奇豈徒
履換王宏能脫折腰之誤也哉

李光祿公遺集卷四

會孫國杰編輯

柝聲賦 以五更鼓角聲悲壯爲韻

迴夜遙天瓊樓玉宇花苑漏清邊關聲苦有微柝兮
初鳴送長聲兮可取聽徹連村響急宵短宵長敲殘
萬戶人醒星三星五爾其日光漸落晚景微生昏黃
雲澹夜黑煙平霜楓漁火之間鐘沈古寺月店雞聲
而外角罷寒城何處傳音答答送窗中之響有人擊
木丁丁報樓上之更流布邊城迴環天府重門禦暴
之人九陌挈壺之伍關山月夜幾回響和嚴笳宮闕

星昏隔院催殘畫鼓羌遠邇今音煩復昕宵今響數
竟夕常聞凌晨輕握人來深巷共犬吠而未休音入
前林驚鳥啼於初覺睡催閨秀定知倚罷樓頭夢醒
離人空使愁縈海角則如戍樓久立邊地長征裹糧
萬里負羽三更塞外草衰胡笳互動牀閒月落羌笛
同驚露冷霜寒定動木蘭之思風蕭氣肅那堪蘆管
之聲況夫淒涼永巷寂寞深帷秋砧拭候夜色清時
銀箏倦抱玉笛慵吹愁到月明關山望斷恨隨漏永
海水添遲宮正令嚴捲珠簾而寄歎金吾號肅念銀
鑰而生悲歌日昏久會聆魚漏亮曉來亦聽雞籌唱

猶憐秋柝夕敲寒夜夜風前聲倍壯

柝聲賦

以五更鼓角聲悲壯爲韻

萬戶星寒通宵風苦鑰送響而寢聽雞旣鳴而起舞
隔院滴殘玉漏花裏沈壺前溪鬧罷漁歌煙中靜艣
夜光寂寂空看月落橫參曉柝聲聲已徹更沈過五
爾其跋烏乍落皎兔微明誰傳聲急已聽聲清露氣
遙澄共銅鐘而度響晨光尙隔雜刁斗而爭鳴入深
巷而愈喧驚走蓬門之犬挑寒燈而久聽徐添竹徑
之更擊木制遙臨風響普或邊地今常聞亦深宮今
再鼓重門有掌嚴暴客於遠關九陌初傳稽微官於
故府夜夜疏星澹月儘多昏旦之音人人感景懷時

詎樂河洲之鼓則有久戍長城羈身邊朔萬里離家
三更橫梁曲奏關山之月罷羌笛而初眠夢尋砧杵
之霜聆邊聲而又覺想到木蘭赴敵寒入鐵衣知同
李涉懷歸愁深畫角又有征途早起驛路宵行方馬
蹠之未發早魚漏之重賡伴一樓夜雨之音翦燈共
話雜四壁秋蟲之響倚枕生情霜裏音多看到板橋
人跡月中韻急敲殘茅店雞聲若夫夜深畫閣人在
珠帷銀箏倦抱玉笛慵吹樓邊簷鐸爭傳閨情賦候
花外金鈴疊韻夕夢醒時此則秋拭清砧感寒衣之
未寄晚聽逸響撫良夜而生悲者矣況夫蘭省詞臣

楓廷雅望長宿掖垣待朝錦帳瞻星問夜想衣宵食
盱之勞臥雪眠雲聽龍漏鼉更之唱名記崔生之賦
與鐘鳴鳧氏而同書令嚴宮正之官按籌報雞人而
並壯

清簟疏簾看奕棋賦

以題爲韻

琴堂暑淨冰署香清中無俗客賸有閒情人醒夢蝶
之牀風來簟席窗隔譚雞之桁花撲簾旌消熱客之
煩囂二人坐隱響空庭之剝啄一局仙枰爰有明府
風清少陵翰染啟月榭而暑闌坐水樓而晝掩一堂
雪藕調冰四面紅菱綠芡梅子憶昨宵之雨燈影閒
敲芙蓉驚隔檻之風波光亂颭綠窗人靜影窺一幅
之簾烏几塵清色印五花之簟則見簟之清也綠雲
巧製青玉安舒桃笙翠滑蕩席香疏玳瑁光融冷沁
紗幘之候琉璃色淨潤含石枕之餘近猩色之屏風

自爾涼生水殿鋪龍鬚之錦褥有人夢入華胥載觀
繡戶更揭疏簾湘筠碧翦宮錦紅添每入雙飛之燕
時侵一桁之蟾風來綠綺窗中波銜斜日雨捲碧闌
干外鈎掛虛檐留一室之香煙常垂白晝圍半庭之
花影早澹朱炎此閒絕少俗塵有客特尋佳玩局中
之黑白閒爭世外之輸贏立斷一枰小坐斜依象簟
之旁九子頻彈近倚蝦簾之畔樓橋巴中叟對領佳
趣而頻敲爛柯山上人來趁好風而閒看共爾閒談
曷勝清劇頻施借箸之籌共盡解圍之策閒中指點
也爭一著之先局外心勞儼誨二人之奕消受洞天

日月石牀之塵夢皆清笑談橘圃春秋綺戶之澄陰
盡碧是則清涼境界高雅風期簟拂玉花之候簾垂
翡翠之時子落丁丁而送響奩開得得而爭奇晶牀
玉枕以還地品娜環之福琴韻茶煙而外人凝秋水
之思敲殘茗話雙圓風清到枕坐到楸陰一碧日影
侵棋況乎桂苑情幽蘭皋景駐隱囊紗帽之風酒國
詩家之趣灣如銷夏簟鋪北牖清風館闢迎涼簾捲
西山薄暮共喜清華祕省羣高謝傅之才豈徒動靜
新詞人上鄴侯之賦

綠天賦 以種蕉學書居曰綠天爲韻

匝院陰涼隔簾霧重鹿夢惺忪烏絲橫縱掩映碧蕪
徑裏聽雨有聲扶疏紅葉欄邊鋤雲乍種境是神仙
之府祕省清華書成碧落之碑文房寶供昔有僧懷
素者聖以名草蟲自能雕繙貝牋經偏值三都紙貴
夢花生管好教五岳筆搖未蓄慈恩之柿爰栽僧院
之蕉鳳尾新移午陰漠漠鸚毛乍捲夜雨瀟瀟迷香
徑之半弓色黏芳草護雕欄之一曲綠上層霄其爲
綠也光染鴨頭形徵羊角濃上紗窗高凌松桷葉隱
石欄晝靜一碧無情花烘苔院光濃重簾若幄色宜

染黛三生之柳葉同新陰好眠琴一曲之荔枝可學
其爲綠天也荏苒曉風之下菁葱暮靄之餘世上之
紅塵都隔墮中之清夢誰如涵世界之鶯花蔚藍無
際盪樓臺之煙雨金碧凌虛無限清陰不勝含露凌
風之趣有時潑墨亦成烘雲托月之書具茲勝概遂
以名居綠芸窗此之謂矣綠楊村是也非歟地連綠
野之堂雲栴霧棟境接綠蘿之徑月地星除有時彈
到此君亭上綠筠不遠惟我修成仙骨欄前綠萼方
疏由是染翰敲斜含毫發越紙如楮葉之多箋比松
皮之滑臨池潑墨猶生南浦之波題磴裁箋遙映碧

山之月倏爾行閒雲捲抗聲而爛兮歌快哉腕下風
生披襟而當之日蓋其皎爾無塵渺焉絕俗淨無可
唾畏日初長空欲生寒濃陰若沃跳去龍賓之墨直
走龍蛇揮來鸞閣之書看飛鸞鵠恍到大千境界幻
思明月之身堪珍尺五光陰薄采終朝之綠境原不
俗人亦如仙題數行於檻外寫百本於窗前宛轉題
箋早空色相淋漓落墨仍化雲煙披鞞川雪裏之圖
翠凝欲滴得逸少書中之趣霧斷仍連此時寫就朵
雲芸閣分一窗之綠他日榮叨畫日槐階擎八柱之
天

鮮侔晨葩賦 以鮮侔晨葩莫之點辱爲韻

蘭陔風暖梓舍陰連天天棘秀蓼蓼莪延考補亡之
蕤句揭素行於新篇列杞梓於堂階棣華茁茂擁芝
蘭於几席瓜瓞方縣試看寸草心深報春暉而正永
好共芙蓉句麗迎初日以同鮮原夫東廣微之補詩
也蕪詞盡翦藻思頻抽緬椒馨之致養想萱草之忘
憂誼比推梨冷入梨花之夢風清晝秋輝生荻葉之
秋看意蕊之初生蘋蘩肅薦認心花之夢發日月光
侔則見其鮮也斑衣光皎菽水情真執玉奉盈肅行
溫清問安視膳恪奉昏晨一片紅情愛到畫堂之日

無邊綠意烘來綺幔之春不日白乎孝子用思不匱
與其潔也擬人必於其倫懿彼白華凌晨吐葩經宿
雨而縱蕊挹朝露而抽芽一徑新煙薄暈荼蘼之雪
三竿麗日低烘芍藥之霞望連理之依依恰映王孫
之草憐同根之灼灼翻成兒女之花竭我精誠鑒茲
華鄂萊衣奉水效朱萼之陸離韋帳傳經接絳趺之
昭灼卽如素質之扶疏亦比丹誠之儼恪奉檄橋頭
日暖並蒂纏綿學詩庭畔風清芳姿的爍隔檻之木
名仁壽天恰與齡當門之竹報平安人惟求莫是惟
折筮至誼截竹懿規劉莖滿澤孟筍生籬懷橘之高

情可溯遺瓜之雅意堪師載維橋梓之名恩承慈竹
堪愛桑麻之景身是親枝最憐茁出蘭芽娟好人推
少監更想皎如玉樹瀟灑誰似宗之蓋其有子不凡
所生無忝威儀孔時碩大且儼常存赤子之心絕少
白圭之玷草秀紅心之種繞子舍以續紛椿榮白髮
之秋覆慈雲而在萼仁見春華秋實喜丹桂之芬芳
還看夕秀朝披配烏絲而裝點今者鴻藻猶存鳧脛
可續作金石之清詞登輶軒之法籙乃賡載歌曰維
彼白華在邱之曲皎爾門子澹然寡欲寢門三朝生
芻一束潔比春華輝迎朝旭式爾德音遠茲詬辱

白紵梅花賦 以背山面谿雙樹婆娑爲韻

凍嶺堆雲危峯埽黛古柏煙涼枯蘿月碎維白紵之
名區有梅花之豔態六朝舊地金粉全消三徑寒香
碧山遙對一枝獨秀應誰寄與隴頭十月先開有客
探從驢背昔桓司馬登山遊眺攜妓往還歌容華今
豔豔縱笑語今閒閒香氣氤氳引三更之兔魄清詞
縹緲對百尺之螺鬟羌風流今既往幸雲樹今堪攀
當年翠管紅牙寄遙情於半嶺此日蒼煙澹月留豔
蕊於孤山爾其朔雪初飄東風乍扇玉骨亭亭冰肌
片片三十六峯之黛色翠影微含一百五日之芳期

幽姿獨擅際黃昏以浮動數點溟濛望疏影之橫斜
一林隱見幾經冰雪常留姑射之神不受塵埃猶認
春風之面嶺前嶺後徑北徑西煙中綽約竹外離迷
三更翠羽啁啾似入師雄之夢一桁丹崖遠近雅宜
和靖之題尋典午之餘風寒香滿徑看園丁之種月
瘦影偎谿是蓋種移庾嶺地近吳江茅簷妍笑玉笛
新腔曉日澹雲微護長松修竹都降薄暝山家陰籠
苔院嫩寒酒店玉照蓬窗年年雪滿山中高士之閒
眠非偶夜夜月明林下美人之瘦影成雙則有東閣
高情西冷雅度嚼蕊搜詩含香覓句問訊金樽檀板

水邊籬落之痕斷魂疏雨斜陽晝裏江城之路對梁
山之村落綠萼星星近姑浦之煙帆白雲樹樹別有
扶藜雲徑攜屐山坡梅杳杳令香送山隱隱兮藍拖
此地閒尋應到月盤小住者番飽看還疑鄧尉經過
愛北渚之煙華寄煩驛使話南朝之風月夢醒春婆
彼夫梁園月皎金谷春和瑤臺移種閨苑交柯曉角
霜天妝殘畫閣銅尊月夜曲豔紅羅曷若此花多宜
稱地傍嵯峨開嶺上而寒衝閒雲作伴報江南之春
信香雪偏多望斷梨雲悵蛾眉兮渺渺橫來松徑雜
鳳羽兮娑娑

豪人得箭賦

以得箭數十萬爲韻

張中丞飲羽雄才屠龍卓識撫輯孤城削平劇賊展
羽翼於三十六將名震雷南作保障於二十四城威
揚河北運籌帷幄寶帳雲昏奮掃欃槍圍營月黑維
勝算之獨精斯神機之莫測試看奇謀六出翻成芻
偶之靈直教捷奏三更笑比楚人之得溯昔唐室中
微玉環潛煽漁陽之鞞鼓方驚雍邱之煙塵早變正
安史并興之日地少堅城方李郭再造之先人爭力
戰犄角一方河山半面志欲吞鯨影宜奔電待看功
收飛衛手彎明月之弓無如矢盡李陵囊少流星之

箭羌乃龍豹韜爛雷霆精布運以心機抒爲武庫三
略陰謀五更荒戍天昏月暗望狼火之消沈鬼設神
施憑雉墉而指顧驅使草木何妨象人用之活現鬚
眉且令省括于度我謀聽用制效傀儡彼昏不知射
矜刻注亂鸛鵝於城闕一時之草木皆兵驚風鶴於
敵營萬騎之飛騰無數於是綦衛欣收僕姑取給落
雁風馳吟猿雨集實實容容五五十十以敵攻敵子
矛子盾堪啗出奇無奇我矢我弓早拾堪笑出爲小
草亦收弧矢之威因教繼以大兵更卜干戈之戰待
日後睢陽殉節雙忠永肅雞彝喜麾下木偶成名六

矢常徵鵠立從茲威屈令狐功同許遠橫槊聲雄揮
戈氣健點鵠縛羊之技同著奇猷羅雀掘鼠之謀早
儲成憲然而露布張皇窮城委頓惟聞吏部之評空
著文山之論曷若我

朝百戰功高 十全謀建掃盡蚩尤之霧寰海鏡清
舞來虞帝之干雲臺馘獻共慶文修武偃誰矜兵甲
之羅惟見春羽秋千人奏上丁之萬而已矣

人澹如菊賦 以題爲韻

昔司空表聖之品詩也秋思寫馥花樣翻新典雅絕
俗瀟洒出塵蕙帳題箋搗藻揚芳之日芝屏寫句寒
蟻瘦螭之辰維小園之叢菊擬逸趣於高人涼生滿
徑清風正宜吹女瘦印一簾明月好認前身方其蟹
舍天涼蚤階月闇薇露研詞桂風生感把蘆管以題
箋舒藻思而握藪題餽興動人看鳳管淋漓落帽賦
成人在龍山游覽伴我應非幽獨閒階之瘦幹堪支
懷人自賞清芬老圃之秋容正澹試觀夫柴桑舊宅
栗里穹閣澹月幽人之室澹煙處士之廬曉日窗櫺

憐卿憐我夕陽籬落相近相於未免有情淚洒兩開
之候似會相識歸來三徑之初固已妙丰神於清節
幻色相於真如至如西園游宴東閣閒居餐英徑裏
稱觴雨餘北院詩評狂誰似我西風簾捲瘦亦憐渠
夜寂無言彷彿倚欄日晚涼生有韻依稀夾徑煙疏
別如古徑荒畦空山老屋密翠浮天疏雲滿谷認背
指於少陵逢插頭之杜牧共此煙霞之氣南圃金英
恍逢山澤之癯東籬野菊何況鶴禁清嚴鑿坡直宿
冷澹芍藥之階清澹瀛洲之福澹宦情於祕省時披
藻井新葩澹交道於同僚共挹玉堂清馥花甌翔步

想晚節兮清華桂苑蜚聲挂寒香而芬郁斯詩訣之
真詮亦詩人之妙悟羨麗景之無涯識清才之早裕
薰香摘豔之儔含英咀華之趣恥偕穠豔慕白紵之
風流盡洗鉛華愛黃花之雅素江花吐豔重陽風雨
之吟鄭草延芳一片宮商之句想見看花客去坐紅
燭以題詞雅宜送酒人來對白衣而作賦

李光庭公遺

書

三

滿城風雨近重陽賦

以題爲韻

雁柱秋寒禽華日暖月暗桂堂霜輕飄館羌獵獵兮
風吹又瀟瀟兮雨散一簾夜景翦韭興長千里秋情
思蕤夢短繪風光於七字蕭齋之詩思方新感節候
於重陽小圃之花陰未滿昔潘邠老吟秋興結賦景
才清託素心於錦字寫黃絹於管城紅擘濤箋蕉窗
雅韻碧揮湘管紈扇新情算幾時蓬餌菊杯將逢令
節看遍地風瀟雨晦未放新晴觀夫風也蕭條梧院
浙瀝蘭宮音飄促織響送征鴻荷芰凋殘舞閣歌堂
之上蓬砂坐振藻扃繡帳之中聞村砧兮雜沓吹簷

瓦令丁東正雁陣初飛將到佩萸之日豈龍山小集
先來落帽之風纔試凍風旋驚冷雨潤積茂陵潮生
洛浦賞於茅屋望千村密霧絲絲夢到吳淞看萬頃
濃雲縷縷城上參天喬木盡迷苦霧疏煙城中撲地
畫樓那辨珠簾繡戶一天陰重釀成老圃之秋孤館
吟寒寫出冷香之譜愛佳景兮非遙喜芳時兮甚近
檢點持螯徑裏預備香醪準擬戲馬臺邊早沽美醞
蕭騷南圃有無黃菊新英滴瀝東籬到否白衣芳問
看此夕煙昏雲樹好爲翦燭之吟待明朝花飲糗餈
再寫題餽之韻無如催租人至索句情慵未遂推敲

之興頻來剝啄之蹤俗客到門送酒之王宏錯認才
人擱筆題詩之夢得疑逢惟餘匝地雲陰魚鱗隱隱
猶望隔林煙火雉堞重重泊夫千里故人頻通蘭訊
一聯警句爰寄錦囊恍惠風兮入座憶舊雨兮聯牀
那禁閒情雨話挑燈之夕不勝秋思風聲落葉之鄉
有約登高眺十里鳳圍煙景待看開霽指一竿漁浦
斜陽是則誼重同心才徵妙句結契三生成詩七步
菊天雨灑潤添硯北之毫蟹市風腥冷入湘中之路
好共青霜紫電閣中續學士之詞更教搗藻揚華花
裏擬高人之賦

桂林一枝賦 以郤詵聯臂升天路爲韻

廣寒宮殿蓬萊籍鳳翥鸞翔眾仙客夜靜天香馥馥
飛一枝秀出秋岑碧推國士今無雙越流輩今維百
蕊榜高開及第花聲華端可希三郤風流稽典午榮
遇及芳辰香賜櫻桃宴花飛錦杏塵一鏡芙蓉初豔
滿城桃李俱春柳汁空傳李固桂枝早著郤詵栽培
藝圃掩映書田瓊林聲價玉筍班聯夕秀朝披之日
春華秋實之年應獨出以冠時兮謝羣芳而表異非
影隻而形單兮原少雙而寡二超羣木以綻黃兮植
三梁以聳翠步明月以逍遙兮詎小山之把臂玉犀

斜矗古香凝些金粟氤氳寒馥蒸些秀超雜樹合浦
稱些株稀連理太液澂些探根月窟皎兔升些落子
雲巖靈鷲登些洵獨立兮綿渺壓眾芳兮新鮮領風
光兮得意占秋色兮誰先玉階香不斷蟾窟影常懸
誰共簪花者同游廣漠天亂日平泉莊兮天台路秋
風超兮香滿樹丹心一點兮仰天高獨立煙霄兮承
雨露

冬山如睡賦 以題爲韻

凌兢山色慘澹山容山腰石壓山黛霜封山眉鎖兮
妝褪山客遊兮興慵仙掌高撐倦倚丈人之嶺蛾眉
澹掃瘦依玉女之峯墮來松徑釵橫曉窗風勁冷到
梅花夢熟晚塢香濃本來五岳圖成供臥遊於高士
更許孤峯寫出描睡意於嚴冬原夫郭河陽之妙擅
丹青也胸藏邱壑筆寫荆關閱峯巒於四序認蒼翠
於一彎木葉凋時冷到清風之岫凍花起處寒生明
月之灣列樹帷遮濛濛霧鬢臨谿鏡啟澹澹煙鬟試
看丹嶂霜凝粉卸紅妝之色每見翠微雲抹眉皺青

黛之山於是石牀高列蘚榻先儲薜帷張處石枕橫
餘蘆花被襯寒草裊舒苔衣褪今煙瘦蕙帶鬆今巖
虛嶺首欹斜今不整峯腰伸縮今自如臥雪眠雲醉
想羅浮之夜朝雲暮雨夢生巫峽之初爾其梅額增
妍雲鬟更媚招鶴子以同棲喜風姨之共被矇矓倦
眼巖前月鎖眉痕顛倒夢魂林下煙迷黛翠聽鳥啼
而不醒雲態都慵問螳酒之誰斟霜林若醉深夜靜
籠月姊應看處士高眠終朝冷抱梅妻不許他人勦
睡逮夫愛彼風光繪諸縑素寫來林壑之奇譜出煙
霞之趣認匡廬之面目塵夢如絲遇姑射之神人遊

仙得句晚抹夕陽之額應愛遲眠朝梳濃霧之鬟乍
醒宿寤爲問幽棲巖谷羲皇樂化日之長何如翔步
花輶臺閣獻凌雲之賦

飛騎橋賦 以孫仲謀飛騎過此橋爲韻

平梁古跡泚水靈源風煙浩渺雪浪潺湲驚濤兮鯉
湧長堰兮虹奔一桁苔砒虎鬪龍爭之地千秋雪屬
魚鱗雁齒之痕想三更驚走貔貅風馳仙騎豈七夕
填成烏鵲星度天孫在昔吳魏分爭孫曹喧闐集鴿
隊於古泚奮虎威於秋仲藏舟浦裏陣鷁星馳偃月
城邊游龍塵鞞羌探寇之奇謀料敵人而巧中千層
漢幟繞來背後之軍四面楚歌驚起帳中之夢吳侯
乃聲驚唳鶴駕促鳴騶奔隨電影程數星郵乍巢焚
而燕亂亦鼎沸而魚愁三軍洶湧之中危垂虎口一

水迢遙之際隔斷鴻溝欲求兔脫爰與馬謀恍遇的
盧徑躍檀谿之水豈沈鐵鎖遠來建業之舟長橋已
折逸騎如飛捷逾超乘急不停駢逐日追風金羈乍
脫咀銜拉鐵玉策輕揮似東馬太行磊落仰紅陽之
駿宛騰駒注水權奇奪朱汗之威已過十二闌干高
懸百尺迴看三千戈甲透出重圍是則履險如夷因
難轉易想距躍之無前識英雄之有異躍去四蹄汗
赭奔殿何心驚飛兩岸塵紅排空有翅騎旣渡乎飛
橋橋爰名乎飛騎三分國經營大業虎踞長江千餘
年憑眺餘輝鼉梁委地但見分開斷港鎖住橫波一

條略約十里清河霜華人跡之傍沙沈有鐵水榭風
亭而外饒吹誰歌千家之闐闐周圍不聞風鶴兩岸
之葭蒲蕭瑟恍覩霜戈當年紫燕晨風臨懸崖而競
渡此日綠楊新月策蹇騎以徐過彼夫傍驛賣漿涉
江畫水美嘉號於千秋結遙情於萬里七星羅布曉
風楊葉之鄉半月彎環淺水蘆花之汜漁歌艣唱卅
六之風景如斯人影衣香廿四之煙濤止此未若浦
連箏笛津號逍遙木通飲馮池頭斜陽杳藹地近教
弩臺畔暮雨飄蕭故壘西邊魏國之河山非舊大江
東去吳宮之花草全消值輪蹄絡繹之交豈無連騎

結風雨河梁之夢竊願題橋

指困賦

以瑜求資糧肅指一困爲韻

魯子敬功標南郡名振東吳英風無殊於程普友誼
早駕於周瑜爲聯僑札之交纏綿膠漆詎惜豆區之
惠慷慨轉輸醪可飲醕我挹芝蘭之品困無吝指誰
爲庚癸之呼原夫公瑾之爲居巢長也儲胥未備借
箸聊籌未春三月之糧鴻猷莫展待激一江之水鮒
涸堪憂正瓶罍之已罄幸臭味之可投盍簪聯車笠
之歡同聲同氣投刺需斗升之計予取予求維時子
敬方擁重貨席豐履厚樂善好施陳陳相因十千耦
歲收不匱多多益善二百禾日積何爲千斯倉而萬

斯箱用訂一人之好崇如墉而比如櫛遑留三徑之
資分手脫贈快意輸將似館衡雍之穀如開廣惠之
倉操量鼓以來前欣然解橐供祿米而至止頻爾傾
囊以有濟無直若取懷而與分多潤寡何殊操券以
償欲懲漑釜之風任情揮霍好賦泛舟之役乃裹餽
糧則見錫比百朋惠加十斛幾載蓋藏半分廩蓄猶
反手也直傾擔石之儲如運掌然不吝釜鍾之穀屈
指九年之蓄積高廩而粟紅希指五秉之輸分贏糧
而寵沐非是竈烹染指頡羹之軼事同譏從今雀噪
空困載稻之遺風倍肅於是盟結同心義深知己占

古誼之斷金證交情之如水印須我友依稀適館授
餐幸謝故人珍重投桃報李慰懷饑渴遂深白首之
心雅意獻酬幸附青雲之士愧人世雲翻雨覆金石
寒盟約他時鳳舉鴻軒日天誓指彼夫獻紉殷勤贈
綈罍郵蕪亭豆粥厚意難忘曹國盤飧羈人是恤贈
到姑蘇之麥空想堯夫懷來昌邑之金尙傳王密未
若此誼重通財情深投漆結吳中之儔侶共推國士
無雙占江左之風流預卜功名第一迄今高風已渺
往蹟如新傷風情之太薄想古道之可親出委積以
分餐推食食我任友朋之借潤如雨雨人月俸爰頒

證管鮑分金之誼雲停共話得蘭廉刎頸之神永好
伸瓊玖之情敢忘木李素食謹河干之義竊頌禾困

耕織圖賦 以於潛舊迹松雪賦之爲韻

懿夫秧畦稅駕柘館停車春雨鳴鳩之候秋風絡緯
之初望雙歧兮鬱鬱樂五袴兮於於本來太守風流
思饑寒之共切爲軫斯民疾苦期布粟之有餘人在
桑田得望杏瞻榆之意圖成芸館補郊風小正之書
緬維樓璫作命於潛飛鳧志逸佩犢令嚴雨隨車而
羣霑膏澤蝗入海而共慕清廉喜嘉禾合穎之祥黃
雲壓畝垂拔茶植桑之政綠影侵檐楓葉谿邊風捲
秋霜葦箔杏花村裏人攜明月腰鎌伊風光之入畫
遂摹繪於遺縑爾其繭紙雲鋪松煤水皴描場圃於

丹青繪蠶桑於綺繡續荆楚歲時之記點綴煙雲補
田家甲子之歌參稽節候不殊無逸之遺奚啻輞川
之舊進農書於二月好從鄴架收藏奉繭稅於三盆
早向宸階拜奏其耕圖也荷鍤雲成決渠雨積鳳畛
龍鱗綺阡繡陌村村雨笠煙蓑處處雞栖豚栅春鳩
布穀鋤鬪雲涼秋扈趣收擔挑月白旁搜稼器載璧
圓鏡利之文附考農時記戊雨庚晴之冊自祈年而
至報賽數萬言分析題詞由浸種以逮入倉廿一事
淋漓墨迹其織圖也仿縑絲於永日摹紡經於深冬
春徑柔桑綠雲陰布秋塋吉貝白雪花封模糊燈火

之光幾家夜績點染素縑之色織手宵縫聘到狸奴
坐待一窗紅日催來蟋蟀恍聽四壁幽蛩直同蘇氏
迴文繪成新樣不數天台妙畫貌出真松於是序著
紹興詩成松雪徵引紛繁銷除瑣屑滌塗緯耒析若
支分翦帛浴蠶朗如眉列數篇寫就杏花菖葉之情
五字吟成芸冊芝函之訣然而粉飾疑虛編排徒別
良工雖極其鋪陳遺冊尙憂其殘缺比崔實四時之
令詎詡精詳卽汜勝九穀之篇猶當補綴洪惟我
朝夙夜勤民聰明成務服黛耜兮紺轅建龍旂兮鸞
輅春冰秋駕屢念民依旰食宵衣勤搜掌故刊四十

五篇之誤 藝訓輝煌成二十三幅之圖 宸章布
濩進諸 黼座豈數龜蒙耒耜之經載以瑤華不比
潘岳藉田之賦由是蒼生澤沛赤縣 恩滋致婦媚
士依之盛譜臯賡益頌之詞頌曰惟民生厚一粟一
絲惟 皇沛德雲行雨施禾皆九穗桑無附枝爰張
圖畫載咏鴻詞裝之錦贖鈐以紫芝永茲樂利勿替
引之

下筆春蠶食葉聲賦 以題爲韻

歐陽公繡虎才華雕龍聲價駿烈雲垂鴻文水瀉連
期待漏追隨鵝鷺班聯此日掄才欣喜魚龍變化集
羣英於鳳閣七篇之錦繡都成聽隔院之蠶聲兩管
之生枯齊下當夫鎖院清幽棘闈深密聯吟而士盡
無譁角藝而人操不律憶三年之辛苦夜伴螢囊聽
一片之承平風馳蛾術眠宛計夫三三思惟抽夫乙
乙借龍鬚而染翰恍聞食葉之聲假蠶繭以裁箋巧
試生花之筆原夫蠶之食葉也循采蘩之故事值疊
鼓之良辰欣籩筐之預備喜葦箔之橫陳幾束綠雲

勤搨桑畦之露一窗紅日飽餐柘館之塵妙吐茹之
入神負聲有力蘊經綸而滿腹搗藻爲春因知文人
之下筆也月毫試吮花管新探倚馬成章清詞疊疊
拈毫得句真味醞醞含英咀華秀色可餐之句雕紅
刻翠清機獨引之談呈鴻飛鶴舞之奇入骨而稜藏
秋隼舒鳳起蛟騰之勢蜚聲而聽擬春蠶爾其繡口
錦心含毫吮墨自出杼機兼工組織探錦囊之麗句
摘豔薰香寫黃絹之清詞雕蟲篆刻爲此秋蛇春蚓
界烏絲而名士揮毫從今鳴鹿遷鶯賜紅綾而大官
進食或成怒猊之形或倣來禽之帖或龍尾之細研

或雁箋之小疊吐成彩鳳藻耀高翔繡出鴛鴦細意
熨貼把綠沈於三條燭下切理鑿心揮青鏤於五朵
雲中安花接葉學富英華之氣假蟲書鳥篆而稱奇
詞徵吐屬之工較錯彩鏤金而倍捷彼夫麒麟筆健
鸚鵡才清鄭以鷓鴣得號謝以蝴蝶成名鳳白鸞青
誇刻燭敲銅之句蜂腰鶴膝少落花依草之評曷若
此挾天麗藻擲地金聲世掌絲綸茹古含今之美人
披藻采抽絲剝蘭之情方今 鳳誥頻頒 鸞章廣
布作人徵棧樸之休多士慶風雲之遇豹尾螭頭之
列濯錦成詞 龍池鳳沼之班簪花得句紅梨檢草

願呈畫日之書
紫禁宣麻好獻凌雲之賦

所寶惟賢賦 以題爲韻

昔太保馴雀鼠於南邦斥珍奇於西旅開珊網以旁
搜卜金甌以時舉用爾舟楫鹽梅作朕股肱心膂聲
價可增十倍璧號城連風塵竟識多才囊安錐處念
前日席珍待聘早抱璞於衡茅期他時善價而沽共
獻琛於王所其人如玉庶長價薛卞之門報我以瓊
好陳寶東西之序原夫寶也者珠重佩阿玉珍肉好
幾樹珊瑚一盤瑪瑙入海登山之日哲匠探奇張旆
啟櫝之餘賈人屈纜祇識琳瑯金薤有美於斯那知
玉樹瓊枝惟善爲寶金箭擅東南之美正宜天府珍

藏共球集大小之班早拜華堂冕璪想夫金山標格
碧海丰儀冰肌玉骨瑤想瓊思鍾嵩岳之菁英詎終
完璞藉他山之追琢雅可居奇品詣獨隆玉止金停
之意光輝四溢珠庭日角之姿非砥礪之可混詎瓦
礫以同遺試看臺築黃金不勝珍重若謂玷磨白璧
尙待思惟於是材量玉尺文選青錢書冊典寶禮重
賓賢如圭如璋品望在白珩而上式金式玉聲名著
青瑣之前金冊聖而銀冊賢冰壺鑑徹蒲璧男而穀
璧子玉筍班聯收海內之遺珠握瑾懷瑜可信懸胸
中之藻鑑珍禽奇獸都捐我 國家丕振文風廣開

賢路金版功銘紗籠名護重百朋之錫珍儷瓊枝高
片玉之譽品成珠樹山輝水媚邀金鑑之權衡璧
合珠聯欣瓊林之恩遇羨此際均歸鐵網不遺
碧樹之柯待眾仙同詠霓裳再獻金門之賦

青錢萬選賦 以題爲韻

張學士宏才綺麗藻思瓏玲笙簧六籍鼓吹五經文
受辛而絕妙思抽乙而尤靈瞻手標於日角珠庭人
其如玉重身價於瑤階瓊署句欲鐫屏記當時綺夢
通靈翱翔鳳紫看此日錦囊入選璀璨錢青則有員
半千者冰壺素徹藻鑑高懸念清才之若綺羨大筆
之如椽氣欲干霄品望在白珩而上聲堪擲地姓名
著青瑣之前何時賣到雞林共懷金而問價有客看
來鴻藻樂潤筆而輸錢本土行之似銅風霜節操喜
下語之若鑄內外方圓爾其介節堅貞金心纒纒百

鍊功深千鈞筆健心如鐵石經陶冶而彌精氣識金
銀較重輕而入獻物無卻夫阿堵筆妙傳神兄合號
夫孔方人成異論誰謂一錢不值富原在於多文羣
知三品同珍價若操夫左券高聲名於洛紙都鍊維
三敵蘊蓄於曹倉箱求斯萬由是其選也玉尺量才
金甌彰善璧擅雙清丹成九轉可居奇貨想萬貫之
腰纏如數家珍騁萬言於口辯吐光芒之萬丈探來
囊底紛披值寶貴於萬金挂去杖頭游衍不是廉分
水涖仲山矜赤仄之投正如話別堂陰劉寵重青蚨
之選方今丕振文風廣開賢路金版功銘紗籠名護

重百朋之錫人頌菁莪高片玉之譽品成珠樹鐘銘
鼎鑄同邀 金鑑之權衡璧合珠聯共荷 瓊林之
恩遇羨此際均歸鐵網不遺碧樹之枝待眾仙同
詠霓裳再獻金門之賦

李光祿公遺集卷五

曾孫國杰編輯

自訟十五首

余雙鬢已皤一巾仍舊中年多故撫身世之茫茫鬢
舍窮經歎功名之草草堂前親老未報高深膝下兒
多難成式穀兄弟則句聯春草友朋則情眷暮雲百
感頻生一言難盡慨修名其未立悵負疚之多端暮
鼓聽以驚心晨鐘動而猛省追維前事託諸短吟自
譽自嘲嫌其玩世爰取聖人自訟之意云爾

一粟乾坤寄此身雪泥舊蹟總驚神百年歲月千秋

業事不如人敢怨人

百行從來重顯揚秋風幾度愧槐黃蔣山曉色滄江

月旅舍晨昏近十霜

乙酉初應鄉試家嚴送場後三科俱與兄偕

堂上椿齡幸古稀饑驅幾載缺斑衣望雲每愧枝頭

鳥反哺依依繞樹飛

涕泗杯棬舊澤留

家慈丙戌辭世今已八年

新阡草草樹松楸

今春

始卜葬

暮山杳靄重回首萬木風聲一徑秋

侍讀青氊八載餘傳薪深愧一經疏何年共遂聯牀

樂風雨人停問字車

腸斷秋風雁影孤荆花吹折第三株

三兄辭世已七寒暑一枝

賸有庭前樹新蔭盈階倩我扶

飛觴醉月燕名園劣虎優龍洽眾論十載匆匆人落

落風塵幾處隔琴樽

向與遜菴成祖仿仙諸兄聯文社甚樂也暨各就館此事遂輟

阿連相伴掇芸香糠火猶餘鑿壁光學業將成名未

達春眠無處不池塘

猷弟相從十年今仍蹭蹬不勝戀戀

難得羣公盼轉青識韓御李舊恩銘

子屢試優等一膺鶚薦頗邀諸

宗工賞識山長楊靜閑汪子莊二先生極相器重祇今偃蹇青巾有負藻鑿多矣

祇今虛費

鬢宮粟潦倒風塵兩鬢星

浪得城東七子名題襟欣得附羣英竭來翦燭西窗

雨酒冷香殘十載情

盛議卿余荆南趙雲墀張漁村諸同人爲文字交受益良多殊

缺先
施耳

難將多累怨丁添煩碎高堂問米鹽我有一經遺孺
子擁殘敗絮又何嫌

回首空山講道時十年辛苦作經師故園多少新桃

李扶植成陰屬阿誰

及門諸子相契良深自余外館不勝離索之感思歸以裁之

惆悵三生杜牧之燈紅酒綠寄相思塵緣脫盡關禪
慧參徹泥因絮果時

年來落魄多貪酒老去猖狂半在詩到底不除文字

累雕蟲時作壯夫爲

少喜作賦殊非先正根柢之學後嘗悔之然性之所近未能改

也

急絃不入時人調靡節終貽識者譏曉夜身心勤檢
點惠夷工拙總無師

秋海棠

七律四首用王漁洋秋柳韻

惆悵春光欲斷魂西風吹急不開門半庭涼月愁無
那一徑疏煙淡有痕舊事斷腸桃葉渡新姿絕代芒
蘿村隔窗開亂廉纖雨蜀錦唐妝總莫論

淒涼小院染清霜掩映芙蓉水一塘對影依依憑斷
石閒愁種種疊空箱緣逢菊綠常爲婢不羨姚黃也
號王一樣名春嬌八月晚風旖旎碧雞坊

輕陰苒苒護苔衣睡足華清景色非媚質柔情秋寂

李九龍公遺集 卷五 三
寞紅肥綠瘦影依稀曉窗西府紅猩染夕照南園粉
蝶飛回首畫欄燒燭處東風狼藉願全違

嬌可人憐亦自憐幾番泣雨更愁煙捲簾欲語姿柔
脆倚砌含芳意渺綿牆下綠陰逢一笑山中紅粉夢
三年折將雙朶瓶中貯清豔餘香落枕邊

乙未隨計赴都述懷四律

忽忽隨計赴都門千里離情不盡言七秩慈親違杖
履三春游子感晨昏過庭屢促行裝早奉檄翻憂世
事繁敢以顯揚矜一第等閒難報百年恩
此身碌碌付勞薪小別鴿原百感頻鴻爪幾經江浦

雨馬蹏新踏薊門塵尙煩詩禮聞猶子共勵冰淵慰
老親從此陟岡南望處故園花月十分春

自從嫁得浮雲壻十日歸家百日游未免多男爲爾
累尙無交謫重吾憂奉親甘旨先宜蓄教子寬嚴有
善謀望我成名休化石山山指日是刀頭

欲賦將離惟爾戀各勤遠志體吾心莫辭書卷千回
讀須識光陰一寸金入世要知今古事怡情且寄短
長吟功成果自殊頭角纔是書香有嗣音

京邸得六弟書口占一絕

故園山水隔千重引領南雲興不慵接得雙魚親檢

卷之二
三
閱一窗風雨冷孤松

哭仿仙兄

庚子冬

三載長安居日盼雙鯉魚盼書書不至書至笑軒渠
接書意皇恐開書意紆徐書面註平安諒無意外虞
高堂幸聰強同室俱樂胥書未綴兩行看畢忽驚呼
擲書仰天歎望雲泣漣如彼蒼胡不弔喪我鄉國儒
阿兄素壯盛偉哉七尺軀計年強艾閒誦讀富居諸
何為遭二豎遽爾道山徂憶昔就傅時初解識之無
兄才早卓犖長我四歲餘朝夕同問字負劍几席隅
同從家龍
橋師受業
艾艾談元旨期期擷經腴暨我年稍長西

抹兼東塗十年結吟社
搗來翰墨娛賞析古今共契
合膠漆俱倚襟註莊騷接跡侶
樵漁春山披蘿幄秋水掇芙蓉
荷筍暑天酒梅林雪夜鋤醉月
多同席披星總共車幾經白戰
場常投青田壺後我捷頻宮英
英耀鄉閭前年賦遠游執手兩
踟躕燕郢悵遙天河梁惜判袂
聞我赴杏宴寄我折梅書喜彈
貢禹冠泣問阮籍途復言機與
雲相待比屋居今秋大比年特
建使臣旟江鄉激波浪海水驕
天吳棘闈遭淹沒入試已佩萸
登壇方一鼓抱恙歸故廬沈疴
竟不起噫嘻命也夫兄行儻有
虧兄德儻有渝兄行信無虧兄

德信無渝思兄敦孝友孺慕自少孤生事養母志和
 甘侍板輿死事彰母節綽楔表通衢每畜卜式羯亦
 數苻堅駒思兄謹操守為圓鄙破觚常甘粗糲澹不
 逐塵俗污閒園養幽姿實行薄虛譽思兄振宗緒羣
 從得楷模思兄啟後基諸子垂經畚泯然傷氣數一
 語一淚珠家大兄寄耳書謂氣數盡矣 生未侍兄疾死未奠兄芻
 生別長契濶死別更欵歔何日賦歸來一慟黃公壚
 長歌以當哭幸鑒此區區

乙巳仲春都門寓宅寄示諸子姪 有序

陸桴亭云兄弟是天然朋友信然兄弟閒切磋琢磨

受益最易而人每忽之蓋喬木遷鶯求友聲者尙有
不來之候而棣華跗萼叶吹壘者無非如貫之辰憶
玕幼學時敬隨先兄情嵐玉峯讀書棣華書屋門臨
方塘水光照屋菊花三徑楊柳數株於斯時也水閣
談經柳堂論藝兄等提撕懇切警以嚴詞則如春雷
之啟羣蟄動以溫語則如時雨之化芸生侍膳晨趨
肩隨論古昏定夜語隅坐說今先入爲主獲益靡涯
卽論交當世良朋之益我固多而家庭之樂思之黯
然爰賦一絕云

紅米青煤白屋居年年鄉夢愧鱸魚柳塘春浪松溪

月絕憶淮南舊草廬

攜六弟至遯菴兄處夜話

夜來閒過東鄰話風雨殘燈索鬪茶慚愧宦游成底
事年年春草滯天涯

答楊紫亭秀才見贈二首

年來留滯天涯跡舊雨飄零宿草迷

謂仿仙

好是雲亭

無恙在包墩東畔鮑臺西

槎雲凜月幾相思社樹重游已十圍欣接金華懷舊

句小窗清露浣紅薇

題戴疊峯親家湘水鼓琴小照

有序

癸巳秋疊峯攜眷之官湖南渡江適中秋月夜自鼓
琴於中流妻妾對局著棋及乙巳罷官中秋夜宴同
懷往事情景宛然是月下旬遽抱奉倩之傷於十月
十五日夜埋玉淒感前因命工繪湘水鼓琴圖以誌
屬予題之

絃拂巫山雲船載湘江月浩渺煙波行跌蕩神仙骨
舉家游鹿門襄陽風景別棠陰夾路塵歸去春蕭瑟
一夢話迴廊丹還勾漏訣

乙巳臘月十二日夜宿棣萼書屋夢與先兄分賦香
花墩題感成一絕

十年久隔聯牀雨一夕相逢包老家幸是清心堪共
證悄然幽夢賦香花

白衣草廬

肥水灘頭舊釣磯羊裘日坐自忘機浮槎雲影蜀峯
雪一樣隨人看白衣

隱廬白雁

有序

丙午人日奉諱里居有白雁千百成行回翔空中哀
唳遠聞此物南中向少竊共驚為異案杜詩故國霜
前白雁來又文昌雜錄北方有白雁至則霜降河北
人謂之霜信噫此雁也胡為乎來哉殊與鮮民之雪

衣相映隱廬感泣悲不成聲得二絕句誌之

橫空飛白雁掩映白衣人頓覺風霜起江淮草不春
雁白人衣白淮南一夜霜春回寒未減爲爾遠來翔
倚廬白雁

無數春前雁翩翩著白衣幾回雙鶴至來弔過柴扉
來賓揚素彩墓外幾回翔意似悲梁木哀鳴欲斷腸
謝爾天邊至江淮故故飛增余兄弟感淚向墓門揮
隱廬悲靡至何處覓音容嗟爾南來意依依泣墓松
秋杪過訪張悔齋表兄意園

丙午

尋幽不覺遠取徑到山莊古樹覆平水危亭倚夕陽

閒園蒔花木滿架富琳瑯時有賓朋話詩成貯錦囊
愛樹賢友見過遇雨賦詩贈之

半生清況一青氈蘿幄松門學隱仙賴爾澆愁新載
酒雨窗閒語十年前

年來天未悵停雲舊雨飄蕭宿草墳余生會初楊生培梁生桂芬俱

先後凋謝潦倒江南賦歸去杏花時節幸逢君

往浙江學幕留別諸兄弟暨諸親友

十年萍跡滯燕臺天轉罡風百感催舊約純鱸吳下
夢夙緣山水越中來長途飄泊憐予慣貧戶支持賴
爾才課讀課耕圖百忍冬心領取故園梅

出門不作可憐色
蘭露秋霜總黯黯
明月一樽鄉社酒
停雲千里鏡湖船
年來旅夢皆春草
世守家風祇冷羶
情話別無依戀處
泥金惟望杏花天

秋柳二首

江南風月舊繁華
金粉樓臺百萬家
勝境可憐新雨換
懷人無奈夕陽斜
繞村蕭瑟留歸燕
終古棲遲盡暮雅
畢竟染衣餘汁在
賴君青眼發春花

吹到西風冷閉門
荒煙苦霧月黃昏
笛中送盡耆卿曲
臺上全消楚客魂
大地冰霜歸氣數
在天星宿自靈根
岸容別有冬心在
看取龍池雨露恩

留漱芳亭贈戴疊峯明府

掉得山陰雪後舟，漱芳亭院小勾留。
主人真有神仙骨，招我蓬萊嶺上游。

桃李新陰酣化雨，湘湖愛樹藹長春。

晤湖南人士
競頌德政園

開三徑日成趣，富有多文家不貧。

晚宿六弟宿花亭

多君惘款駐吟鞭，又得連牀一夕眠。
共酌芳醪激夜月，宿花亭院小游仙。

謝六弟玉坪惠寄梅花二絕

東風扶夢過池塘，笑倚欄杆嗅海棠。
惱煞比鄰鶯語

巧天涯春草幾斜陽

江南寄我一枝春粉白香紅著色新
慚愧此心成鐵石
逡巡東閣老吟身

和姜三樟圃襄校浙東同舟山陰道中見贈之作
未

後堂裙屐喜追陪
山斗鴻名世久推
八代挽瀾韓子

學君於著述諸家屢訂其誤又會見婦女入廟燒香有摸羅漢肚者乃即打毀羅漢所學之正與昌黎

近千秋流涕賈生才
心關軍國丹全露
君富韜略洞悉夷務會從

軍津門所人多海眼為英雄青屢同
百尺書巢期直上

同舟何幸四明來
君齋名樟園書巢

酬馮大春臯
晟

幕府青袍十日陪

自揚同始十日

萋亭偉器信交推斗南大

筆魏羣望海內遺珠識異才

君現改同原籍停會試

麗藻直傾

三峽倒狂瀾共挽百川回况逢白石稱同調不負青

山得得來

再疊韻酬家敘卿明經

德郊

江山千里錦袍陪難得同根氣類推兩地停雲曾憶

舊一川明月共翹才君宏著作探驪得我愧風塵跨

鶴同別有襟期堪對剖泥金惟望禹門來

令弟小楞現應禮部

試

三疊韻酬袁伯襄

一棹春風笑語陪詞場此事久袁推上船我愧騎鯨
客入幕君真倚馬才能詠敢希江渚泊乘槎預卜斗
牛回不愁明月今宵盡海上珠光照夜來
湖
時正月晦
日舟泊明

花朝前二日四明舟中奉和蓉舫師四疊前韻

益贊臯颺 天語陪星輶南下轂 親推搜羅金箭

羣倫鑑管領湖山大雅才心切觀民懷靡及肉甘說
士美於同名叨啟事栽培久又附青簾白舫來

題醫者童妙齋拈花小照

藥爐丹竈曉煙紅玉檢金泥七寶宮曾與世人除瘡

疾拈花一笑杏林東

是空是色雨花天
絮果蘭因悟夙緣
袖得龍宮三十卷
萬家春護地行仙

游古報本禪院用東坡初過詩韻呈蓉舫師暨同幕諸君

百里溪橋罨畫中
幽尋古蹟問村童
名山真契留三過
蕭寺談禪證六空
道悟無言微妙旨
詩能不朽卽奇功
石幢苔繡摹唐刻
松翠如潮潑院東

抵禾疊韻呈蓉舫師

桃李陰濃喜共陪
臯夔聲望舊交推
文追吏部經綸

筆職領中樞柱石才珊網風和春意滿冰壺月貯夜
珠回掄才此日搜東箭仁看宣麻入相來

紹興幕中偶疾蒙同幕諸君子垂視歌以謝之

昨者觀日滄海東扶桑日出蓬萊紅江河萬里盡歸
納令人浩蕩開心胸憶昔吏隱金馬門涓埃何補

聖朝恩鄉人恃我東道主於殞於歸古道存豈無時
賢競榮利秦越相視不暇論我分當然敢德色故里
傳聞竟嘖嘖所識英豪道我厚窮阨祇今不舞鶴
風吹轉江湖行暫爾簫吹吳市聲白舫招遊夔府幕
紅燈同翦越王城蒲柳經風慚弱植枯腸偶抱維摩

疾難得同袍誼共敦大義昭然如揭日清卿同年檢
藥方刀圭一帖製耆黃樟圃富書得古法揉摸穴道
汗如漿玉峯相倚如手足春臯垂問同徬徨諸君古
道足風世況我身受安能忘吁嗟乎天地有心心不
死人閒何處無君子扶桑日出大海水諸君襟期請
證此

和春臯紹興試院遣懷原韻

測水名才付斗量陪君選佛且登場海風捲浪催帆
速從甯波同棚窗雨論文翦燭忙勝地壯游憐雪爪攜天
豔藻羨雲裳近來眠食都清減銷瘦相看笑沈郎

憶從海氣望團圞，新向娜環小閣憑。宇內人文推鏡
水天涯風味愛茶僧，當頭卿月明皆照。沒骨奴星喚
不磨才大如君猶未達，吟詩翦燭碧窗鐙。

明湖返棹口號贈姜三樟圃並致春臯清卿暨同幕
諸友

春城花柳影參差，蜃市樓臺繫去思。千里青山供眼
福一江白水印心期。觀書共入娜環境，謂同登天閣得句

欣摹齋白碑，君前有賜章才大如君應不賤。舜廷布列

盡臯夔

疊前韻誌別

當年鴻爪印孤村跡似金山帶鎮門巴叟禪吟共千

古鄉僧茗話得重論

現寺僧係安省人

林泉清暇宜良晤金

碧莊嚴禮世尊香火同龕留我相拈花一笑已忘言

稽峯雲影鏡湖月笑與諸公躡屩尋千里從師偏此

地三生證果悟於今東山棋局留佳話北院紗籠愜

素心最喜懶殘煨芋熟十年相業卜

恩深

師是日得升左

司馬之信

嘉禾幕中得鴻兒春闈捷音喜賦

千佛經傳揭曉時師門聞捷笑開眉三台敢附茅茹

象初到禾卽得師雙萼欣聯玉樹枝

同幕家玉峯令弟小楞捷四十

二年少許交天下士書香聊慰阿翁期
天恩高厚臣家渥不愧科名要慎思

閱丁未年會墨見鴻兒首藝入選

少年氣象自崢嶸翹秀居然荷匠成
老輩傳衣原特

識前滋園學使拔取第一
儒生報國在和聲品題尤重師庭譽

季思師先決其文之必中文字先邀海內名
盛世闢門資拜獻

要思竹帛有殊榮

游煙雨樓春臯賦首一句爰足成七律一首

滿天煙雨泛鴛湖照水樓臺入畫圖
短棹撥波翻荇藻疏風挾浪戰菰蒲
青苔繡磴名園廢翠墨捫碑古

篆紆絕憶小紅同載去馬騰春色久荒蕪

留別家敘卿學博卽用見贈原韻

星雲披豁憶霜辰幕府肩隨警欬親北海英華見根
柢頓邱崖岸本天真一尊未契推知己二社宗風有
替人每誦新吟清徹骨綠蘿涼月悟前身

湖山風月鬯靈襟千里停雲寄慨深累葉清芬餘沆

瀦

令會祖令祖俱以進士分部令弟現官水曹

三珠才調感升沈

令弟蓼生小楞

先後捷禮闈幼時讀書俱經君指授

名成許武遵良法

小楞等留京家事皆託君爲撰

描韻次蘇由發遠吟

君送小楞赴都詩絕佳

秋桂春蘭自佳節

會看先發耀華簪

統如官鼓聽闐闐校藝頻教畫燭傳小閣金沙披靜

夜春湖泥雪憶當年

君曾襄校於李春湖學使幕中

羣仙肩袂恣蕭

散

同幕馮春臯姜樟圃等俱相得甚歡

上水魚龍喜曼延

聞報兒子鴻章與小榜同

捷

況是春風消息好諸郎領袖競聯翩

令郎芸圃松山俱累試前

列

卷蕊一曲費新詞悵惘多因惜路歧海國風煙常黯

澹江天雲樹太迷離鸞凰故侶求聲切猿鶴空山怨

去遲且約長安醉明月待君重認鬢邊絲

戊申春正服闋入都行至麻布橋寄懷玉坪六弟

凍釋池塘春草生碧天無際綠波橫似聽嗚咽橋頭

水猶疊陽關第四聲

途中懷諸親屬十一首

懷二兄芸農運昌六弟玉坪

宦游方八載兄弟去其半奉諱三年餘時聚亦時散
一見一回老感此爲長歎芸農愛衡棲名義兩不賤
運昌養幽姿胸次凌河漢先人有懿規鄉里俱稱善
家世守清貧不以無賄患但得諸子賢可抵千金欠
阿連宿花亭且共常泮渙

懷民姪

少小難爲別況復俱中年動以十載計今昔重留連

德性近堅定本業崇力田入則謹蓋藏出則越陌阡
督率勤樹藝亞旅共周旋親串時來往鄉社榆杏天
子弟各受業父兄教宜先听夕慎毋忘保世此真詮
懷慎姪

我去爾病瘡綿延半載餘寡欲慎自養立身有遠圖
兩次京華游抑鬱志未舒學幸有根柢益復礪居諸
正當強壯年豈遽失東隅寄言壯爾志無爲轅下駒
懷蕃姪

失怙方十歲今已及壯年腹貯十三經豈遜萬頃田
文章有首尾特達待良緣且屏身外事胸次更擴然

所事果精熟拔幟登必先尤望勤臨池正誤妨烏焉

懷啟二姪錦

均乃父幼子原與乃叔同所喜先自立亦不愧家風
爾啟質本魯真積求明通爾錦體稍弱培養屬性功
成德斯潤身受益在虛衷爲爾擇名師願爾發顓蒙
且各勤蛾術文史足三冬翹首木天路弁轡爾兄鴻

懷銳兒

爾性本敦篤爾幼彌精勤真不愧家督百口荷一身
祖昔愛爾順早代父晨昏爾母去長安弟妹往返頻
暨爾父竭來迎送費經營資從及衣糧籌備良苦辛

爾妹煩爾嫁爾弟煩爾婚爾義誠難辭爾分幸克循
爾父奉諱日倚廬徒熒熒三年爾伴宿孝友屬天真
和敬侍諸父親愛徧諸昆交游別損益古訓守容尊
斐然自成章所富在多文所以採風者屢使冠其軍
所嗟煩劇才日日役米薪願卽策遠志捷足出風塵

懷鈞兒

爾目缺於天爾心靈於人祖父千鈞任付託爾一身
外內煩拚擋養膳費經營瑣碎籌米鹽收發謹倉困
分卑眾所欺處當眾所欽兄弟幸皆賢助爾嘗苦辛
嗟爾營家道祖訓本具陳公直與和睦勤儉自有成

久久慎毋忘誠哉六字經

懷銓兒

爾性能習勤爾念毋紛役雖以中人資忘苦功自足
在家敦孝友上下惟和睦敬爾兄如父指授資誦讀
敬爾嫂如母衣食資鞠育兄嫂憐爾幼豈或愧家督
就傳敬其業求益虛如谷處眾毋倔强直致多忤觸
落筆細推敲潦草何足述業已成童年最哉希賢躅

懷釗兒

去去長安道念爾重徘徊小時誠了了長大豈不佳
讀書貴精熟泛覽少根荻研理貴細密膚未鮮端崖

行文須閱肆得句慎敲推生眼加熟藝鈍功忘敏才
味茲先達訓勸沒志毋乖行當太學年珍重勸成材
寄大姊大嫂三嫂

伯姊伯嫂泣傷別爲衰年相見恐日淺難遇弟騰騫
再拜語伯姊伯嫂共加餐諸子俱成立勤業斯爲賢
供養庶毋缺福壽自綿延後會自有期健飯無他焉
三嫂柏舟節撫孤大義全子婦俱孝順諸孫亦蘄然
長者且安享他日覲尊顏合家資羽儀漸透易象占
見易註
御案勿以遠人念徒勞百憂煎

寄大女諸子婦暨諸姪女諸姪婦諸姪孫婦

幼育詩禮家內訓宜早嫺四德與三從大義自凜然
凡屬營家婦勤儉道宜先供祭事親孝佐夫教子賢
古人懿訓在且讀女誡篇

壬子二月三日俗傳爲文昌壽誕適觴客卽席聯句

文昌星彩耀乾儀卓犖羣英入座時小飲恰逢春社

過玉泉清談不覺夕陽遲閒居潘岳花盈縣琴軒坐

嘯劉琨酒滿卮仲良茂叔千秋綿道脈沐三休文一

代擅雄詞品蓮費禕善政收民譽心箴蒯徹奇謀結

主知柘農紫氣猶龍推老子丹山雛鳳屬佳兒蟠桃

會上初開宴文杏枝頭合賦詩旣醉言歸賡飽德桃

花香裏約來期

玉泉

壬子秋杪挹爽軒賞菊同人各拈一韻聯句

花天韻事補靈媧且約朋觴固百骸

玉泉

南國烽煙

催羽檄東籬菊蕊送詩牌

仙蹤

狂歌直欲齊簪帽得

句何須覓鐵鞋

畊南

人到熱腸情不淡天留冷豔意

偏諧心田

軒開挹爽同人集花卜先期晚節佳

荔香

老圃銜杯多醉客深宮插鬢許嬌娃

蓮堂

酒兵應敵

三千客粉隊翻羞十二釵

小山

傲世寒霜香自逸當

窗冷露淨如揩

訪亭

紅燈夜永頻饒興黃葉秋深別

有懷

涓亭

儘許千鍾消磊塊自留三徑好安排

潤六

李膺清譙招仙侶陶令歸思隔水涯 藻樓 名士何曾

甘隱逸瓊林指日宴同儕 亮采

聯句成劉仙蹤孝廉屬賡長章紀之即用元韻

薊門秋色騁吟懷千里龍山舊雨諧裙屐風流開酒

國杯盤狼藉遞詩牌劉郎豪興題饒劇王勃長才作

序佳人訪許宣成逸侶句吟周魴屬良儕琴調流水

鍾期遇闡啟騷壇單子排陶徑徐來秋未老吳江得

句樂無涯寒輕颿館春光在花飲霜天淨色措吾輩

且酣桑落盞諸君共著魯風鞋淡忘俗韻塵飛亮瘦

倚拳山石補媧硯北耽吟猶壯志灑東插鬢異村娃

綺情遠託思飛檄錦字新緘寫折釵同是北樓沈醉
客謹呼休認放形骸

壬子冬月初二日招同劉仙蹤蒯柘農吳潤六柯芝
生孝廉黃韞之庶常小集雙槐書屋因話及翌辰
秋讞勾到惟本司不錄一囚同人謂此爲祥刑會
並和前賞菊聯句韻各分韻紀之命費壻心箴鴻
昭兩兒同賦

笙簧繁會奏靈媧難得羣公禮束骸

玉泉

三面仁風

開法網一腔春意送詩牌

仙蹤

名經姓字成千佛甘

澍恩膏灑六街

韞之

貫索星明看射斗圍爐夜永坐

麩柴 芝生 煙雲滿紙聯吟草雨露空山養道芽 栢農

白傅長裘隨地被杜陵廣廈庇人皆 少荃 書馳羽檄

塵宵盱河塞宣防費決排 潤六 觴詠羣仙依禁籞絲

綸五色賁宮槐 心箴 庭閒芳草生機暢秋老黃花晚

節佳 幼荃 明日雞竿傳 赦詔祥雲黼黻拱 堯階

玉泉

仙蹤以聯句全韻賦長章見贈走筆答之

九天雨露裊宮槐延客花閒晝掩柴拙宦聊同安靜

吏退思儘覺食眠佳欣逢小聚通情話幸挹多儀束

道骸一詠高風拈襖帖萬安雅致遞詩牌長城錦綴

三千字新月光生十二街淮水槎雲懷故里龍樓鳳閣接宸階明年皇路期同上此夕朋觴樂孔皆已共羣仙肩袂把更教乙串好珠排澄心似水懸冰鑑美意如春釋凍荻更約得閒時過從笙簧並坐鼓神媧

壬子秋杪周沐三作銘沈品蓮龍光二秀才同里邀

同黃蘊之庶常吳潤六孝廉飲餞於雙槐書屋時心箴甥鴻昭兩兒侍坐聯句誌別

春明五載悵搏沙玉泉秋月秋風送客車黃葉江南

歸故里蘊之青燈硯北戀京華浮沈人海誰知己昭

跌宕煙波好泛槎合座才名成七子馮頻年學究愧

三家論文沈約欣同社沐三得意黃香早看花斗酒

吟詩推李白心箴升堂問字附侯芭知音屢荷周郎

顧潤六諮事常將費禕誇季子交情投縞紵品蓮二

難韻語鬪尖又纔過九日茱萸會潤六欲贈三春芍

藥芽此際風塵同把袂玉泉他時姓字許籠紗離亭

共折依依柳蘊之遠水相思采采葭好去名山修勝

業玉泉蓬萊待爾挹朝霞蘊之

送沈品蓮森甫昆季出都

西風吹夢度桑乾肅肅南征雁影寒他日昆陵鄉社

月猶應把酒話長安

再送品蓮別

蕭齋醉秋月把袂惜風塵海內誰知己天涯賸此身
雲飛剡門樹水冷鏡湖菴萬里南來雁休辭尺素頻
送沐三別

送爾須江去芝城我舊游碑藏米老室雲擁稻孫樓

醉月鄉園暮

一作朋
觴劇

聽鐘古寺秋

一作尋僧
古寺幽

移情山

水好休論海東頭

癸丑天中節前一日偕孫省齋太史鍾莘田明府登
窯臺六兒昭慶隨侍聞采石太白樓爲賊所燬聯

句弔之

江天樓閣付灰塵萬里烽煙倍愴神

玉泉

會憶游筇

支片石空餘明月悟前身

莘田

汾陽巨眼今誰是王

粲悲懷竟莫伸

省齋

且向荒臺同弔古青山遙酹一

杯春

幼荃

夏日游陶然亭偶成

頻年走馬客京華十日常看五
日花閒倚山亭醉明月教人忘卻在天涯

貫垣紀事

方今法制詳明提牢一官職有攸司
遞年更換新

者或有未諳舊者必以瀆告子任事將滿一切事宜境況均所親歷思在官言官之義公餘之暇緝爲四字題各綴以七絕一首端主紀事不計詩之工拙也

記名擬正

資格限人部員擁擠堂憲擇其資稍陳尙堪任事者先記名擬陪後始擬正蓋用人行法綦慎如此

羣公袞袞升臺閣半秩且供廷尉監榮倖幾年題漢柱華資粉署耀朝衫

報滿題補

一年差竣先期一月報滿補缺由吏部進題

本

桐閏喜逢槐夏日瓜期預計麥秋天

閏四月報滿超凡證

道非常事面壁維摩已十年

貫署輪班

滿漢二員輪班五日一班

諸友競傳貫署班半年辛苦半年閒要知三百六旬
內日日憂煎蚊負山

瀑被下直

五日下直祇布被一付隨身往來而已

五日欣逢休沐期羸僮愠僕束裝時歸來不吠迎門
犬認慣龍鍾舊素絲

月稿呈看

每月皆付大庫及行各司各道文書若干件

片司付庫行諸道按月遵循各事宜吏稿辦成呈閱
畫琉璃窗下核成規

雲亭畫諾

說堂與司事略同祇有手畫稿無堂期稿

稿多手畫少堂期也向雲亭擠一回成例謹遵無駁

三才圖會卷之三
詰免聽繞殿起春雷

押發稟帖

每日申刻發各堂稟帖必親畫押

新收舊管並開除各項條分縷析書稟帖已成親押
發本來日省不慵疎

鈎稽簿書

每日吏抱簿書半尺鈎稽畢始發稟帖視事惟
率由舊章東吏安囚使吏役盡職姦猾屏息庶
務畢舉囚不失所而已

東吏安囚庶務繁成章井井簿書存若令朱墨無餘

事難得圓扉盡泐恩

隸帖晨參

每早頭役報監內平安並呈病單

衣冠整肅待衙參每日平安竹報諳常願兩監無病

帖論功不厭紀窗南

秋冬監內平安病俱醫痊會將醫士等紀功

官燭宵熒

每夜驗封後一燈坐守思日閒公事無遺即開

卷與古人晤對

重門已鎖晚餐澆坐對空堂燭一條忽念纍囚收飯

後饑腸永夜火中燒

囚收飯後每念其苦特捐小米爲糜以待之

冠帶放飯

辰申刻放飯必具衣冠而往由北至南一里半
每日往返計共十里程也

南北奔馳十里程衣冠整肅踏沙行給籌魚貫分餐
際堪念嗷嗷待哺情

朔望拈香

初一十五日南北所拈香神廟共七處

朔望恭拈神廟香幾聲鐘磬繞迴廊載瞻西阿東揚
殿慈愛忠貞萬古芳

鐵門呵殿

由鐵門至中門以內羣隸呵殿雖一聲短道不
異兩部鼓吹也

鐵門短道接中門此地原推獄吏尊猛以糾寬寬濟
猛要將古訓細評論

銀鑰收封

銀鑰卻收金鎖合重門已閉貫星明忽聞吏役同司
付熬審提人守四更

傳單哀矜

珠點長單一紙傳瀛洲司分本星聯要將石下窮民
隱借重羣公達九天

綿衣功德

九月授衣則向堂憲暨各司寫綿衣功德

九月先籌卒歲衣羣公春意洽園扉殷勤託徧沿門
鉢檢點常虞吏橐肥

片付三司

囚糧煤炭付陝西司醫士米銀付福建司囚衣
付廣西司

囚獄衣糧兼雜費西垣專辦屬三司月來片付殷勤
畫玉律金科守舊規

冊送諸道

囚糧由陝西司行文戶部支領開鎖具冊送河
南道查核查監御史當時具冊

每季領支天庾粟發春收開謹儲胥開銷按日因人
給冊送西臺校對符

柏臺月省

每月都察院派御史二員查監一次

舊例查監月一同新資輪派下烏臺圍屏聽點琅璫
響知是乘驄御史來

荷校日糧

枷號人犯口糧該司付廳支領

軍遣流徒總折枷各門旗分便稽查日糧例向西曹
領升斗應知惠有加

朝審給赭

八月底 朝審前一日奉堂派廣西司司員監

紅衣

秋讞先期給赭衣雨膏雷電配恩威九卿會議非常
典金水橋西看曉暉

邊犯刺墨

許爾自新因刺字字分左右血模糊九江黥布狄銅
面莫謂英雄自古無

蓋祠書局

楊忠愍公祠在北監內圍門署蓋奪羣倫額書
日常局

忠愍專祠永晝局太虛浩氣自流行堦前春草淒淒
綠猶認當年指佞情

內圍夜梵

內圍監追官犯夜俱佛號恍若僧寺

內圍列屋宛僧寮鐘磬深宵起佛號來去應參三昧
訣當頭明鏡月輪高

科房查案

刀筆庸才少軼羣略能書記富前聞喜他碌碌安吾拙質勝應知不舞文

園土鞠囚

年來坐鎮傳良法雀鼠無爭大化齊偶爾蒲鞭微示辱常從孺子學驅雞

牌票提審

各司提審有手票帶差之役則遞牌司獄

秋官判獄重如山牌票提人屬等閒去尙精神來委頓頭皮斷送血痕殷

鈴柝傳更

更夫共三十六名夜間巡更鐙鼓鈴柝甚屬嚴

密

兩所魚更三十六柝鈴鐙鼓夜聲寒知他驚醒還家
夢溼透紅衣淚未乾

二班更值

司獄共八人輪班隸役共百二十人逢五十日

更換

五日應官五日歸家人合賦采藍辭 聖時文教通

園土小吏都能名節持

因事教導勉以行善休以禍
福厲以廉恥吏役化之頗知

自愛亦知愛因閒有二三人知解文義克厲名節
溫文有儒者風于此益歎 聖世文教之盛焉

兩所掣籤

籤分南北共十六支囚收監時自掣

鳥已在羅魚在釜搶頭惕息實堪矜臨風最慘琅璫響誰不臨深更履冰

內廳議事

司獄謂之內廳南署祥廳北署福廳司獄該班不出中門

北福南祥兩內廳分班直宿戶常扃諸君不少鳴琴客茗話空堂一聚星

遇事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故司獄諸人皆知潔清自愛同寅協

恭惟以東吏恤囚爲務

外看勵勤

役有勤謹者遇外看差事派之以示獎勵
仙骨已成經墮落對茲徒隸合心驚陽爲伺候陰防
範彼有餘羞此有榮

老屋麕集

共九監口謂之老屋諸囚麕集其中

南冠老屋同麕集何敬非刑度非及廷尉本來天下
平此中可有向隅泣

更道蜂房

內更道卽內圍革員比屋而居若蜂房焉

內圍比屋若蜂房多少星辰謫上方似聽牽牛語織女何時九萬聘錢償

下院情話

初二十六日已定案各犯例進家屬各監有下院以備該囚與親屬情話之地也

聖朝曠典卹熒獨犴獄猶盟塵與灰好把幽情託明月生明生魄正初哉

中門傳呼

遣犯由中門傳呼以達監所

令甲但標珠一點中門傳入若風雷聞來心膽都應

落斷送頭皮屬者同

囚髮一片

囚準雍髮者仍留一片

摩頂聊行兼愛法
千鈞一髮守常經
似看野燒樵蘇
盡留得山峯半角青

女監重扉

各監院門一道
獨女監二道

重扉固鎖似深閨
霧鬢風鬟不掃眉
春盡殘花付流

水餘紅難認故林枝

收監例
多斷離

天窗透氣

監屋各起小樓留天窗透出獄氣夏開冬閉
汗揮如雨氣如雲暑夜麝居起惡氛賴有天窗通一
綫九霄劍影煥星文

地臺乘涼

每監外有捲棚三閒地略起高夏閒囚賴以庇
陰

廣廈庇人慈蔭遠熙熙眾共上春臺況當赤日行天
際披拂南風習習來

柏枝辟惡

夏月例給柏枝蒼朮等件焚之以辟獄氣辟瘟

香則四時製備分燒堂憲李曾給藥材僕亦製
藥料數劑以濟急

柏枝蒼朮辟邪香功德門中便易方雀在密羅魚涸
轍但能拯救見天良

冰塊銷炎

夏閒各監例給冰一塊

炎炎長日日如火況復圓扉不透風但得清涼冰一
片拯他涸轍鮒魚窮

鋪墊草苫

秋閒各監鋪草苫薦蓆時督其洗晾屋院恆飭

其灑掃

每思工部千閒厦更愛香山萬里裘我且按囚給大

被鋪苦草刈野塘秋

新置綿被二十四條散給貧病

病房飭醫

夏臺淹卹總顛連露冷霜淒貫索天縱得餘生無痠

死殿屎聲裏亦堪憐

釋囚發落

但得無干蒙省釋已如困鳥出樊籠况教送府送兵

部肅肅長征咏澤鴻

阿園綠竹

正直爲人正直神專祠尊俎合千春園中萬個猗猗
竹猶見當年德意新

神廟紅缸

北監獄神廟有紅缸二口埋半截地中

太廟金人太學鼓各傳彝器萬斯年雙缸斑剝何時
置骨重神寒藻色鮮

老樹啼雅

內外圍老樹數十株皆數百年物也樹上雅聲
與爲朝暮

長棘高槐靜掩門雅啼犴守自朝昏每疑白臆思煙

鳥仁壽枝頭介子魂

陰溝走蝟

蹣跚白蝟循牆走羣役見之競垂手道是神靈此化

身敬之終吉悖致咎

夏水成杠

係滿少司寇恆閩浙制軍劉前為提牢時創制歷任率循修補缺壞

大雨時行積水阻行則用木板搭橋以濟

苦潦兼旬積水生徒杠六月已先成過橋不少拆橋

者利涉難忘滅頂驚

上年六月五日橋斷落水茲特增修高大

冬牆更棘

歲底行文工部圍牆換棘一次

冬來例換牆頭棘彷彿茅龍歲改衣冰雪氣生今夜
冷一輪涼月鎖重扉

秋讞決獄

由朝審至大差重囚併入現監防範益嚴

情實併監殊緩決未勾常作子勾看憐他西市歸來
日感戴皇恩天地寬

春草生階

鷓鴣啼罷子規啼回首湖湘舊夢迷常願訟庭無一
事滿階春草綠萋萋

李光祿公遺集卷六

曾孫國杰編輯

自題小像

江月湖雲寄所思
故林猿鶴怨歸遲
和風師柳清師
竹惟有空山片石知

五十年來鬢欲斑
軟紅百尺駐癯顏
知非要仗苔岑
契寫向清風明月閒

自擬挽歌

早將兩眼空天地
醉後題箋寄古人
直爲挽歌進盃
杓淵明還有萬千春

贈劉英四首

凍塗初滌淨無塵天意留人看早春

年內雨雪連綿
屢欲起程未遂

故絕愛離亭新柳色也垂青眼看行人

領取旗亭酒一卮春風千里繫相思可知草長江南

日正是雲停薊北時

水驛山程得得行好風相送踏春晴南來多少征鴻

影俱是離人去後情

年來慣作長征客此去乘風上漢楂笑語諸君休惜

別他時同看帝城花

書帶草

靈根延自不其山會映康成几席閒移向齋頭隨意
綠帶痕深淺綰柴關

中元前二夕偕李香林聯句

萬籟無聲海宇秋

香林

團團明月正當頭宵深樹色

含風冷

玉泉

雨後荷花掠水幽靜倚玉樓雙立影

香林

閒吹伊笛一聲謳重尋三百年來樂

玉泉

不羨髯翁

赤壁舟

香林

長至日自述

我是高陽一酒徒單車仗劍出燕都春風會獵禹王
澮秋月揚颿焦姥湖搜括翹材成大棟芟夷荆棘見

平蕪他年若訪老生跡一舸煙波范大夫

諸君各有和章復疊韻以酬之

本是煙波一釣徒廿年塵網出鄉都浮蹤偶寄閭黎
寺歸棹應尋范蠡湖桑梓何時出水火康莊無計闢
荆蕪諸君磊落非常品誰敢雕蟲笑壯夫

予駐營甘棠寺前日培姪送柳百餘株遍植營旁茲
蒙家弟玉坪又送一車詩以謝之並索和章

旗影會披 御苑東無端飄泊墮泥中門前學種先
生柳天外思招君子風難得雲箋來尺鯉留將雪爪
印飛鴻他年蕭寺成林日應許花開鄂不紅

乙卯元宵後三日由巢回至浮槎途次喜接家弟玉
坪賞梅寄懷七律四章乘夜走筆用元韻酬之

喜爾流鶯結比隣百花叢裏老吟身種梅亭院會鋤

月

弟有鋤月
種梅圖

芳草池塘又夢春海內烽煙聊負羽客

中夜雨獨傷神何時洗甲清餘孽歸去家園情話真
一枝春色逞奇姿想見寒窗曉月時媿我戎軒羈逆
旅得君文陣出雄師停雲遠結高人思晴雪工吟宰
相詩愁看陌頭楊柳色東風吹夢引絲絲

記會萍迹滯西垣直宿春宵花影繁北斗星河依靜
苑南天雲樹望閒門詩情工寫蛟身瘦 簡命頻聞

鳳詔温

和羹之命凡數聞矣

祇是一麾江海去鱗鴻枉用爾相

存

海水天風何處尋小園路曲柳陰陰故園羣季多才
思歸老孤山得嗣音客路遠逢驛使贈屏風新試早
春吟撥閒且索巡檐笑領取枝頭天地心

乙卯春初助攻巢城初回越宿又擬率練助攻肥城
適值雪後遂燕於家運昌兄三益堂得七律三首
屬遜菴兄玉坪弟和之卽寄懷疊峯親家悔齋表
兄

坐花醉月會芳園負羽歸來情話喧

時助攻巢城初回

四海

沸騰誰底定數年飄泊幸生存夕昕飲飫羊膏煖風
雪天寒獸炭温引領故人頻掃徑梅窗十日定平原
還鄉兒女尙天涯未掃匈奴豈顧家兄以清樽開北
海我從越俎悟南華東風吹雨洗兵甲凍雪留雲引
鼓笳慚愧江淮諸父老壺簞雜進又喧譁

嘗膽孤忠習苦辛年來不醉故園春連天風雨留行
迹滿地烽煙暗古闔草長池塘通好夢雲停淮海滯
音塵諸君倘放山陰棹應話今宵薦早芹

村居雜景

村居之樂隨所在而景畢具彼鏡湖輞川古之高

致矣特碩人之寬毋限於一方也兼綜大略得五
十題各綴以七絕一首

平川春雨

平川春水白於鷺細雨廉纖印遠波
青草岸邊人小立東風一笠一漁蓑

露臯秋晴

露溼蘭臯秋雨晴雲霞萬態碧天清
棱棱爽氣迎朝日人在蓬壺頂上行

雲峯晚秀

卅六芙蓉大小孤白衣蒼狗極須臾
先生一笑歸來

晚看徧青天萬變圖

雲海晨香

野店山家處處宜嫩寒微雪晚風時香雲萬樹春如
海老鶴一聲花滿枝

晴牖山光

好山當戶日分明黛色嵐光畫不成婚嫁累人人不
累臥游五嶽自縱橫

午窗水色

水色侵窗午景晴樓臺倒影最分明蒼葭兩岸秋千
尺寫出伊人澹泊情

萬花繡嶺

朱朱白白更黃黃麋鹿酣春蝶醉香萬仞花屏如錦
簇箇中宜著浣溪堂

百鳥喧林

紫雲亭閣綠楊城閒倚東風聽曉鶯得意花天同樂
處朝陽影裏鳳音清

桃李春花

穠李夭桃一色春小村風景劇宜人待他結子無言
日陰滿山蹊綠葉新

芭蕉夜雨

亭院濃陰水墨橫
夜來寒雨作秋聲
廉纖萬點窗前
滴觸撥聯牀十載情

砌蟲秋語

閒臥紗幮夢不成
碧天如水夜雲輕
隔鄰燈影深宵
績總爲階前促織聲

山蟬暮吟

匹馬單衫石徑行
萬山濃翠夕陰橫
煙痕滿路蟬吟
急十里秋風不斷聲

魚上春冰

吹到東風凍漸輕
方塘半畝綠波生
春雷未動龍方

三才集卷之二
名
六
鰕時有鰕魚水面行

鳶曳晴空

百尺晴絲曳半空飛鳶跼跼入東風綠楊城郭高低
影鳳泊鸞飄勢最工

黃鸝柑酒

三月江南綠草齊春聲萬樹畫橋西誰人識得花天
趣斗酒雙柑且自攜

綠陰眠琴

綠葉橫天萬樹陰紅塵飛不到苔岑倦來且作羲皇
臥得意時調山水音

豆棚雨霽

綠陰滿架雨初霽紅豆一枝煙正肥
北渚淅淅流水活南山冉冉溼雲歸

瓜圃夕陰

晚來荷篠瓜田去足踏秋煙一徑陰
愛煞林泉如畫裏斜陽壓隴綠雲深

澗松吟雨

百尺長松吟古澗晚來風雨學龍吟
折巾歸去碧山客添譜雲巖一曲琴

院竹鳴秋

古院舊栽千个竹
凌雲蔽日綠陰橫
撩人秋思不成寐
半是風聲半雨聲

草塘吠蛙

閒倚湘簾數落花
林陰無罅遍天涯
東風已換池塘綠
草長平坡亂吠蛙

秧畦叱犢

平川萬頃白波生
深樹時聽買鏡聲
青笠綠蓑煙雨裏
一犁黃犢學春耕

燈廡夜春

廡下幢幢燈影紅
晨炊欲備且高春
誰人識得村墟

苦華子岡頭夜聽鐘

雞窗宵績

紙閣蘆簾夜績綿寒雞啼徹曉霜天偷光欲佐鄰窗
讀不信高樓尙管絃

冬簷曝背

歲晚務閒無箇事晴簷倚壁負暄眠要知就日瞻雲
意已在銜芹獻曝年

夏屋乘涼

廣廈庇人人不覺清涼境界儘流連可知赤日當天
候逐熱長途祇自憐

憑軒觀稼

半山半水數椽屋宜稻宜梁萬頃田吹到西風秋稼
熟凭軒一眺一欣然

垂簾讀書

年來不插塵中腳鎮日垂簾讀道書春色自來還自
去東風吹綠上階除

登樓夜月

庾亮南樓月正明無煩千里計陰晴直憑長笛吹雲
散不許微塵滓太清

乘屋冬晴

幾束菅華滿屋曦
茅龍辛苦爲更衣
夕陽一桁新門
巷不誤春來燕子歸

小堂敘坐

戚鄰隔巷時來往
尊酒杯茶禮數完
孺人逢迎稚子
樂一堂圖畫合家歡

曲室圍爐

冰霜滿地北風吼
矮屋數間祇閉門
料理曲房安土
竈滿爐楫拙一家溫

斷橋倚杖

斷橋流水斜陽路
倚杖聽泉古趣真
一笑青天白雲

李太白集卷之五
散尋詩又作跨驢人

古寺聽鐘

深山遠樹鐘聲晚古寺尋僧結勝游一宿招提天又
曉松風警夢梵音遒

賓筵情話

秋菘春韭山中味赤腳科頭席上賓雜坐喧譁杯酒
洽兒婚女嫁說前因

鄰社飲春

數家共結枌榆社每際春秋一大醑滿屋夕陽扶醉
去明朝分肉約重沽

瀾茗清泉

我是江南桑苧翁
茶經重與續
盧仝清心最愛中
冷味一曲瓶
笙活火紅

垂綸曲港

大澤羊裘渭水璜
釣名釣國自流芳
何如曲港垂綸者
物外桃源與世忘

麥秋聽雉

桑枝如幄綠雲稠
麥浪平鋪萬畝秋
雉雉一聲晨氣潤
海天蜃氣夢層樓

菊天持螯

禽華鹿色晚秋天酒國詩家結勝緣
搓罷綠橙香在手持螯爛醉坐花筵

南陌翁藜

蹒跚南陌一藜歸老態幡然對夕暉
偶遇鄰翁閒話舊圖開三笑認依稀

東菑童餉

蒸藜炊麥餉東畦三尺村童手自攜
煙裏滄浪歌一曲桑陰馴雉任羈棲

煙樵林薄

晚煙林薄聽樵聲石徑歸來夕照晴
翁子橫經殊太

俗堯夫問答信多情

霜劚芋田

蹲鴟幾日熟平田白木長鑿劚曉天領取十年真宰
相煨來佛地有前緣

臥廠曬藥

碧山採藥歸來後曬向空場秋正晴高臥綠陰人不
識閒招陸羽檢遺經

開徑鋤花

閒開蔣徑招三益客散高軒興尙賒朗誦名言尋逸
趣自鋤明月種梅花

木棉飛雪

木棉如雪滿秋畦
婦子辛勤檢未齊
衣被萬家春永
住不教輕煖讓狐麕

石洞敲棋

石洞春秋自太古
楸枰一局幾千年
憐他柯爛旁觀
客不識身游廣莫天

雲林讀書

蕭疏一幅雲林畫
澹墨生綃點綴工
認取橫江新雨
後天開粉本嶺西東

桐葉題詩

雜景閒編五十詩檢來桐葉寫淋漓春秋佳日原同
樂鼓吹昇平唱竹枝

文陣雄師

以下試律

筆陣縱橫日雄師奏異勳正疑排鴿隊直是煥龍文
吐氣麾星斗研詞靖敵氛騷壇爭一幟藝苑掃千軍
兵甲羅胸富干城衛道勤墨須磨盾見語更浙矛聞
草檄開邊月華章握塞雲曲江佳構在才思本超羣
隔千里今共明月

紫塞三年戍紅樓五夜思一輪如此澈千里不勝悲
雲樹縈幽夢音塵憶幾時淚痕雙照苦秋意兩情知

對影憐清澈憑欄怨別離試邀紅友賞各與素娥窺
魚雁天涯寄陰晴海外期關山吹笛處仙桂擢枝枝
會吃紅綾餅餒來

十載京華住看花記昔會衫宜拋白紵餅早吃紅綾
舊夢黃梁熟新香赤米蒸淘同槐葉供宴憶杏林登
粗糲餐還否殘年飯漫矜畫真名士趣膳想大官承
雁塔名猶豔龍池事共稱曲江歸醉後逸騎快飛騰
清心爲治本

郅治宜操本名言記誦包惠風生兩袖化雨被三郊
臣自心如水人欽德孔膠河清存古誼關節絕私交

鏡影澄堂上琴音拂柳梢
冰霜徵梗概民社固桑苞
亮節千秋炳新詩五字敲
香花墩尙在鐵面拜城坳
下筆如有神

試振蓬山筆通靈若有神
縱橫空色相瀟洒出風塵
紙上雲煙燦行閒月露新
胸原羅斗宿手可摘星辰
霞蔚雲蒸勢鸞翔鳳翮身
詩才徵島佛墨跡話龍賓
慧業分前哲心香祝後人
瀛洲聲望重簪管侍

楓宸

人在蓬萊第一峯

玉署金渠客蓬萊雅望昭
峯連方丈近人向列仙邀

海上樓臺現雲閒殿閣標天風吹劍履鈞樂聽煙霄
足下紅霓擁空中紫氣飄神仙登昔日風骨換今朝
世界三千隔層城十二遙瀛洲聲價重待漏恰趨
朝

請試他題

賜對明廷日人來正佩觿摛詞能已出就試請他題
稿記前時脫心從舊業稽雷同懲戴記剽竊謹昌黎
錦繡新情結葫蘆故樣詆朗懷明日月壯氣吐虹霓
白戰原無鐵青雲自有梯萬言徵倚馬帖到煥金泥
江邊魚蟹爲人肥

收蟹團茅岸又魚斷石缸鮮肥充晚食風味話春江
縮項鱗攜一尖臍弩擁雙持螯傾綠蟻烹鯉對紅釭
鰕躍桃花浪橙香翠竹窗曉風腥遠市明月飽輕艖
水國詩情重漁家酒與降老饕充玉局對景發新腔
借書一甌

夙好耽經史名山借異書籍誇千卷富酒載一甌餘
翻去連編蠹浮來滿甕蛆荆州原異爾趙璧合輸渠
懷餅鈔應似探奇問正如開樽清話處攜履到門初
卻比縑酬字何殊李報琚送遲休見斥還醉夜窗虛
宵雅肄三

多士門牆集詩章宵雅諳漫歌魚麗什且肄鹿鳴三
萃野供揚扈皇華賴咀含神游嘉客燕人想使君驂
開徑新聲奏通經逸興酣用同文史足讀與典墳參
卽此官其始從知樂且耽學成應授政晝日慶 恩
覃

槐葉冷淘

珍膳天廚供殊恩國士叨餅會紅杏豔葉又綠槐淘
清借三階陰寒分九日饒陰猶沈漠漠浙自聽蚤蚤
味佐榆羹滑香逾菽乳熬影疏官道夢火靜石泉濤
直比英餐菊還如粥煮桃碧芳同一醉嘉釀熟蒲萄

竹林七賢

典午風流在同推七子賢一時蘭契結千載竹林緣
鸞翎龍章客鴻軒鳳舉年低徊春晚際吟嘯綠雲邊
作者人堪計爭臣數並全金蘭盟氣誼琴酒話神仙
傲世衣冠盛清談警效傳班班名士傳不讓建安先
克壯其猶

元老從戎日安邊武備修登壇伸壯氣借箸裕宏猶
韜略羅胸富神明破敵邁威嚴傳鼓角精悍露眉頭
甲帳陰謀遠丁年勝算周挂弓秦塞月吹笛漢關秋
麟閣功名炳龍城卒旅休靈臺欣偃伯共奏太平

謳

詩成珠玉在揮毫

螭坳初待漏鳳閣早題詩得句編珠妙揮毫夏玉宜
玲瓏飛麗藻錯落寫清詞吐出霏霏屑穿成乙乙思
五光驚照乘一串認牟尼新樣圓勻好精心鏤刻奇
聲名三樹重咳唾九天垂巨製璫林著絲綸侍 碧
墀

禮義為衣

禮義由天賦須知德是衣裁量徵制事約束在明微
意本纏綿甚言將布帛幾經綸徵步履咫尺稱腰圍

鍼綫難留跡彌縫儘可依應添無斃意那復不衷譏
節行還爲帶剛柔好佩韋淮南遺訓在諷詠悟真機
前題

漫詡章身美須知德是衣禮文原中度義制詎能違
存體文章著同時錦繡圍不衷銷物議無縫見天機
咫尺裁量巧經常補綴微四維安且燠挾纊是耶非
袞職應同補屨奇未許譏修陳瞻 帝範拜 賜著

宮緋

生芻一束

空谷高人往殷勤咏秣駒爲君籌遠道聊爾束生芻

苗藿場閒進芥蒿野外輸白茅茹共拔豐草露方濡
細刷蒼葭岸新鋤碧澗隅晚風收洞壑秋雨刈蘅蕪
藉彼芟芟者曾來子子無食苹鳴鹿至皇路樂于
于

李光祿公遺集卷七

會孫國杰編輯

治獄論

嘗論朝廷之法原非臣子市恩之地而生民之命不容官司意見之私過寬則縱過嚴則殘故優柔不可武健尤不可治獄者貴持其平也問刑衙門例有掌責擗耳跪鍊壓膝等刑所以防姦宄之狡展而非以供酷吏之鍛鍊也大抵立法之意惟欲問官平心細鞠卽辭色之發見審情僞於毫釐果證據明確其獲罪之跡旣已顯貢於外猶復狡展不承不得已而加

以問刑彼囚既問心有虧自知爲罪之所應得而析
楊相對又迫於法之無可逃自然吐露真情供明實
跡卽獄辭之成以察上下之比此所以成信讞而服
人心也若執意見之私憑臆懸揣而以爲得實挾伏
栽誣而以爲確據囚未開口遽加掌責供不如意卽
令跪鍊以官府之尊而更怵以威嚇之勢以胥役之
毒而更假以呼叱之權彼囚呼號搶地暫時求死不
得安得不惟吏所欲而轉欣欣自喜以爲得情自古
嚴酷之吏其妄用非刑以刻爲能不顧生民之命大
率類是故治獄之吏仁義明察果決缺一不可天地

之生人也理一而分殊人之體道也稱物而平施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知其道在稱物平施則非明察果決不足以爲用同此肢體而妄使受捶楚之慘不加體恤仁乎類分善惡而不思匪類之除以安善良義乎以意爲刑而未必其人之當刑與刑之適當其罪明察果決者若是乎是惟以仁爲質以義爲幹以明察果決發皇乎事理獄之來本誠敬慘怛之心以臨之窮其事由參以旁證破其狡誣申以大法牽連者與以開釋凶惡者科以罪名是受刑者自致之刑非我之有意刑之也斯獄得其平

所以懲一人而天下警刑一人而天下服也此必天
資敦樸之人加以讀書窮理養氣之功其容貌若愚
其語言必中其行事以慎心氣極其平無躁妄無偏
僻處物極其恕無煩苛無深刻觀察極其明無茫昧
無紛擾判斷極其機警無延遲無拖累有才而不逞
才立功而不爭功練達老成此其選歟得是人以治
獄而獄平矣所謂非佞折獄惟良折獄是也若夫熟
悉舊例明白公事誠獄官之事而得其末或失其本
者有之愚意未可徒執是以取人才況以武健為明
決而取為兼人之才非愚之所敢知矣

土論

或議知白子爲土者烏有子日子將以馳騁豪華奔走勢路時而廣通聲氣時而傲睨倫類而後謂之雅乎抑將以謹操守能文章敦信義所交則重性分所遠則避禍患至於村農勞苦逆旅往來油油與偕和光可挹敦樸之風升沈無異安靜之致始終不渝謂是未免於土乎子之所謂土者正吾之所謂雅也子言過矣知白子聞之慨然曰謂我爲土者其知我乎我惟患不土又何土之足患子居京師二年口操南音土音不改居服大布土布是衣食用多需土產質

樸留其土風謂爲土也何辭且夫天以陰陽五行化
生萬物人得之以爲形性而有得亦有失得水者潤
失則蕩得火者明失則躁得金者剛失則折得木者
華失則落得土者厚失則滯而金木水火以土成之
故人得之爲五事也視聽言動以思成之得之爲五
常也仁義禮智以信成之予不敏凡古昔聖賢之言
天地萬物之理耳聞目見靡不深思以求其有得至
於入不敢欺父兄出不敢欺君友私不敢欺妻子奴
婢公不敢欺書吏阜隸惟思聖人無信不立之旨以
副天地生入之心其於土也又何辭浸假變土之性

以爲水則兼潤羣生誠善苟不善變而放蕩無歸奈何浸假變土之性以爲火則明燭幾微誠善苟不善變而躁急無序奈何浸假變土之性以爲木則華實兼茂誠善苟不善變而搖落鮮成奈何浸假變土之性以爲金則剛強不屈誠善苟不善變而折摧其鋒奈何至於甯方毋圓而失之滯億料之拙限於天也宦途之塞安於命也天也命也其於土也又何辭謂我爲土者知我乎又何冒乎雅人之名烏有子聞而賤之曰坤儀之大以土成之品彙之眾以土養之今子以土爲樂今歷顯晦而不更吾願與子爲徒今相

勉乎安土以敦仁

誣罔論

甚哉誣罔之可惡也蜚語二至慈母投梭憫侮交加
賢妃寤辟至如媯汭臣父空桑干主尼山主癰疽於
衛百里鬻養牲於秦有求全之毀雖古神聖大賢帝
臣伯佐有所不免非得高世之見爲之辨其罔而雪
其誣而不自之名幾於終古韓子謂孟子功不在禹
下愚謂禹莫平成除昏墊綿萬古之治統功在天地
孟黜楊墨拒諛邪延萬古之道統功在聖賢天地以
聖賢爲心聖賢與天地同量有洪水而天地一厄有
好事者而聖賢一厄非禹而天地之厄不除非孟子

而聖賢之厄不除故其功相埒然而孟子既往而好事者益多以古聖賢尙誣以事之所無罔以道之難信況平時篤行好修之士其欲毀其行而敗其名者又豈少哉是在身受者不以人言而隳其志聽言者務必考行以求其實我果求赴聖賢之途人言所不恤也果素見其人有聖賢之行人言所不信也今夫奸險之徒或忌人之異己而故毀之或假人以便己之所爲而媒孽之謬悠之口不知重輕或指白爲黑或移宮換羽或聞諸道路而張皇其辭或近於疑似而堅執其說不必其事之有而快一時之論不顧其

理之安而恣羣居之謔言之者一傳之者十言之者
十傳之者百言之者少猶若事有未詳理有未足言
之者多則詳矣足矣故言之一人而一二人信之猶
或知其誣也言之十人而一二人疑之不能斷其誣
也卽知其誣始而聞之一人猶以爲疑繼而聞之人
人則以爲信信無根之言而疑有常之行疑之而非
之非之而惡之惡之而斥之致使志士含冤良朋割
席將誰爲辨之而誰爲雪之然則處此奈何我無是
事而人有是言彼雖敗我之名而我當自成其行窮
其理之所當知盡其職之所當爲而嫌疑之間不處

焉猶或致謗命也遭謗而無人焉持高世之見察其
素行爲之辨之雪之則因其言而遭辱命之當辱也
不係諸其言也使人焉持高世之見察其素行爲
之辨之雪之且從而振拔之則因其言而轉榮命當
榮也不係諸其言也修身俟命何恤乎人言至卽其
所有以諒其所無卽其所無以推其所有所爲在此
所不爲卽在彼所不爲在先所爲豈在後以有常之
行而斥無根之言則庶幾高世之見而亦孟子之徒
歟世有孟子吾道不受誣罔之厄也

尹龍溪高車駟馬圖敘

道光二十有一年歲在辛丑七月既望龍溪明經與
余相遇於長安客邸出小照屬敘曰僕生長淮南來
遊冀北讀書廬子江頭螢窗夢冷歷蹟燕王臺畔鴻
雪痕迷屐踏黃槐牢騷秋雨筵開紅杏瑁璫春風舟
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颿道阻蓬萊無躡足之
期三千里外征衫歸途何日十二街中飛刺跋履誰
家俯仰陳迹良用慨然恆思策蹇尋梅挂颿指菊駐
我於花潭竹澗行吟於月曉風清跌宕湖山脫落軒
冕不亦契靈衿鬯幽抱哉至若靄靄都門翩翩車馬

六街風軟十里雲飛逢迎冠蓋影纓碣石之宮雜杏
囂塵擊轂金錢之市颿輪逝而薪勞電鞭掣而僕瘁
何取乎爾竊有說焉陳子仲軒爲寫此圖則謂夫攬
轡懷清題橋述志祖述著鞭而起王尊叱馭以行吾
子枕肱經腴馳驅藝苑駿骨夙成驥足將展令其登
薦牘駕徵車擘翅蓬山聯騎 皇路走馬東風則花
迎劍佩迴車北苑則草藉輪蹄此景此情可曲繪已
抑或一麾出守五馬尋春星軺弭蒲杏之村露冕出
鶯花之里則將驂騶開道羽轄充塗擁蓋花飛泥障
錦惜戴笠故人相逢而下揖望塵父老負弩而歡迎

又何必漸離市上擊筑爲豪賀監湖邊吟風作達也
哉予載聆斯言爰綴爲敘且爲之歌曰吾子之車旣
閑且馳吾子之馬旣庶且多朝弭節兮扶桑夕稅駕
兮卷阿倚衡兮式敬鳴鸞兮導和載子之德兮無偏
陂亭子之遇兮無坎珂余將欣慕乎執鞭兮亦有羨
乎鳴珂

三ノ下ノ通集

身一

フ

韋心梅傳

韋炯號心梅合肥人少肄舉子業有聲然數奇屢試輒蹶遂捨去南游嶺粵抵掌公卿以烏巾葛服談論天下事皆中窾要某觀察延為記室一切疏記皆出其手能得當事意然雖擅長才略而性恂謹不改書生面目每謂劉真長徐文長輩自棄於時烏得為高故益為當事所重晚乃攜橐歸置田宅於槎峴之麓逍遙泉石延賞煙雲敘宗譜敦姻誼為鄉里排難解紛有馬少游善人之目焉某諸生為節母建坊以貧故遷延未就助成之其家感德附名於石知之立命

削去有友強仕無子爲置選舉二子孤戚某旅歿於
粵爲經紀其喪立石表墓捨金寺僧守之所識浙人
來合肥死殯之召其子使反葬悉任其費平日盛德
之事大率類是鄉人多沾溉餘惠云

愚荃子曰曩憑眺浮槎小峴諸峯俯瞰巢湖山水清
淑風物美秀謂此中有隱君子其人者乎聞人嘖嘖
稱韋生心梅之賢私識之壬寅秋鄉人以生行略寄
於京師屬爲立傳益知心梅果賢而隱居者重一本
厚六親救菑恤難捐資成美韋生可謂樂善好施樂
善好施仁也有善弗居讓也仁讓爲心敦倫理而厚

風俗卽爲國家天下裕如也則當日幕府青袍以議
論筆墨取重公卿豈徒爲餬口計而無所裨益於時
哉予樂徇鄉人之請爲立傳以傳之以爲吾鄉好善
者勸他年峯雲湖月召我重游願載訪幽人之室焉

偶題六弟癸巳試卷後

三載暮雲悵相違於北渚一年春事又失意於東風
海底之珠竟沈暗中之劍常按本來濁水珍豈易求
永念荆山璞何妨抱乃者蕉窗聽雨竹榻迎風長日
青氈結王氏空齋之夢一編紅勒來劉蕢下第之文
細閱全篇因爲小哂瑜誠隨乎瑕掩疵竟忘乎毛求
南金東箭旣莫窺十乘之輝豕亥烏焉亦任鑄六州
之錯固閱者之老眼偶花實作者之文心未現惟是
未到暮年詎灰壯志所期藝苑埋頭文林抗手拂機
上之塵絲晨翻繡軸搖牀頭之燈影夜對短檠臨風

舒嘯或見空山之道心未雨綢繆無抱臨時之佛脚
讀魏舒百日之經習温尉八叉之賦樽前人在宜論
北渭之文燭下詩成好續南皮之會庶工花樣莫失
薪傳洗髓伐毛惟力追乎作者騰聲蜚實乃希跡乎
前人猷也勉旃予日望之

留別馮春臯記

余薄游淞水待返平梁山鳥喚歸去之聲欄藥弄將
離之色岑苔秋老幸他山之有緣浦草春長忽自崖
而惜別吾友春臯朗抱逾月古誼揭雲悵客星之一
點蓬梗遄飛彈流水之數聲林木俱振爲綴敘以送
行羌授簡而載請進陽關之酒脫延津之鋒寄託遙
深流連不已江雲渭樹寫千里之懷人蘭露秋霜願
一言之處我斯爲美矣竊有感焉今者扶風絳帳夔
府青袍立程門而雪凝循孔牆而雨化作北海尊前
之客陪東山石上之游幸得依飯真成良晤但六月

之息暫斂其鵬雲歷塊之程會騰其驥軌以子靈蛇
早握玉馱先馳足以擘翅蓬山捷足雲路乘閭風而
選音觸岱石而灑潤倘徒江墳久羈太行並馭杯厭
少陵之多扇障元規之塵惜已僕早充朔隱慣別夏
冠半世勞薪一回彈鋏且趁還鄉之水仍慚出岫之
雲笑我鈍之如椎羨卿才之似錦所冀好月常圓德
星再聚清淮水浹尙有敝廬長安酒家或逢狂客騰
古歡於湖海敦夙契於雲霞訊梅孤岫檢草奚囊詩
卷常留續漢上題襟之集酒痕無恙證杭州放鶴之
游吾子其有意乎僕行矣湖月招人槎雲迎客去去

銷魂之路勞勞送別之亭憶鑑水之蓬聲有雨皆舊
滯稽山之夢影無雲不停大江東去唱予於楊柳風
前好音西歸感子如桃花潭上

跋馮春臯駢體偶存

斲輪老手斧藻羣言夢早餐花胸恆貯錦庾元規疏
牋閑暢温太真筆記清幽前披談屑窺玉海之藏茲
覽駢珠備璠林之妙謫仙呼我幸同舟於賀監湖邊
幼婦輸君誦好詞於曹娥江上

時舟泊
曹江

謝蓉舫師賜撫王大令書

仰承揮兔俯賜赫蹏摩大令之書究宣和之譜珍逾
朋錫字盡鸞飛玕叨名山啟深愧陸莊幸執轡以從
游欣問奇之實獲輒用裝之玳瑁軸以縹緗臥游索
靖之碑藏弄陳遵之牘齋添晉帖種綠天懷素之蕉
橐載越裝認白虹米家之舫謹謝

寄玉坪六弟書

六弟足下別來忽忽四載思念鄉園輒廢眠食雖屢蒙惠音而離緒濶悰增人惆悵追維花飲延秋蓮吟消夏冬窗之糠火同然春草之池塘分坐盛會不常莫克再遇思之作數日惡聞仿仙二兄盛年作古人生幻泡能不悽然愚至今淚未乾也近又聞盛漢卿惡訊親故零落言之傷心仿仙子章含能繼其父業否務屬其於乃父遺文毋令散佚賢弟詩賦足與愚兄抗行曩在家所擇一本俟他日歸來再取其可存者合我李氏數世遺文都爲一集願弟其留意焉聞

別墅特開小圃雜蒔花木與親友吟詠其中甚樂也
愚年已長大衰親遠離薄宦非願惟日冀子姪有繼
起者余卽歸謀雞豚與君聚首桃李園耳所懷百端
南望於邑裁書敘心

道光廿一年

寄玉坪六弟書

玉坪六弟足下久缺音問未稔近狀奚似時復至老家與二兄等歡聚否小圃花卉猶茂否弟詩賦功夫足與愚抗行愚數蒙名公青睞謬加賞識賢弟至今仍困場屋豈非命耶然雕蟲小技壯夫不爲我輩經濟學問仍須根柢經史區區風雲月露之詞見售與否總之無足介意讀書人正宜拓開眼界放寬胸襟立定脚跟求爲居易俟命之君子愚意弟與子姪等住居旣隔宜約一會或十日或八日彼此限定課程每日讀四子書幾章經書幾行綱鑑幾頁古文時文

熟讀強記會時彼此互背互講以求貫穿但讀時先須沈潛體玩熟讀熟思以求實得要洞悉古人立心制行與人經世實在處斷不可誦言忘味至賞奇析疑時斯收麗澤之益讀書果能貫通自能致用真實見地還須在經史中求之余閱銳銅等文賦氣燄尙好功夫亦熟祇見地未盡高超未盡踏實故前書示以用功之法須著意經史諒弟早見之矣昨閱鄭板橋寄弟諸書語語先得我心故感而率筆數行如與吾弟面晤也板橋書亦祈檢閱固是讀書有得之言萬勿漫視萬勿以愚兄之言爲迂腐漢陳平處楚漢

爭橫時以家貧好讀書致位公輔建不世之業後人
功業未必俱如陳平然學爲饋貧糧讀書人信道宜
篤矣章德近日功夫如何自我留京五年未見所作
文藝祈郵致一二藝以觀近日造詣之所逮再者用
功各視天資以定課程不必貪多只求精熟至屬至
屬

棗原墳塋愚欲四圍築牆

或砌磚或築土

前用木柵欄中間

蓋房兩路

一路各須正房五間

廂房或五間或三間一邊後路

立神堂前路以備會食之所平時則爲我兩房書齋
子孫讀書其中卽是我兩房支祠現在公項足辦否

願賢弟與諸兄酌量以爲可否並祈示知

寄弟書

玉坪六弟足下前周二等自固鎮回曾將留別四絕
暨凍釋池塘一絕錄寄諒已照入已蒙和韻否凡晤
里中諸同人祈屬和以誌同聲庶慰愚拋瓢引玉之
意且屬各抒衷臆不計工拙也聚處三年匆匆一瞬
竟有未得談及者車中憶念因今日住宿曲溝天色
尙早車夫戀棧不行迺率書佈達前屬賢弟理復舊
業著意古近體詩以爲陶適性情之具茲復暢言焉
可也唐高達夫五十學爲詩卒以詩名家晉王右軍
五十三學書獨步千古卽伯伯賡廷公五十餘學究

李光前公遺集卷之二
孔子孟實力體道近儒鮮及可見有志者不嫌晚也芸
農二兄等頗有詩才四兄遜菴亦嫺吟詠張誠齋昆
季並皆風雅至諸子姪可學詩者不少以賢弟天資
清妙醞釀深沈夢早餐花胸先貯錦含宮咀徵詩追
正始之音駢綠儷紅賦擷詞林之秀凡諸近作卓然
可傳更祈借諸詞人會結南皮吟同非渚或遣一介
以遞詩筒或邀九老以成吟社點染風花提振騷雅
亦足樂矣一二年閒吟詠既多卷帙斯富卽祈賢弟
擇其可存若干首都爲一集命善書者謄寄都中僕
樂觀其盛焉且將付之梓人僕少本慵愚性耽章句

米鹽煩碎七字未親聲色繁華四魔早卻

喫嗑嫖賭
僕嘗謂之

四雖得天之獨厚家督自有擔承實所見之尙超細

務慨從推脫是以畢志詩書專功進取遂探上苑

之花濫厠西清之職與賢弟倚裳聯襪投分夙深過

夏菴中趨寺林之曉日吟秋社上陪仙侶之風騷卽

如奉諱三年竭來數過儻籩飮酒永日留連醉月坐

花深宵觴詠此景此情猶在目前至於東郊餞送締

柳眼之垂青北路風沙悵草痕之盡碧雖待漏朝

堂聽鑰去隨日下卿雲而宿花亭院聯牀難忘山中

舊雨噫長安不遠故里云遙易水北流草瀠波綠征

鴻南至書盼箋紅想連山之好竹盡報平安看異地
之停雲曷勝憶念雙輪擁月薪逐塵勞千里嘶風馬
猶棧戀寄語同時花萼願將永壽棗梨茱萸應節遙
知少我一人桃李吟春竊思與君千古弟有意否子
日望之

於正月念七日抵都宅中一切平安可慰遠念次日
入署銷假十餘日來拜客當差諸務全集促促無須
與閒銅錢等功課亦未及檢點俗塵滿面家務攪心
視前時放懷山水直有仙凡之隔今晚飯後翦燭披
書泐數行以報前情餘不具弟何時至張六表弟處

開館況味若何惟望縷晰書示考事並祈開寄

三才圖會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寄弟書

六弟足下孟子論家之本在身又有三自反之道我輩終身行之不盡我蒙先人積累父子發科名薄宦十餘年仍貧不能自存清苦之況親友共鑒肯借助盤川旣感嘉惠又自慚迂拙乃姪等輒忍心漫視叔之艱難取以肥己此至無情理之事乃出自我之至親豈非我無德以化之乎此我之自反而慚愧無地者其一也先人孝友處家恭儉盛德爲鄉里風我欽仰遺規與先大兄晴嵐同居合爨以便事親教子至風木終天喪葬如禮爲先兄營馬鬣執紼則先茲幸

芹藻揚芬九原告慰猶復延師授讀私願福爾子孫
詎意我方卵翼勤斯彼已弁髦棄矣直以鈞往楚南
遂乃生心析箸噫強壯丈夫治家不及一篤疾孺子
乎且我撫諸孤至成立猶孜孜不倦我幼子遠在千
里外至親乃漫視之不顧且謀閔牆非我無德何以
致此又我之自反而慚愧無地者其一也我時通尺
素向姪等課近詣索回音彼輒斥以虛文終年無一
行相問此嵇叔夜所謂悖禮廢道者我貽書教以共
和處家之道至詳且悉彼全置之不顧雖家道之乖
必自婦人而丈夫志在四方當圖遠大聽婦言乖骨

內豈是丈夫重貨財私妻子不成人子朱子家訓我
每以爲戒而彼若罔聞毫無遠到之見不顧大義不
顧大局雖家運之壞自關氣數而挽回正在我輩我
能不自愧無德以化之乎又我之自返而愧慚無地
者其一也此三自反我之本心我自處家以及居官
無非一腔熱血人之諒否聽之弟謂我以同胞相視
誠然知我三五六兒在家弟當以姪等爲戒惟親切
視之而已他們安分讀書無論在家在城時往照應
課藝談詩見其子如見其父天倫之樂亦不負愚相
待厚意已倘他們稍有出入卽面加申斥不改卽嚴

加教訓並寄字與我我還感激弟之真切矣弟開門
授徒鋤花對月素位而行居易以俟愚兄未發時亦
是如此樂此不疲窮達無二我前有寄章璧田太史
信從家過三兒諒有底閱之可知近況亦見我邦有
道不變塞焉我教三兒等自強是以身教非徒言教
也二兄運昌鬢髮皆霜老境漸催矣弟知我頭已童
雙鬢星星鬚亦且半白目視二丈外茫茫無所見時
復健忘況二兄五年以長乎章鈞子弟之變壞運乘
於一時章鉅下帷又累家務奈何奈何愚外用無期
債累未清無以見故鄉親友悵望南雲言歸不易老

年兄弟遠隔天涯每念及斯輒增悵惘以吾弟視我
豈以抗塵走俗爲樂者哉獨諸子弟何不諒我不得
已之苦衷自利自私不求遠大不講大義教我累得
沒神氣耶我蒙海內賢仁頗加青睞前正家規族人
均服而至親先不率教我滋媿矣我自反苦衷弟可
與遜庵運昌兄共證之

寄兄書

仿仙二兄大人足下慎姪來京接到手書浣露披展
香襲薑芽臨風颯吟言逾蘭臭以如儷之詞寓纏綿
之意君真康樂撫春草而輒動詩情我愧季鷹對秋
風而尙阻歸興十年舊雨千里暮雲之子云遙思也
如何弟自隨計入都濫竽分部文章本自遜人經濟
無能報國當歸豈遠志之草出岫非作霖之雲每思
菽水之供果十雙之有資雞豚之畜能二五之無缺
亦將買屋得鄰課耕可約聯岑苔之舊誼遂枕漱之
幽情猥奉嚴命不准告假負千金之累避債有臺違

偏親之養解憂無草雖採芹魯泮幸孺子之成名而立雪程門原先生之舊澤只愧少芹酬尙祈藻鑑爾吾兄菊開三徑書擁百城堂上萱親萊衣就養膝前桂子鯉對貽謀雖復小戰之見怯特卜大器之晚成明歲邠林一桂早捷南宮弟將陸屋三閒先備東道謹通蘭訊卽請竹安時因北風惠賜好音爲幸

寄兄書

仿仙二兄大人足下戊春一別瞬息三年光陰電馳
關山路隔雖復北風惠音如聆警效南雲緘札俱賜
省覽而插莢傷秋空梁夢月如瘴之思非筆能罄足
下清規雅裁卓犖塵俗玆少同席硯投分夙深自就
傅之年暨冠而壯晨夕與數風雨靡閒春城聽鶯秋
園訊竹荷軒賞雨梅屋銷寒四時之佳興與同兩人
之蹤跡恆密至若田水尋師松陰弔古煙霞獨翫魚
水相親前有句云斷橋流水都堂墓初日高林開士
庵則前日尋詩之地歷歷在目班嗣邱壑之書有味

乎言蘇子雪泥之喻奚翅於是自留京師况應聲氣
鮮有真摯自維叔夜之患不堪任職深愧次都之賢
遽勗投竿濫竽秋司涓埃鮮補睽違老親定省轉歉
前請迎養慈命見尼兼勗強仕不准告假玆烏私莫
遂每切奮飛未稔足下何以教我京中新桂米珠榜
下已形拮据自家眷到京益累食指素性狷狷不屑
苟取十口嗷嗷待哺鶴俸旅橐常空債臺日上望雲
孔迫而俯畜彌艱進退兩難輾轉無策去春留髭鬣
鬣滿面雙鬢種種突且童矣雖親在不敢言老而蒲
柳易零功業靡就歲不我與顧影隕涕諸子遠離恆

恐廢學千憂百慮焦灼奚勝足下閒園幽姿頤養自得板輿侍養經畚課兒書擁百城竹羅千戶名教真樂何以逾是馬帳程門英才幾許化雨所被成就良多第近來學者之弊舍本逐末有才無行舉動盡皆浮妄文章不求根柢縱能弋獲微名終非令器所成亦幾何矣足下少有至性早濡節母之教沈深經術發爲文章有序有物礪節砥行不苟取與不與外事早爲鄉里推重經師人師津梁後學表正里閭使同里諸子知所宗仰不至流爲外閒壞習幸甚幸甚槐花滿地桂樹催人足下得意秋風隨計足圖良晤南

雲在望欣幸曷勝玕準擬明年請假省親披晤總當
不遠但未知蕭索行囊不致如石尤之阻否是在難
定言之黯然縱我不往子甯不來願載誦毛詩臨穎
戀戀不盡所言

寄姪書

章鉅賢姪苦次昨初九日接銳兒三月內家信痛悉爾父病竟不起於三月十四日棄世於戲痛哉我堂兄弟輩數年來變故之大亦至於此哉前年伯伯晴嵐上年五叔今年爾父相繼而去我留京七年數遭傷心之事平時得意骨肉生離繼以死別痛也如何前銅至京言大伯伯伯病勢頗重日切憂心繼得六爺書謂少痊而語言之閒慰藉雜以憂思知爲紓遠念特費周旋今聞訃音淚雨頻傾傷感靡罄憶少年始就外傳時爾父已屬學長我與二叔三叔比肩隨先

後嗣五叔上學我兄弟五人如形影相隨無日以閒
每清晨我與三叔過從邀同上書堂祖母程太孺人
輒用茶泡炒米一大碗命與爾父及五叔為早點兄
弟輪流同碗而食相讓相推我等每放學晚回過從
請客之餘程太孺人輒留熟肉羹一大碗命我等同
牢而食我母周太孺人每待爾父及叔亦如此遇雨
送膳至書房同餽分甘雍雍豆肉盂飯閒依然前日
事其閒執經問難得益頗多後來爾與六爺能讀時
爾父與二叔等又命我授讀鄰牆燈火荏苒八年兄
弟得朝夕聚首為歡自逐饑驅聚散靡定時深離索

之感矣迄我留京雖音信往來而未能一朝聚晤時
涕停雲前得京信知得瘧疾謂係小恙無傷繼得的
信著牀始日夜焦心恐至大故今聞惡耗傷痛難名
以昔日同好兄弟落落晨星而又遠隔天涯不得撫
棺一哭愧罪如何爾父身體素健又好行其德施藥
濟世救活甚多陰德及人應獲大壽乃未周花甲遽
歸道山豈天之報施善人固無常耶抑不得於其身
將得於其子孫也耶爾勉乎哉實力修善克繼乃考
之緒爾父亦含笑九原也爾母自然傷痛然亦當勸
慰毋過節也為我敬唁並謝未能遽歸親唁惟命銳

致祭大伯伯之靈不腆奠儀敬代椒漿他日歸來雖
宿草離離當臨壙一哭也言不盡意淚與筆俱

寄運昌云農遜菴諸兄玉坪六弟書

疊接家信家鄉土匪滋擾幸團練辦有眉目稍得安靖先伯祖恆益公先伯賡廷公各已請馳封軸尙需時俟後恭呈龍盒祈先預備奉手諭知起居均吉云農近健飯否玉坪收徒否修俸若何諸子姪均安業否鴻兒隨敬修撫軍勦辦土匪現未得信勝負若何弟甚懸注弟病數日今始就痊現已飽飯京中大致安靖弟眷口亦猶平而春來多病閉門養疴之日多但得兒輩能支持門戶玆卽歸老江湖與兄弟享天倫之樂也言之欣然思之又黯然矣

退思瓊言

沈鼎甫師

雜錄

云士君子有世道人心之責縱不能轉移乎風氣亦當不爲風氣所轉移的是有擔當語又云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凡子弟之不成人多因父兄之失教爲父兄者當時刻防維毋令稍縱常以讀書做人道理與之講究庶有以養成其德性耳

玕乙酉春入學學使爲張小軒師

鱗

師場規極嚴訓

誨極詳總教人以孝弟爲本文藝次之

爲人須原本聖賢之道謹循時王之法斯不失於迂

拘不流於匪僻矣可與入德可以遠罪

牽於毀譽不足以知人怵於利害不足以幹事知言
養氣聖賢之學祇以求己而自足以應物

見富貴便眼熱豈復知經天緯地大事業見利害便
心動豈復有致命遂志真識見

君子以省躬克己爲務秉禮度義而行至遇小人侵
凌祇須自家警省一番檢點身心不留一毫瑕疵使
若輩指議若顏之不校孟之自反是也防閑禍患不
肯一時疏忽蹈若輩陷機若孟之戒心孔之微服是
也若輩縱惡其方板橫加誹謗而內省不疚自反而

縮無時非坦蕩蕩光景所謂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周公碩膚箕子正志聖賢皆是自強工夫勝人卽或橫逆頻加肆謀陷害而公道在人命數由天亦必未遽使宵小得志方正蒙冤甚至不幸而獄成三字語涉二王武穆見害於檜忠愍構禍於嵩而烏金鑄以千秋丹心照於萬古忠奸之報固自昭昭賢豪雖死猶生其風尙足以起頑振懦故窮理盡性須有死壽不貳見解纔可以爲人

帝堯日允恭其工日象恭聖狂之辨誠僞之分也故恭雖盛節不可以聲音笑貌爲君子必貴乎存誠

李元履先生集卷之十一
三十一
放齊論丹朱了啟明帝堯駁之以器訟想見朱之說
話了亮口齒伶俐庸人遇之以爲才具開展見事明
白聖人則洞見其口給禦人行事斷難靠得住只緣
言不忠信心已無主務求口舌勝人卽是傲慢實事
所以長朋淫之漸後來啟能繼禹之道祇是能敬聖
人觀人於微只在能敬與不能敬而已

昏妄邪僻乃天地頑形民物敗類雖生而神氣消沮
聰明正直爲天地立心民物立命雖死而精靈常存
故人道卽神道知生卽知死孔子語季路之言原是
徹上徹下

威福之柄惟君褒貶之分在史君之賞罰平乃以彰國法史之臧否明乃以正人心皆不可任喜怒為是非取僂一時穢辭千秋

國奢示儉國儉示禮君子之所為當思與風俗有關係力挽頽靡何可隨俗轉移

人能把義之一字認得真實處處便有執持可以處已可以處人丈夫不虛生生為兆姓生丈夫不輕死死為千秋死玆題蕭忠烈公祠句也丈夫立志於此故生有道死有義

在家當思有益於家在鄉當思有益於鄉在國當思

有益於國在天下當思有益於天下生有益於萬世
故君子容保無疆

李光祿公遺集卷八

會孫國杰編輯

勸學瑣言

一貴立志古聖昔賢人也我亦人也名公巨卿人也我亦人也范文正公爲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己任其志大也爾等讀書除本業外並無別事倘讀書不成則內負父兄期望之心外負師友箴規之意未免貽笑於外人惟自今立起志來求底於有成不容少懈也

一收放心心不收則不能用不用則不能入不入則

不能靈不入如何能研理不靈如何能受益心之放
與收人不知而已獨知也身在心馳終身無得今惟
時時檢點此心讀書則心收向書上去讀文則心收
向文上去逐字求解逐句求解不肯絲毫放過凡一
聞一見觸處留意久而心收矣

一勤用功學問總從積累上來今日記一典故明日
記一典故久之自然淹博今日窮一道理明日窮一
道理久之自然貫通積少以成多積小以高大凡事
皆然今爾等讀書須黽勉從事凡行走坐臥無非在
本業上留心毋早寢晏起毋始勤終怠毋溺嗜慾而

損精神毋驚紛華而忘正業毋少閒斷而或作或輟
毋少懈怠而以嬉以遊博聞強識溫故而知新按部
就班循序以漸進雖日計不足而月計有餘矣

漢書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一

重訂家規

合族既公議家規復紬繹先人遺意謹述數條垂訓後人並爲同族勸

一祠長先德後才務取齒德並尊公正有聲素饜人望者既合族交推又必卜吉神座選擇綦慎副長亦然我兄弟子孫倘有爲正副長者務宜敦篤倫理飭己慎修爲合族表率毋貽祖宗羞

一倫理宜篤也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義婦聽長惠幼順人之大義但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惟在平時父教其子兄督其弟夫正其婦綱舉目

張而後家政修而倫理以篤況生際 聖朝正德
厚生 大化淪浹祖宗懿德貽示後人我族人居
官當勉爲良臣致身敬事居家當勉爲良民安分
急公庶上答 聖化不忝先人亦將垂裕後昆永
保厥世倘自甘菲薄卽於匪彝競爲浮薄囂凌之
習將見黜於公議天理難容國法必及追悔何及
願我世世子孫勉之戒之

一禮節宜循也曲禮少儀經曲悉備朱子小學言行
有則文公家禮一書冠婚喪祭秩然有條士爲四
民之首尤當恪守禮法烏可荒經悖古我兄弟子

孫讀書者務祈口誦心惟身體力行謹遵古訓並
時時爲族人講解儀則俾得所遵循自來風俗頽
靡多由讀書人不循禮法不能正己故不能正人
而俗以不正宜各勉旃

一術業宜勤也士農工商人之正業諸凡術藝俱可
資生卽轉移執事傭工求食亦可至差役下賤有
玷先人遊手賭博敗家壞俗務宜痛懲蓋擇術不
可不慎無恆產者無恆心旣無恆心放僻邪侈無
所不爲不陷於刑辟不已況無恆產則俯仰無資
凍餒死亡亦所不免後悔何及夫人勞則思思則

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今願男
勤耕讀女勤紡績各求資生之策一乃心力久久
為之自爾獲益毋日久生厭見異思遷一念游移
半途而廢非分營求意外妄想究之朝夕營營不
恆厥德歷久無成仍復資生寡策蓋失業者敗不
勤厥業者亦敗宜各早夜提撕也

一食用宜儉也職業勤矣但勤而不儉十人之力不
足供一夫之用積歲所藏不足供一時之費食用
無度而物力匱矣囊內不給又稱貸以遂其欲子
母相權債深累重不免饑寒甚至非分妄為取非

其有不廉之故由於不儉古人謂儉以養廉旨哉
斯言況儉爲美德夫人知之今願量入爲出應用
之件固不容吝嗇但衣以蔽體不必鮮麗食以充
饑無取甘美喪祭冠婚各安本分房屋器具務取
樸素卽歲時伏臘斗酒娛賓從俗從宜務歸省約
常念先輩辛勤並爲後人惜福庶不致奢蕩破家
爲里黨笑也勉之戒之

三ノ元ノヨ集

夕ノ

3

淮南鄉約

淮右向稱富庶風俗醇厚乃近年亦少漓矣行兇健訟草竊狗偷閒所不免惟吾鄉二三十里閒尙敦古處人煙湊密耕讀營生無囂凌浮薄之行但有奢儉未能合度禮制猶待申明記云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世道人心之責士君子固有不能辭者謹遵古訓公議成規願我鄉人共守之

一每戶中擇謹厚老成能應事者為約正遇有公事則知會在約諸人到齊公議行之其本戶之事則責之約正主持有遇事不到者則屏之不與同約

三才圖會卷之五 卷之五
一 同約之戶倘有爭訟等事約正約同在約諸人調處處公斷直務期和息無事

一 庶期於富必以勤儉為本吾鄉無游惰之民勤業者不少飲食衣服皆本地所出但罔知節儉物力糶矣故戶少蓋藏也如飲食之需吾鄉宜稻宜麥諸穀俱備上農夫耕種百畝一歲所出足供八口年半之糧豈第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哉至冠婚喪祭祀祖娛賓之供雞豚魚鴨不待外求衣服之需吾鄉木棉甚盛克勤紡績衣被無窮況植樹可以備薪于茅可以乘屋稱樂鄉矣聞先輩供客不踰

四簋盛饌不過十碗皆取諸畜牧雜園蔬野藪以
成之無取山珍海錯也大布足昭儉素棉襖本自
奇溫數十年前富家右族輕羅細縠鮮有服者故
其時家給人足乃近今之奢靡何如也席競魚翅
官場享燕富豪效之貧士亦閒效之矣服競輕裘
綺縠家僅中人年非老大無不如是至閒色異飾
本涉奇袤賭博雅片實干例禁可勝痛哉終歲勤
苦因一時之豪擲而罄十口餽粥以一人之糜費
而消豐年日形不足倘遇歉年何以資生夫儉爲
美德人皆知之禮童子不衣裘裳又有之居山不

以魚鼈爲禮居澤不以鹿豕爲禮昭儉德也今與鄉人約雖富家仍從先進尋常宴客無踰四簋大賓盛饌限以十碗雞豚魚鴨之外無取珍羞至貧雖遇大賓斷以四簋昔衛文公爲一國君大布之衣史冊美之我鄉人不可服輕裘可以凶荒有備矣上年樹林茂密柴薪不缺池塘深浚乾旱無虞乃近來濬塘者少村落蕭條柴草之價騰貴昔年錢一二文買柴草一斤今錢四五文買柴草一斤充此不已十年之閒將火食不能矣乘屋無資矣推原其弊多由無業之民旦旦伐之遂爾蕭條也

孟子云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今與鄉人約凡荒岡斷隴村落堰頭留下行車行牛之道隙地悉乘時種樹路五尺濶則兩邊種樹三尺濶則一邊種樹種植之法我鄉人固皆知之無煩贅述倘再有妄伐卽與禁斤約眾罰之且彼無業者亦曷不勤於職業乎或貿易或紡績皆可資生何爲滋擾鄉鄰也我鄉人更當挑挖池塘豬蓄水澤以備旱澇凡喫嗑嫖賭之件各人嚴禁之十年之閒可致富也富加以教備載呂氏鄉約願共遵之

社倉條規

去歲吾鄉諸社長奉縣尊示照保甲舊制行聯戶法而盜賊避去不入欲爲非者畏而不敢發以是知古制之盡善而吾鄉人之可與爲善也今歲年穀時豐人皆饒裕諸社長欲於當社積穀以備歉年洵良法美意也按積儲之法昉自周官倉人遺人歷代倉制不一而便於民者莫善於隋之義倉朱子之社倉義倉起於隋長孫平平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出粟及麥卽於當社造倉貯之委社司每年收積若當社有饑饉卽以此穀賑給使

民自司其出入相豐凶而操緩急之權故名曰義至唐以後改置於州縣民不得與遂為官吏之所司而弊竇叢生矣社倉肇於朱子初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夏則貸於民冬則加息以償隨年斂散遇荒蠲其息之半大荒盡蠲之行之十四年償府原數外得息米三千餘石自是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主守則屬於鄉之行義收斂則請於郡之長官其法可謂善矣後世雖遵而行之而事久弊生或移用而無可給或拘催而無異正賦又或州縣視為具文而不為追償致主守者不無賠償之累焉明嘉靖時立

社倉於各鄉以貧富出粟有差凶札則散之亦義倉之遺也乃或始利而未弊或乍創而旋隳蓋守法者偷取一切以便上而法不信奉法者營私自便而法不行也綜法之所由興以及法之所由弊大約恃法而亦恃人切不可請地方官吏經手今幸諸社長皆實心幹事不至有始無終用是謹遵古制酌立簡易規條諸社長裁之

一天道豐歉靡常吾鄉自乾隆五十年大旱至嘉慶十九年又大旱有及見者有耳聞者凍餒菜色轉徙流離狼狽情形依然在目言之痛心自十九年

歷今又廿餘年安見數年閒必無歉歲惟及今歲
豐收各減非時非禮之食用隨貧富出粟若干存
儲公處以備凶札

一存儲之倉務擇善地暫無力修造倉房且就同社
中老成殷實之家以爲倉主存之庶無侵用乾沒
等弊但係公事不能令倉主賠累須量去鼠耗約
每斛若干俟積穀多再議修造倉房並公雇看倉
一人以專責成而垂不朽

一管事之人須擇殷實老成者爲倉主勤敏能幹者
副之立董事幾人各存底帳一簿每年正月初一

日議定二人管事出納須公議縱有事不得俱到
四倉房須各管事有手條鈐記到為據倉主纔能發
米每春秋季擇期於公所會稽校對不得從中侵
沒乾用其朦朧作弊者共屏之不準與事並照數
罰賠此係善舉有欲從中攪擾者恐神明不容我
同人其共慎之

一稻米出與不出及石數多少隨人量力稱情每出
稻壹石帶錢十文以備會董公議及看倉人費用
須將稻乾颺交斛自行挑送上倉不得潮癘短少
倘潮癘以及錢不到者則倉主只管不收若徇情

濫收後來數目不符倉主賠償稻入倉後倉主卽
給與倉票以爲存照並知會管事人各登帳簿

一不出稻者或出錢買穀上倉亦可出錢則錢交倉
主亦卽知會管事人註帳該稻幾許

一歉歲賑給只將本人所出還給本人倘第二年卽
遇歉年只給六斗年數多生有利息亦照帳派利
給之隨伊自用與周濟親黨俟豐年仍照從前所
出之數償還未出者無分

一凡在社之人務各守分安業倘有好生事者同社
共屏之若有被強梁欺負者共爲出首稟官以昭

同井相助之義非我同社固難越畔

一倉稻存七放三利照三分償稻荒年停利如麥季歸償端午爲期俟六月年已卜收纔能會議俱放隨時酌利至九月十五日爲期斷要上倉有延遲者罰加倍不受罰者共稟官治罪還稻如出稻上倉例亦須向倉主取條知會管事入帳混行鈔兌不算管事人不得一人徇私混放須會眾公議借者須取眾管事鈐記畫諾條式纔得出倉有強借者共出稟官倉主徇情混放有欠自賠

一稻旣入倉卽爲公物所以備凶年不得聽本人出

入本人所出雖多而年非歉收不得妄行擾取違者稟官

一此項只同社一鄉積儲以備凶年不得以後來積多遂以入官致生弊端只倉穀收齊卽當稟官請示印簿以爲執據

一管事者倘有病故及有事者不能在家照應亦當公議妥人承辦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

色足踏踏如有循

道光甲午科江南鄉試第九十六名

詳紀執圭之儀一敬之所形也夫執圭而不敬其若君命何卽躬與手與色與足而備擬之而敬於是乎畢著嘗考聘禮一篇自訝賓以至受玉備極儀文之至而使臣所以爲敬者或缺而未詳豈司儀之弗講歟夫一朝之重器君命實式憑之大聖人以敬君者敬其器合一身之上下容儀而敬意畢呈可以補禮經之缺矣聞之鎮國以封圭頰聘則以瑑圭瑑圭減封圭一寸二采一就亦天子之分器也維魯君重先

王之命而不敢輕啟櫝垂纜敬使賈人授圭於公左
維吾子亦重吾君之命而不敢褻皮弁陳幣敬承上
介執圭於鄰邦宗伯以六瑞等邦國卽男蒲子穀悉
載聲靈況時聘隆瓌玉之儀而入門何以皇升堂何
以讓將授何以志趨所當從載旌布幕而還特謹堂
楹一節行人以六物和諸侯凡繡琥黼璜胥隆典禮
況主器崇奉持之義而身何以肅手何以恭色與足
何以莊重所當從樂備縣與之日用修玉藻九容夫
不見子之鞠躬如不勝乎嚴翼之小心無復申天之
常度守偃僂循牆之訓不改家風而磬之折亦衡之

平也上焉不乖時揖之常下焉適得左授之象容俯
容仰兩有所不居則以爲如揖如授也有然不又見
其勃如戰色乎神明之震疊不啻介冑之森嚴屢折
衝樽俎之思別微雅度而神之肅亦武之接也圜豚
焉遑言起屢曳踵焉恪效車輪寔後跋前彌形其不
適則以爲足踏踏如有循也有然是則子之尊君也
平時趨蹌殿陛入門過位肅恭莫罄其形容乃奉命
持八寸之珪神爲凝卽氣爲肅似盥之薦屈而不伸
同幣之操平而不綏至於玉色而袷襜生輝時行而
采齊合度森嚴之志意藉以光輔寡君子固流露無

心也豈至若舉王者驕奉幣者傲哉是則子之重禮也主君揖讓中庭委佩垂紳齋莊自覺其可繪乃使臣聯二國之好心如結卽儀如一儼拜賜胙恐隕越以貽羞宛謹頤雷常垂拱而視下至於兢兢而奉盈有象剡剡而佩玉無聲齊邀之精神直以增輝壇坫子誠禮儀卒度也不可補九儀之節五儀之等哉此夫子執圭之敬也至旣聘而享則又敬以和行已

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卽律與襲以驗聖學上下同符矣蓋天時運於上水土奠於下律焉而得其所以行襲焉而得其所以止微仲尼其孰能與於斯嘗思乾坤奠定而混然中處者人也是誠當崇效卑法矣顧效之而不效其至變則偏於拘泥者失法之而不法其不變則習於通融者亦失惟化其迹而契以神於俯仰會其通於易簡體其撰斯行止咸宜以一心契兩天之精焉有如仲尼之祖述憲章此上下同流者也吾乃卽上下以驗其學今夫天懸象於上蒼然正色本渾穆以涵夫萬

象之紛繁而主宰有權推移於三百六十五度之內
天之運極其自然者時為之也天不言而時以行天
順動而時不忒時之至變誰能與為偕行乎我觀典
曰敬授作訛成易訂其經範曰協紀馮相保章隸其
職誠有先弗違而後奉若者維仲尼則律之一身備
四氣之和即天時之寒暑陰陽迭乘其運天無心而
成化聖無心而成德變動不居直若律之隔以相生
而循環寓焉其律之於心則於穆之真精不已其律
之於身則動容之中禮無差所以溫肅合中和之運
久速參晷刻之分而後知當世談天之說明時之義

不足言也仰觀在上以爲效其至變者此也今夫水
流行於下淵然不測每游至以入於習坎之深沈而
匯歸有在底定於一萬五千餘里之中水之理止於
其所者土爲之也水有壑而可歸土有宅而可反土
之不變誰能配其博厚乎我嘗稽古唐虞則壤奠川
致聲教之四訖亦越我周波浸山鎮徵同貫於九州
誠有順其性而物其宜者惟仲尼則襲之本體定當
然之則卽水土之高深流峙永固其基水主動而見
以爲知土主靜而見以爲仁厚重不遷直若襲之懸
其定式而參差泯焉襲之於心性而含宏光大參靜

翕動闢之精襲之於學問而德合無疆極成物簡能
之妙所以觀水得逝者之機安土會敦仁之旨而後
知自古治水之道土均之法不足言也俯察於下以
爲法其不變者此也此所以妙行止之宜而備中庸
之道也

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

作樂以宣其說其遺音猶在耳也夫君臣相說可作樂以紀其盛矣召太師而奏以招其聲不至今傳乎嘗思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自古上下交而其志同未有不作樂以鳴豫矣惟以一時喜起之休追千古賡歌之盛民氣樂而頌聲作雍容揄揚傳諸奕世斯炳焉與二代同風也如景公說晏子之言行興發之政斯時也勒邠風於黼座媲美先王稅星駕於桑田歡騰夏諺而事於是勤矣而民於是治矣而公與晏

子於是而相說甚矣伊古君臣之際分定而情通一時祥風翔洽和氣旁流上下恬熙爰宣金石播樂章以鳴國家之盛由此其選也此景公所由以作相說之樂召太師也獨是言相說於晏子之君臣亦夏夏乎其難之矣彗星禳而臣譏牛山游而君泣際踊貴履賤之會且以民歸陳氏相與歆戲而道其衰而安得以解阜之休風希蹤虞陛柏寢君泣而臣笑遊臺君樂而臣憂值獻可替否之餘惟以事辨和同相與別白而定其志而安在以明良之偉烈媿盛皋颺然而虛心以納誨聽諫若轉圓有臣鄰翼爲之力無琴

瑟專一之音希庶尹允諧之風革傲辟驕志之習斯樂也雖千古傳焉可也掌之太師臣猶肄業及之也蓋徵招角招是也主德何必無純疵之判而興事率作則堂廉聯一德音自與往聖爲昭徵者社也爲事之意也太師奏徵而名爲招者蓋君說臣而政事懋臣說君而庶事康以清晏之颺言策在公之明作斯允釐庶績畢著爲賡歌稽拜之神也故有是樂而蟲飛之什可以刪亦樊圃之習可以化世運何必無升降之殊而爲下爲民則膏澤沛一時雅奏遂與先朝比盛角者觸也爲民之意也太師奏角而名爲招

者蓋君爲民而宜奏薰絃臣爲民而可舞干羽以廟
堂之交贊播草野之謳思斯勤卹閭閻永播爲襲舞
軒鼓之風也故有是樂而儀廷之治可以追亦路寢
之憂可以釋王果有意乎以表海之國泱泱大風將
潤色宏業鼓吹休明不難進太師而歌詩聿追先世
君臣之盛也

賦得江南江北青山多

得秋字五言八韻

一覽江天景
金焦恣浩游
青光南北迴
山色淺深秋
畫嶂千層接
煙鬟六代稠
嵐痕排兩岸
練影劃中流
峭壁高低列
餘霞遠近收
曉雲京口樹
暮雨廣陵舟
並入冰綃繪
難教蠟屐周
惟應凌絕頂

蓬島快攀留

言必信行必果

戊戌會試第一百十二名

卽言行以論士信果有成心焉夫信果固言行之準而不必設以成心也子論士之自守而思之必信必果者曰吾言士之行已出使行也而言在其中矣次之稱孝稱弟固不必論其以孝弟爲言者何如以孝弟爲行者何如而要之有誠篤之心非有拘執之心也夫有誠篤而無拘執則無放心無縱心而仍有變通之心吾恆望人以變通也而又懼人之放縱苟不失之放縱而僅未知所變通則立一言踐其言立一行決其行卽拘以成心而士之言行以見子進士之

次而問次乎夫士有全量必本末之兼權而士有大
端惟言行之居要儒者每戒多言口之咸也甚易身
之履也恆難所以修辭立誠不得欺人成自欺之失
則信尙焉修士亦先砥行夫庶見其有成隨則虞其
終毀所以敦行不怠不得臨事失敏事之方則果貴
焉惟古君子學養深邃擬議之初非有成見故意必
皆絕變動自有其權古大儒道德純全坊表之立顯
有成規而適莫胥無化裁惟準諸義夫化裁以義變
動以權則言非不信而有所不必信也行非不果而
有所不必果也而茲顧不然以爲言以信爲符信則

所言皆實不信則所言皆虛與其失之虛何如求其實也則堅以持之行以果為程果則所行有成不果則所行多敗與其致於敗謀何如急欲成功也則固以執之未有言行之理而早有一信果之見未有言行之事而豫立一信果之程萬感方寂此心早入而主之而是非不及辨可否不及明功過不及論惟視吾身無不當踐之言吾身無不當決之行也則成心之設於幾先也理不必信果而信果之心不復與理謀事不必信果而信果之心不復與事課百折不回此心實出而持之而久暫不稍渝毀譽不稍動榮辱

不稍屈惟視天下無不可踐之言天下無不可決之
行也則成心之滯於事後也且行以言導素無宿諾
思實踐於當躬斯果毅之氣伸言以行彰勇於敢爲
示不欺於然諾斯孚信之誼著是則拘執過當固失
權變之方而自守有常亦免卑污之失卽成心未化
抑亦不愧士林矣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卽物與道以申取譬之義而得其並育並行之妙焉
蓋使其相害則並育之妙不見使其相悖則並行之
妙不見中庸所爲卽物與道而極言之曰兩闕一空
虛之境也而物實之終古一變幻之端也而道貞之
自有物而虛者不虛自有道而變者不變此其故不
在物與道也蓋物不自物有生物者而物以生有生
物而各物其物者而物乃益盛道自有道有宰道者
而道以行有宰道而使道各爲道者而道乃益昭則
嘗俯仰而得之夫天地之覆載者萬物也四時日月

之錯行代明者道也萬物之紛且蹟也名不能盡詳也數不能盡紀也狀不能盡識情不能盡通也而乾曰大生坤曰廣生乃使庶彙之色色形形以自遂其親上親下之性道之高而遠也馮相之所辨也保章之所掌也月令太史之所司爾雅釋天之所載也而躔度有次歲時有令惟見亘古之盈虛消息以自若其一來一往之神不見其並育乎萬物之形各一形而受形者無一之或缺萬物之性各一性而賦性者無一之或遺其品咸亨也其命名正也而猶疑其相害者無有也不見其並行乎道在一元之默運則寒

暑晝夜之遞嬗不貸其常道在二氣之循環則屈伸
升降之乘除可察其變宿離有紀也剛柔交錯也而
猶疑其相悖者無有也苟其相害則必機有未暢也
而物生必蒙覆載早遂其生物穉必養覆載早扶其
穉機有不暢者乎所以胎生者吾知其不殞卵生者
吾知其不殞統凡生而有象象而有滋滋而有數滋
息蕃衍之類不必盡同而爲媪爲煦何以富有不窮
也以長以養何以日新不已也則真機之鼓盪可推
已苟其相悖則必序有或紊也而變通莫大乎四時
錯行已極其變著明莫大乎日月代明不匱於明序

有或紊者乎所以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綜凡觀
分至啟閉而歲定觀弦望晦朔而月定觀干支行度
而日定動靜盈縮之交可求其故而前者往後者續
何以並無一息之停也前無始後無終何以莫非兩
儀之運也則時序之推遷靡間已並育並行既統觀
其同不害不悖亦晰言其異此大德小德所由分而
天地之大見已

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是尙友也

以頌讀充友善之量在論世而知其人也夫古之人
往矣而其人其世詩書具載也論而知之斯爲盡友
善之量耳且儒者慨慕古人每疚心於生不同世謂
心源無從印證也抑知古人之身已往而古人之言
具在也古人之言具在卽古人之行之心具在也觀
其言以考其行考其行以得其心將我之心卽古人
之心古人之心卽我之心心相印而取善之量益無
窮試與尙論古人夫尙論古人將以尙友古人也然

古人之人不可見古人之世不可見如之何其尙友也幸也其詩其書在也古人不矜著作之才而士女謳吟史臣寔錄要各載忠孝之至性以傳所以留餉後人終古惟此文章之壽古人亦多不刊之典而風雅可考謨訓可稽尤自有歌泣之至情相屬所以撫摩往訓陋室嘗傳金石之聲頌之讀之其將於詩書見古人乎雖然非僅以頌讀畢乃事也經口耳之淺嘗頌一詩而泥一詩讀一書而泥一書拘文牽義誦言而絕少會心則卽古人可堅其信而我與古人終不能破其疑也夫惟知古人者能信古故引北山以

證臣父論帝世者可斷其誣亦惟知古人者能疑古
故取武成以考王師論周世者可訂其罔無論爲信
爲疑而抗懷古昔要必有逆志之思而何得觀其言
不考其行也觀陳迹之燦呈頌詩而不能通之書讀
書而不能通之詩半解一知泥迹而竟無旁悟則卽
古人之世去我近而彌覺古人之世去我遠也夫惟
知古人者若與古近百餘歲聞知之統古聖人若以
私淑來也亦惟知古人者不與古遠千餘年先後之
揆古聖人非以不作往也無論爲遠爲近而上下古
今要必矢願學之懷而何得滯其迹不求其心也知

人論世是在尙友者聚千古之神聖賢人而把臂作
同心之想此其意似近於誣然而詩書之遺餉非誣
也留一卷之書而呵護有靈直將曠世而通斯文之
命脈蓋時會之隔也而性情通之矣越百世之風霜
兵燹而抗志登作者之堂此其事似若無據然而誦
讀之功力可據也廣百家之說而淵源可接且將永
世而啟後學之聰明蓋前後相望也而聲氣投之矣
此友善之極量也

賦得泉細寒聲生夜壑

得聲字五言八韻

靜院人無寐風泉入耳明
春潮流斷夢夜壑漱
新聲淺漲三篙碧涼添一味清
拋殘珠細碎聽
漱玉飛鳴石瀨沈千點
星光墮半泓幽音來泊
瑟逸韻雜枯枰井食宏
餘澤蒙求竭鄙誠
臣心盟若水挹注仰

蓬瀛

先祖秉性敦篤幼有至行迨長嚴重有威端方
不苟家貧積學備極勤苦吾宗自心莊公後七
葉皆力田習武至光祿公始以科甲奮起遂爲
廬郡望族憶六七歲晚閒放學輒侍家大人側
與之縷述先輩軼事得稍知顛末家大人云光
祿公在兄弟中行四幼卽從先大伯祖讀後自
行授徒及羣弟姪資性僅中人刻苦爲學無須
史閒解褐後莅刑曹治獄多所平反會著愚荃
敝帚及貫垣紀事詩嗣隨袁端恪公歸里辦團
練毀家紓難卒成淮部以殲巨逆惜咸同兵燹

之際家園被燬手澤蕩然散佚殆盡茲編乃先
叔太常公於敗篋中搜輯鈔存者雖吉光片羽
亦足見其梗概矣省心閣者光祿公京廡書室
名光緒丁酉秋閒檢付鈔胥照錄一過授國杰
藏之俾知家世積累所自及祖宗締造之難他
日當再釐訂掇補彙梓成帙使世世子孫共守
之丁酉立冬後二日經述謹識

李文忠公遺集目錄

孫國杰編輯

卷一 賦

便殿日講賦

宋廣平梅花賦

文以載道賦

天寒有鶴守梅花賦

折檻旌直臣賦

楊柳春旗賦

吉士思秋賦

羽觴隨波賦

綉秋蘭以爲佩賦

旣雨晴亦佳賦

碧紗籠賦

信及豚魚賦

天台仙子送劉阮還鄉賦

今夕止可談風月賦

卷二序

李氏五種序

梅霖生先生詩序

桐城太原王氏宗譜序

周氏族譜序

重鐸籌濟編序

丙子

日本某居士集序

戊寅

重鐸浚濱遺書序

朔方備乘序

郭氏義莊條規序

畿輔通志序傳

卷三 墓志銘

三品銜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馮君墓志銘

兵部侍郎河南巡撫錢公墓志銘 乙亥

刑部直隸司郎中余君墓志銘 戊寅

誥封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徐公墓志銘 己卯

前陝西按察使權巡撫事張公墓志銘 己卯

直隸按察使丁公墓志銘 辛巳

羅太夫人墓志銘 丙子

卷四 墓志 神道碑 墓表 傳

葛洲墓志

太子少保江蘇巡撫權兩江總督陳公神道碑

浙江分巡甯紹台道史公神道碑銘

誥授光祿大夫贈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一
等毅勇侯曾文正公神道碑銘

布政使銜直隸按察使贈太常寺卿丁公墓表 辛巳
原任安徽按察使張君墓表

誥封一品夫人張母吳太夫人家傳

誥封一品夫人亡妹張夫人家傳

卷五 記 贊 書

蘇州試院記

改建正誼書院記

安州南北隄工碑記

安徽義阡享堂記

曾文正公畫像贊

答彭孝廉書 丙子

答朝鮮相國李裕元書 丙子

再答朝鮮相國李裕元書 戊寅

三答朝鮮相國李裕元書 己卯

卷六 古今體詩

二十自述 壬寅

入都 癸卯

入都留別蒯子藩

留別王德昭

留別蒯柘農

山東旅舍題壁

丙午

丙辰夏明光鎮旅店題壁

隨曾帥西征用韻卿姪女送行韻示家人

戊午七月廬垣再陷重過明光次韻示吳仲仙

再疊前韻贈仲仙

感事迹懷呈滌生師用何廉舫太守除夕韻同次青

仙屏彌之作

己未

龍潭阻風懷彭雪琴方伯

舟夜苦雨

乍晴望小姑山

江洲阻雪 庚申三月

晚江卽事

登小姑山感懷

湖上遇雪臥病作 庚申三月

雪霽登程將至宿松口號

鞋山阻風

遊鹿洞歸途感賦

庚申除夕同唐健伯茂才李致菴舅氏克生外兄費

心箴妹倩幼荃六弟夜宴聯句十四韻

萬年道中寄鏡蓉瓊芝二女並示靜芳姪女

萬年道中恭值先中憲公忌辰感賦二首寄諸兄弟
撫州晚霞樓燕集滌生師卽席命作效何太守將進

酒體六章

夜聽四弟吹笛

追悼侍姬冬梅八絕句

江西除夕家宴偕幼荃弟玉娥妹湘佩鏡蓉兩姪女

卽席聯句

六弟及諸女和余次東坡送春七律韻因復依韻答

之

立夏用東坡送春七律韻詠懷

和靜芳姪女夏日閒居七律韻

次湘佩姪女病起口占七律韻

江上曲

七夕詠牛女

和建昌王霞軒太守行春

題曾佑卿太守寸草春暉圖

乘水師長龍船晚渡鄱陽湖口占

甲子仲冬監臨入闈感賦七律四首

寄越南王詩

丙戌四月隨醕邸巡海呈教

丁亥三月陪醕邸南苑海淀閱操

丁亥春日醕邸召遊適園漫成五言六十韻

荷蘭海口浴室夜宴口占

光緒丙申

倫敦火車道中口占

卷七 試律

言去其辯

蘭爲國香

城上春雲覆苑牆

吾亦愛吾廬

禹餘糧

烏衣巷口夕陽斜

花倚和風作態飛

慈儉爲寶

桂馨一山

露似珍珠月似弓

瑞雪兆豐年

學如鳥數飛

仰見明月

爲學務日益

明目達聰

如聽萬壑松

茅堂宿花影

荷喧雨到時

接葉暗巢鶯

楊柳風和乳燕飛

釣船猶繫柳橋東

碧落無雲稱鶴心

麥天晨氣潤

李元忠公遺集 目錄
竹光圍野色

釣詩鈞

寒窗冷硯冰生水

師克在和

師出以律

眾心成城

隨時愛景光

出使星輶滿路光

臣有左傳癖

風水生文

蟻穿珠九曲

簾外春寒賜錦袍

笑比河清

卷八

四書經義

鄉會墨附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 二章

行己有恥 至 行必果

文獻不足故也 二句

惡不仁者其爲仁矣 四句

前題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 至 加乎其身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至 於我心有戚戚

焉

牛山之木嘗美矣 四句

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

悠久所以成物也

康誥曰惟命不於常 兩節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丁未會墨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甲辰鄉墨

夏叔弓如晉

昭公二年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

皇朝通志卷之四十一

一

ノ

李文忠公遺集卷一

孫國杰編輯

便殿日講賦

以明目達聰集思廣益爲韻

謹案

聖祖仁皇帝登極之後儒臣逐日進講寒暑不輟故當時人才濟濟好學者眾我

皇上纂膺大統春秋鼎盛正與

聖祖講學之年相似頃奉 旨舉行日講甚盛典也恭

釋

聖諭謂 便殿日講爲求治之本蓋與時偕行以敬

天也率由舊章以法

祖也講求政體以勤民也一事而三美具焉矣臣職司
載筆獲覩隆規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

皇帝御極之始瑤圖鞏固玉衡正平 覆幬周乎九

寓炳燭延乎八紘然猶歉其未聖惕若健行欲求多

聞於衢室每探至道於廣成旣凝神日中之戒復游

心往古之英備妙選於史職陳上儀於禮卿 講幄

斯啟儒臣其榮大矣哉將以廣 問學於先知後覺

紹 統緒於作聖述明溯夫日講之興載在簡牘自

宋迄明孰稱有俟

聖祖創而舉之以 前席之周諮等 東宮之侍讀值
三藩之震驚歷四序之寒燠其度不愆而安安亦熙
常緝以穆穆是以四海之內道德富於山淵人文蔚
乎庠塾蓋閱規懿矩矱二百餘年猶焜燿於臣民之
耳目

皇上繼序維虔建基不拔納讜論而靡遺通下情而
弗遏思夫河海不擇涓流岱嶽不辭一撮必廣聽聞
乃無塞閑爰申憲章省度括考儀文究本末

祖武克繩成規勿越當 綸詔之甫頒而 聲名已洋
溢乎四達夫 便殿固朝夕臨御之所也楯楹纒屬

焚燎龍從金鋪釳砌碧檻朱櫳圖史經籍櫛比綸連
於其上黼辰繡幄星羅棋布於其中旁則千官萬品
鏘佩而丁東下則玉鑪瑞煙吐馥而冥濛

天子乃以視政之暇 召對乎羣工爰有玉堂之士
屏息而待珥筆鞠躬覲威顏於咫尺將以摠情愫而
擴 宸聰於是諷諭文辭闡繹篇什本本元元雍雍
輯輯冰釋泉涌規重矩襲探六籍之奧區探百家之
秘笈或委婉而多風或切直而易入詭聖經則棄置
弗談裨世道則隱幽必及高者徹蒼穹卑者通原隰
大者包宇宙細者剖粟粒疏詳贍而精微論從容以

閑習雖斯須之明辨若古今之薈集

天子曰咨穆然神怡羹牆如晤警效如窺耳格重淵之厚目徹九竅之疑禮成而退念釋在茲日復一日勿有閒之講無定式學無常師惟幾暇之是務庶夙夜之自持於是宗伯冢宰百僚庶司相與導揚美備咸含和吐氣而稱曰盛哉乎斯時而

上且惕然靡遑窅然深維慮日新之或怠而惴惴焉慎修而永思也有儒一生含情遠想則古準今獻竭誠讜抗容而進曰蓋聞法貴守乎祖宗事必師乎疇曩帝王之學莫大乎修身聖人之德無加於孝享今

皇上處恭默之餘閒廬虛懷而嚮往匪曰自用惟夔
訓是遵匪曰沽名惟至誠是仰方將本左右之獻納
播勳猷之魏蕩推 仁恩於華夏極榮號於參兩豈
比夫馳心翰墨游神象罔補苴文字之林辨論洛蜀
之黨有典學之虛譽而功用之未廣哉臣躬遘熙會
待 詔金馬之署敢系以頌曰猗與我

皇遠稽方策用昭茂緒重開講席網羅上下諮諏鴻
碩以新 峻德以資忠益一日一周匪朝伊夕如彼
躔軌運行不易往復就將學乃有獲庶士傾風馮生
被澤迪維 前光跨越古昔於萬斯年永永無斁

宋廣平梅花賦賦

以鐵心石腸清辭麗句爲韻

弁

廣平少有大志因辭以勵借物而形爰託於梅花一賦宋李伯紀云賦闕不傳豈傳之非其真歟抑伯紀未之見也皮日休稱其清新富豔得徐庾體已非作者本旨至謂廣平困於窮阨於躓然後強爲之則斯賦也特所以摠抑鬱之懷要蘇公之譽此更庸俗褊淺烏足與測大賢之用心哉竊嘗仰窺命意所在設其詞而賦其事云

宋子僑寓東川有不速客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相如渴疾而著書虞卿阨窮而立說類皆操翰憤惋

連篇屬綴今吾子幸獲遭明盛之朝立忼慨之節會不能歷公卿躋朝列藻詠鴻猷鋪揚偉烈顧默而作梅花賦豔冶詞殫便娟意結席江鮑其並參根顏謝其方茁然而花樣紛殊棘闡挫折燈孤旅夜之檠衾冷多年之鐵意者不平使之鳴乎何語長而心拙也宋子道爾而笑曰如客所言所謂守奧窔之熒燭而未觀日月之臨汎澗澗之微波而欲以涉江海之深也夫賦之緣起在乎吐納風雅盪滌胸襟以情義爲幹以道德爲林以聲韻爲經緯以事志爲酌斟是以龍門割其浮豔子雲誚夫麗淫懲纖密以爲巧務比

儼而成音徒使珍葩采之菟茂遺壇宇之深沈謂雕
瓊而鏤碧足凌古以轢今固未免乎皮相庸有當於
余心矧乃打狙毬以騁辭效媚諛以干澤吟秋日之
芙蓉懟歲寒之松柏將何以礪德樹聲澄心韜迹夫
貞素履者不爲浮華移抗遠懷者不因窮達易彼紉
蕙騷人彈蕉詞客賦蓮而調擅文通賦桃而篇傳休
奕凡以香草喻懷名花結癖然皆望秋飄零經冬委
積要未若斯梅之潛穎青陽孕奇白石爲足譬堅操
而挹高格也且昔之誦述梅花者亦多矣雖復五言
庾謝七字韓張何遜之開官閣江總之效柏梁莫不

粗舉麗美權陳芬芳安所謂暢厥旨趣究其推揚哉
若乃簡文一賦託始詞場而文繁義瘠中乾外強徒
忸怩於鉅筆難剡塞乎玉堂俾斯花而有知將晻昧
而無光鄙人弁陋竊不自量用闢開其生面劇箴砭
夫俗腸今夫和隨之寶先賤後貴君子之貞時晦久
明苟余情其信美膺運會而特生將必賦姿狷潔砥
道幽貞閱孤芳於晚節恥敷蘼於朝榮縱僻處於巖
谷聊溷跡於榛荆扶枝柯而自挺凌冰霜而不驚然
後伐之可以肩禹廟之棟用之可以和商鼎之羹儲
盤根之器利賴造物之玉成僕殆欲自廁於梅列故

取夫骨相之雙清徒觀其新陰伴鶴古幹蟠螭輕沙
數點殘月一枝香暗暈帳影疏漏籬玉照有韻雲流
無姿亦足以被飾嘉藻倚撫沈辭然未探驪之珠領
孰與窺豹之毫釐惟寸心兮自許豈求諒於人知客
迺懼然色動悚然意卑快墨而謝逡巡退辭宋子因
質疑於從父而遂以傳播乎一時相國蘇公見而稱
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者伊誰之厲也眾緯
繡其變遷紛鶩華而俗倣詎榮苓之久淹羌無實而
靡濟獨茲梅其信芳矢潔精於晚歲偉耿介之不移
匪塵盞之足翳翫嘉植之欽奇感新篇之瞻麗知好

修以爲常特援筆而自勵願子保堅貞悅疏糲倘由
困而得亨必拯民而蘇世蓋宰天下亦如是賦矣夫
孰得而測其崖際厥後正色居官直聲當路救元忠
以芬揚拒昌宗之垢汗頌碑禁遺愛之鐫階級斥列
卿之附整數十載之朝綱想第一人之風度要不渝
其初衷乃克完夫太素小臣芸館簪毫花磚學步纂
賢詰之詒芳策 邳隆之建樹冀本性之毋愆庶貞
心之永固攬古藻而迴環聚古人而對晤而豈獨朗
吟朱子之篇重續沂公之句也哉

文以載道賦

以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爲韻 有序

昔之論文多矣士衡文賦巧而碎吉甫文論華而略
至於彥和文心體要備矣然詳而不約讀者病之若
周子文以載道一言發前人未傳之祕實聖賢之通
矩記籍之樞轄也夫六經爲載道之書後世祖述爲
文因時遞變而揆道則一爰綜古今大要約舉爲賦
粵自天地鴻網陰陽胚渾元化旣判形色實繁日星
雲漢之錯麗雨暘寒暑之更番山嶽川瀆之流峙飛
潛動植之滋蕃旣繆形而殊致並突幽而剷垠道一
而已文於是存太儀因之以示象聖人體之以立言

故其爲文也權輿沖漠發軔希夷騰躍萬物之表跼
步兩大之規然後輻輳眾美輶轄才思與道大適忽
不自知蓋自圖書呈而苞符洩墳典啟而經訓垂成
周已降斯文在茲固與世運而遞遷矣竊嘗上下而
討論之蓋文體屢變而道有不變者秦世不文下逮
漢儒經注總其轡訓故通其衢騷賦揚其鑣策論別
其驅本一轂而統輻雖異轍而同途至若駢儷代興
詩歌各殊以聲律相跨躡以帖括爲規模大雅不作
流波競趨苟非振古文之宗緒闡道德之根株則文
日歸於割裂而道且墮於虛無抑文人屢變而道有

不變者試與服鄒魯之軛御靖莊老之紛紜劉董按節以爭路揚馬接跡以籥雲何八代之顛蹙忽昌黎之軼羣湜籍傳之而學盛歐蘇繼之而派分若夫濂洛關閩綴述獨勤得考亭之釐訂紹微言而不焚其餘操觚嚮道之士或單辭而見義或高論以策勳或瑕瑜之未掩或門戶之徒紛但不悖羣聖之旨皆自成一家之文且夫車不能重載其於輿也多管道不能備載其擇言也不精是故膏凝者光沃本固者枝榮義因詞顯言根心生如肉之附乎骸骨如形之包乎性情如垣墉亘而雕朽不厭如太素立而繪畫徐

呈惟厚載之富有庶虛車之匪輕蓋先有道後有文
本由原而及委博以文約以道更相輔而並行也然
而學術之弊習俗易移飾羽畫尙鞞悅繡施務鬻聲
而釣世不窮源以植基比脫輶而無束等游騎之莫
羈非其道也何以文爲若使奮驥禮樂之圃振策詩
書之帷仁義習其輿衛篇籍縱其驟馳斯循途以順
軌遂騰義而騁辭不繩屑以合轍自樸質而無枝惟
古人可並駕耳豈庸駑所能先之若乃教術之崇興
尤貴道義相湊被範之以中正之音馭之以廣博之
物閑意馬使不紛調德車使無悞遵康路以率同志

詭趨而戒勿夫是以修道於上而文風清衛道於下
而文教訖託負荷於淵源齊驂靳於黼黻塗億載而
能通步萬里而遠迄羌炳乎而煥乎亦雕不而琢不
今

聖天子體道用中務文埶本 乾德昭宣 離光赫
烜固已眇古昔之權衡籠造化之關鍵矣而方軌儒
門騰驤藝苑者亦皆背偽歸真緣情輸悃期雅音之
輪扶羞捷徑之步蹇將欲經明以行修又奚慮任重
而道遠也哉

三才圖會卷之十一

十一

天寒有鶴守梅花賦 以題爲韻

凍雲罨樹殘月橫天蕭蕭木葉泠泠澗泉空山獨立
芳心悄然倚石太瘦偎煙可憐四顧無人老鶴在焉
夢墮闌珊縞衣倏單萬花齊謝孤梅獨蟠三枝兩枝
影亞十點五點香攢澹容與而不銜廓幽貞而自完
一回延伫半晌清寒時則西日晝沈朔風夜吼霜冷
凝膚雪片似手凍禽僵而不言翠羽噤其無偶盼嶺
上兮先開橫江東兮適有仙之降兮如雲客何來兮
寥廓被羽衣兮翩躚疊霜毛兮照灼下瑤池之青禽
吹玉笛於黃鶴一水橫斜兩情寂寞孰爲遮留孰加

三才圖會卷之八十一
一
網絡使爾枝北枝南山前山後顧影參差偃香左右
俄焉動心瞥然回首背崑崙之高深儕莽榛以寂守
心惆悵而怨離歲崢嶸而恐負念苦樂之異宜望雲
霄而求友欲飛鳴而去之間芳魂其許否然而幾生
修到千歲歸來交原冷澹神總徘徊將興又止既往
仍回顧羽毛而自惜及芳馨之未摧怯堅冰之既至
保晚節以無猜憊熒熒而誰與長眷眷乎斯梅慨俗
情之紛薄爭物態之繁華忽風雲之變色幻冷暖以
交加惟彼美之獨處庶余情其信姱伴羈棲於歲晏
警霜露於天涯誓勿乖其素守乃無懟於名花則有

瑤島探春玉堂琢句慕珍禽之有知伴癯仙而永護
骨高潔以雙清性堅蒼而獨賦亮一心其匪佗又焉
恨乎遲暮

折檻旌直臣賦

以題爲韻

有序

漢成帝葺檻以旌朱雲故後世相沿殿檻皆曲杜子
美折檻行有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
蓋優繇亮直之美異代猶感慕之惜漢祚寢弱主德
不終沽納諫之虛名無聽言之實政人主所當察微
而取鑒也用撮其凡綴爲斯賦

建始永始之閒海寓昇平朝廷豫悅八世基承五侯
柄竊維安昌之位崇附外家以黨結同列憚其威權
諸儒息其論說遂使諫鼓不鳴善旌徒設柱無力而
難擎鼎有足而將折卓哉朱雲遠希汲黯自槐里之

罷歸逮杜陵之赦減鬱此孤忠著爲臣範觸臺右而
豸威虓廷前而虎鬪尙方之馬劍能求地下之龍逢
何歎伏斧質而身甘引衣裾而手摻但覺氣撼天闈
風生殿檻帝乃震怒雷霆忽驚辱我師傅咄彼狂生
御史則執法以俟將軍則免冠而爭攀闕廷而不下
恐巖廊之或傾豈知袞原有闕鱗不妨櫻棟苟撓而
何吉牖自納而復明喜天心之可轉謂臣節之當旌
而斯檻也焚燎俱頽文槐無色日月助其蔽虧風霜
凜其剝蝕諫果緣其旁佞草指其側是里罟之斷痕
是杜舉之遺則是埋輪破柱之師資是仗馬寒蟬所

羞惡但當睹物而思人奚必鳩工以致飾敢告後來
無忘司直且夫量貴廣其忠益治必寶乎賢親嚮使
當日者因子文之諛佞罷陽平之族人善梅尉班生
之對進劉向何武之倫則漢室可振其緒椒掖孰秉
其鈞而乃王章就戮劉輔莫伸皆直言而獲罪已輔
翼之無鄰縱復曲矜鯁骨偶賁龍綸廣廈有難支之
象溫樹多不言之春究奚裨於國計亦何取於諍臣
也哉蓋轉圜投水者哲后之良模拔薤斥蒿者國家
之要務充葺楹之本心卽懸鞞之雅度矧

聖主之當陽徧臣僚而 諄諭每 褒答夫諫章冀

廣開乎言路 頒筭扇而賜題敬書紳而志慕願從
杜甫以吟詩竊繼李綱而獻賦

楊柳春旗賦

以楊柳共春旗一色爲韻

六街煙暖九陌塵香花團錦市草繹毬場靡虹旂於
宣曲騰鶴蓋於建章樹羽則十隊五隊垂絲則千行
萬行蔽日無暈承雲有光遙青半鞞密蔭四張接華
林之遠埒駐韶景於長楊昨夜東風吹回新柳碧玉
光浮黃金色剖橋短亭長雨初晴後藏徧雅兒喚將
鸚母夾御溝而堤直掩平林而幄厚絮搖走馬之臺
花糝懸熊之藪眉纈添多眼波注久依依瑣闥開餘
望望翠華來否鯨鐘忽鏗鹵簿咸統丙御風馳辰旂
雲從日月藻朗而環扶龍虎蜃壇而錯綜魚頰鳥旂

箕張翼縱排輦路而砥平塞川原而塗壅鳴鞭則芳
樹俱清飛蓋則落花與共但見帷宮之側渭水之津
濃翻翠葆香碾朱輪蒼蒼莽莽隱隱鱗鱗天匝而
莫辨地溟濛而無垠樓臺罨畫花鳥精神塵輕煙重
樹古痕新萬綠如帶一碧成茵蓋非特郊旗之弄影
而適逢沙柳之搖春於是縹羽互亞繡旗紛披纍若
聯珠百琲葳蕤縹紋上映葩瑤下垂煥若合璧雙鼓
陸離觚棱寶日殿角祥颺有如蓮朵含波淪漪鵲鑪
煙裊雉尾雲移又如松陰倚石參差隱鳩嘯與燕乳
曳鳧旌及鳳旗疑翡翠之戲蘭若交一色而瑰奇豈

琉璃之作屏幃周四圍而設施旣而校射終賞功畢
迴鑿馭徙仙蹕銅鳥西轉金蟾東出野曠城低林閒
騎逸虹宛宛兮竿垂鶯絲絲兮梭疾彤雲則仗外猶
蟠翠霧則梢頭更密卷飛雪於大堤帶流星於温室
亦足展歡宴於重三迓蕃釐於泰一矣而未若我

皇上端冕元辰 垂裳北極萃萬國之衣冠班羣僚
之槐棘仰 恭默之淵衷戒盤游於日昃丹莫偕朱
草交輝景星與慶雲同色斯則 重華符上日之期
而大孝爲

聖人之德

--	--	--	--	--	--	--	--	--	--

吉士思秋賦

以進德修業輝光日新爲韻 有序

按說文云吉善也書立政篇有曰庶常吉士謂凡居官者必須善人非有專屬也前明因於翰林院設立庶吉士我

朝仍其舊制臣倖膺華選叨列清班獲遭際於盛時俾藏修於暇日於時秋也慨然有思感物候之易遷懼修名之不立援翰伸紙情見乎詞竊比於茂先之勵志以自儆惕云

偉哲人之姱修仰前型而奮迅勤祓飾於質文闕英華於瑜瑾殫蛾術於寸衷惜駒光於旋瞬俄窮陰之

戒時劃涼颿之有信耿壯志於青雲珍華年於綠鬢
覽巖桂之幽芳蔚岡梧之奇雋毋翫惕於居諸盍迨
羣而孟晉繫秋士之多懷亟程功於日進惟四序之
代更紛萬端以休息冬去而春陽漸回夏假而秋期
不忒於是少皞乘權蓐收秉職天晃朗以彌高雲黯
澹而無極撫歲月之不居對古人而心測潘託興以
命篇歐警聲而抒臆蘇騁詞於秋陽黃揣稱於秋色
緬數子之同音隔中情於異域匪我思之攸存矢予
懷於明德蓋思夫百卉具萎眾芳齊收姿零蒲柳葉
脫梧楸惟松筠之茂密與蘭菊之清幽挺枝柯而自

若締金石以爲儔豈榮凋其異理固貞脆之不謀又
況猿啼大壑雁唳荒洲豺豨禽而鋸齒鷹祭鳥以金
眸鶴警鳥歸之候蛾飛雀變之秋念物化之如此敢
自懈夫操修旣靜觀於紛紜復遐思夫效法覽天地
之奧幽窮山川之廣狹陟隴阪以四望眇煙波於一
霎俯洞庭之微澌倚太華之岌業澹銀雲於繩河凋
玉露於巫峽赤壁小而月丸低澄江明而水鏡夾目
周流以徬徨意恍忽以震恪挹虛爽於吟襟貯清華
於劍匣羌獨寄夫遙情聊證成乎慧業至若良夜方
永殘燈欲微一編自守萬籟漸稀蟲語悽其在戶螢

光闋其入幃動邊城之砧杵響鄰院之杼機鬱余衷
而莫訴呼童子而啟扉援清琴以變調忽繁霜之沾
衣眾雞鳴而起舞憐素心之未違思緜緜而增慕夜
耿耿而何依悵盤桓而待曙弄斜漢之餘輝若乃醅
懿堅畧之性彪炳絺繡之章德藹藹以著望履羽翼
以考祥膺人傑之崛起卜人相之非常惕惟日之不
足勤綴學而靡荒仰景字之晶潔思淬勵於圭璋都
歲功之黷斂思富有於縹緗體金商之令肅思正大
以直方怯冰霜之晚遇思磊砢以倔强慨微陽之晷
短拊素髮而心長鑒已往之悠忽惜來茲之韶光况

復東觀紬書西清載筆奉大雅之惇誨厠承明之峻
密禁中之枚馬聯鑣座上之應徐接膝欣瀑宿於蓬
壺鶩耽思於芸帙羞采采之春華勉離離之秋實望
流火之西移趁皓月之東出功九仞而懼虧陰一分
而恐失荷作養之 隆恩忍嬉游於永日溯吉士之
嫩號洵超軼夫等倫本成周之勩相仰 盛世之官
人戒虎皮而羊質集鳳翼與龍鱗惟名實其相副庶
文雅之足珍愧鯁生之憎學懷

聖訓而式遵追芳猷於往詰躡逸軌於後塵聽風高
而木落儼鼓暮而鐘晨策盛年之未晏葆晚節以常

羽觴隨波賦 以致羽于觴以取急飲爲韻 有序

羽觴之說不一劉德曰酒行疾如羽也如瀉曰以瑋瑁覆翠羽下徹上見孟康曰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顏師古注漢書李善注文選程大昌演繁露皆主孟說按說文云爵象爵形取其鳴節節足足也籀文觴从爵省觴卽爵也故以孟說爲是陸機擬古詩注又謂致鳥羽于觴以取急飲則兼此說而理亦圓東陽字疑齊諧記引逸詩曰羽觴隨流波殊不類詩語以晉書束皙傳考之乃知東陽之譌爰仿詩詞製爲斯賦

於赫成周繼統圖治迺命公旦營洛歲事九區克誠
四美具備淵漣之濱冠蓋沓至臨流振纓橫波揚解
容與櫂謳激蕩鼓吹以泳以游歡樂畢致元巳屬辰
皇祇發土輯輯祥風祁祁甘雨魚物潛鱗鳥和縣羽
漲膩桃開紋皴萍聚何泉不清何芳不吐我公未來
萬物作覩俄焉前驅鳴騶塞途眾賓雁序百辟鳧趨
從者僦僦來也于于瞻彼洛矣在城之隅沙平似掌
水滑於酥有波盈掬有酒載酌不有嘉宴曷展清娛
乃制飲器命曰羽觴頭如喙置尾如箕張行如傳翼
舉如跳梁腹蟠而博體狹而長欲鳴未鳴將翔未翔

鷓鴣不動鵠刻無妨譬彼犧尊畫象昭彰斟以玉醴
厭厭酌彼放乎流水洋洋樂只或迎而上或滯而止
或折而旋或激而駛忽往忽來於彼於此駕浪而游
乘風而起俯仰自如左右曰以有獺有獺在洛之滸
接喙爭嬉跳波對舞有鳥有鳥在洛之浦杓引鷓鴣
杯逐鸚鵡公頭而喜獻賓酢主蕙餽列筵笙璫按部
酬爵無算序儀不侮禊飲既終歌詩攸取詩逸其篇
俗沿其習迄晉太康清問偶及摯虞小儒臆逞辯給
峩峩束生爬搜遺什慨念當日經營勿急蟻麴春酣
鳧花露浥文沼恬波堯鍾仙汁化逮頑民澤流原隰

秦漢以來遂爲盛集洪惟

聖朝時清歲稔淳曜六合萌達庶品 恩波浩蕩合
則稟之衢尊深淺量則審之戒彼汾宴式是鎬飲大
醕三日天下幸甚

初秋蘭以爲佩賦

以題爲韻

有序

白虎通曰佩者表意見所能是以觀其所佩卽知其能屈子以蘭爲之蓋取其芬芳清潔不求媚世而人亦鮮知之者也若夫綠葉紫莖爲秋蘭宋李綱會引楚辭爲證其種與春蘭異性益高香益遠已太史公謂其志潔故其稱物芳稱文小而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則一言而騷之全旨寓焉不察乎此而徒摛藻成采體物爲工甚無當於憂思忠愛之微意也謹託其辭倣其體而爲之賦曰

策余馬於江皋兮澹旭日之迎晨涼颯肅其倏起兮

白露下而凝津爰搴芳以徙倚兮蘭菲菲而襲人顧
幽叢之兌茂兮姿瀟灑以出塵紛擷掇以盈襜兮爛
披離而拂巾耿中情之孰寄兮挹芳馨而自珍邈空
谷之寡儔兮幸服媚於吾身將以飾容觀於雜佩兮
亦何憚乎縫紉懿夫賢喆之乘時兮影錦組而佩吳
鉤背紫荷之粹縹兮腰蒼玉之雕鏐音鏘鏘以節步
兮光搖搖而鳴璆朝濟翼於殿陛兮夕雜沓於公侯
翩如鸞鳳之振翰兮燦若虹蜺之耀眸余既不獲風
舉而雲從兮孰云違棄而改求進不干時以離咎兮
退將履潔而處幽悅芳情之未沫兮恐歲序不吾留

萬物紛其變滅兮竊獨驚此素秋微秋蘭之耿介兮
成天地之所難聳正直於巖峻兮葆純固於歲寒峭
夷齊之特立兮非跼蹐之可奸余乃持其神秀兮勤
箭伐而力殫繁英錯以綵綴兮瓊靡屑其闌珊積懷
袖而雪皚兮綴裳襦而露溥牽珠繩以密織兮絡勝
囊而曲蟠或左右而適宜兮何翺翔而未安緬余衷
之軫結兮將一訴於斯蘭蕭焚壇以肸鬻兮芷升庭
而崛起莽玉鉤之青合兮承雕輦而秀峙彼胡修而
自致兮此獨追隨於琤鞞矧清濁之倒施兮時膠盪
以變詭進艾楸於肇幌兮被菘菘以朱紫謂芳蘭其

不可佩兮眾詆欺而蔽美驅六合以從流兮未知薰
猶之孰是胡不變易以取好兮猶自持而焉恃惟茲
蘭之可貴兮誓同心而永矢豈無人而不芳兮獨幽
貞於素履甘青青於子佩兮固無怨乎不以眇洞庭
之始波兮木舞葉其參差騁白蘋而彌望兮菊英英
而欲垂澹北渚之雲興兮杳慌忽而有所思命蹇修
以爲贄兮解佩纒以要之撻微馨而薦嘉兮路修遠
其難期遲帝子而不來兮把瓊枝而遺誰空悵悵於
秋日兮浩楚天之無涯捐余玦而不可見兮緘瑤華
而奚爲情惘惘而無依兮乃乞靈占以指誨太卜告

余以遠逝兮曰毋蹈乎秦穢劇香草之可懷兮爾盍
不念夫曩代仰尼父之援琴兮發幽操而寄慨苟往
聖之知心兮又何求乎世俗之愛也雖造化之若無
所別兮未必醜好之竟昧也幸芳華之未晏兮尙可
充夫幃帟孰孤根而自庇兮孰當門而不刈願被服
於清秋兮永含章於大塊鑿靈占之誨言兮等弦韋
之是佩遂弭節而還軫兮日晦晦其將暮若山陽之
有人兮衣薜荔而相遇攬微芳而延伫兮玩容飾而
增如竦蘭心之獨秀兮羌不改乎常度審吾修夫初
服兮豈凡卉之足數莫吾知亦何傷兮終完貞於太

素將葆此以畢生兮毫不墮乎吾之所賦

既雨晴亦佳賦 以題爲韻

水長三篙香生百卉嫩日烘纔溼雲歸未排繞郭之
山光韻曲欄之花氣穿鵲語以恬嬉濯魚鱗而灌溉
九野之潤已含三農之望斯慰聽布穀之鳴餘念敷
菑而勤既昔杜工部寄興桑田詠懷稼圃謂夫永日
逢庚炎威卓午火雲鬱以上天鋤汗滴而下土架礮
碌於前村翻桔槔於別浦方將爲物誠祈出郊雩舞
盼喜動於龍天軫憂勞於雁戶時則天已久晴也而
百穀皆仰望夫膏雨既而商羊舞石燕驚雲頭黑電
尾明柱礎纔潤瓦溝先鳴天墨吐蜃海濤驅鯨珠丸

跳猛銀綫落輕窗竹冷韻池荷碎聲眾響皆集煩歎
已平公田先而私田後下尺澤而上尺生曰雨而雨
欲晴未晴夫使騎月苦霖連旬甘液陰凝不開天漏
有隙廚竈之煙無青刀機之蘚常碧熨衣棧而似潮
落簷花而如積將使鶯澀垂楊雉寒宿麥馬滑秧畦
蠶稀桑陌未能與物皆宜遑曰有秋乃亦惟是屏翳
轡息羲和馭偕簷溜未已田水無涯舒四溟之清潤
卷六合之塵靈讀書則山眉展鏡衝泥則屐齒盈街
曬簑笠於遠岸潤圖書於淨齋浣筆桐花之院眠琴
蕉葉之階望斜陽以叱犢聽新月而鳴蛙亦足驗雨

2
陽之時若玩風景之清佳蓋當其雨也澤既涵濡膏
既布濩不負佳期殊多佳趣而及其晴也百昌亦蕃
眾卉亦吐佳想彌快佳境斯遇非調燮之順時詎陰
陽之合度惟

聖人之肅乂召豐歲於甘澍泯寒暑之怨咨通箕畢
之好惡協昌期於泰交布 陽德以春煦共欣時和
而氣清猶且 蠲租而減賦

碧紗籠賦

以而今始得碧紗籠爲韻

廿行殘墨十字新詩紅綾已啖青隄頻垂維我生之
貴賤見人意之差池前番零落青衫窮愁誰訴今日
纔拋白紵聲價增奇千里之羅綺交加蔑能尙矣一
樣之人情冷暖我不與而昔王播之寄居木蘭寺也
埋頭自課抱膝長吟鬱鬱貧居難防白眼勞勞旅食
久盡黃金一聲鐘喚醒愁人紗窗月曉三白飯都非
故我紗幘春深方期穎脫囊中升騰指日爭奈詩留
壁上落拓於今乃未幾五馬高騫一官伊邇袖分桂
殿之香袍染杏花之紫襴衫之利市初拋紈袴之俗

情可鄙一行作吏白屋聲高半日登瀛青雲路指蕭
寺之舊游如昨不乞人憐文章之新價頻添請自今
始於焉詩句常留前情共憶南朝之吟詠如新東壁
之題痕可拭珍重名流之墨一時紙貴洛陽傳觀學
士之詞終古名留佛國莫使花龕雨漬貴時方悟其
稀漫隨禪院風翻佳句不可多得則見籠罩偏殷紗
痕宛隔一意護持十分珍惜怕種蠹魚之腹黃絹新
裁好窺蟬翼之紋紅牋細襞祇恐十摩十盪漸爲風
雨所漂搖正宜一字一縑不與星霜而變易賴此日
詩中著色眼留異樣之青記昔年飯後讀書草弄一

窗之碧是以輝煌綠字掩映紅霞碧玻璃堂前遠隔
碧玉簪檻外交加擬碧霧之朦朧蠻箋相映訝碧雲
之繚繞畫壁周遮昨宵機杼聲清想夜靜璇宮之織
此地煙霞字動許後來詩價之賒二十年拂面塵飛
深愧題橋得意廿餘字驚人語妙從欣好句籠紗士
有芸窗勵志蘭院課功方青春之護惜維黃卷之精
通燈火三年炎涼盡閱飛騰一日變化無窮嗟往事
之蹉跎異日題留粉壁飲香名於翰墨十聯詩在屏
風幸此時價重雞林塵世早逢物色卜他日身登
麟閣生平不受牢籠

信及豚魚賦

以誠之不可揜如此爲韻

騶虞化洽麟趾仁宏鳥獸咸若金石同盟維有孚之
相惠雖異類而皆傾志懷兢冰鄙證羊之非直德能
召物比化鯉之先呈一豕能升感七廟格天之意雙
魚可達想異方知己之誠原夫豚魚之爲物也或爲
白躡或躍清池與牛羊而同類名鯁鯉以皆宜斜陽
衰草之場牧人有夢楊柳曉風之港釣艇初移方疑
蠢物之無知藐乎小矣孰謂中孚之利涉感而化之
夫以矢志真醅存心密勿旣勿二而勿三亦無侮而
無拂惟德動天至誠感物遠莫致而邇莫禦一念之

造化潛通爾無詐而我無虞萬物之推行遠迄力學
鑿豚蹄之放屋漏象懷夫威如銜恩暨魚首之頒渚
畔芳流乎鄂不其及豚也入苙不驚涉波未墮似獸
之舞於庭中如羝之發於道左安鹿豕與游之素無
詐與無僞相乘化豬豶互易之風實政與實心莫情
大化能化正蓄鬻之同時無爲而爲實生成之共荷
卽豚饋以昭忠敬夫豈徒然本豚肩以薦明禋云胡
不可其及魚也象已占孚恩流習坎載舟中而躍入
大義光昭臥冰上而祥徵至誠潛感龜兆前宵之筮
靈爽如通鱷驅遼海之威波濤俱撼想得魚忘筌之

象道妙可推得鳶飛魚躍之機天真不揜誠以一心
無妄萬類皆舒豚旣徵其漸被魚亦受其煦噓如心
恕而中心思想百川效順之始無自欺者有自慊正
羣獸率舞之初旋欣愚蠢有靈負塗自若每覺濠梁
相賞游泳何如方今

聖天子行備中和德周遠邇式金式玉飭其儀大生
廣生涵其理疇若予草木鳥獸昭麟游鳳舞之休化
徧乎南朔東西紀獻雉貢葵之美 龍德已周庶類
覩物情大抵如斯 鴻猷永奠寰區非
至聖曷能臻此

天台仙子送劉阮還鄉賦

以桃花流水無限別情爲韻

紅雲萬樹碧浪三篙離懷渺渺客思勞勞偶來游於
野徑忽判袂於仙曹舊約三生種靈根於夙世新情
一縷寄幽怨於平臯山中劇藥人來知己不須芳草
世外採樵仙去懷君怕見天桃昔劉晨阮肇之入天
台也羊腸徑窄鳥道峯斜蹋月入煙花之路尋春來
錦繡之車神仙有分詩酒無家駕黃鶴之千年控疑
上漢歌紫芝之一曲饑欲餐霞回思昔日家山已斷
迢遙之路笑指此閒風月惟餘爛漫之花俄焉重巒
深入靜境偏幽好鳥勸客白雲與儔物外別開世界

天邊任爾遨遊犬吠雞鳴一樣桑麻事業水流花謝
居然太古春秋半日登臨相約把浮邱之袂幾生修
到前緣結簫史之樓宛同崔護去年尙逢人面絕似
洛波仙子別擅風流然而仙骨雖成鄉心未已久諧
桃李新歡忽憶枌榆故里胡麻飯熟邯鄲之一夢初
驚柯斧人回塵世之千年未止半生漂泊劇憐萍梗
相逢到處勾留空歎雪泥難恃已結神仙眷屬傷心
最是離人將分花月因緣別恨但隨流水於是離亭
相餞祖道與俱倦游此地醉遣長途風笛含愁叫煞
千聲杜宇人寰遠去淒殘一曲驪駒山徑崎嶇臨歧

悵望春花黯淡掩淚踟躕已斷仙緣脫凡人而不得
頻澆濁酒飲一杯而能無徒見錦浪盈溪緋桃滿眼
驪唱低徊鳥聲睨睨藉草茵而坐敲折柳枝而絲管
悵故人之去矣舊雨天涯對之子以黯然停雲石棧
一言難盡夕陽亭畔情多相見何時春水溪邊涕潛
爭奈花明柳暗攜手難分許多水驛山程消魂無限
遂乃拍馬歸來還鄉意決欲尋已去之蹤再覓長生
之訣落花無恙若耶溪莫遇仙風訪舊多情武陵人
更尋洞穴話前緣於玉杵鴛鏡常分驚破夢於刀環
魚書永絕感此日迷途誤我鶯花留悵惘之情憶當

時遠道送君風雨惜河梁之別迄今潭煙暗歛山月
孤明青鳥不至藍橋自橫問滄桑之幾度喜猿鶴之
相迎仙女難逢孰鼓湘靈之瑟高人已去漫吹王子
之笙空餘夾岸桃開開無邊之春色尙有隔谿水淺
含終古之深情

今夕止可談風月賦

以題爲韻

徐吏部丰姿嚴峻器量淵深心貞似石度式如金奏
當代平章之事貽後人清白之箴渺簪笏於雲浮塵
緣淨盡明襟期於水澹俗慮銷沈把酒臨風謂他事
無容溷我舉頭見月問幾生修到而今乃客有虞曷
者心慕寵官意圖干澤欲樞要今聯登求功名今弋
獲愧公卿之無分請謁難行慨日月之如流光陰虛
擲仕途挾策難從瑤島騰身利慾薰心那向冰壺濯
魄願爲桃李早託公門若許馳驅遂登仙籍方謂其
門如市得希榮固寵之階何心秉燭以游正月白風

清之夕倘其要結能行夤緣可恃談權貴則赫然心
驚談勢利則欣焉色喜將縻予好爵不思風景之宜
人而對此良宵安問煙花之若是何水部揚州明月
管領無多謝宣城江上清風感懷奚似知江山不復
覩矣良夜如何豈富貴逼人來耶豪情頓止卓哉徐
公心無偏頗豈青眼之錯垂矢丹忱而莫情鐵真面
比久持月旦評人冰是頭銜休歎風塵老我許君談
襪花晨雨夕從游共爾談心舞榭歌臺靜鎖暮夜之
四知須慎非義何甘春宵之一刻無多小休汔可不
觀夫輕颿微動涼颺惠含披襟牖北轉蕙溪南吹垢

兆開漫期知遇揮絃韻逸合可幽探滌來眼底塵氛
孤懷自遠蕩去胸中蕪穢雅量遙涵欲拓心胸臨風
而登臺共嘯盍抒志氣乘風而破浪無慚思殘九月
蕓鱸獨憐宦况領取十年宰相只許清談况復明蟾
皎潔顧兔玲瓏室能生白塵不染紅靚茲三五芳辰
韶光難再每到大千世界名利胥融得意未忘言木
晶簾下會心不在遠琉璃座中居然天上神仙今夕
何夕枉計人間簪綬卽色卽空證我前身對影依然
相識謝他凡想此心但企虛公願揮塵尾以留賓深
談竟夕倘卜鴻毛之利用遇順無風蓋由永絕攀援

不私干謁撫好景以留連歎終宵兮倏忽比入懷之
明月朗朗照人想投筆之清風棱棱負骨極自動關
河之思袁宏泛渚情深抗懷在山水之間庾亮登樓
興發昨夜趨朝待漏月影漸移今朝對客揮毫風流
未歇此地得少佳趣追隨於老帶莊襟何人足敘幽
情結想在珠宮貝闕真名士自有本色驚議論之生
風古大臣隨在匡君喻襟懷於皓月方今

聖天子月吉書懸 風聲遠樹在 朝共懷嚴威同

僚自安儒素苞苴難進於權門請託不行於紈袴月
明金闕擁仙仗而爭迎風動玉珂聽曉鐘之欲度夜

靜絲綸閣下投刺無心人游玉筍班中 蓬瀛有路
才非鏤雪不著太冲招隱之篇志欲凌雲願奏司馬
大人之賦

東洋文庫蔵書目録

三三三

李文忠公遺集卷二

孫國杰編輯

李氏五種序

禹貢州域以山川相經緯雖經遷變終古可識別也
史志郡縣不復能附麗於山川又代有沿革離合分
剖名實乖謐益紛紜而不可理昔在孟堅有丹陽楚
都之誤山經水注沿廬江彭澤之訛京兆南陵師古
以爲甯國九江當塗章華謂在姑孰凡茲迷謬難可
縷陳此皆學貫垓埏胸羅括地尙復爾爾況其下焉
者乎夫輿地之學爲讀史第一要義治化興替利病

之由形勢重輕兵家勝負之迹胥於是觀之顧史冊
雜陳迷離隱見在在鉤稽不勝眩瞶武進李申耆大
令邃於史學尤究心輿地沿革爰取正史之有地志
者凡十有四部析其郡縣之名以韻隸之條其同異
一釋以昭代輿地所在萃及門之英閱十餘年而
後成可謂任其勞者矣每閱乙部於郡縣疑名輒用
檢視應手可得覺向者肝膽楚越忽如盧鑿之遇長
桑飲以上池水盡見癥結大令所以嘉惠來學者可
謂篤矣其書舊用活字排印懷甯鄧少白氏始爲鋟
版皆流布未廣爰校讎一通重付剞劂冀永其傳凡

有志於經濟實用通達今古者不可不家置一編也
惟其書以史志爲主史記八書無地輿故所載古國
邑秦郡縣皆不錄而斷自漢始三國及梁陳北齊周
諸史無志故梓潼朱提置於蜀武昌建鄴創於吳而
統稱晉郡江陰崑山梁縣也成安固始北齊縣熊耳
靈泉周縣也而統稱隋縣數代之規二志爲總匯而
晉志特爲疏略如南廣爲蜀郡沿於宋齊志獨無之
雍州之始平廣平之臨水皆不言魏立其三國增置
晉革其名若雲陽營陽吳昌廣魏之屬益無所徵矣
又其甚者晉代之制如齊國有般陽汶山之興樂本

名白馬見太康三年地記晉熙之懷甯新治豫章之
豫甯見沈約宋志隴西之蘭池見王隱晉書地道記
而志皆無徵且一書之中傳及其地志乃佚其名如
陶侃傳爲樅陽令志無樅陽縣侃爲荊州領西陽等
郡陳頽庾亮庾翼諸傳皆云西陽太守而志無有又
況散見於他書爲晉志所無者如漢沙羨縣地晉置
沌陽縣渫陽縣晉太康中置越雋靈關道縣晉改護
龍見水經注陰平有平武梓潼之涪城僑置西充國
益昌二縣見元和郡縣志不勝屈指頗有出於畢秋
帆尙書新補正之外者其在他史遺佚亦往往而有

如漢志廬江郡自注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水經沔水篇又東過牛渚縣南注牛渚在姑孰烏江兩縣界中而漢晉宋齊諸志無金蘭及牛渚姑孰縣名又金女大文桃班陽口歷口之類皆不見於諸志元巴延潛兵入漢屠沙洋陷新郢宋志乃無沙洋新郢也抑是編所謂皆得其實地者亦不能無疑焉據水經注漢西陵在黃石磯今黃州府東南百里也今釋云在黃州西北漢南安當卽今四川樂山縣治今釋云在夾江縣西北二十安樂水源北逕安樂縣界又逕符縣下

北入江今釋符及安樂俱云在瀘州合江縣西六舊
唐書石首舊治在石首山下顯度初移治陽岐山下
據酈氏石首山乃調絃口東南之東山邑志云縣舊
址在調絃口往東山路是也今自晉及明統釋云今
石首縣治凡若此類每欲援引補正別爲一編附諸
簡末軍興以來倥傯眇暇聊爲舉例於此用俟同志
搜羅補綴以集厥成又不特大令所云歷史地名及
古地名有厚望於庚續也已江陰六氏舊有歷代沿
革圖蓋編是書時所作而未及合刊者兵燹後益少
傳本因屬友人物色得之客又有以紀元編請者亦

大令所排纂皆讀史者之紺珠也遂纂刻之云爾

梅霖生先生詩序

甯鄉梅霖生先生與先光祿爲同年交又同時官京
曹余少隨侍京邸聞先生天性肫摯篤於內行所學
極邃於古今書無所不窺喜治古文詞尤工古近體
詩京師之能詩者樂就折衷焉著有蘼花巖館詩藁
待刊願以未讀其集爲憾洎余通籍爲同館後進先
生已歸道山又數年寇氛擾皖北隨先光祿回籍辦
團遂應今爵相會滌生師聘適先生季嗣世兄在幕
得悉先生所著詩文各集屬續時手授滌生師相校
定尙未付梓時籌筆昕宵又未暇索其集而讀之自

是再定中原馳驅南北莫償所願今年秋世兄繕是集郵寄見示將鏤板行世乞序於余余以兩世交誼弗獲辭竊嘗謂詩以道性情三百篇後作者以恆河沙數家曹劉而人鮑謝亦沙與相積耳求其可愛而傳者代不數人人以詩傳乎抑詩以人傳也夫以先生學有本原材兼體用少歲卽有聲庠序領鄉薦最早年少氣銳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使天豐其遇聯翩直上必卓然有所樹立何必以詩傳卽不然必老其材積久始發而或予以年俾得所藉手以竟其用亦不必以詩傳乃旣困之以禮闈十餘役始引以蓬萊

之幻境而復不永其年而遽奪以去噫豈天之僅欲以詩傳先生耶顧所謂天者不可知而先生之性情品學居家孝友責己周與人信見義必爲臨財毋苟自爲諸生暨官國子學正以至成進士入翰林觀政儀部中閒飢驅落拓二十餘年始終一節其行事皆赫赫在人耳目又誠不必藉詩乃傳雖然先生之人傳矣傳先生者未嘗不傳其詩也卽以詩論其古體縱橫變化不可端倪大較得方於杜韓蘇三家爲多近體又蘊藉能得事外遠致漁洋而後此其嗣音蓋先生天機清曠略無宿物著其胸臆而又積之詩書

以培其基力之躬行以蹈其實極之歷覽以大其觀
廣之交遊以集其益是以有觸而言其情肫然藹然
適呈其心之所得適肖其行之所至卽三百篇之奧
旨不是過焉所以可愛而傳也雖所存不及百篇而
歲月無稽又不能沿倣史例以爲排次然讀先生之
詩而先生性情之厚學術之深與夫行誼之正且大
皆瞭然如見洵乎詩以人傳也一鬱足知鼎味而豈
在多乎若夫詩品之於有唐爲初盛爲中晚精於詩
律者能辨之余不具論亦論先生生平作詩之本而
已矣是爲序

桐城太原王氏宗譜序

同治己巳秋余撫湖廣二年王子巖恭以書來並宗譜一編乞余爲之序余惟古者聚民之道舉九州之大井牧而什伍之比有長閭有胥族有師積而黨州鄉遂小大相維遠近相屬歲終大司徒上其數於天子郊圻之外要荒之內生齒之登耗丁夫之穉壯戶口之增減天子皆得而悉之故其時民數聚於上而田賦以正力役以均民氣聚於下而風俗以成教化以美盜賊不興禍亂不作草澤之閒恆數百年無金革之患者恃此道也降及後世井田法廢民無恆產

戶不土著上之人謀所以聚民者始汲汲於保甲之策然每格於地而未可盡行以余今所撫湖廣數千里巢山穴湖之民隻戶單村或數里不能備一牌數十里不能成一甲如是概繩以保甲之必飭無論郡縣吏胥奉行不力卽力行之其於守望扶持之意庸有當乎吾故嘗謂今之聚民者惟重宗法嚴譜牒一事爲易舉而足恃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近世張海珊之言曰以鄉遂聚民者聚之以人以宗族聚民者聚之以天聚於人者有時而散聚於天

者無時而散也一本九族之倫其體分於下其氣合於上殊枝共幹異流同源譜牒明則人知反其所自生而樂其所由麗尊祖敬宗愛親順長相賙相救之義皆肫然惻然而不容己以視夫鄉遂保甲萃其本渙之人而強爲維繫日勸以孝友睦婣任卹之說或漠然無動於中者爲何如也頃者粵逆倡亂大江南北陷溺殊深皖省尤甚桐偪於皖者也太原王氏於桐爲望族今披其圖系支蕃派衍緝緝繩繩淪於賊者十二年而滋息之盛勿替則先世之所積累與其族人之敦睦愛護從可知矣嚴恭之言曰吾宗議修

是譜始於咸豐之初中寢於兵近阻於飢歲及今吾
父老矣懼久而益曠乃謀諸族眾師聚珍之體以速
其成非吾父之所安也願先生一言以光於冊以慰
吾父之心以塞吾族人之望嗚呼君之爲是舉也誠
知本而善權且洞灼夫天下之情勢者矣海寓之廣
儔類之繁散之則分聚之則合先王五品之制聚天
下者也制爲君臣以聚於國制爲父子兄弟以聚於
家制爲夫婦以聚於內制爲朋友以聚於外生民之
初各負形質各備血氣各具心思惟有以聚之故體
雖異而情不乖勢雖違而心不潰文王繫易觀於渙

曰王假有廟觀於萃曰王假有廟國之廟家之祠皆以合全族之子姓兄弟羣昭羣穆而聚於祖考之前者也猶惕其易散也故又從而譜之大學平天下章惓惓於聚散之說謂凡物可聚而財不可聚粟聚則紅貫聚則朽方今太亂初平元氣未復爲之長者誠奉祖宗以聚其族人又與其全族之人瞻鰥寡卹孤獨賑難厄濟窮匱哀多益寡酌盈濟虛培祖宗之脈釀天地之和然後親其親以及人之親長其長以及人之長風於一鄉式於一國達乎天下爲

天子明倫助教扶植羣生不封建而本自彊不井田

而戶已裕不屑屑於保甲而三代可復王道可行卽
我國家化民成俗同風一道之原寓此矣吾聞王
氏侯裔也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王君尙與其
族人交勉之哉

周氏族譜序

合肥周氏自有明中葉始由江西臨川縣來遷族日蕃衍聚居於紫蓬山之麓數百年來以耕讀世其家初無有顯名於時者咸豐末剛敏武壯昆季始提兵隨余東下轉戰於吳楚齊豫燕秦趙魏之郊平髮賊殲捻寇西蕩回氛摧陷廓清勳名赫然震九宇而周氏門閭亦日以大同治紀元八載武壯以省親乞假歸歸輒捐貲集其族人議舉宗譜而重修之且新其宗祠周氏自其九世某始創宗譜以來至是凡五修蓋以亂離之後存亡聚散久且無稽故他務未遑而

惟此爲亟光緒十有一年剛敏奉母諱復與武壯子家駒六修之周氏故事宗譜率閱三十年一修以爲常今茲之修尙未及期焉亦以兵興後族中人之從王事而殉疆場婦女之死國難而著節義者前譜多闕而未載悉爲之傳序以表章之墳墓祠宇復埽之圖說以昭詳備其用心亦可謂篤而厚勤且苦矣抑余觀近世士大夫名位顯赫行道瞻仰而或問以族姓之所系宗派之所衍有蠹沒而不能辨識者上者如此下者化之無怪世風之日趨淺薄也剛敏武壯獨於勳業甫成之際存本支百世之思且立宗法諄

諄以孝友慈惠爲訓有不率輒以宗法治之又相戒毋得聚訟官府故周氏族且數千而無有或行不義者人莫不以豪傑忠義稱剛敏武壯而豈知其尊祖親親敬宗收族其發達於本原之地者固油然仁人孝子之心哉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使人皆存剛敏武壯之心雖謂天下不待教而治可也今其譜旣成家駒來乞序爰書此以歸之

--	--	--	--	--	--	--	--	--	--

重鋏籌濟編序

丙子

光緒戊寅春三月常熟楊君恩海眎其祖靜閒先生所輯籌濟編三十二卷某受而卒讀畢然曰是書也不特備荒良法乃古今仁人君子濟世之全術也亟勸重鐫以永其傳其秋九月工成繕本由都察院奏進詔敕大吏印頒各行省先生之澤被天下益宏而楊君復貽書屬敘其簡端敘曰邇治之世非無災禔而民不甚病者司牧之彌其闕也然舉天下明明待盡之民環顧而請命則勢有所不給憂民者圖之於豫盡其心與力所能爲雖時和歲豐民物康阜而

不敢釋此慮也天之生斯民也任一鄉者一鄉之民待牧焉任一縣者一縣之民待牧焉推而至於郡於行省於天下莫不皆然豈惟如是而已匹夫行善利澤在一鄉一縣積而充之可以振動天下蓋仁民之量具於人人古之人任天下事能使有責者盡其責無責者盡其量然後天地生民之道推暨而不窮近歲北方大旱自畿輔以往西踰太行跨大河達秦隴南瀕淮漢東傳海地方數千里愆陽扇炎槁壤龜坼山童木枯穀果夭闕公私無儲流旼載塗背棄骨肉不相顧恤飢寒羸億踣乎溝壑者不可勝數也某忝

居高位蒿目疚心博採拯濟之術招賢獎能省災勸
分集糧平糶餼窮黎開井泉發籽種籌巨帑利轉運
亦賴諸君子戮力相佐知無不爲爲無不勉風聲所
鼓薄海內外航輦恐後振救不過十二三未能慊然
於懷然後知古昔盛時遇饑歲而不爲害者其備皆
裕於數十百年之前乘時藉權積累經營非一朝夕
之功也先生是編有治本之要有濟急之法有先事
之備有臨事之機有事後之培養有事外之補救譬
如醫者治疾可謂集古方之大成者已雖然同是方
也或驟用則效屢用則窒施之此則協施之彼則誤

無他不審乎時與地之宜也夫成法不可廢而運用
在一心心之憂民無已則無不盡之心與力而仁術
備如是而不審乎時與地之宜者未之有也先生學
問根柢經史居鄉居官講求經世術試之輒效今讀
是編嘉謨善政燦然畢具後之牧民者通其意而推
行之於戲豈獨備荒也哉

日本某居士集序

戊寅

光緒三年畿輔山西河南饑其明年日本某居士寔來餼饑吐以粟余旣感其意而謝之就與語閎豁無涯淡蓋篤雅劬學士也旣乃眎余文稿遊草詩草及日記各卷讀竟敘其簡端曰古之以文章傳者得山川之助而益奇太史公周覽天下名山大川其文豪宕有逸氣杜子美崎嶇秦蜀舉可喜可愕之境悉寓之於詩蓋山川之靈不能終闕而士蘄有以自見或抒情紀事鑱刻萬彙不獲山川之助亦無以擴其趣而孕其奇也居士生東國徧遊境內名山水浮海至

中華登之梁山濟於大河再適吳越故墟泛舟西湖
返過太湖之包山北抵京師西訪洛陽長安古帝王
之都入蜀沿江而下至夏口乘輪艦以達吳淞凡所
歷太行嵩華終南之高嶠函劍閣棧道之險瞿塘巫
峽荆門洞庭之驚湍怒濤莫不近觀遐矚躬攬其勝
故其文含咀道味瑰辭奧義閒見疊出其詩思騫韻
遠擺脫塵垢不履近人之藩豈非以所閱者博得山
川之助者多邪夫亦其襟抱廓然異於人人故能躡
屨遠遨若是之勤且果也余聞日本海東舊國其俗
近古其傳有先秦以來未見之書其士多恢奇博辯

往往遺世獨立徜徉巖壑以頤其志居士儻卽其人
與抑猶有迹跡沈影不可得而見者與居士其爲我
告之方今兩國文軌相同往來相通畛域之分非復
曩時比繼自今有踵居士而來遊者余將東嚮速客
延之上坐一叩其胸中之奇也

重鐫浚濱遺書序

戊寅

浚濱蔡先生詩文集十卷語錄二十卷舊有梨本今
權天津縣事王炳燮校其闕佚訛舛知甯晉縣事夏
子鑿重鐫諸板請序於余余覽誦一周爲之序曰唐
自會昌大中以後而人才衰明自正德嘉靖以後人
才雖未衰然或不能究其用或不盡衷於道蓋其時
科第重而朋黨興居風氣中而能卓然不惑者寡矣
唐之初設科取士爲目數十凡閎偉倜儻非常之才
奮起迭用可謂極盛厥後專重進士諸科漸廢士舍
帖括詩賦無所攻其術益剋惟相攀相軋爲務賢才

寂寂者百餘年明太祖以四子書文取士其始風氣
渾樸往往根柢經史涵泳道味且用人之途半由薦
舉故凡巨儒碩彥多出爲時用中葉以降制藝試士
旣久陳篇舊句盜襲相仍於是格律變而益精風尙
窮而益變嚮之所謂根柢經史涵泳道味者轉覺迂
而不切末由適中度程其高下清濁之矩有司意爲
去取如風之溲然於長空而不可執也是時科第旣
益重豪雋之士槁項沒齒莫得當於一試幸而得之
英光銳氣耗減略盡奚暇他求故論者謂有明一代
無學問者非無學問也舉業累之也然而朝野上下

習於見聞風會所趨牢不可破苟非由甲科進者仕
宦不逾常調計典不入上考暨其極敝知有師生之
情誼而不計國事知有門戶之黨伐而不論是非雖
其雅負時望猶蹈此失況汶汶於科第之中者乎其
或巖然不倚守正據忠匡救百一勢孤援弱亦終不
安其位以去晚世國事日棘乃拔一二異材於舉業
之外猶必羣力傾排務俾顛沛而後已此其末流所
錮日卽淪胥雖聖人其能振救之哉雖然其所託爲
孔孟傳道之書則其說甚純無瑕其初立法取明理
達意而止視夫專崇末技炫巧鬪妍而無寔義者猶

爲質勝於文然偏重之弊已若此矣若夫身居風氣之中廩然有以自守與世齟齬而不悔砥行鳴道以終其身爲善於鄉里雖限於時位澤不遐施學未大傳要之特立之士也明汝濱蔡先生早歲受業甘泉湛先生之門不顛顛以舉業自畫旣以嘉靖閒進士爲巡按御史孤行其意累劾權貴進直言再起再仆歸而講學著書篤守儒先槩矧不務標新異以眩後進其行義四方多宗之豈僅稱一州一邑之鄉先生者邪王君夏君表章前哲以爲邦人士模式可謂能勤其職矣余故樂爲之序且論晚明積習之弊以誌

余慨焉蔡先生甯晉人諱黻字天章

161 30 252 / 252, 1

17

新編 皇朝通志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朔方備乘敘

古之儒者博學而不窮故多聞多識必繼之以精知
然後略而行之未有不通天下之志而能成天下之
務者也吾觀周官所記有職方掌天下之圖凡四夷
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人民穀畜之數要無不周
知其利害矣又有土方懷方合方訓方形方及山師
川師邊師匡人擇人察宇內之土地形勢與夫山川
林澤之險易且約其灋制著之周禮勒爲成書使學
者童而習之長而有以通知天下之故以備國家緩
急之用後之學者囿一隅之見忘深遠之慮舉四裔

之事概置之存而不論之條不亦隘乎且夫三代之時王畿不過千里征伐不出五服猶可執不勤遠略之說也而聖人已憂之必爲之圖設之官著之於書使周知而預爲之防如此其至況封建旣廢關市已通輪舶火車瞬息萬里異域遐方邇若咫尺顧乃周守堂室視聽會不及乎藩籬是豈可久之計哉傳有之曰知己知彼大學之言治平知己之學也周官之言周知知己而兼知彼之學也自來談域外者外國之書務爲夸誕傳會實多遊歷所紀半屬傳聞淆譌疊出又或展轉口譯名稱互歧競尙瑣聞無關體要

以示徵信蓋亦難之不知史傳所存官私書所紀參
考互校可得而詳自非疆識洽聞精心遠見之儒罕
能究其源流證其得失竊見故員外郎銜刑部主事
何秋濤究心時務博極羣書以爲俄羅斯東環中土
西接泰西諸邦自我

聖祖仁皇帝整旅北徼讐威定界著錄之家雖事纂
輯未有專書秋濤始爲彙編繼加詳訂本 欽定之
書及正史爲據旁采圖理琛陳倫炯方式濟張鵬翮
趙翼松筠以及近人俞正燮張穆魏源姚瑩之徒與
外國人艾儒略南懷仁雅裨理之所論述並上海廣

州洋人所刊諸書訂其舛論去其荒繆上溯

聖武之昭垂下及窩集之要害爲考爲傳爲紀事爲
辨正自漢晉隋唐迄於明季又自 國朝康熙乾隆
迄於道光代爲之圖各爲之說凡八十卷

文宗顯皇帝垂覽其書賜名朔方備乘進呈之後書
旋散亡吏部侍郎黃宗漢因取副本擬更繕進復燬
於火秋濤之子芳秣奉其殘稿來謁篇帙不完塗乙
幾徧鴻章爰屬編修黃彭年與畿輔志局諸人爲之
補綴排類復還舊觀圖說刊成全書次第亦付剞劂
竊謂是書所紀雖止北徼一隅然學者由是而推之

則章亥所不能步查客所未及周無不可按籍而稽
更僕而數是戴記所謂考道以爲無失可以精知略
而行之者也

三才圖會卷之二十一

三

郭氏義莊條規序

古者族人異宮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子弟雖功德顯榮蒙衣服裘衾車馬之賜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而財則必均焉迨宗法廢壞風俗日偷貴富者慮貧賤之覬覦往往故疏其族人豈獨無親親之意哉抑其心固有所忍而不能捨也夫人惟氣之盛者能捨人之所不能捨而爲人之所不能爲郭君子美從子轉戰南北積功至提督膺世爵一旦稱母羅太夫人之命盡捐田宅置義莊贍其族人計金逾十萬置吏以聞 賜御書褒

異天下翕然稱之子謂此非子美所難也昔子美之
從事兵閒也同族死者十有七人弟芳鏡芳鈗又死
子美赴湯蹈火蹕厲無前卒殄強寇夫人至冒天下
之至危捨其生而不顧此其氣固已浩然而大超然
而靡涯豈復計較家人生產作業者乎顧是氣也稟
於生質之異尤必加以閱歷養以學問精察乎尋常
日用之故辨析乎是非得失之交其出之也釐然有
當於人心而後其見於事也可以經久而不壞同治
辛未子美入 覲道保定出義莊條規丐子爲序所
條三十八事凡族中生養死葬嫁娶以及子弟從學

婦女守貞鰥寡孤獨廢疾者養贍之費既詳列而等殺之又恐後人之盜售田宅與夫驕情而喜訟也事而爲之防條理精密論者方諸范文正公之義田焉予因歎子美之德之日進也使由是究心天下利病國家法制其於萬事萬物皆如行軍之有部分親親之有等差外爲朝廷宣力內以慰慈母教育之深心其必更有進於今日者予日望之於其行書以爲教

畿輔通志敘傳

昔在有明畿輔之地直隸六部殊於諸省故諸省有志而畿輔無志我

朝置巡撫改總督康熙中故巡撫臣于成龍等奉

敕修輯志始權輿雍正中故總督臣唐執玉等重事

纂修志漸明備同治九年臣鴻章奉命總督畿輔

上距雍正志成之日百四十餘年損益因時今昔或

異遇事考究嘗患無徵迺請於朝謀於僚屬延編

修臣黃彭年設局重修招集承學嗜古之士相與討

論以爲官府牘冊斷爛罕存私家紀述寥寥無幾於

是廣徵羣籍凡羣經諸史以及

聖訓會典則例三通一統志暨諸省郡縣志書諸子
百家文集雜著靡不甄錄又檄郡縣采訪月以冊聞
銖聚成鈞縷積盈筭然後條區別分授纂編康熙
舊志數月成書雍正所增仍多缺漏今爲增目如漕
運海防諸表之類舊志雜采史文臆增牽附今爲訂
正如人物首蒼頡廉范爲漁陽太守之類舊志引書
不盡原文義乖闕如語多失實今爲刊削如名宦不
紀實政空加贊詞之類舊志沿襲俗製圖不開方本
末未詳名實未副今爲綜核如州縣有圖水道詳源

流藝文列書目之類凡所引用皆注書名惟引專書
乃不復注懲子目之繁碎並同類於專條以綱統目
爲紀表略錄傳識餘凡三百卷其敘曰煌煌
帝制光我 九朝祇奉

聖訓違塞德昭述 詔諭 宸翰留題 天章紀事
煥乎其文大裨於治述 宸章都城峩峩萬邦所瞻
博我 皇道四國是虔述京師

山陵在郊舊紀京師專述規制佑我不基述

陵寢謁

陵秋獮駐

蹕有宮諸道悉罷儉德是崇述 行宮凡紀五篇卷

十有五漢承秦舊郡縣以名自茲以降割隸并分述
府廳州縣沿革封建雖廢故事當紀惟紀實封至明
而止述封建統部府州綠營駐防文經武緯尊者爲
綱屢更始定裁缺必詳述職官薦辟制科今古同重
自隋及元進士鄉貢明與 國朝科目進用述選舉
凡表四篇卷三十井邑紛錯圖說相宣星野祛惑晷
度應天敷土定界高山大川指畫形勢扼隘控邊觀
風問俗省方辨言物土之宜掌之周官述輿地千三
百水十河爲總源流分合如循衣縫害則隄防利則

耕種津梁四通行師利用述河渠

聖祖神智論及海外千百年後中國之害屏蔽 神

京逆河爲隘旅順之罟左右縈帶設險練兵通商不

礙操縱德威無遠弗屆述海防丁歸於地我 朝仁

政滋生不加賦役已定祿餉有籍鹽幣有禁積倉轉

漕權稅無競蠲貸養濟 恩澤靡盡國之大事在祀

與戎壇廟學校慶典攸隆建標設鎮練軍變通八旗

分駐扼要居中營汛棋布郵傳從風維吏與刑條例

通行畿輔專條言明且清曰維建置是亦政事它志

各編宜一其類公署城池工政所記述經政前事不

李元公集卷之二
三
忘後事之師經政已見豈煩複詞凡所紀述兵事爲
多三揚

聖武壯我山河述前事史家藝文書自撰人志乘滑
雜詩文並陳北學淵源說經之祖子史集部富有千
古方志爲類於古無徵便於稽考切於事情述藝文
吉金樂石實緯經史惟岐與壇刻作乃始降至西京
下逮有元擷華彙芳抱闕守殘先民所述琢今鏡古
摺芟厥叢汰寥羌補述金石古蹟城址不關沿革後
人憑弔等於署宅墟墓荒祠流連勝蹟義取興觀附
會奚益述古蹟凡略入篇卷百有三十七自昔和仲

始宅朔方史策所紀代有循良名宦之稱定自廟
堂志不敢許惟善斯彰略與傳異惟畿輔詳述宦績
凡錄一篇卷十嚮述人物多以類從茲簡其目以歸
於同誠臣宿儒才人誼士證史補闕截碑宣美女德
母儀實邦之媛子政七傳內史所鑑惟茲幽淑節義
賢明煒彼彤管以詔後人述列傳學如穎達功如楚
材聲其臣節以爲世規術若藥瑕醫若越人方伎隅
論終非道真述雜傳凡傳二篇卷一百有五拾遺志
怪聊廣見聞異端巧術入傳非倫雖曰識餘擇其可
存述識餘卷二臣鴻章曰自辛未迄丙戌用銀十一

萬玖千九百兩有奇而志稿始成

李文忠公遺集卷三

孫國杰編輯

三品銜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馮君墓志銘

東南經寇亂逾十年而後定故家文籍蕩然猶賴碩望耆儒若伏生申公者抱遺經蓄道德後學奉爲依歸而官其土者有大政或遇事變得所諮度焉中允馮君桂芬殆其人矣君生有異稟幼擅文譽工制舉業及駢體中年以後乃肆力於古文探源左國下及唐宋說經宗漢儒亦不廢宋精研小學嘗手摹楚金說文韻譜敘而刊之喜疇人家言師事李申耆李尙

之兩先生嘗以意造定向尺及反羅經用以步田繪
圖試行於川沙又以江南清丈用部頒五尺步弓田
多缺額考會典 皇朝文獻通考及戶工事例定用
舊行六尺步弓量舊田新頒五尺步弓量新漲沙田
君於學無所不窺而期於實用天下大計無日不往
來於胸中其於河漕兵刑鹽錢諸政 國家條例源
流洞達而持之介然少時爲某邑令記室兼治錢穀
令以欠糧欲褫生員君力爭不得拂衣去客遊陶文
毅裕忠靖諸公幕中自未仕時名重大江南北粵寇
之陷蘇城避居滬上是時予方從曾文正公治兵皖

曩今河南巡撫錢君鼎銘持書乞援陳滬城危急狀
及用兵先後機宜累數千言其書君所創橐文正得
之感動乃定計以子率師乘輪舟東下卒解滬上之
圍克蘇州文正嘗言東南大局不出君一書也子旣
至滬奏辟君自隨君創立會防局調和中外又設廣
方言館求博通西學之才儲以濟變嘗爲子言外家
破於催科究心漕務者三十餘年周知民間苦累因
力陳其弊子於是有奏減漕糧之疏凡蘇松太減三
之一常鎮減十之一前年子奉 詔議治河事有欲
挽河使南流復淮徐故道者君書來痛陳南流之弊

子於是有故道難復之疏予以非才謬膺重任敬耆
老而咨故實庶幾免愆戾焉而君遽隕喪子滋戚已
君字林一又字景亭先世諱惠者始自常熟遷蘇州
郡城占籍吳縣曾祖義謨妣王祖禮瑞妣錢考智懋
妣謝君未弱冠補縣學生員道光十二年舉人二十
年一甲二名進士 授編修嘗充順天鄉試同考官
廣西鄉試副考官教習庶吉士丁母憂服闋

文宗御極用大臣薦 召見旋丁父憂服甫闋而金
陵陷奉 詔勸捐團練以克復松江南匯川沙青浦
嘉定上海諸城功晉五品銜擢中允爲蜚語所中得

白赴京期年復告歸

今上初元子密疏薦得 旨宣召君病不克赴以蘇

松太治團善後功奏加四品卿銜迨中原肅清東南
大定追念前勞奏加三品卿銜格於部議予續奏稱
君江鄉耆宿講學著書卓識閎議有裨軍國 特詔

賜三品銜君遂循例加級三代皆 贈一品秩同治

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卒於里第年六十有六妻黃早

卒 贈一品夫人子芳緝員外郎銜刑部主事芳植

五品銜內閣中書孫世澂縣學生員世灝世銘世選

世霖曾孫澤榮女二孫女八君性情澹登第後服官

不及十年卽引疾歸徜徉山水蕭然自得儉約廉靜
旁無姬侍而遇事奮發勇於有爲凡蘇滬諸善堂及
濬河建學賑撫積穀諸善舉條議悉出君手先後主
講金陵惜陰上海敬業蘇州正誼諸書院爲後進講
論學術評騭文藝書宗率更兼工篆隸四方求書者
踵至研朱揮翰昕夕忘倦所著顯道堂詩文集說文
解字段注考正弧矢算術細草圖說西算新法直解
校正李氏恆星圖測定咸豐紀元中星表文田繪圖
章程使粵行紀校邠廬抗議家譜兩淮鹽法志蘇州
府志各若干卷每一書成遠近學者爭快睹焉烏虜

使君出而佐。天子治庶政其見於世者豈止如是而已哉。芳緝將以十三年十一月某日奉君喪與黃夫人合葬於吳縣二十一都八圖陽甲字圩北祝塢。銘曰

江南文獻

先帝儒臣眾望是資均賦治河運籌決勝條變畫奇舒古琳今齡謀晦斷一身兼之不榮於祿而富於書浩博無涯我銘藏幽君書在世其傳奚疑

兵部侍郎河南巡撫錢公墓志銘

乙亥

公諱鼎銘字新之號調甫太倉錢氏曾祖諱文棻祖諱鳳孫皆 贈資政大夫考諱寶琛由翰林洊擢巡撫歷湖南江西湖北三行省焯有聲績妣三皆陳氏 贈夫人公少劬學以道光二十六年舉於鄉教習官學選贛榆縣訓導旋援例簽分戶部主事以憂歸咸豐季年賊覆我大軍於金陵盡陷江以南膏腴地南包浙水東傳於海曾文正公督師江上旣克安慶將欲東兵以援吳越而賊縱悍黨分道搏戰蔽遮不得前當是時吳中官吏士民皆棲上海上海以彈丸

地孤懸賊中勢岌岌且不支乃謀乞援楚軍前中允
馮公桂芬實主其議謂此行非公莫任公亦慷慨勃
發遂駕輪艦越僞卡十數徑詣安慶謁文正公力陳
東南百姓阽危狀且言上海中外互市要地百貨駢
集權稅所入足餉數萬人若棄之資賊則東南無轉
機矣文正猶慮地僻遠卽有急聲援不相達公開陳
形便懇摯歎獻繼以痛哭文正亦爲泣下乃許濟師
顧念上游地博兵益少適某募軍淮右將援鎮江始
奏令移嚮上海公復與馮公謀勸吳人集重賞僦西
洋輪艦五絡繹上迎潛師疾濟蓋沿江遵海深穿賊

境一千餘里自古行軍所未有也師至上海賊大舉環攻死咋不休某憑國寵靈將士用命二年之間迭馘兇渠克名城與楚師上下夾攻遂清江表議者謂公實發其端公亦自是赫然負時望駸駸大用矣方乞師安慶也江蘇巡撫薛公煥遣將募楚勇萬二千人將東行矣文正公以所募皆各營所汰徒耗軍食不可用遣公往截散之公馳遇之漢口簡所募九百人以歸餘眾悉遣散無譁者文正大奇之移師之議遂決某自上海進規蘇浙郡縣方事之殷羽書狎至徵餉繕兵百務蠅集公遇事贊畫濟變不驚積功

以道員用粵賊既平准軍四五萬人非勦流寇常追
逐一二千里不能息公駐清江浦轉運糧仗訖寇滅
無告闕餉者同治七年冬曾文正公以首揆總督直
隸疏薦公才請調赴行省備任使某亦累疏言公緩
急可倚 天子授公大順廣兵備道數月進直隸按
察使尋遷布政使越二年遂擢河南巡撫公官畿輔
日淺值永定河連決淫潦蓄民田歲大稔公以藩司
綜理荒政區畫條教靡隱不周噓枯濯痍惠澤下布
莅河南以全力餉張曜宋慶兩軍西征回寇轉戰嘉
峪關內外功爲多河決荷澤東明等處山東巡撫丁

公寶楨躬臨塞之隄將合而稽料告罄眾以爲危會
公已先期運料百垛浮河東下舳舻相銜比至而隄
遂合近遠驚嘆其通敏知大計多類此公旣感激知
遇欲得當以報 朝廷諸所講求未嘗不銳意興革
顧未及究其志光緒元年五月暴得疾丁巳卒於開
封官舍年五十二 天子震悼褒卹有加禮旋得
旨以公政蹟事實宣付史館公配某氏繼配陳氏皆
封夫人子男二溯耆優貢生賞主事溯時二品蔭生
欽賜舉人女三適翰林院編修陸繼輝嘉定生員廖
壽鏞副貢生汪曾懷孫三人公以是年冬十二月某

日歸葬太倉二十二都露字圩之原其孤具行狀來
請銘銘曰

惟智軋敵惟仁庇民踔險迎師義泣鬼神天河盪穢
百悴一惕騰躡高衢焱興雲逝有韞未宣屢奮益騫
方駕而稅孰司其權婁江之滸弁山之野鏡石埋幽
用諗來者

刑部直隸司郎中余君墓志銘

戊寅

咸豐十年粵賊攻陷金陵大營乘勢東下是時兩江
總督駐常州不能守退趨常熟賊遂陷常州進陷蘇
州巡撫徐莊愨公有壬死之遺疏劾總督有城不守
有兵不戰縱賊至此既而松江太倉嘉興等州郡數
十城同時淪陷東南子黎喁喁怨望曰疆吏實爲此
禍於是臺諫交章劾總督同治元年逮入都下刑部
議罪擬斬立決當是時直隸司郎中武進余君實司
審讞有謀緩是獄者以甘言餌君或怵以危言皆不
爲動卒如讞草奏奏上 詔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

科道會議議皆如刑部讞而謀緩是獄者十餘人獨
爲異議以上或并劾君議獄多曲傳重典以深文鍛
鍊爲能奉 旨改斬監候秋後處決其後卒未從末
減議者以君執法之力爲多刑部諸大臣亦覆奏君
在部多所平反無深文鍛鍊實迹然言者終用前事
撫他案劾君撤銷記名御史及京察一等越數年以
憂歸遂不復出光緒四年秋君之子思貽素服來謁
手行實一編稽顙請余誌其墓蓋君已於往年九月
二日卒矣按狀君諱光倬字省來號幼冰曾祖諱慶
瀛 贈中憲大夫祖諱王錫揀選知縣考諱保純知

廣州府選用道皆 贈資政大夫妣姚氏楊氏皆

贈太夫人君少好學屬文操筆立就性伉爽重然諾
平生自矢不欺人亦不受人欺以道光二十七年進
士觀政刑部補安徽司主事升廣西司員外郎旋升
郎中總辦秋審處累決疑獄每引刑律條分節解無
少留滯同列皆斂手下之精力尤過絕人每夜襍被
郎署秉燭治官書四鼓進 內廷白事請諸大臣畫
橐訖復入署諷獄晝夜不息以爲常嘗夜半屬草語
其子曰吾無財產貽汝曹區區之心卽貽汝曹者也
戶部虧鈔票事起權貴人因此與大獄株連無辜京

師騷然久之權貴人坐死罪君盡心剖決省釋者百餘人歸田後徜徉山水九年以終壽六十二配周恭人先卒子三思詒工部主事思詢思謨女三其二早夭幼適戶部員外郎惲寶楨孫三人思詒等將以十二月二十日葬君武進縣德澤鄉楊巷之原祔於先墓余與君同年舉進士僅一再相見知君未審然君能蹇然當官卒躓於時而不悔思詒所述當不誣也茲足以銘矣銘曰

不豐於仕不陷於職朋謀所基官偃名植皦然一節可矜式平生操行吾未識青原沈沈山崩另銘幽詔

卷之三十一

誥封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徐公墓志銘 己卯

誥封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徐公諱夔字俞臣積學
砥行能文章尤攻制舉業研貫經史沈思孤詣老師
宿儒往往歎服試於有司輒寔公亦不追時好以求
合益發宋元以來儒先之書孺嚆涵泳而壹返之身
心化其家以及一鄉翕然而和教其子弟以及一鄉
之子弟斐然而成旣以子樹銘貴由太學生受封如
例公闇然自守如布衣時若無窮通顯晦之足攬其
心者樹銘累督山東福建學政公一再就養至則登
泰山覽滄海以拓襟抱嘗教樹銘所以施於其職者

輒爲後人法程然公不樂久居於外歸而澹靜自頤
徜徉山水泊如也惟勛樹銘及時報 國年七十有
七卒於家樹銘在都聞赴具事狀來請銘竊惟士大
夫讀書發聞早躋清華其先世必有闕其休德不遇
於時者蓋鬱之厚而必昌其理然也某與樹銘爲同
年生相知最久誼不可以不銘按徐氏自公以上十
餘世皆居長沙曾祖諱雲上 貤贈資政大夫祖諱
光楚 誥贈光祿大夫父諱國搢 誥封光祿大夫
公性純孝居父母喪年已六十哀毀盡禮旣葬益繕
完遠祖祠墓修輯譜牒周宗黨之貧乏者斲副先志

所未逮御下仁恕苟有眚輒語子孫曰此輩一受惡
名終身不齒於倫類雖欲自新無繇卒貫之人亦卒
無以欺市者公之以德化人多如此子樹銘由翰林
游擢兵部左侍郎日益光顯矣以言事左遷大理寺
少卿樹鈔江蘇候補同知樹錄太學生樹釗前知江
蘇六合縣樹鋒浙江候補知縣樹鐸議敘布政使經
歷孫八人公卒於光緒五年三月十四日樹銘等將
以是年某月某日葬公長沙縣東鄉大賢都之原配
張氏 累封一品夫人先公卒別葬長沙東鄉嶽基
山銘曰

嶽嶽其容淵淵其衷積塞乃通瑾瑜在握盲者弗矚
奇輝韞積有子多文超倫軼羣騰躡青雲潛德所耀
後昆是燾雋聲彌劭山高谷空地大天穹莫此幽宮
我銘質直不磨不泐下訛無極

前陝西按察使權巡撫事張公墓志銘 己卯

光緒四年冬十二月丙子前陝西按察使權巡撫事張公卒於京師寓舍孤兆蘭具事狀請銘於某其略曰公諱集馨字椒雲揚州儀徵人曾祖諱盛祖諱能烜考諱式堯兼祧考諱式均本生考式封皆以公貴誥封資政大夫妣氏吳兼祧妣氏鄭本生妣氏許皆 誥封夫人公以道光九年進士改翰林授編修累充湖北河南副考官旋知山西朔平府事擢福建汀漳龍道以憂去復起爲陝西督糧道擢四川按察使進貴州布政使未及赴官調甘肅又調河南奉

命勘事山西事畢入對仍還河南以事奪職遣戍復起爲河南按察使遷直隸布政使粵寇北犯公帥師防勦迭有斬擒會總督與大帥不相能劾公奪職遣戍復以接戰大勝留營從克臨清州及馮官屯賞五品頂戴發江南大營充翼長旋引疾歸復起爲甘肅布政使以憂去旋除福建布政使調江西以事奪職復遷爲陝西按察使權巡撫事時回寇方熾西安將軍多隆阿率勁兵入陝公會師進勦不數月全陝悉平俄而新巡撫來莅事公旣受代奉命赴甘肅審度勦撫事宜復被劾落職永不敘用旋以勦賊獲

勝銷去永不敘用處分俾率所部援狄道河州公遂引疾回京凡十四年而卒壽七十有九公性警敏尤練於吏事治朔平值旱蝗用古法掘塹驅之以粟代價收買蝻蟹百數十萬斤蝗不爲災督糧陝西以歲饑請蠲緩巡撫林文忠公則徐嘉其識具疏密薦陳臬四川誅鋤巨盜平反冤獄禁州縣之私繫無辜者及爲布政使也甘肅地曠瘠丁糧多不時納納銀又違市價州縣懼償所耗則虛報旱災以虧公帑公明定章程凡已徵不解者勒限嚴追積弊遂清河南地大物博起運及河工加價銀幾三百萬兩州縣習以

延岩爲虧挪計公造征解清冊載明應征起運已征未解留支實欠各款時時稽覈按冊嚴提不半年庫儲無缺額人以是服其精及居京師翰林年輩無如公者公優游鉛槧以道自頤時與諸髦俊文譙爲樂主講金臺書院教士猶不勅云嗟乎世方操成法以繩天下之才當官者務渾其才智而謹身選事之流轉得自託於中庸卒之焯有樹立者不數數觀若公之才足以宰物理民智足以審時應變乃旣起旋躡至於三四或邂逅呈議幾不能自解免才智誠不易得得一才智者而困於訾警之口又不肯稍自斂抑

以就繩墨齟焉不得究其用斯其可慨者已公初娶黃氏繼娶邵氏王氏皆誥封夫人先公卒子一兆蘭兵部郎中女一適候選郎中李經方孫一人兆蘭將以光緒五年冬十一月某日葬公儀徵縣之某鄉某原銘曰

文章羣倫武振三軍胡屢踰屢奮而不能息眾謗之紛紜志百韞而一施豈人事之多歧抑天命之不可知闕其休祉後昆是貽鏡辭窆石用諗來茲

--	--	--	--	--	--	--	--	--	--

直隸按察使丁公墓志銘

辛巳

光緒六年夏六月丙戌直隸按察使丁公卒於官余
駐天津聞赴臚公戰功政績奏於 朝得 旨宣付
史館立傳贈太常寺卿許天津紳民建立專祠並
賜卹如例其孤奉喪南旋將以今年月日葬公合肥
西鄉椿樹岡南之新阡公之從弟德昌具事狀徵銘
於余余與公生同縣知其先德爲詳公又從余征勦
十餘年官畿輔將十年然則宜銘公者莫如余矣公
諱壽昌字樂山先世由無爲州遷居合肥之龍潭河
曾祖諱周雲祖諱永貴父諱世和世以輕財積善聞

於鄉里皆 贈如公官公始攻舉子業未竟所學會
粵寇干紀蹂躪淮以西無完土公隨縣中豪傑練鄉
兵擊賊嘗會攻巢無爲潛山太湖等城克之是時築
寨自保者所在蠡起勢分力弱不獲大展其能同治
元年余奉命統軍駐上海以規全吳公領偏師從大
軍進拔蘇浙郡縣二十餘城擒馘僞王以下數人招
撫降眾數萬又從征捻寇轉戰大河以南東薄海隅
西踰淮漢迭奏奇捷助守運河長牆會圍捻渠張總
愚於高唐州境殲之積功存擢以按察使遇缺題奏
賞戴花翎加布政使銜西林巴圖魯名號方世之多

故任事者往往以權奇自豪公平居恂恂質直無華
一旦棄佔畢履戎行奮然有所樹立余始知公以儒
生而優將略也公以同治九年任天津河閒兵備道
適值天津民與西洋傳教士積有違言互相猜嫉公
平心調劑稍去畛畦興利布化民以大和頻歲大水
公手定章程勞來撫卹全活無算以憂去官士民攀
留及籲請起公於家者積牘盈尺服除權津海關道
時北方大旱赤地數千里公勸民分財振救昕夕孳
孳鉅細必親饑者得食而山西河南咸仰其轉輸全
活尤多除直隸按察使攝布政使半年還爲按察使

獎能去貪清理滯獄惠澤下布風紀肅然公居官力
懲養尊猷散之習勤身率下如治軍時凡所措注雖
專門名家無以難之余又知公以賢將而擅吏才也
夫士或有過人之才而困於無資地擯不得施用既
用矣或優於此者未必不絀於彼若夫文武具備焯
著成績如公者天若將有以大用之矣乃復奪之年
所就遽止於此此有爲天下植才之責者所不能不
盡然流涕以悲者也公坦中樂易持躬清儉然篤於
風義周親故之急必腆不以有無屑意修家乘建宗
祠創義舉尤獨力任之無少勗享年五十有五配董

氏繼配趙氏皆封夫人子功浩功勳功浩議敘通判
女一適刑部郎中何雲藻孫一人銘曰

蜀山蒼蒼泚水泱泱篤生豪彥振轡騰驤公參我軍
奮厥智勇我倚公才珍如珪珙公襄我政威惠咸宜
爲民除瘡煦寒哺饑民豈無良戶謳巷祝公來民慶
公逝民哭九重悼惜報以馨香傳公行能萬夫之
望有幽新宇永繇松檟窆石饒辭用詔來者

羅太夫人墓志銘

丙子

光緒二年春陝西延榆綏總兵官記名提督劉厚基聞其母太夫人之喪大府念西北邊警未息援金革毋避之禮奏留本官 詔可予假六月治喪事將以今年某月某日葬太夫人耒陽縣之某鄉某原先期具事狀來請銘其略曰太夫人耒陽羅氏諱某之女皇贈振威將軍提督府君諱某之妻年二十二歸府君以不逮事舅姑爲憾歲時營祭必誠必腆府君家貧授徒以自給太夫人縮衣貶食裁冗緝匱庀家政鉅細畢舉府君以是無內顧憂厚基早孤太夫人

紡績養子教督日益嚴粵寇起西南徧躡緣江諸行
省一時豪傑皆應募殺賊立功名太夫人勉厚基以
大義俾奮身從戎所嚮有功累官至記名提督拜延
榆綏總兵之命太夫人就養官廨方遘疾而厚基
提兵在外天子爲賜人參療之良已一軍將士以
爲榮太夫人念族黨中孤寡篤老多窶且艱者謀所
以振之乃命厚基蠲重金自歸鄉里買田若干頃立
義莊設家塾具賓興費將歲事矣以光緒元年十二
月丙子卒於家享年八十有二以子厚基貴 誥封
一品夫人孫承恩蔭生昔某於同治九年督師入陝

聞人稱厚基之績弗衰今復能輯和其軍民不肯聽
其一日釋官以去亦其漸漬於母訓者然邪太夫人
可謂能教子矣是宜銘銘曰

忠孝之槩百祥之門積劬韞善以燾子孫我銘其藏
既固既敦

李文忠公遺集卷四

孫國杰編輯

葛洲墓志

咸豐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我顯考李府君卒於合肥
軍次享年五十有五大吏聞於朝得旨贈卹賜
祭葬如例明年十一月卜葬於縣東南葛洲新塋亥
山已向兼壬丙去先世熊家磚井舊廬五里蓋府君
所自豫擇之地也越二十有七載光緒壬午三月二
日吾母李太夫人以疾終於湖廣督署享年八十有
三天子推仁錫類先賞人獲八兩俾資調理旋

奉 特旨靈柩回籍著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於

賜祭一壇 殊恩異數中外榮之以明年三月庚子

合葬於府君之墓小子鴻章竊思府君與太夫人之

盛德懿行久而湮沒爰請於伯兄瀚章敬述一二

以詔後人府君生而穎異長益肆力於學家貧課徒

十餘年指畫耳提寒暑罔勗多所成就年三十五始

由優廩生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分部以主事用我

李氏系出於許自更姓以來無人與於科目之列至

是乃創獲焉府君內行尤篤事親至孝事長兄如嚴

師待孀嫂撫孤姪始終盡心調護爲人剛方厚重然

諾不欺所至皆敬慕之官比部十八年每讞獄竭晝
夜之力必當其情庭諍面折人有包老再世之日而
以倔强不苟合不獲於上官嘗管提牢廳嚴禁吏卒
虐囚捐置衣被藥餌夏席冬粥躬自監視獄無瘕斃
著有貫垣紀事詩一卷迄今刑官刊布之以爲法自
爲諸生至京朝官見義必爲立鄉約以助守望改節
孝總坊以惠窮嫠修族譜勸義倉以敦宗瞻里又於
京師倡建廬州會館廬鳳二府義園皆由苦口贖資
而成嘗謂士大夫居家當有益於家居鄉當有益於
鄉在國當有益於國其志量如此咸豐三年粵寇陷

廬郡駸駸北犯

文宗用大臣薦令府君督辦安徽團防單車就道暨
扼臨淮募練勇至廬助官軍勦賊屢勝復渡巢湖擊
敗陳玉成巨股於白石山下旋會攻巢縣未克疾作
而歸乃手書諭鴻章曰賊勢猖獗民不聊生吾父子
世受國恩此賊不滅何以家爲汝輩努力以成吾
志臨終遺言止此嗚呼可哀也已府君歿後皖事日
壞淮南郡縣皆淪於賊而舊部練長各於其鄉築寨
殺賊自衛卒成勁旅以從鴻章兄弟戡定吳越肅清
中原卽今所稱淮軍者也府君之志亦少慰矣大夫

人爲合肥處士騰霄公女年十九來歸我府君事舅
姑婉順篤敬饕餮必躬在視必恪賓祭之儀百方飭
備生六男二女尺布寸縷拮据經營或以食指繁多
爲慮太夫人曰吾教諸子發憤讀書皆疑疑有立豈
憂貧哉迨遭時多難鴻章等出從軍旅涕泣拜別太
夫人訓以致身報國勿爲兒女子態兒輩每遷一
官太夫人無甚喜之色時時以盈滿爲誡有過輒詰
責無少貸同治初元以後伯兄瀚章與鴻章共持節
鉞互奉板輿垂二十年祿養漸豐太夫人仍率其家
以儉不改居貧常度人有急難則傾囊濟助之甲戌

壽近八旬 詔賜松筠益壽匾額如意文綺等件歿

後屢奉 諭旨稱賢母稱教忠蓋紀實也府君諱文

安榜名文玕號玉泉一號愚荃道光甲午江南舉人

戊戌進士官至刑部督捕司郎中記名御史記名知

府李氏始祖曰心莊一世祖曰慎所由許氏出繼者

至府君才七世曾祖諱士俊祖諱椿考諱殿華會祖

妣王氏祖妣裴氏妣周氏皆有陰德府君初授中憲

大夫以鴻章兄弟忝竊高位累贈爲光祿大夫大學

士直隸湖廣總督一等肅毅伯爵李太夫人累封爲

一品夫人 聖恩推而上之祖考皆累贈光祿大夫

祖妣妣皆贈一品夫人諸子今存者惟瀚章鴻章蘊
章鳳章四人鴻章兄弟非材微府君與太夫人厚澤
曷克蒙此光顯於是泣述梗概於列刻系屬用藏諸
幽以著先人積善垂蔭於後者其來有自若其嘉言
嫩行宜傳不朽將以俟諸立言君子云爾

男六人瀚章道光己酉拔貢 朝考以知縣用今歷
官至湖廣總督配王氏鴻章道光甲辰舉人丁未進
士翰林院編修今歷官至 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
督配周氏繼配趙氏鶴章廩貢生二品銜甘肅甘涼
道 賞戴花翎 賞穿黃馬褂先卒配李氏繼配周

氏蘊章監生候選道配程氏耐葬葛洲塋西繼配甯
氏鳳章監生按察使銜補用道 賞戴花翎配戴氏
繼配鄧氏昭慶監生記名鹽運使 贈太常寺卿
賞戴花翎先卒配郭氏女二人長適記名提督張紹
棠次適江蘇候補知府費日啟均先卒孫二十二人
經世優貢生光緒丙子舉人庚辰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經邦優貢生內閣中書經楞拔貢生按察使銜
候選道經方廩生候選郎中光緒壬午舉人經畬一
品廕生四品銜兵部員外郎光緒壬午舉人經義優
貢生即用知縣經架候選知州經郟候選郎中經藩

虞生經述一品廕生郎中銜經适經翊經楚經良經
敘經滇經邁經沅經湘經進經澧經江孫女二十五
人曾孫八人國成國楨國荃國幹國棟國棣國柱國
杰

古今圖書集成

三

太子少保江蘇巡撫權兩江總督陳公神道碑銘
道光十九年江蘇巡撫署兩江總督江夏陳公薨於
位遺疏上

宣宗成皇帝震悼賞加太子少保銜飭部照總督例
賜卹逾十餘年江蘇官紳以公遺愛在民合詞籲請
入祀江甯府學名宦祠既奉 俞允而湖北官紳復
以公孝友睦婣文學政事足爲士林模範請祀鄉賢
時公薨既久葬又十餘年矣墓碑未立公子慶滋以
知府需次直隸述公行請爲銘諸碑鴻章先於公爲
部民繼入翰林爲後輩又繼公巡撫江蘇署兩江總

督又奉命總督湖廣實公之鄉聞諸士夫道公治績者甚具今總督直隸與慶滋同官一方義不可以不文辭公少有大志爲諸生時嗜讀先正格言以爲法協辦大學士文敏公百齡總督兩江聞公賢延居幕府公於三省吏治河防漕務鹽政營制海防莫不悉心講求蓋已裕經世之略矣中嘉慶戊戌恩科本省鄉試第五名舉人庚辰會試以一甲第三名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道光壬午散館充武英殿纂修浙江鄉試副考官記名御史京察一等簡放江蘇知府補松江署江甯調蘇州權蘇松太兵備道擢

江安糧道改蘇松糧道游升廣東鹽運使浙江按察使署布政使旋擢江西布政使復調江蘇布政使升江西巡撫復調江蘇巡撫權督兩江敷歷中外近二十年公爲政以教養爲心務持大體規久遠之利守松江時高堰未築運道阻塞吳中議行海道以初始人多難之公奉檄駐上海籌度機宜整定規條事遂以濟海運之可行自是始署江甯值下河諸邑水災流民攘奪村市囂然公禁止入城捐俸勸分設篷廠城外分男女以振又以流民涖聚則難區處散則可全其生檄大縣留養一千人小縣留養千人續至者

按人資送白大府檄行各州縣如法分振存活無算而居民無譁江浙農田最重水利署上海道時以吳淞江口紆曲易淤議用逢灣取直法濬之俾水勢迅駛任蘇藩議開太倉劉河昭文白茆河濬各屬支河旱澇得備在浙江江西亦然凡沿湖沿江隄岸督吏稽察修廢補敗增高繼長寶山有海塘壞五千餘丈華亭海塘亦傾五千九百餘丈公籌捐興築用覈工實民以永安蓋凡有利於民生者公知無不爲爲之必使可以經久官上海察知黃浦江風浪險惡因倣揚子江之制剏造救生船分置各岸行旅至今賴之

撫江西興復省城隆冬振濟粥廠撫蘇州勅建義倉
以備凶荒誠心所孚神人交應挑吳淞江時先築攔
潮大壩將成輒圯公虔祀周太僕祠潮退而壩成周
太僕者乾隆閒濬吳淞江以身殉事者也江西旱蝗
公作文禱神卽日霖雨蝗盡死其在江甯亦然有烏
雅啄蝗之異又屢降時雨驅蝗陷於泥中歲以無禱
上爲御書福祐康年四字以答神庥所至尤以敦
名節崇教化爲本整理各省書院文風丕振在蘇松
修前明忠臣瞿式耜墓道在江西修先賢澹臺子墓
漢忠臣陳蕃祠署總督時以鄉曲愚民惑邪教實由

正教不明之故奏請 敕儒臣推闡 聖諭廣訓中

黜異端一條撰爲四言韻文頒各省鄉塾俾民間咸
得讀之以收涵育薰陶潛移默化之效奉 特旨允

行是時天下方承平海波不驚 上灼知公賢勞實

深倚重屢奉 殊批有厚望於汝之旨又有看汝精

力才具深愜朕懷勿苟安畏難之諭公益思致身報

國察吏鋤奸閱河巡海整理水陸營務冒暑往還

積勞成疾未竟其用 朝野悲之自公薨之後不及

十年而時事日亟矣公諱鑾字仲和一字玉生號芝

楣湖北江夏人祖籍蘄州曾祖諱天佑貢生候選州

同祖諱正勳乾隆丙午科舉人丁巳科進士四川潼川府知府署川東兵備道父諱受疆貢生候選鹽大使本生父諱受培優貢生安徽宣城縣知縣崇祀名宦祠皆以公貴 誥封光祿大夫曾祖妣氏胡祖妣氏程妣氏高本生妣氏楊氏孫氏俞皆 封一品夫人公持身儉素有餘則以篤宗親敦任卹於蘄州建陳氏家廟買田四百餘畝爲祀祖贍族之用於江夏倣宋范文正公法置義田

成皇帝御書義莊扁額以賜道光辛卯湖北大水公捐金數千振卹於族媼鄉里守節婦月送薪米有子

者資助肄業配樊夫人繼配章夫人秦夫人周夫人
均以慈惠稱公生於乾隆五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薨於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四所
著有耕心書屋詩文集若干卷輯先正格言十卷三
楚歷朝名賢墨蹟撫楚帖十卷子五人長慶涵道光
己亥科 欽賜舉人藍翎同知銜河南上蔡縣知縣
次慶藩道光甲辰 恩科副貢內閣中書慶溥道光
己酉科舉人江蘇候補道慶洽藍翎同知銜江蘇候
補知縣慶滋鹽運使銜道員用直隸正定府知府均
周夫人出孫九人曾孫十五人咸豐十年葬公於武

昌城東喻家橋夾山口周夫人埶銘曰

民爲邦本官爲民依吏瘼其職實禍之幾小臣不廉
大臣不法厝火積薪姦宄萌甲陳公遭時海宴河清
人狃治安公念在氓農田水利所至摒營反經修厲
識深慮宏仁心仁聞 天子嘉之奄有南服任公設
施剔弊剷奸文經武緯惠養士民培 國元氣天不
憖遺喪此元臣繼公者何車覆其輪撥亂反治羣推
能者保邦未危吾思公也魄反其宅神游學宮仰公
治行視此碑豐

浙江分巡甯紹台道史公神道碑銘

予自道光中通籍翰林以年家子謁溧陽史君士良於京師同治初元撫吳奉 詔節制浙東兵事君方權甯紹台道謁予滬上逮予自吳入鄂秉節畿甸君以老歸優游林下者數年十一年春聞君之喪越六年子恩綬以狀來乞爲碑文置諸墓隧予素知君不可以無述序曰

君諱致諤字士良先世崇京兆杜陵人漢世祖時以功封溧陽侯因家焉四十四傳某際明嘉靖中太僕寺少卿又六傳爲君高祖諱貽儉湖北安陸府同知

文靖公從弟也會祖勝妣管本生會祖范妣潘管祖
汝櫛妣蕭本生祖汝楫妣管繆考錫祺妣楊皆以君
貴 贈馳至通奉大夫妣皆夫人君生有至性八歲
侍父疾抑搔承奉有若成人年十四五以幹局聞里
中寄籍宛平補縣學生員道光十四年舉京兆試十
八年登王振綱榜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丁父憂
服闋散館授編修掌院倚以辦院事兼 國史方略
諸館職凡鉅製盛典進奉文字一以委之二十八年
授江西廣信府知府決留獄捕土豪除賦額蜚詭修
考棚增號舍築隄護田設閘蓄瀉鄰郡有災集資濟

賑以安流亡爲政期年百廢具舉咸豐元年二月調
權南昌冬還廣信二年復調權南昌是時粵西賊起
竄圍長沙江西接壤會垣震動君治團練稽保甲製
軍械除德勝門外積沙築礮臺修城垣改造章江門
濬城濠及豫章溝設懸門布渠荅厥後粵匪圍南昌
近百日江忠烈公督師赴援轉危爲安人始知君守
備先具之力十月復還廣信練信新軍會浙師屏蔽
撫饒自貴溪舉守具濟南昌復調守南昌籌浙鹽餘
息以充餉增月城礮臺汰章武軍入信新以備緩急
時粵匪自九江上犯興國陷武甯君率信新軍偕浙

江遊擊常海敗賊於紫鹿嶺連敗之箬田復武甯楚
軍失利於九江援師集南昌乏餉主客交鬩君爲之
解紛弭釁籌軍火餉需逆酋石達開自楚入陷瑞臨
袁吉撫建諸郡環省皆賊君處以整暇賊不得逞六
年夏丁母憂將軍福興奉 詔援贛駐軍廣信奏乞
君自隨八年春君以乞餉抵常山值石達開竄圍廣
豐牒請以同知李元度一軍會浙師解廣豐圍又上
書當事言廣信浙之外蔽衢州廣信之後勁宜緩急
相濟厥後全浙淪陷湘陰左公奉 命視師借衢爲
規復計人始知君得兵機地利之要君既至浙將軍

解兵柄遂歸營葬旋奉江西檄調復除擢道員十年
春入覲 詔仍發浙江上書當事謂金嚴衢諸郡
悉爲賊窟杭州危急請以圍甯國之軍下擊嚴州以
徽州諸軍應之閩中簡勁旅會衢防之師搗蘭谿以
廣信防軍應之賊勢中斷杭圍必解時當事各分畛
域策不果行杭州陷同治元年左公撫浙奏君權甯
紹台道謁予上海予稔知君才假以便宜君請挈洋
將華爾同行華爾者美國武弁願隸中國予用之立
常勝軍者也時廣艇與法國兵構釁引賊陷慈谿甯
波鎮海餘姚皆警君至甯波簡軍實籌釐捐率居民

固守郡城推誠結洋將嚴約束檄華爾率常勝軍攻
慈谿華爾中銃而所部鼓勇登城遂克慈谿奉化復
陷君遴得都司楊應龍使募忠勇軍會郡人李鏐義
勇連敗賊於橫溪石橋克奉化合兵搗上虞復之嵯
新昌相隨而下乃謀規紹興賊合七酋之眾與我軍
夾曹娥江而軍我師渡江敗賊於東關又敗之夏家
埠直抵紹興城下會洋將勒伯勒東死諸軍稍卻蕭
山諸暨之賊來援我軍再戰盡殲之再薄紹城時左
公大軍克金華諸暨賊方蒂桂降遂復紹興進克蕭
山與大軍會於錢江浙東平君於是親歷所部飭吏

治撫瘡痍雇輪艇以擊海盜設安瀾局以護海商稽
旬月報以清釐稅左公大軍饋餉每取給焉積功
賞按察使銜 賜孔雀翎經營數年海邦綏定而君
精力亦減耗矣自陳衰老左公每慰留五年冬 詔
以原官致仕先是君本生祖靜香先生以就姻故遷
居常州君歸常州以十一年三月卒春秋七十有一
權厝於陽湖定西鄉龍游河徐家村先塋之次君起
自寒素知民間疾苦又博覽史窳以明史近而有徵
昭代科律尤究心焉故在官多援故事條便宜在
廣信時部牒開廣豐宜春諸礦君議以爲乾隆九年

廣豐開采得銀三萬礦徒滋事捕勦之費乃二十餘萬得不償失礦事遂罷在甯紹時臨海匪徒金得利竄南田君乞兵於巡撫討平之或謂南田故海島禁山饒沃宜屯田君議以爲兵燹之後腹地荒蕪遠於海外設防闢土所費不貲且恐未能安靖條上五難六弊開墾之議遂罷左公議禁革官府規費君議以爲地丁徵收章程不一不宜鑿銀價爲一定辦公經費與節壽名分公私其取諸州縣則一它日二者兼取爲累更深二十年後必弊之政若燭照焉予奏減江南漕賦君議以爲減正額尤宜革淨收各縣情形

歷年辦法大者宜奏咨餘並著爲省例以盡通變之法其慮事謹密皆此類也識性絕人所與遊一面卽記其爵里名字久而不忘而宅心厚慎嘗與友人書言五十年不作欺人語不爲負心事故身沒之日朋族遠近莫不嗟歎涕洟夫人蔣 贈恭人晉淑人蔣封恭人晉淑人子恩綬福建廈門同知恩緒舉人內閣中書孫定盤奎聯女一孫女二銘曰

肇姓自周錫封自溧亦越有明揚聲太僕煌煌文靖興彼駟門偉哉安陸實維諸昆諸昆有孫君子有穀克昌厥閭觀書天祿儒術吏治事異理同能禦非常

才乃不窮粵寇之倡東南禍烈有執干戈亦資籌策
自贛及越懋績丕彰變而能通精以致詳既奏膚功
歸娛泉石五福考終令聞無斁龍游之側鬱鬱豐岡
予文其傳以鴻厥慶

光祿大夫 贈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

毅勇侯曾文正公神道碑

聖清受命二百載有相曰曾公始以儒業事

宣宗皇帝入翰林七遷而爲禮部侍郎

文宗御極正色直諫多大臣之言咸豐二年以母憂
歸湘鄉遂起鄉兵討賊自

宣宗時天下乂安內外弛備於是西洋始通中國海
上多事未幾而廣西羣盜起大亂以興及此年放兵
東出攻長沙不克遂渡洞庭陷武昌循江而下所過
摧靡而是時天下兵大氏情竄懼不可復用諸老

將盡死爲吏者不習戰陳公旣歸

天子詔公治團練長沙公曰金革之事其敢有避因
奏言團練不食於官緩急不可恃請就其鄉團丁千
人募爲勇營教以兵法東伍練技號曰湘軍湘軍之
名自此始明年益募人三千解南昌之圍是時賊已
陷金陵踞之掠民艘巨萬縱橫大江中於是議創舟
師制船鑄礮選將練卒教習水戰

天子嘉之湘軍水師由此起矣四年成軍東討初戰
再失利未幾大捷湘潭以師不全勝上疏自劾已而
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鎮斷橫江鐵鎖乘勝圍九

江進規湖口當是時湘軍威名震天下會水師陷入彭蠡湖鄂帥喪師武昌再失公曰武昌據長江上游必爭之地也急檄湖北按察使胡公林翼率偏師西援不克則悉銳師繼之而自留江西督攻九江已而悍賊石達開等分道犯江西破郡縣六十餘城公上疏自劾卒以孤軍堅拒死守賊不得逞六年胡公等復武昌明年拔九江軍威復振公治軍謀定後動折而不撓堅如金石重如山岳諸將化之雖離公遠出皆遵守約束不變自九江未拔諸軍已略定江西郡縣矣公以父憂歸累詔起復視師不出既逾小祥

始奉命援浙江是時公軍爲天下勁旅四方有警爭乞公赴援南則浙閩西則蜀北則淮甸皆遙恃公軍爲固慮旌旗他指

天子亦屢詔公規畫全勢視緩急輕重去就之公曰謀金陵者必據上游法當舍枝葉圖本根遂建議三道規皖咸豐十年蘇浙淪陷朝廷憂之以公總制江南趨詔公東兵而公卒不棄皖以失上游是年西夷內犯定和議十一年公克安慶今

上同治元年正月元日授公協辦大學士於是分道出師大舉東下公弟浙江巡撫國荃以湘軍緣大江

薄金陵今陝甘總督左公宗棠以楚軍抵衢州援浙
江鴻章以淮軍出上海規蘇常水師中江而下爲陸
軍聲援三年蘇浙以次戡定而公弟等亦攻拔金陵
僞都自公初出師至是十有三年粵賊平東南大定
論功 封一等毅勇侯開 國以來文臣封侯自公
始公旣平定江南威振方夏名聞外國會忠親王僧
格林沁戰歿於曹廷議以公北討流寇是時公所部
湘軍皆已散歸經畫歲餘功緒漸彰會疾作有 詔
還鎮江南中外大事皆就決之公所謀議思慮深遠
進規中原議築長牆以制流寇策西事議清甘肅而

後出關籌滇黔議以蜀湘兩省爲根本皆初立一議
數年之後事之成否卒如其說而馭夷爲尤著云初
咸豐三年金陵始陷米利堅人嘗謁江南帥願以夷
兵助戰十一年和議旣成俄羅斯米利堅皆請以兵
來助公議以爲宜嘉其效順而緩其師期及同治元
年英吉利法蘭西又以爲請公又議以爲宜申大義
以謝之陳利害以勸之皆 報可廷議購夷船公力
贊之比船至欲用夷將則議寢其事其後自募工寫
夷船之制近似之遂議開局製造自是外洋機器輪
舟夷礮中國頗得其要領矣六年 詔中外大臣籌

和議利害可許不可許公議以爲其爭彼我之虛儀者許之其奪吾民之生計者勿許也移直隸總督天津民有擊殺法蘭西領事官者法人訟之 朝

天子慰解之法人固爭有 詔備兵以待公曰百姓小忿不足肇邊釁從之而密議儲將練兵設方略甚備先是公已積勞成疾至是疾益劇會江南闕帥上念南洋馭夷事任絕重非公不可遂命還江南臥治之至則經營遠略益勤旣一年疾甚同治十一年二月戊午遂薨於位官至武英殿大學士享年六十有二遺疏入

天子震悼賻賜有加贈太傅諡文正公諱某字滌生
世爲湖南湘鄉人曾祖竟希祖玉屏父縣學生麟書
三世皆以公貴 封光祿大夫曾祖妣彭氏祖妣王
氏妣江氏皆 封一品夫人夫人衡陽歐陽氏生男
二人紀澤廕生戶部員外郎襲爵爲侯紀鴻附貢生
孫三人廣鈞廣鎔廣銓皆幼公旣薨紀鴻廣鈞皆
賜舉人廣鎔 賜員外郎廣銓 賜主事女五人皆
適士族公爲學掣究義理精通訓詁爲文效法韓歐
而輔益之以漢賦之氣體其學問宗旨以禮爲歸嘗
曰古無所謂經世之學也學禮而已於古今聖哲自

文周孔孟下逮 國朝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
諸儒取三十有二人圖其像而師事之自文章政事
外大氏皆禮家言嘗謂聖人者自天地萬物推極之
至一室米鹽無不條而理之又嘗慨古禮殘闕無軍
禮軍禮要自有專篇細目如戚敬元氏所紀者若公
所定營制營規博稽古法辨等明威其於軍禮庶幾
近之至其論議規畫秩序井井經緯乎萬變調理乎
鉅細其素所蘊蓄然也喪歸湖南營葬於善化縣某
鄉鴻章少從公問學又相從於軍旅與聞公謀 國
之大者乃爲文刻其墓道之碑銘曰於鑠

皇清世載聖武萬夷震疊匪臣伊主厯載二百極熾
而屯孰排其紛厥維宗臣功與時會其成則天惟公
之興事乃異前 國有舊旅雲屯星羅公曰窳矣汰
之則那率我萌隸敵愾同仇舍其鉏耰來事戈矛厥
初孤立百挫不懾天日可格鬼神爲泣持己所學陶
鑄羣倫雖培浸灌爲國得人孰任鉅艱剋印使帥孰
以節死孰成孰敗決之於微卒驗不爽 朝廷乏人
取之公旁始 詔求賢江以薦起繼才胡公勝己十
倍陸軍諸將首塔羅王二李繼之水則彭楊皆公所
識拔於風塵知人之鑑並世無倫萬眾一心貫虹食

昂終奠九土碚此狂醜事已大畢乃謀於海益我之
長奪彼所恃動如雷霆靜守其雌內圖自強外羈縻
之默運方寸極九萬里人謂公怯曰吾過矣式蛙嘗
膽以生以訓大勲宜就胡棄而隕道光季世夷始愿
我內患乘之燎原觀火彼睨吾旁雌雄首尾曰儆可
乘附耳同起夷齧其外寇訐其內不有我公噫甚矣
億維昔相臣佐治以文武功之盛則由 聖人留都
開基三藩定變新疆外拓川楚內奠四夷奔走唯恐
在後皆秉 聖謨羣臣拱手公起詞臣以安以攘
天子虛己曰汝予匡相業之隆近古無有開物成務

是謂不朽退之有言衡爲嶽宗扶輿磅礴鬱積必鍾
後千百年降神堯堯我銘不誂以配崧高

布政使銜直隸按察使 贈太常寺卿丁公墓表辛巳
同治九年西洋人之旅居天津者與官民積不相能
客主挺爭訛言朋興是時遇缺題奏按察使丁公率
淮軍四千人赴天津備非常

天子授公天津河間兵備道公開誠示眾消釋羣疑
扶良詰姦遠人賓順屬郡無事既而居民不戒於火
天津舊有救火會其人皆輕俠尙氣卽與西洋人不
洽者也猶以前嫌相約不救火公聞警趨赴未及呼
儀仗跌一足跪泥塗中向火泣禱救火者聞風踵至
烈焰頓熄梁家園河隄將潰築者披靡公親執畚鍤

躍立水中幾滅頂不爲動水勢驟卻眾益奮墮土疾
築隄以不壞自是天津士民咸謂公之精誠足以禦
水火格鬻貊翕然頌之曰賢父母余適奉命總督
直隸以公居余部下久其樸直果毅之氣可屬大事
又能深得民心如此始知其不僅習兵略也凡察吏
庇民諸政一埤之鉅細事無不理前後倚如左右手
者近十年不意中道淪謝志業未副追思往事愴然
不能爲懷者久之公始習舉子業設臯比爲句讀師
窮年佔畢書生耳咸豐三年粵賊踞金陵淮南諸郡
相繼陷公始集里中子弟部勒以兵法累戰有功同

治紀元余創募淮軍赴援江蘇公率偏師從余渡江
屢遇悍賊自是轉戰江浙楚豫山東之境克復郡縣
城汎三十餘處擒斬僞王逆酋十數招撫降眾數萬
公未嘗不在行間晟舍之戰賊憑河爲險公率所部
鳧重河拔密樁破其兩壘諸軍相隨奮擊立克之湖
州賊由此不振流陽之戰時值霖雨平地水深數尺
捻酋任柱西渡流河狂竄公首先解衣涉水將士隨
進之河干伐木爲梁畢渡乃斷之眾知無退路窮追
破賊任柱勢蹙就殲乍浦降眾多桀黠未釋兵恐有
變公諭其酋曰汝械來自賊中與我軍異盍繳舊易

新示無相歧眾然之繳軍器已盡始告以奉檄遣撤
狀量給塗費眾愕聆命遂分道歸鄉里公之勇決
善戰審幾定變多如此積功擢遇缺題奏按察使

賞戴花翎加布政銜西林巴圖魯名號任天津道數
年屬境大水公手定章程設饒粥廠以棲流民廬竈
藩溷悉有程式選賢員發賑鄉村條教鎮密道無殫
者他郡多奉以爲法以憂去官紳民籲留者數萬人
服除起權津海關道會直隸山西河南大旱公廣勸
商民分財濟賑噓枯濯瘼鄰疆蒙澤遷按察使攝布
政使平獄訟甄賢否廩然以不得其職爲懼觀公所

勉欲樹立者其意量殆不可窮遽以光緒六年五月十九日卒年五十五以七年某月某日卜葬合肥西鄉椿樹岡南之新阡公諱壽昌字樂山其世系邑里行誼余已誌之幽堂有子二人功浩功勳公之卒也余具公戰功治績上於朝得旨宣付史館立傳賜卹如例並於天津建立專祠公之治行在天津爲尤異天津士民哀之如喪父母朝廷援禮經禦災捍患則祀之義豈特以慰士民之思亦俾世之吏於茲土而能燾其民者知所勸也故余復甄敘大略貽諸其孤俾揭於墓以告後之人

新編 漢書 卷之九

九

原任安徽按察使司按察使張君墓表

咸豐初安徽甯池太廣兵備道豐潤張君用大臣薦
遷雲南按察使於是洪秀全反安徽戒嚴巡撫蔣忠
愨公請留君自佐君則上書言六事蔣公以聞有忌
君者格不用蔣公出君廬州使募軍而安慶陷 詔
以君爲安徽按察使洪秀全旣據金陵賊艘縱橫大
江中安徽瀕江而城又新剗於賊城赤立無門闌附
郭無居人官無舍廨無寸兵半粟行省僑置廬州矣
君受事方以掇拾安慶殘遺拊集還定之爲事未幾
金陵賊連艦上犯再略安慶城北十許里有關曰集

賢道安慶北出則關要其衝君曰城敝惡不可守吾
且守關事聞 天子曰城敝惡不與凡不守者比賊
叩關不得逞遂據城君逐之皆拏舟去賊去君空其
城不居還守關 天子又曰城敝惡不可守守險其
可然文吏猶持不居城爲君罪竟罷君官賊旣去安
慶遂犯南昌南昌守不下折而再趨安慶則君已去
集賢守關者不能禦 天子峻法誅之自是後呂文
節公江忠烈公相繼死難江淮間無完土於是人思
君守關勞而謂議君者爲非君雖議罷仍署按察使
是時安徽阨塞數二關南則集賢東則東關東關者

在巢含界上賊自濡須巢湖以窺廬州則東關要其衝初君守集賢鴻章率鄉兵守東關已而鴻章往來近縣擊賊總兵勤壯公玉山繼守之賊據安慶分兵入濡須東關不守君聞趨救關戰而傷退保於巢其後卒與玉山力復關守之廬州之圍江忠烈公故與君善自東關召君赴援師薄城下奪賊壘而玉山陷陣死君收殘卒屯近郊爲聲勢比援軍麋至將帥不相能城卒以不救陷君亦謝兵符歸矣初君爲吏浙中久歷知景甯建德海甯桐廬仁和四縣一州同知石浦廳擢歷杭嘉溫三府所至有績建德石浦皆以

丁憂去官桐廬温州皆以攝他劇處不至在仁和海上用兵揚威將軍過杭供張辦驕兵奉約束唯謹在杭州會嘉興支縣民以賦糧倍經徙市戕兵役巡撫吳文節公且徵兵江忠烈時令秀水上言苟張守往可無煩兵遂移君嘉興至則縛豪民一人而亂定更定賦法黠吏束手吳公下其法他府行之皆便又議海運當時不聽行後卒用君議至今他所興除利病甚眾尤盡心荒政既授安徽道員猶留浙振嘉湖嚴紹四府災浙人德君大吏多知君能及自軍罷歸道浙浙撫強起君防徽州君則既以勞致疾矣竟卒於

徽享年五十七咸豐四年閏七月也君諱印塘字雨
樵由嘉慶二十四年舉人起家會祖嗣浚祖棟均縣
學生父灼三世皆以君貴贈如其官娶灤州田氏封
淑人有賢行妾毛氏李氏以子貴均封恭人子六人
佩經浙江知縣佩統監生佩綸翰林院侍講佩綬監
生佩紱浙江按察使經歷佩緒候選通判佩經佩綸
佩緒毛出佩統佩綬佩紱李出女七人五適士族一
殉難杭州以烈旌一以孝旌孫二人志滄志潛君卒
二十有五年乃卜葬於豐潤縣之八戶莊東方江淮
鼎沸獨君與鴻章率千百羸卒崎嶇於擾攘之際君

每自東關往來廬州輒過予里舍或分道轉戰卒相遇矢石間往往並馬論兵意氣投合互相激厲勞苦余謂古所傳堅忍負重者君殆其人自君罷歸安徽軍事益卒卒余亦展轉兵閒無所就久乃謀引去而君則既不究其志死矣豈非其命也君旣葬佩綸以狀來請乃論次其終始俾歸而刻之墓道

誥封一品夫人張母吳太夫人家傳

國家汜愛蒸庶施德若不及凡有能助

國家息其民者寵嘉之著爲令昔春秋貸國人粟者
書於國乘漢元狩閒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
又詔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蓋扶世
導民莫大於與人爲善也鴻章備位宰輔每見四方
有以乾澇偏災告者封事朝上膏澤夕下輓粟發帑
斷澹其災

堯舜在堂廉慈仁殷勤誠加於海內故士大夫感發
深宮如傷之隱爭輸財餼粟助縣官振業貧困咸若

恐後卽女士閨媛慕懷清之風徹環瑱以救溝中之
瘠者亦所在多有光緒十年四月二十四日順天府
尹周公家楣以奏草抵鴻章其奏云記名提督張紹
棠之母一品命婦吳氏年八十有八以勤約自持而
愷善不怠凡鄰里姻黨有不給者多方贍助曩者本
省宿太水災暨晉豫之災一再捐重金以振今以順
直水災太甚節衣縮食摒擋白銀千錠命子紹棠呈
助官振并申明已拜一品之
誥不敢仰邀議敘臣請
教建樂善好施坊以獎之

制曰依議畿疆故鴻章所兼領方以三輔水毀民流不能還定安集心焉內疚今吳太夫人出重金遠賫以壯拯活吾民卽吾民母也讀奏竟且喜且慚越二年紹棠將修家乘書來爲太夫人乞傳鴻章與紹棠累葉有連吾祖姑卽太夫人君姑弱妹又歸紹棠每登堂拜母跪起如子姓閩行聞之最稔又重以活吾民之誼其曷敢辭太夫人同邑庠生諱騰鵬長女家故饒又城居不習鄉曲勞苦事比來歸誠齋封公奉事尊章婉婉承志烹飪澣緝一以身職之若故習然宛若入廚者以番休太夫人屢爲病者取代浹旬不

得休立刀俎閒久足痺至不能行隆冬手頗瘃血痕
斜互見其勞瘁如此既封公館於外不治家人產捐
嫁時裝齎營田數頃以織悉治生率女奴碾麩屑菽
糲澆爲醢以食而儲鑿粟供封公歸暨歲時婚友過
從之需後家稍稍裕仍自省約佐封公振贍三黨食
啖作苦不異曩時封公棄世值粵逆難門子紹堪以
倡團殉太夫人命紹棠復集鄉團捍賊親故相依者
百有餘家出困米分餼之全濟者甚眾又率吾妹親
爲飭以餉丁壯後紹棠與鴻章平吳積功洊升都督
誥封太夫人爲一品夫人迎養金陵二十餘年以光

緒十一年八月十九日告終年八十有九

敕建坊後一年也太夫人生年以來毋珍羞之嗜紛
華之好衣襴綻綴幾滿尚不忍棄至遇戚儔有急暨
晉豫皖省順直等處之振則悉出節縮所餘無少靳
子婦操服食進輒又响响爲言少時供養作家勤苦
狀吾雖老宜惜物力爲子孫留有餘周公奏詞所稱
勤約自持愷善不怠咸實錄也於虜坤道吝嗇其常
也太夫人乃不屯其膏河潤九里澤及三族

帝城并蒙其澤宜其祥徵子孫福至老壽蒙樂善好
施之衰近時吾鄉壽媛得邀異數者鴻章伯太夫人

而外惟提督周盛傳母栗太夫人暨太夫人同開相
望綽楔峩峩過其門者咸嘖嘖歎賢母之德

九重嘉與之仁於不置其風世勵俗實大且遠鴻章
既託末親又舊史官也太夫人之德與

九重之仁既足以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且有
合於春秋西漢與善之義爰摘於槩上之用備史宬
之摻採次亦以俟志乘紀恩澤義行有可考焉其世
系之詳則不贅及從史例也

誥封一品夫人亡妹張夫人家傳

嗚呼自吾妹之亡吾母無與承歡者矣吾閨門之內
諸婦無相助以德者矣吾兄弟六人女弟二人妹居
長先後宛若或不相得致勃礮吾母常蒿然不憚妹
歸輒侃侃出正言爲處曲直開解而和調之咸帖帖
頰首敬受靡有牴牾吾母乃大懽初先侍御公與吾
母留京邸吾與三弟從伯兄將嫂遠宦獨妹留家四
弟五弟六弟小妹以肩隨其浣濯烹飪暨內事皆身
任無不治辦諸弟妹得所依倚吾父母忘弱小之累
皆妹力也旣歸張氏踰年君舅寢疾妹在視食飲隨

妹夫疋藥物得宜與節犁旦深夜入廚下躬治餽飪
糗糗之屬授傳婢以進時有身氣力不任然靡昕宵
懈也舅病亟醫者云得乳可已長甥免身卽朝夕搆
漣坐盂於湯伺温以奉舅兒終日嗷不之顧舅姑以
是愈篤愛吾兄弟宦學家屢空奔走稱貸妹之舅以
妹賢又偉視吾兄弟不待求請輒資給之吾兄弟婚
宦之需張氏之伙居多逮舅卒家析妹夫故孝願奉
母出分母亦曰中男介婦事我謹必能奉事我時粵
逆肆擾妹夫以異軍蒼頭特起從侍御公袁忠愍公
治賊於淮南北恆不家居後從曾文正公於豫章又

別將與吾會師吳中妹斬斬持門戶於傾側擾攘中
奉君姑教諸子使不廢學家以不落吳會平板輿迎
吾母養妹侍行焉繼室未諳姑起居頗慮不得吾母
意妹左右導迎之婦姑相得尤歡故妹之歿也吾哭
之痛而室人亦哭失聲妹生平靜穆專一居恆默默
不苟訾笑每歸甯諸嫂弟婦會坐咸平息下氣從容
語笑無僥言揚聲者下至婢媪亦肅然旅進退吾每
謂妹靜正有鬚眉丈夫風概且曰妹恨不爲弟爲弟
助吾家事內外治矣孰意年甫四十而遽歿也吾挽
云患難提攜滿樹荆花獨先折折吾妹實折吾弟也

嗚呼傷矣爰揮涕洟述一二授諸甥俾長毋忘其母
妹以同治丁卯二月六日歿春秋四十子三席珍士
瑜士珩女一適方氏夫名紹棠字又堂偕吾平吳積
功授都督

鴻章曰又堂之會師於吳或憇妹兵凶戰危宜尼行
者妹曰仲兄在難誼無坐視且死生命也迨吳會平
又堂總師于焉有降將隸部曲新饋重金千又堂卻
之降將不自安介密親獻之妹妹亦卻之密親爲固
請厲色以謝終不受鴻章謂妹有鬚眉風非讐言也

李文忠公遺集卷五

孫國杰編輯

蘇州試院記

國家興賢育才加意學校生徒考課之事分命近
臣持節各直省歲科兩試巡歷所部三年再周典至
重也以故各郡城必有試院蘇州郡而省者也試院
乃僻在崑山且與太倉州合於常制獨殊同治初元
余奉詔東征轉戰兩年賴
雨宮

聖天子之威靈諸將之用命戡定蘇州復次第削平

常鎮嘉湖諸郡縣千里救安握鉛抱槧之士散之四方者至是咸歸里於是乎始議試事蘇州太倉諸紳士牒余言崑山試院已燬狀且曰試院本巡撫行臺明宣德中以巡撫無事駐崑移以校士中廢重建遂仍舊貫初無必應在崑之義或曰取其道里適均此不考沿革臆度之說也 國初張公能鱗記言學署有三淮揚署泰州常鎮署江陰蘇松署崑山本與松江合何適均之有又考是院中廢時或調赴江陰或假郡學明倫堂兩廡試之則集試蘇州乃故事也至太倉本隸蘇州固宜合既升直隸州則爲越境非體

也今同一重建不如各於府州治建之爲便余避之
據牒以聞 報可因屬郡紳宮允馮先生桂芬郡守
薛君書常董治蘇州試院事相地得定慧寺東廢址
舊爲民居廣袤二百餘椽計椽給值凡白金四百兩
有奇以三年秋七月始迄冬十月落成門庭堂寢廩
庖高庫廣狹多寡一準松江式惟東西廡爲七十椽
試卓仍其尺寸而改十二人之坐爲八人之坐皆兩
君所經畫也凡爲屋一百六十餘椽糜官錢一萬八
千緡有奇旣成會郡縣以試期告余聞蘇郡舊有自
備卓橙之弊酬厚值者得善地寒暖不避風雨甚苦

之遂檄視松江法郡縣正場覆試一皆於試院舉行
永以爲例亦一便也吳中自言子以文學肇啟風氣
漢晉以來代有聞人聲明文物照耀江左我

聖清教澤所被薰陶濡染視前代有加二百年來登
大魁者一郡至二十餘人科第之盛甲於海內而溯
其初旣發軔必自試院始不特此也自來儒者蓄道
德能文章馴至功名蓋世要無不萌抵於諸生中如
范文正爲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是也士果有志希
賢安在今之人不古若邪先型不遠前程正長竊冀
此試院中有如金章宗所謂養出一范文正所償不

少者庶不負今茲經營創造之意而區區科第末又
不足言矣余故以景范名其堂復申其說爲多士勸
焉是爲記

Number of ...

100

改建正誼書院記

事有勑自晚近而於三代聖人之法適合者今書院是也書院始於唐明皇建麗正書院蓋六館之屬與今書院異宋元時輒因先賢遺迹思而祠之請於朝設官主教事如蘇州之學道文正和靖鶴山皆是蓋祠堂之屬與今書院同而異今書院之法實卽三代鄉學宋元郡縣學之法何以言之學記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疏引書傳說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中

年考校注鄉遂大夫閒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非
卽今師課官課之法乎史稱胡安定教授蘇湖立經
義治事兩齋又稱范文正守郡立學延安定爲師考
是時天下未有學洫教事者以禮聘不以選授迨後
文正天章閣十事之疏旣上始命郡縣皆立學取安
定學法爲太學法著爲令至於今不廢非卽今延山
長選內課之法乎穆堂李氏不深考乃謂後世立學
未嘗聚弟子員於學宮散而無紀疏而不親課無與
爲程業無與爲考不如書院以聚處講貫而學業易
成不知古來之學本無不聚後世名存實廢之學始

不然而書院則轉存古學之法然所習僅制舉文字
猶無當也務令究心經史有用之學無失文正遺意
斯於古學法有合焉余平吳之次年建復紫陽書院
課四書文試帖如舊制其明年將復正誼書院舊制
與紫陽同以肄業人眾故分之今人數不及半分之
則彌少因念江甯有惜陰書舍杭州有詒經精舍廣
州有學海堂蘇州獨無歲庚申當事議建滄浪講舍
延宮允馮先生桂芬爲之師落成課有日而寇至都
人士惜之予遂因正誼舊名而改課經解古學檄所
司籌白金萬二千金以萬金置田以歲租爲修脯膏

火資餘購屋庀家具屬郡紳顧觀察文彬理董發歛之事仍延宮允主是席損益惜陰舊章又參用湖南嶽麓城南等書院之式招諸生之雋若而人宿院肄業以年較長者一人爲齋長庶與安定學法合卽與宋元郡縣學法合以漸幾乎三代上鄉學之法亦無不合夫天下之有學自文正發其端而蘇郡實爲權輿又安知正誼之法不且從此風行海內如響斯應家知樸學士盡通經益以廣我

聖清典學右文之盛亦將以正誼爲權輿乎余於文正無能爲役而適與其事亦云厚幸又考正誼書院

創於吾鄉汪稼門先生撫吳時是歲嘉慶九年甲子
先生以皖人監臨南闈今甲子一周大劫已去 文
運重新余亦以蘇撫充監臨改建是院貞元循環之
理有如此之巧合者可異也夫

安州南北隄工碑記

畿輔形勢西北高而東南下安州居九河下流西章
小陳楊村高界諸河又自博蠡清高諸邑來匯潞爲
大澤沮淤奔蕩吾民之嗟昏墊而歎其魚者非一日
矣子奉命督是邦值_宣歲大水惄然憂之旣開陳
家溝金鍾筐港諸河以_入海之路復命清河道葉
君伯英治蘆僧趙王諸河以醜淀水葉君以爲水之
壅遏者非疏濬無以洩其流水之泛溢者非隄防無
以固其塞安州中央如釜四外若盂尤非隄不爲功
迺以癸酉春乘扁舟歷州境南北躬自履視南隄自

州西南板橋邨斜而北東亘州城復折而南逶迤西抱蜿蜒以訖於州南之陶口邨首尾銜高陽隄如帶之縈凡爲弓五萬三千一十有奇州之南境環焉北隄自州西北三台邨東袤出新安城陰又屈曲北行邈迤以訖於州東北之大陽邨隄首安肅而尾雄縣如弓之彀凡爲弓萬五千八百五十有八州之北境障焉明年檄州之官若民興役軫其民之憊也予爲發帑六千葉君復輸俸二千不足乃徵諸州人虞其功之緩也命候補直隸州朱靖旬候補知州丁文浚董其役徵發號召乃責之權知州王邦傑州判方汝

靖藝鼓於季春之月杭出手堡相與割波臣之府以
恢復壤畚者雲集杵者霆奮隄高六尺地稍下則遞
益之隄趾博二丈五尺頂殺其趾之半以爲削凡四
閱月隄成而秋水大至登隄以望其外則汪汪焉浩
浩焉淀水之瀾漫也其內則井井焉油油焉田疇之
縱橫黍稻之葱茂也州之耆老士女走相告曰吾儕
創鉅痛深幸不汨沒洪流以有此室家之樂孰非兩
隄保障之力哉予考舊志隄長百八十里有奇經數
百年屢修屢圯形勢亦多變遷今茲興築增益故趾
者十之二三創造者十之七爲隄長一百里有奇方其

謀事之始鮮不謂人力難施及今觀之乃歎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謂爲之而不能成與成之而無其效者皆靳其力而以難自解者也然則自今以往勤修而慎茲之毋惜小費而棄前功毋因暫安而忘遠慮安之民其永奠矣乎功之始竣葉君請予爲記乃紀其事以示後人

安徽義阡享堂記

凡人生相聚死相恤死之恤也愈厚則生之聚也益
堅其行之自近而其所及至遠昔管子爲軌里連鄉
之制使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祭祀同福死葬同
卹此其平日之相卹也管子又曰居同樂行同和死
同哀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則軍法在其中矣又曰有
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莫之能禦則所及者遠
矣後世召募鄉勇殆師其遺意焉粵捻之興擾亂徧
南北治之者曰楚軍曰淮軍皆用鄉人以治四方之
事予自同治四年奉 命勦捻匪自淮徐兗豫以入

於燕七年轉戰畿南郡縣至某某卒乃殄滅是時楚
豫兗諸軍皆會而淮軍之力爲多淮軍將士之捐軀
命而膏原野者亦較眾其得裹尸而葬與夫聞於
朝而與於昭忠之祀者蓋千百之一而已予愀然傷
之會有湖廣之行入蜀督黔師移兵關中奔命不
暇九年復移師入燕始奉總督畿輔之命吾皖之
遊宦從戎於斯者爲予言曰保定郡城之東曰丁家
園者吳侍郎廷棟爲布政使時置義阡焉爲地四十
五畝郡城之南曰八里莊者張中丞樹聲爲布政使
時置義阡焉爲地七十五畝後益之爲百二十四畝

有奇其去城也遠其於地也爲下溼予乃屬候補道
葉君伯英總兵葉君志超更卜於城西曰土橋邨爲
地四十四畝繚以周垣爲享堂以祀淮軍將士之死
事者爲屋以停旅櫬之可歸者用鄉人公輸銀若干
以同治十一年某月某日落成鄉人請予文記其事
予惟古者死徙無出鄉故周禮冢人墓大夫所掌皆
言族葬未有言鄉者秦漢而後天下爲郡縣無復封
域之限仕宦商旅率去鄉數千里不獨從軍之遠出
矣夫客死之與死王事也其爲死也不同而其爲異
域他鄉之感則均耳今義阡之設推古人族葬之法

以聯鄉里之情而享堂之設又推 國家昭忠之意
以慰英毅之魂蓋不啻秦之封穀尸唐之作憫忠寺
一事也而兩善具焉矣予既重鄉人之篤誼又傷夫
將士之致命遂志而不及見大功之成也爲之記以
志予慨

曾文正公畫像贊

周綜四代孔闡六教甸鑄區宇係苞桑固文誤而文
闢焉彫鏤盪浮黜華虛尋理緒因循多故迷蚩尤霧
驚彼草木熏胥猿鶴儒家者流睢喜操孤秉禮出治
理而不膚投之艱鉅內剛外柔風颺電激朋飛羣附
滌盪瑕垢祇行吾素

先帝曰都而不善乎將相通侯東南尸祝文場伏波
非經不娛白辰朏夕自眠若無人之有技有容休休
通經之用羣反厥初薪盡火傳視此禮書武兮文備
啟我聖徒元氣布獲允奠輿圖

答彭孝廉書

丙子

孝廉足下頃接惠函就論文祺休暢榮問日新爲頌
煙臺一役議結滇案暫以釋外憾而戢戎心然此事
錯誤在前鄙人勉強了結殊未慊心過蒙揄獎祇增
慙慙來書援引古今推究形勢謂中國之洪荒以聖
人制度文物關之外國之洪荒以火輪舟車機器電
報之類關之崇論閎議於中外大局洞若觀火足破
拘墟之見嘗謂自有天地以來所以彌綸於不敝者
道與器二者而已開闢之初生民渾噩所需於世者
蓋寡其後不能無以自養不能不相往來卽不能無

爭鬪聖人者出於是。有耒耨之教，有舟楫之利，有弧矢之威，其風氣所趨，不能不然者，道也。而道之所寓者，器也。數千年來，土宇日闢，智巧日生，吳楚秦越昔之所稱戎蠻者，今皆爲中原腹地；匈奴突厥昔之常作邊患者，今卽是蒙古外藩。而天復使泰西諸國研精器數以通我中華，於是有農織之機器，有火輪之舟車，有洞鐵之槍礮。蓋中國所尙者，道爲重，而西人所精者，器爲多。然道之中，未嘗無器，器之至者，亦通乎道。設令炎帝軒轅復生乎今世，其不能不從事於舟車槍礮機器者，自然之勢也。今之議者，動引古聖

啜糟粕而去精華務空談而忘實踐失之彌遠欲求
馭外之術惟有力圖自治修明前聖制度勿使有名
無實而於外人所長亦勿設藩籬以自隘斯乃道器
兼備不難合四海爲一家蓋中國人民之眾物產之
豐才力聰明禮義綱常之盛甲於地球諸國旣爲天
地精靈所聚則諸國之絡繹而來合者亦理之固然
來書謂世界日開其機自外國動之其局當自中土
結之實爲遠識至論其效卽不在今日亦當見諸千
百年後也因執事留心世務故略抒一二復頌元祺
不具某頓首

答朝鮮相國李裕元書

丙子

橘山尊兄太師閣下客臘裁復寸箋稍攄積愆頃承
平游太守轉送五月十五日惠翰引義謙而見推過
當非所敢任復荷惠賜志書拜登之餘愧謝愧謝敬
審起居曼福動靜多豫內贊密勿外敦鄰好蓋勞可
念日本與貴國介在東表前有邊境小忿憫然有示
武之意嗣聞稍釋嫌疑言歸於好信使往還息事靖
民爲之一慰僕忝領畿輔與貴國疆宇相望且思歷
朝交誼之厚解紛排難乃分之宜西洋英俄諸國專
務通商地球以內幾無不到茲日本旣導先路諸國

或思步其後塵彼亦明知貴國物產非豐洋貨銷路
不暢而歐洲風氣每以多開口岸互相矜耀或雖得
請以去旋因貿易無益而遲遲不至者亦閒有之此
中操縱機括諒老成謀國者必能措置咸宜也僕力
小任重春夏以來雨澤愆期頃已疊霈甘霖三農徧
慰似可轉歉爲豐涼風存至順時節宣書不盡意某
頓首

再答朝鮮相國李裕元書

戊寅

橘山尊兄太師閣下前由永平游太守轉送丁丑十月望日惠書垂問殷拳感謝曷已祇以郵程乏便闕然未報歲月如馳寒燠忽更比維勳猷雲蔚餐衛咸宜撫綏羣黎慎固四封蓋勤碩畫至爲企念日本與貴國議約修好將及三年萊館互市未見繁盛商民錯處能否相安彼國自平秀吉以來恃其詐力囂然不靖近者西鄉隆盛弄兵潢池不戢自焚彼君臣鑒於國小多難或不敢復勤遠略往歲中國駐倭公使何侍講前赴東洋僕以貴國之事屬其留意體察隨

時調停旋接何侍講來書日本近以俄人有事四方
貪得無厭怒然如猛虎之在臥榻之旁其於貴國既
無惡意似欲聯爲輔車引爲唇齒頗疑貴國不肯傾
誠相待僕揆度大勢泰西英美各邦相距尙遠志在
通商無利人土地之心俄跨有三洲土壤實與我東
北邊界毘連又時以蠶食鯨吞爲事貴國與日本濱
臨東海俄國兵船游弋窺伺勢所難免譬猶虞虢備
晉韓魏畏秦其端不始於今日也前聞日本欲在貴
國咸鏡道之元山津開口通商俄人陰沮其議謂他
日設有戰事恐於日本商務有礙英人請日本介紹

通商俄復沮之若果屬實其意欲使貴國孤立無援
一旦發難可以廓然無所牽制識時之彥用爲隱憂
昔蜀先主猱亭之敗怨吳甚深而諸葛武侯生平措
注以和吳伐魏爲上策唐德宗有宿憾於回紇李鄴
侯勸以釋忿尋盟而吐蕃之勢頓衰蓋命世英雄蠲
細故而擴遠圖往往如此邇聞俄國與土耳其和議
已成西事方蕺將圖東略執事老於謀國徹桑迨陰
之計其在斯時乎僕以東土屏障中原又千里神交
氣誼相孚不得不一摠肺腑之談近今貴國廟謨若
何鄰交若何固未能知其詳也僕忝居高位無裨時

艱所幸入夏以來雨暘時若此閒及晉豫各屬年穀
順成億兆生靈有噓枯回生之望關山負阻延企爲
勞惟順時自愛不宣某頓首

三答朝鮮相國李裕元書 己卯

橘山尊兄太師閣下正月杪裁復寸函旋於二月間
接到客臘望日惠書反覆於邦交一事推究得失剖
晰情勢忠謨碩畫傾佩無涯比諭頤養修齡平章大
政保疆禦侮措注咸宜至爲企頌承示日本與貴國
交涉各節倭人性情桀驁貪狡爲得步進步之計貴
國隨時應付正自不易客歲駐倭公使何侍講來書
屢稱倭人情爲介紹願與貴國誠心和好兩無虞詐
鄙人思自古交鄰之道因應得其宜則仇敵可爲外
援因應未得其宜則外援可爲仇敵倭人之言雖未

必由中尙冀迎機善導杜彼爭端永相輯睦是以會
寓書奉勸勿先示以猜疑致令藉爲口實也近察日
本行事乖謬居心叵測亟宜中爲之防有不能不密
陳梗概者日本比年以來宗尙西法營造百端自謂
已得富强之術然因此致庫藏空虛國債纍纍不得
不有事四方冀拓雄圖以償所費其疆宇相望之處
北則貴國南則中國之臺灣尤所注意琉球乃數百
年舊國並未開罪於日本今春忽發兵船劫廢其王
吞其疆土其與中國與貴國難保將來不伺隙以逞
中國兵力餉力十倍日本自忖可以制之惟嘗代貴

國審度躊躇似宜及此時密修武備籌餉練兵慎固封守仍當不動聲色善爲牢籠凡交涉事宜恪守條約勿予以可乘之端一旦有事則彼曲我直勝負攸分第思貴國向稱右文之邦財力非甚充裕卽今迅圖整頓非旦夕所能見功近聞日本派鳳翔日進兩戰艦久駐金山浦外操演巨礮不知何意設有反覆中國卽竭力相助而道里遼遠終恐緩不及事尤可慮者日本廣聘西人教練水陸兵法其船礮之堅利雖萬不逮西人恐貴國尙難與相敵況日本諂事泰西諸國未嘗不思藉其勢力侵侮鄰邦往歲西人欲

往貴國通商雖見拒而去其意終未釋然萬一日本
陰結英法美諸邦誘以開埠之利抑或北與俄羅斯
句合導以拓土之謀則貴國勢成孤注隱憂方大中
國識時務者僉議以爲與其援救於事後不如代籌
於事前夫論息事靖人之道果能始終閉關自守豈
不甚善無如西人恃其慄銳地球諸國無不往來實
開闢以來未有之奇局自然之氣運非人力所能禁
遏貴國旣不得已而與日本立約通商各國必從而
生心日本轉若視爲奇貨爲今之計似宜用以敵制
敵之策次第與泰西各國立約藉以牽制日本彼日

本恃其詐力以鯨吞蠶食爲謀廢滅琉球一事顯露端倪貴國固不可無以備之然日本之所畏服者西人也以朝鮮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統與西人通商制日本則綽乎有餘泰西通例向不得無故奪滅人國蓋各國互峙爭雄而公法行乎其閒去歲土耳其爲俄所伐勢幾岌岌迨英奧諸國出而爭論俄始斂兵而退向使土國孤立無援俄人已獨享其利矣又歐洲之比利時丹馬皆極小之國自與各國立約遂無敢妄肆侵陵者此皆強弱相維之明證也且越國鄙遠古人所難西洋英德法美諸邦距貴國數

萬里本無他求其志不過欲通商耳保護過境船隻耳至俄國所據之庫頁島綏芬河圖們江等處皆與貴國接壤形勢相逼若貴國先與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牽制日本並可杜俄人之窺伺而俄亦必遣使通好矣誠及此時幡然改圖量爲變通不必各開口岸但求日本通商之處多萃數國商人其所分者日本之貿易於貴國無甚出入若定其關稅則餉項不無少裨熟其商情則軍火不難購辦隨時派員分往有約之國通聘問聯情誼平日旣休戚相關倘遇一國有侵占無禮之事儘可邀集有約各國公議其非鳴

鼓而攻庶日本不至悍然無忌貴國亦宜於交接遠
人之道逐事講求務使剛柔得中操縱悉協則所以
鈐制日本之術莫善於此卽所以備禦俄人之策亦
莫先於此矣近日各國公使在我總理衙門屢以貴
國商務爲言因思貴國政務禁令悉由自主此等大
事豈我輩所可干預惟是中國與貴國誼同一家又
爲我東三省屏蔽奚啻唇齒相依貴國之憂卽中國
之憂也所以不憚越俎代謀直抒衷曲望卽轉呈貴
國王察核廣集廷臣深思遠慮密議可否如以鄙言
爲不謬希先示覆大略我總理衙門亦久欲以此意

相達俟各使議及之時或可相機措詞徐示以轉圜之意從前泰西各國乘中國多故併力要挾立約之時不以玉帛而以兵戎所以行之既久掣肘頗多想亦遠近所稔知貴國若於無事時許以立約彼喜出望外自不至格外要求如販賣鴉片煙傳教內地諸大弊懸爲厲禁彼必無辭做處如有所見亦當隨時參酌一二以盡忠告之義總期於大局無所虧損夫政貴因時治期可久知己知彼利害宜權用閒用謀兵家所尚惟執事實圖利之緣迭奉來函諄諄於交鄰保境之道用敢不憚醜縷密布腹心復候起居書

不盡意某頓首

不盡意某頓首

不盡意某頓首

不盡意某頓首

李文忠公遺集卷六

孫國杰編輯

二十自述 壬寅

蹉跎往事付東流，彈指光陰二十秋。
青眼時邀名士賞，赤心聊爲故人酬。
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沈祇一漚。
久愧蓬萊仙島客，簪花多在少年頭。

每到春初酒價賒，驚心老大漸相加。
三年白下增詩債，十載青氈易歲華。
馬齒記從今日長，龍頭休向昔時誇。
因循最誤平生事，枉自辛勤讀五車。

丈夫事業正當時，一誤流光悔後遲。
壯志不消三尺

劍奇才欲試萬言詩聞雞不覺身先舞對鏡方知頰
有髭昔日兒童今賜冠浮生碌碌竟何爲

暮鼓晨鐘入聽來思前思後自徘徊人生惟有青春
好世事須防白首催萬里請纓終子少千秋獻策賈
生推愧子兩字功名易小署頭銜斐秀才

入都

癸卯

丈夫隻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
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須捷足隨途驥那有閑情逐
野鷗笑指蘆溝橋畔路有人從此到瀛洲

頻年伏櫪向紅塵悔煞駒光二十春馬是出羣休戀

棧燕辭故壘更圖新徧交海內知名士去訪京師有
道人藉此可求文字益胡爲抑鬱老吾身

同思往事盡成塵我亦東西南北身白下沉酣三度
夢青衫淪落十年人窮通有命何須卜富貴何時乃
濟貧角逐名場今已久依然一幅舊儒巾

局促真如蝨處禪思乘春浪到龍門許多同輩矜科
第已過華年逐水源兩字功名添熱血半生知遇有
殊恩壯懷振觸聞雞夜記取秋風拭淚痕

桑乾河上白雲橫惟祝雙親旅舍平回首昔會勤課
讀負心今尙未成名六年宦海持清節千里家書促

遠行直待春明花放日人閒烏鳥慰私情

一枕邯鄲夢醒遲蓬瀛雖遠係人思出山志在登鼇頂何日身纔入鳳池詩酒未除名士習公卿須趁少年時碧雞金馬尋常事總要生來福分宜

一入都門已到家征人北上日西斜槐廳謬附明經選桂苑猶虛及第花世路恩仇收短劍人情冷煖驗籠紗倘無駟馬高車日誓不重回故里車

黃河秦岱勢連天俯瞰中州一點煙此地儘能開眼界遠行半爲好山川陸機入洛才名振蘇轍來游壯志堅多謝伊唔窮巷士殘年兀坐守遺篇

一肩行李又吟囊，檢點詩書喜欲狂。
帆影波痕淮浦月，馬蹄草色薊門霜。
故人共贈純仁麥，荆婦同持陸賈裝。
自愧長安居不易，翻教食指累高堂。

驪歌緩緩度離筵，正與親朋話別天。
此去但教磨鐵硯，再來惟望撒金蓮。
卽今館閣需才日，是我文章報國年。
攬鬢蒼蒼猶未改，不應身世又迍邐。

留別蒯子藩

白眼能教舉世空，英雄坐老讀書中。
兩人心事同琨逖，一代文章壓賈終。
共戰名場秋月白，聯吟旅館夜燈紅。
天涯到處皆傾蓋，知己今惟屬蒯通。

未曾覲面卽相思猶記談心矮屋時

余與子藩訂交於沈院歲試場

中才子詩名非易事丈夫自命不宜卑
早投故吏從戎筆漫衍文通惜別辭
我輩定當常聚首與君相約在瓜期

留別王德昭

追逐文壇近十秋生平心跡共綢繆
并驅直比驂同靳可畏真如敵避仇
塞外從今留驥足江南讓爾奪龍頭
讀書但願登科第得不爲榮失便羞

傷心猶未脫藍袍空歎吾廬歲月滔
世以奇才推李白天將國士得王褒
人生離合時無定自古升沈命

不操臨別一言須鄭重他年惟望躡金黿

留別蒯柘農

途窮不用太拘墟入世原無憤可攄侃直久爲同輩
賞朴誠勝與古人居秋風悔失延平劍春雨難停陌
上車他日燕臺南望處天涯須報李陵書

山東旅舍題壁

丙午

黃河東抱亂山流迢遞征途又暮秋愧我年華同鄧
禹飄零書劍未封侯

故園荆樹隔三株虎口知能脫得無怕聽荒雞啼曉
月斷人鄉夢易模糊

丙辰夏明光鎮旅店題壁

四年牛馬走風塵浩劫茫茫賸此身
杯酒藉澆胸磊塊枕戈試放膽
輪囷愁彈短缺成何事力挽狂瀾定
有人綠鬢漸凋旄節落關河徒倚獨傷神

巢湖看盡又洪湖樂土東南此一隅
我是無家失羣雁誰能有屋穩棲鳥
袖攜淮海新詩卷歸訪煙波舊釣徒
徧地稿苗待霖雨閒雲欲出又踟躕

隨會帥西征用韻卿姪女送行韻示家人

雍容珥筆記清時攬轡風塵猶未歸
不獨木蘭原弱女大兒從古替征稀

誰表中原再出師東川士馬盡如貔丈夫重義輕離
別歷慣風波不險巇

落木秋風雁影斜漁陽哀怨動三過不須遠憶征人
苦憐汝飄零未有家

大江西上共明月照我孤吟在此時多寄平安與驛
使素蘭一幅幾篇詩

戊午七月廬垣再陷重過明光次韻示吳仲僊

猿鶴蟲沙跡已塵見幾悔不早抽身破家奚恤周
緯贈策多慚魯子困蜀岫愁雲自終古梁園詠雪又
何人憤來快草陳琳檄鼙鼓無聲暗愴神

單衫短劍走江湖飄泊王孫泣路隅大漠風高秋縱
馬故山月黑夜唳烏治軍今有孫吳略籌餉誰爲管
葛徒閉口莫談天下事鄉關回首重躊躇

再疊前韻贈仲僊

江呂諸公骨作塵鄉邦扶義仗君身危置赤手支三

載饑歲仁恩賑百困

丙辰大旱君倡捐賑活鄉人甚多

天子知名

淮海吏蒼生屬望淵阿人眼前成敗皆關數留取丹

心質鬼神

浮生萍梗泛江湖望斷鄉園天一隅心欲奮飛隨塞

雁力難返哺戀慈烏河山破碎新軍紀

翁帥新接撫篆勝帥授欽

差大臣皆廬
郡陷後事也
書劍飄零舊酒徒
國難未除家未復
此身雖去也踟躕

感事述懷呈滌生師用何廉舫太守除夕韻同次青

仙屏彌之作 己未

九天閭闔叫能開
大地波瀾挽得回
溝壑餘生千里轉
沙場戰骨幾人埋
風高勁草猶披拂
歲晚喬松待護培
懷舊蒼茫嘗獨立
眼中多少出羣材

元氣鴻濛二百秋
潢池養寇孰貽憂
擎天才力雲中翼
浮世功名水上漚
巢幕但聞嬉燕雀
農田那得勸鴈鳩
軍前乞寫監門畫
呼籲民勞庶小休

日盼靈臺振旅歸羽書十道疾如飛樓船夜月江濤
咽鐵騎秋風塞草肥列郡縱橫紛窟穴數番徵調厭
旌旂玉關徒有刀環約幾蝨年年滿戰衣

六軍饑怨競嗷鴻 聖主臨軒尙夢熊獨有夷吾霸

江左羣思蕭相運關中海陵積粟沙量白少府供錢
鐵鑄紅征市權酷無盡藏竝高卜式有遺風

七年飄泊節旄存追愴同袍烈士魂諫草商量捍吾
圍伏蒲涕泣感君恩猿悲鶴怨來舒國寒水蕭風下
薊門何事田橫孤客在摩挲故劍繡苔痕

呂文節陛
辭時上

爲流涕

朱家大俠報恩長寒谷談兵夏有霜洪澤投鞭威尙

赫白沙裹革骨猶香

朱臥雲比部戰歿於桐城白沙嶺

丹爐蛻羽遺

經卷

臥雲雅好禪悅

黑塞歸魂指故鄉

六年冬余隨大軍赴桐始廉得遺骸歸葬

合苦憶春郊偕縱馬山陽殘笛聽淒涼

細柳將軍百戰經兒童戴德姓名馨會攀檻角回天

眷重泣淮南實將星范老憂時頭更白郗生入幕眼

常青傳烽今已連河朔猶記豚魚解效靈

周文忠督師皖北張

樂行諸捻曾充勇目

一角江城恨未消長懷楚澤佩芳椒中原旗鼓聲先

震半壁金湯土竟焦蜀郡祠堂村社祭趙州人士酒

杯澆當時愧乏虬蟬救投閣何須解客嘲

江忠烈守廬城余隨

同援軍集

練協勦

死者已矣存者散故園惆悵不勝春諫爭袁盎新承

召坐嘯孫登樂守貧

袁午橋太僕內召孫引恬比部因事被議皆三年春奉旨同

辦團練

往事悠悠同逝水諸公袞袞共扶輪杜陵流落

江湖久老向人閒逐後塵

蓬萊弱水路三千獻賦長楊幾見憐駿足絕羣羞豆
棧蛾眉傾國怨華年空談玉麈真多事小試鉛刀不
值錢廣武登臨無限意愁看直北舊山川

況瘁椿庭隔九泉沈沈寒日墜虞淵錦囊未敢忘三

矢蓋篋何曾名一錢江表伶俜悲弟妹墓門荒寂賸
園田海枯石爛心難死遺恨空將淚雨填

樞帥忠誠上格天春明問字十年前文章壇坫驅今
古氣象滄溟罩萬千威憺江湘彌抑抑腹藏兵甲亦
便便出師再表爭形勝知在龍蟠虎踞邊

閒關杖策夕陽紅錄錄平原十九中春繭吐絲偏自
縛凍蠅鑽紙總難通籌邊無術追王朴從事多材盡
馬忠舊雨開尊重聚首未妨磨蝎命終窮

矍矍破浪用如神天下安危寄此身快馬健兒爭入
手票姚車騎豈無人腐儒本次封侯相末座宜充較

射賓髀肉漸生豪氣退無家莫更厭清貧
一作要除煩惱莫嫌貧

何郎一紙報平安冰雪詩篇背俗看春草淒迷思北

渚秋墳哀豔唱南冠匡時且制新亭泣涉險懸知蜀

道難聞說江臯弔袁術暗風吹雨打窗寒
太守昨有書並示所

刑詩集爲言袁厚安同年殉難閩中

方召桓桓軼盛周壯遊抵掌徧諸侯南飛烏鵲爭依

樹東去蛟龍欲順流謀國裴公勤遠略庇人白傅展

長裘投戈喜見昇平日蝦菜煙波一舸收

龍潭阻風懷彭雪琴方伯

秋風縱酒潯陽郭夜月聯吟赤壁舟往事隔年如昨日故人擊楫又中流萬篙煙雨樓船靜六代江山畫角愁不見元龍湖海氣臥聞涼吹撼汀洲

舟夜苦雨

一月天何醉四山雲若癡潮添積雨後春到寒江遲夢醒客衾薄燈昏鄰笛悲流年孤艇送不覺鬢絲絲乍晴望小姑山

北風吹倒人高浪嚙船脣久雨不見日一見已三旬江動萬牛吼雲開孤鷺飛小姑應有恨日日望

一作盼

郎歸

江洲阻雪

庚申三月七日

才過洛水

一作曲水

流觴會又近田家上塚辰百五春宵

金鴨睡大千世界玉龍鱗梨花雨落欺餘豔柳絮風
來糝細塵萬綠叢中一簑白桐廬江畔老垂綸

晚江卽事

山氣濛濛帶雨昏江湖滾滾挾雷奔估櫓簇筍灘頭
聚野市編茅劫後存愁似雲痕濃不減寒憑酒力醉
難溫卻憐漁艇全家住一葉凌波笑語喧

登小姑山感懷

岷峨東下數千里吳楚中分此一拳樓閣高低嵌

一作

環竹外湖山左右赴簷前春風春雨妝臺黯江北江
南畫稿懸絕頂俯臨塵世小便騎黃鶴挾飛仙

東南歸路莽蕭條皖口千峯若爲招半局殘棋存戰
艦八年恨事付寒潮靈風下水征帆疾落日中原汗
馬驕孤客不堪回首望蒼茫一作斷雲一片劫灰燒

湖上遇雪臥病作

庚申三月十一日

峭風吹凍綠玻璃浩浩平湖四望迷雪壓輕舸涼氣
重雲衝高嶺遠天低菰蒲白戰灘聲亂菜麥青埋野
色淒料得故園花事晚玉缸春酒爲誰攜
雪霽登程將至宿松口號

積雪沙隄似掌平香泥淺趁馬蹏輕朔風來自陰崖
畔猶帶枯林踏葉聲

三月寒逾九九深炎涼歷慣不驚心
菜花滿地黃金色憔悴相看半不禁

鞋山阻風

老去知無作賦才馬當那得好風來
宦情久與沙鷗狎歸夢潛隨社燕回
遠樹黏天雲一色狂濤捲地雪千堆
茫茫彼岸登何日願借山靈覓路開

遊鹿洞歸途感賦

鹿去臺空屋數椽置身猶在閩風巔
孤筇暝踏煙中

路萬壑春藏洞裏天亂後諸生虛講席門前流水隔
塵緣低徊朱陸論心地忍使薪窮火不傳

庚申除夕同唐健伯茂才李致菴舅氏克生外兄費
心箴妹倩幼荃六弟夜宴聯句十四韻

洪都三度歲華新少容易流光逐轉輪幼竹爆聲喧

兒輩樂健椒盤情話故人親幼風披棗館今宵宴致

日麗蘭階滿目春克千里聚星同作客少四方多事

此閒身幼樓船破浪思王濬心歌雅投壺託祭遵同

首家園會鏡聽隨肩兄弟並陔循圍燈列坐呼盧雉

關韻分題譽石麟自入鳳城常待漏久陪鵷侶學趨

塵軍中鼓角生霜鬢少歲晚江湖憶釣綸夜雨對牀

猶昨夢幼壯遊秉燭及良辰花開庾嶺傳梅信萍合

章江證絮因少陽九共扶元運轉幼登三欲變古風

醕年頭瑞雪豐占酉少斗柄回星復建寅幼為報燭

花如送喜畫堂酣醉主忘賓少

萬年道中寄鏡蓉瓊芝二女並示靜芳姪女

半生失計從軍易四海無家行路難惟有嬌癡小兒

女幾時望月淚能乾

阿爺他日卸戎裝圍坐燈前問字忙天使詩人臥泉

石端教道韞勝才郎

萬年道中恭值先中憲公忌辰感賦二首寄諸兄弟
浮槎山角陣雲堆鬱鬱松楸望不開歷劫尙存忠孝
性濟時誰識棟樑材胸中氣概千秋許身後流離百
口哀葛屨孤兒慙付託空將雙淚寄泉臺

深恩奚止負劬勞日盼雲程起鳳毛早歲虛名動卿
相中年歧路困蓬蒿但期涉險波濤穩敢羨乘風羽
翮高異地思鄉心共碎寢門寂寞夜猿號

撫州晚霞樓讌集滌生師卽席命作效何太守將進
酒體六章

昨夜東風雨合沓撼庭戶溼雲向曉卷碧山四圍錦

翠如簪聚秧畦活活流水鳴古來戰地有人耕那知
飄泊干戈後復見雍熙堯舜氓笑問田父誰致此使
君長城眾所倚幾年籌筆掃烽煙庾匡南北路如砥
上感天和召甘澍乃令吾儕鼓腹親耒耜我聞斯語
嘿愴神安得使君千萬身崇朝雨徧天下春酌酒相
賀莫逡巡

晚霞明媚城東頭倒入軒檻金景浮南州不數滕王
閣臨汝江邊第一樓江流清且瀾綠波春流相旖旎
樓陰豁以高遠山近水來周遭烏衣第宅滄桑改天
留勝境開風騷斯樓得地已不朽況有海內鉅公吮

墨揮吟毫鳴笳伐鼓多清暇仙人黃鶴與翔翹興酣
矯首隘六幕三百年來無此樂

二十學書劍北登黃金臺三十負弓弩棄繻歸去來
虬螭妄擬撼大樹奮張直挾蛟螭怒濡塢沙隄雲列
屯巢湖戰艦月橫渡矛頭盾鼻作生涯一椎不中再
椎誤流光瞥眼倏驚雷青春不同綠鬢變送盡茫茫
幾輩人中夜起舞淚如霰灞陵獵馬短後衣昨夢封
侯今已非南浮富春下彭蠡山川遼絕音問稀任人
呼牛或呼馬長醉不醒胡爲者

南豐老人應壽昌說經舌粲蓮花香往往談兵驚四

座卻行傷足怨迷陽吾宗文雅兼武略浙東爭頌小
諸葛佞佛仍持蘇晉齋凌雲未解相如渴詩家許渾
殊翩翩苦吟欲度飯顆前更有王郎斫劍歌瀉地湧
出百斛泉滿堂豪翰濟時彥得上龍門價不賤牡丹
時節金帶圍定有五色雲中見短主簿髯參軍縱橫
筆陣風運斤爲公折簡訪倪迂添寫江樓雅集圖

我所思兮神山巔璇閨瓊墀高接天上繞龍鱗之金
彩中含麝芬之紫煙服食胡麻餐玉芝忍饑不死死
亦仙不然耕夫牧豎裏浪迹煙波差自喜奮飛無路
歸吾廬千山萬水阻且紆問君變計將焉如信陵愛

士天下傾投轄猶見古人情軍中日遣飲醕酒清聖
濁賢戒分明故將豪縱壓憂患解脫塵慮無牽絆澆
出胸中過秦論長吁短歌夜達旦

去年三月梁園住明年春日知何處雪泥風絮不暫
停冥冥主張豈定數醉浮大白仰天高天高不聞人
悲號世事如火煉油膏百年瞬息無堅牢俯視城中
屋瓦綠鱗次眼前好景須遊戲古往今來人物多幾
逐臨川水東逝千秋之名身後事且尋高陽舊酒徒
酒酣提劍獵萬騎下與濁世掃烽塵歸老湖邊埋姓
字

夜聽四弟吹笛

江山如此一登樓萬象無聲鐵笛幽往日家園皆夢裏
中年哀樂到心頭不堪離思天邊月更觸豪情塞上秋
與汝歸耕定何處牧童牛背互吟謳

追悼侍姬冬梅入絕句

蓮房墜粉夢京華戎馬飄零何處家無那江城傳一

紙隔年又唱落梅花

姬沒於去年冬月廿八日

詩人寂寞欲歸耕爲訂樵青竹裏盟悔煞五年僧苦
行沾泥絮影尙多情

柳營歸騎指山莊靜夜添香待漏長回首滄浪亭畔

路綠苔秋草黯斜陽

浮家千里薊門回城角西風戰鼓哀嬌女扶持同北
徙可憐辛苦賊中來

袁江小聚嘿無言落葉空房冷閉門誰料匆匆成永
訣青衫空贖舊嗁痕

團扇秋風肯棄捐別離終恐誤嬋娟料知化石心如
昨不抱琵琶過別船

生自湘西葬邗北曇華一霎總因緣魂歸楚水應無
路夜夜春山叫杜鵑

宦情孤似謀巢燕羈思悽如抱樹蟬多愧淮南丹未

熟舊時雞犬已昇天

江西除夕家宴偕幼荃弟玉娥妹湘佩鏡蓉兩姪女

卽席聯句

亂後流離各一方那堪聚首在他鄉少荃良宵共飲

屠蘇宴湘佩綺席同依燈燭光幼荃徹曉笙歌更覺

短鏡蓉渡江梅柳日初長幼荃可堪夜漏頻催臘少

荃且喜春光已在陽玉娥堂北萱枝欣介壽樓前花

萼盡含芳少荃大家史筆修書雅道韞詩才詠絮狂

幼荃餞歲不妨圍滿坐望雲猶賦陟高岡憶從負羽

隨征雁徒悵虛名誤爛羊少荃奉詔九天資柱石移

旌八閩鎮巖疆

幼荃

宦情豈若還鄉樂養志聊爲捧

檄忙未卜明年在何處累思今夕得聯牀送窮合與
迎新福願祝天人永吉祥

少荃

六弟及諸女和余次東坡送春七律韻因復依韻答
之

舊遊如夢邈難追北望鄉園黯夕暉春晚杜鵑將客
勸天涯征雁傍人飛五更笳吹今時月千里詩囊古
錦機聞說移家近塵市柳陰門巷景都非
立夏用東坡送春七律韻詠懷

古今一瞬那能追春去堂堂賸落暉深樹可憐鶯獨

坐閒門慣見燕雙飛
名花寂寂無顏色
弱絮飄飄任化機
昨夢東君留我住
曉鐘驚醒覺全非

和靜芳姪女夏日閒居七律韻

繁華洗盡綠陰成
倚笛江樓雨後晴
芳草連天偏礙馬
荒園半畝只藏鶯
移居未近塵寰俗
學道能添詩格清
歸雁若傳兒女意
夜燈語罷臉波橫

次湘佩姪女病起口占七律韻

猶記淮南聚梗蓬
滄浪池館藕花風
一家漂泊江湖外
萬事拋荒戎馬中
病後愁魔須解脫
別來詩境各神通
牽衣多少臨歧淚
汝父西征我欲東

江上曲

春盡怨流水花嬌憐曉寒握手不忍別況復行路難
贈我連環玉報君同心結同心不同住江濤亦嗚咽
思君若春潮晝夜來無時潮來借雨添君來待風吹
江草碧如帶江樹綠如油心隨檣燕去拍水雙雙浮
七夕詠牛女

神光炯炯卿憐我仙佩珊珊我憶卿銀漢隔牆無一
語玉簫寫怨有雙聲良緣虛擬今宵會久別難傳異
地情碧海青天永相望此生未卜況他生
和建昌王霞軒太守行春

千里來登王粲樓春光有腳徧神州
荒城積雪梅花冷平野東風菜甲柔
歲稔懸知兵事息民蘇合望使君留
昨宵同聽崑崙捷醉倒金尊樂唱酬

題會佑卿太守寸草春暉圖

衣上線痕在天涯歸夢長聊將寸草意
彌望白雲旁愧我亦遊子從君賦綵觴
平生各遠志攬轡重徬徨乘水師長龍
船晚渡鄱陽湖口占

錦袍橫槊擅清狂萬斛銀濤借浣腸
疑有豐城神劍出插天星斗盪寒芒

甲子仲冬監臨入闈感賦七律四首

鳳詔掄才下 九闈一星台拱主文昌

是科以會節相之請于十

一月補行鄉試

囊弓謨略陳金匱持節衣冠聚玉堂

會節相及主試

劉韞齋同鄉平景孫編修朱久香宮詹宜春雨少司空皆同館前後輩

典重棘垣森布

令律調葭管暝回陽橫戈躍馬年來事重過麀文古

戰場

明遠層樓未劫灰登臨愧擁八騶來潢池盜弄偏周

紀幕府沈謀有背崑

謂沅浦曾中丞

珠斗深宵仍朗照石城

佳氣此重開人文江表知依舊竹箭東南蔚異材

仙桂株株耐朔風

主試以桂樹冬榮得風字命題

六靈飄灑筆花中

試期累日遇雪

從來得士期寒峻差喜占年應大豐白地光

明文賁錦青雲變化氣凌虹萬枝凍蠟燒難燼敢為

微勞惜此躬子適感寒小病

異數頻年憶屢邀又持管鑰伴星軺子以皖人時並暫權督篆梓

桑佳話緣長續汪稼門程梓庭楊安卿諸先達皆有詩留壁閒汪以前甲子監臨尤為巧

合桃李新陰種倍饒是歲兼補戊午正科並加累次廣額地應上元徵

甲子輪扶大雅奏咸韶文章報國猶餘事物望何因

副眾翹

寄越南王詩

河山表裏本天成寄語賢王建樹宏朝漢尉佗猶有

志帝秦新行竟何名雕題部落三關控嘗膽君臣百

慮生垂老伏波猶矍鑠五溪南去不勝情

丙戌四月隨醕邸巡海呈教

雕弓玉節出天閭士女如山擁繡裳照海旌旗搖電
影切雲戈架耀榮光仗飛禁旅嚴千帳羅拜夷酋列
幾行德協謙尊齊贊頌力辭黃屋福威揚

萬千氣象蜃樓高忽地齊煙湧六鼇慈佛護持看獻
瑞仙舟共濟敢辭勞自憐堅壁心偏苦卻愧屯田

詔屢褒無限臨歧依戀意漫吟潭水答雲璈

廿五送
至北運

河桃花口而返蒙誦桃
潭千尺之句以爲別

丁亥三月陪醕邸 南苑海淀閱操

連營環拱瞭鷹臺鐵騎平臨曙色開此地果容千隊
合當年會見 六飛來明光照影輝如日霹靂傳聲
迅若雷南定北溟敢相擬將騎將步愧交推

犀兕羣推百鍊鋒阿童競說水中龍卽今海國爭雄

長何止滇池備折衝神策六軍歸上將

去歲始定議規復昆明湖

水操舊制改隸神機營海軍衙門管理

鬼方三載念

高宗

健銳營爲乾隆間征金川時奉旨創設

車攻吉日還周雅喜復

中興覲盛容

北軍自將異他師位冠荆韓地不疑僚佐班高唐節
度典章氣肅漢官儀重瞻

列廟行圍處正值 深宮側席時 駐輦尙蒙

慈壽詔

扈從道中

召對蒙

皇

久知

太后垂詢閱操事甚悉

文母是軒義

破陣蘭陵蓋世雄 賦詩橫槩雨難工 誰如文武經綸
擅更極尊親禮數 崇旄鉞方開天策府 篇章還富日
華宮獨慚老去 江淹筆擊鉢無由繼 大風

丁亥春日醕邸召遊適園漫成五言詩六十韻

京華盛冠蓋 車馬紛長衢 十日黃塵中 妮妮意不舒
何期朝市繁 忽見林壑疎 朱邸開名園 別在城西隅
東風二三月 雜花千萬株 俯檐弄嘉禽 出沼窺文魚

追陪竟日夕暫欲忘簪裾同游得汝陽

心泉貝子

久擅羣

公譽捷句爭歐梅

貝子詩思敏捷見九思堂詩註

妙墨兼褚虞凌雲

標巨榜一一皆染濡

園中題額大半皆貝子筆

中開頤壽堂獨表

東平書

頤壽堂名爲恭邸題

宣贊高七德

宣贊七德毅皇帝賜額

福祿應

九如東西列層樓

東樓西樓

雅稱仙人居窗前萬竿竹

竹林

不羨洋州腴流觴有曲水

修禊亭

名蹟連秦吳導來鳳

尾泉激同龍首渠小試神禹功卽此見鑿疏會看挽

銀河洗甲登昌閣上探星宿源

問源亭

萬派咸東趨風

月更雙清

風月雙清樓

如水明階除足佐今夕談不待終

古儲何事顧長康渣滓生太虛落落撫長松

撫松草堂凡

卉皆芟鋤但存正直意自有神明扶空山太古春醞

釀冰雪敷築館名寒香

寒香館

歲暮還相於春秋佳日

多雲霞憑寫攄

絢春沁秋梯雲攬霞並園中額名

旁入罨畫軒

罨畫軒

花綺而石癯別尋小幽趣

小幽趣處

逸韻追髯蘇入室得

退庵

退庵靜坐萬緣祛九州在一室舒卷常有餘時復

喜晉人壯語懷司徒

九思堂詩夙懷恥效新亭泣莫負司徒壯語留

既擬逸

少亭更作淵明廬

陶廬

二子皆人豪何止達士模豈日

尙清談高論能噓枯梁苑馳羽旄魯殿喧笙竽但誇

池館富或競文史娛獨愛會稽王手秉廊廟謨蕭然

念濠濮神體固自殊從知至人心適意非軒朱王今

宰四海元和持大鑪豈惟適其適百彙同咸愉自笑

鞅掌中警節仍馳驅恨無三日留清景何從摹歸來

撫鏡畫

上年蒙賜洋法照影適園分景畫冊

咫尺羅瀛壺未必米家幃

有此肖妙俱忽憶咸陽帝虎眎營八區北原列宮觀

盡寫六國圖又聞古神人山海爲杯盃五城十二樓

現影在斯須便欲跨五洲萬里凌飛鳥王會開明堂

仙籍通清都須彌納芥子取喻今豈誣謝傅懷一邱

鄴侯訪五湖功名愧昔賢此志同不渝東路期岸巾

北門猶建旗平泉未有莊石淙行就蕪驃騎不爲家

敢謂憂匈奴南望淮山深慨然念故墟

荷蘭海口浴堂夜宴口占

光緒丙申

出入承明四十年忽來海外地行仙
華筵盛會娛絲竹千歲燈花喜報傳

倫敦火車道中口占

飄然海外一浮鷗南北東西徧地球
萬綠叢中兩條路颯輪電掣不稍留

李文忠公遺集卷七

孫國杰編輯

言去其辯

行篤言尤謹詩詞吉甫賡立心嚴去辯銘背示存誠
技陋雕龍巧人嗤拂塵清雌黃無妄發堅白漫紛爭
橫議齊梁禁高談晉魏輕秀須鋤自口草勿佞爲名
炙輠才難逞驚筵論共平 絲綸諳訓懍颺拜勵忠
貞

蘭爲國香

獨結幽蘭契先開百卉場天全王者瑞人媚國之香

挺秀蓬茅久沾恩雨露長未甘空谷裏常惹御爐傍
入室心齋寂升庭鼻觀颺此花真富貴小草亦禎祥
蕙芷難爭美蒿萊不肯藏會當堯砌上第一占羣

芳

城上春雲覆苑牆

簾外天如墨春雲望滿城東牆飛縹緲北苑覆輕盈
雉堞千家繞魚鱗萬態呈澹迷殘月曉濃亘夕陽晴
欲雨排山壓因風繞郭生龍形從隱現蝸字罩分明
屋角陰全蔽峯腰畫不成近依雙鳳闕官紀帝

廷名

吾亦愛吾廬

一破浮雲笑方知俗吏勞吾廬真寂寂其樂自陶陶
花鳥情相近琴書興自豪夏眠宜北牖春種向東臯
車馬門前靜羲皇世上遭霜天晨采菊月地夜鋤蒿
物外田園廣壺中日月高何如遊上苑薇省重清

操

禹餘糧

功原資藥石維禹昔餘糧酒等蕤蓉製杯殊薏苡裝
力能攻媮理疾可愈膏肓妙用遺金匱循名問古皇
于囊周共裹乃粒稷同彰味已甘辛具勲難濬距忘

春應資杵臼術久擅岐黃見舜羹同懍
堯天雨露長

烏衣巷口夕陽斜

六代匆匆盡烏衣巷口誇滿階春草綠三徑夕陽斜
流水情無限青山夢轉賒大江南北界舊院帝王家
燕影參差舞駒光倏忽加千年惟白日一瞬是繁華
古渡迷桃葉深林噪晚鴉不堪游屐過惆悵爲停車
花倚和風作態飛

踏遍看花路春城作態同晴飛三日絮和倚六街風
嬈娜嬌無力顛狂撼不窮雪迷千點白雨落萬家紅

惹蝶隨香逐，撩鶯喚曲工。
狀元游杏苑，壓帽入芳叢。

慈儉爲寶

治法傳唐宋，良箴大寶垂。
慈原心所止，儉豈貌能爲。
父母恩勤意，高會矩矱思。
吾胞仁覆宇，人足漏防卮。
如子周先誥，于家禹克持。
雨風酣蔀屋，雲日煥茅茨。
奚必珍奇尙，須從節愛推。
詔書蠲賑普，未忍惜膏脂。

桂馨一山

明德馨彌遠，宣尼獨鑄顏。
譬諸叢桂植，祇在一山閒。

具體枝原直蟠根石不頑諸峯難竝峙羣木漫追攀
負郭留人久空瓢落子閒瓣香餘道味樹立仰賢關
壇杏清芬接蹊茅曲徑刪何如親 聖教播馥徧塵
寰

露似珍珠月似弓

月露清如許良宵興不窮珠光涼似水弦影曲於弓
顆顆凝濃液彎彎挂遠空媚含沙渚白倒射海霞紅
綴樹彈棲雀凌霄避落鴻晶瑩澄夜氣張弛屬天工
圓走荷盤上高懸桂窟中懷人頻悵望秋色滿江東
瑞雪兆豐年

釀出今年雪推原 聖治隆九天欣獻瑞萬國兆綏
豐玉戲徵神力金穰卜歲功澤霑麟藪徧夢協牧人
同報喜憑三白炊香憶二紅光搖梅蕊月信逗麥苗
風吉語傳田祖歡聲賽社公 宸懷寅感切表繼德
輿工

學如鳥數飛

物類猶勤習翱翔候莫違況人當勉學如鳥不停飛
奮迅凌千仞盤旋惜寸暉進占鴻羽漸退笑鷁羣非
道岸扶搖勢心源往復機求聲欣有助養翮願知希
望海舒鵬翼翀天藹鳳輝雲霄豐滿日濟濟集 彤

闡

仰見明月

忽成三影對
昂首發清歌
舊日人重到
今宵月更多
諸天環斗宿
平地俯山河
皓魄涼如此
前身問若何
倚筇游鏡裏
側笠下巖阿
笛韻樓中落
江聲耳畔過
擡頭瞻玉宇
掬手認金波
獨鶴飛來晚
高寒夢大羅
爲學務日益

忠甫名齋意
坡公勸學詩
益原期日進
功在及時爲
隙影分陰惜
竿頭寸步移
法天常不息
與月漫同虧
添綫猶增課
量甌敢自嬉
卦徵攸往利
銘著又新辭

大海川源積崇山土壤基緝熙欽 聖德夙夜總孜孜

明目達聰

虞帝聰明亶虛懷察邇言九思兼耳目四達徧乾坤
藻火瞻顏近鞀鐘奏響繁重瞳開眼界一善徹聞根
洞鑒周衢壤賢聲著愷元人心胥在鏡天聽正臨軒
況值 離光照常聆 霽語溫 纒旒無蔽塞敢自
厭辭煩

如聽萬壑松

萬壑登臨徧松聲到耳稀忽如羣響赴祇是五絃揮

招鶴雲橫嶺，嘒猿月掩扉。秋高聞籟發，夜靜挾濤飛。
寒翠迷三尺，空青動四圍。泠泠攬雨細，謾謾入風微。
酣谷鳴朝瀑，憑樓倚夕暉。南薰歌解阜，妙理契金徽。

茅亭宿花影

誰伴幽人宿茅齋，戶未扃待花移素影。隨月上空亭，
琴榻陰橫綠紗幘。霧裊青香痕來屣，最夢境幻瓏玲。
衣舊龍初換巢深鶴欲醒，仙心娛紙帳秋色冷銀屏。
滿袖微霑露，露虛堂暗帶星。螭坳欣瀑直，蓮漏聽東

丁

荷喧雨到時

晴日蒸亭午池荷靜不喧
有時雲影到忽挾雨聲繁
白濺圓珠點紅搖碎粉痕
傾盆連浪捲敲蓋雜風翻
驟響敲篷背餘音撼蓼根
魚游方出聽鷗狎轉忘言
濃浥花光溼涼兼水氣吞
漸看開霽後淨綠葉遮門
接葉暗巢鶯

不是閒關語誰知葉底鶯
巢深藏曲折蔭暗接縱橫
濃幄交加護新萸次第生
四圍團暝色一桁隔春聲
漏日紅無罅棲煙碧有情
拋梭多罣礙覓路未分明
雲重音遲度風翻坐轉驚
上林欣得借求友共嚶

鳴

楊柳風和乳燕飛

飛絮光陰早微風柳外和
嘯鶯纔坐樹乳燕正辭巢
晴捲柔絲細嬌添軟語多
嫩寒消灞岸小隊掠江波
青眼窺人去紅襟倚母過
吹絲搖澹沲弄翦學婆娑
暝日輕颺漾香泥宿雨挖
御園韶景麗茂育頌居
那

釣船猶繫柳橋東

罷釣歸何處橋東早繫船
柳陰餘落日蓬影尙偎煙
畫鷁千絲曩晴虹一角穿
隔江誰喚渡糝徑自飛絲

小艇鳴榔寂長隄布蔭圓漸迎新月上恰受晚風偏
岸腳春濤響沙頭倚樹眠明朝重解纜回望綠雲連
碧落無雲稱鶴心

鶴飛凌碧落恐有片雲侵偶覺無纖翳真能稱夙心
澹霞明竹外冷月墮梅陰霽宇開千里寥天縱一吟
靜看風絮捲高捧日華臨對鏡昂頭舞狎霄得意尋
望穿歸路迴性悅在山深 閩苑依光近翺翔樂

禁林

麥天晨氣潤

麥氣新添潤凌晨漠漠連微風芳草地宿雨落花天

曉色涼于水晴光嫩似煙黃翻雲影活翠浥露華鮮
淺浪鱗塍溼清音雉隴圓暖蒸初日外爽逗早秋前
蓑笠黏香細園林盪采妍兩歧豐瑞兆淑景譜 薰
絃

竹光圍野色

野色荒荒潤分明閑竹光一痕團左右萬个聚中央
攢玉玲瓏碧篩金瑣碎黃天容圍四面樹影壓千行
日罅紅微漏雲窠綠暗藏濃陰環水郭缺處補山莊
煙罨疏籬密風搖曲徑涼 御園瞻有斐清韻夏璆

琅

釣詩鈞

詩思深無極淵懷自泳游本非人可釣祇合酒爲鈞
簾捲風侵座樽開月挂樓墨香浮餌細情緒引絲柔
手向又時取機從躍處流味應知繡口巧欲吐珠喉
鬪角心彌曲銜杯語更遑貫魚看字字都入錦囊收
寒窗冷硯冰生水

試墨添新水冰痕細碎攢祇緣窗漸冷益覺硯生寒
簾額捎風翦池心凍月丸響敲檐竹勁暈結筆花團
燈火圍爐共雲煙落紙難櫺疏堆積雪凹聚蹙微瀾
曙逼雞聲警波凝鵠眼乾定知烘釋處暖日待三竿

三才圖會卷之八
師克在和

指授宸謨遠巖疆士氣和師貞占地水敵克奮天
戈協力驅貔虎同聲壯鶴鵠腹心聯若此首尾擊如
何謀嵬操籌勝恩綸挾纊多金湯堅壁壘玉燭耀
山河所貴甄陶久非關法令苛南征屢聖念喜奏
凱旋歌

師出以律

仁者兵無敵端須法律持出爲天子使帥以丈人
師甲令牙璋肅庚郵羽檄馳調和參樂瑄欽慎等刑
司霜氣戈鋌懍風威草木知兩陳諸葛表三捷采薇

詩綸緯雷霆布旌旄日月麾虎臣銜命往時雨萬

方滋

眾心成城

賴有三千士堅於七十城心乎同壯往眾也協師貞
壁壘風雲氣河山帶礪盟通犀皆印徹列雉儼縱橫
匪石安磐固如金在冶精兆人資捍衛寸地費經營
部屋從星好葵衷向日傾欽承宵旰意撫卹偏蠻

荆

隨時愛景光

杖節歸來晚臨歧話別長及時崇令德努力愛韶光

雪壓穹廬白沙飛大漠黃彈笳秋出塞吹管夜思鄉
落日看羝乳羶風飽酪漿馬嘶旃帳月雁叫戍樓霜
此會終千古相思各一方祁連山上望煙樹繞河梁
出使星輶滿路光

出使宣 恩榜 皇仁許奉揚星輶標鳳節 天路

荷 龍光紫氣 薇垣藹青雲柳陌長三台分燦爛

四牡競騰驤旌旆飛金埒煙霞擁錦坊南車開麗景
北斗射寒芒載道珠躔接程材玉尺量歸邀 溫語

獎 奎藻煥當陽

臣有左傳癖

諸臣皆有癖左癖中當陽傳衍麟經奧辭兼魯史長
所存恆疾疾不去比膏肓皮裏春秋熟胸中筆削忙
譌文讎己不異說證公羊之子盲雙目如詩具別腸
書癡同痼結武庫本心藏晉代儒修懋千言釋註詳
風水生文

眉山曾設喻文甫說縱橫氣擬長風起紋從遠水生
魚鱗何待作霧縠自然成探岸蒸霞燦浮空湧月明
吳江澄練淨淮渙異光呈濯錦原無意爲章亦有名
紛紜欣適遇磅礴妙誰營欲繪乾坤色皇皇
睿藻
宏

蟻穿珠九曲

九曲無由達神鍼亦枉然自非元蟻力難使寶珠穿
潤借芳脂引柔添弱線牽源探河屈折路轉磨盤旋
一一援絲縷深深入洞天如開秦棧道似泛武夷船
物付還因物元之抑又元 聖人胸有智普照界三千

簾外春寒賜錦袍

昨夜東風緊簾鈎月正高嫩寒侵繡幕新寵賜宮袍
花露雙襟溼恩榮五綵叨閒情頻倚檻耐冷欲傾醪
殿上嬌羅綺燈前落剪刀上林花似幄深院雨如膏

袖惹煙香重春隨杏宴豪
御園風景好歸馬狀元
勞

笑比河清

正直原留萬古名包公忠義使人傾欲求一笑閻羅
易須俟千年德水清雅意靜涵波萬頃澄懷朗印月
三更春山霽宇開終古秋水鋒鋌露一生濁世常逢
緘口日潭心偏有鑿人情拈花每到臨谿悟窺竹先
知隔澗萌溫語從天苞乍啟清操自矢水同盟香花
墩上今猶昔賸有湖邊草色盈

李文忠公遺集卷八

孫國杰編輯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以忠信爲主而取友改過益嚴矣夫忠信爲百行之原而友所以輔忠信過所以累忠信者也以是爲主而取友改過固因之益密耳且吾學先貴立誠固合人已而一以貫之者也使一日不誠而有欺心則人之損己者將因己之自欺近而相暱矣一念不誠而有僞心則行之玷己者將因心之多僞怙而不悛矣惟實其心使不欺斂其心使不僞斯誠於爲善而必

資人之善誠於惡惡而盡去己之惡而後存心之道
乃全不然君子既重威以固其學矣苟無以主之而
持己接物之閒何以攸往咸宜哉是故論尊師樂善
之全雖非忠信所能盡其用而括修身治心之要則
惟忠信可以握其原學術之日漓也浮蕩者不忠虛
僞者不信惟黜華崇實常惺惺於衾影獨知之地斯
正人君子所以薰陶糾繆繩愆所以鼓舞皆實心實
意之積而流焉忠信所爲執百爲萬事之樞也心術
之多歧也文飾爲忠者非外託於信者亦非惟戒欺
求謙常兢兢於措施踐履之閒斯以之取友則端而

正以之省身則創而懲皆吾性吾命之畢爲貫焉忠
信所以立治人修己之先也惟其主焉故也且夫人
而忠信則在己之操修漸臻純粹以精之域而不如
己者多焉使己有未忠豈可與不忠者狎己有未信
豈可與不信者居惟君子則以王之者無之且夫人
欲忠信而功力之未至必有愆尤偶集之時苟憚改
焉可乎明知其不忠之過豈可畏難而安明知其不
信之過豈可淺嘗而止惟君子則以主之者勿之夫
使忠信之不存於衷而友一浮華之士必增一詐僞
之行留其一事之愆實足以致終身之玷則本原之

已薄也惟湛然寡慾不雕不琢全其天肫然無私有
本有文植其理斯中孚立而同人可畜德小過可自
新無妄交亦無怙惡將人之誠篤者且獲益於身心
過之悔悟者益宜懲其虛偽也所謂得主而有常者
君子有焉抑使忠信之不全其體而所與者非人將
習爲浮夸而不覺見善而難及亦卽於匪類而不知
則植基之太淺也惟中心爲忠德性歸於醇篤以實
謂信言行悉本樞機斯智信立而友以輔仁勇以徙
義無燕朋並無暱私將比匪無傷夫何愧篤行之儒
者改過不吝益無慚誠慤之素著也所謂主一而無

適者君子有焉

適者君子有焉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 二章

家國一理也。聖人大有造於衛焉。夫衛之上下皆可與爲治者也。以居室爲衛之爲上者。風以富教爲衛之爲下者。策子固大有造於衛乎。且王者齊家治國之道。由一家基之。則必有持盈保泰之意。由一國推之。則必有久安長治之規。是故國之壞也。壞於世族之驕盈者。半壞於治具之紛更者。亦半國之興也。興於公家之節儉者。多興於人民之殷庶者。尤多苟其上。可以圖終。其下可與善。始則固王天下之基也。不意吾子嘗於衛而得之。夫衛之先公。其積累數十世。

者布衣帛冠之化永建乃家其涵濡數百年者梓材
酒誥之遺克開厥後衛固可治之國也然猶待治之
國也夫子用是殷然矣大抵君子之持家與朝廷之
立政皆有積漸而精之故驕淫者傾蕩於一時而後
將莫保蕃庶者苟安於旦夕而化不易成則謀爲宜
善也大抵當躬之廉節與生民之性命實有一息相
通之原士大夫敦崇儉約而後閭閻易於阜成爾室
中砥礪清操而後草野咸知禮法則擘畫宜周也夫
子嘗稱公子荆善居室矣始有少有富有受之以漸
苟合苟完苟美守之以節此殆欲爲衛風也子又嘗

使冉有爲之僕矣以富加庶不患寡尤不患貧以教
加富可爲農即可爲士此亦欲爲衛策也蓋嘗合而
觀之而知夫子之於衛也爲上爲德亦爲下爲民且
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荆誠翩翩濁世之佳公子矣
嗜慾清斯內可養性卽日用見立命之精微營求寡
亦外不失身卽居官有儒者之氣象蓋爲天地惜物
力則必兢兢於澹泊明志安靜致遠之理而始終不
易其操彼當世之怙侈滅義者應久愧此風也衛之
臣而汰侈猶昔也須知示儉示禮之規皆淑德淑心
之驗其庶幾改之哉且夫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夫子

亦有志而未之逮耳大河南北之民非農桑以奠其
依則聚亦可散肇牽車牛之眾非詩書以靖其氣則
盛亦易衰故惟王道無近功斯其殷殷於井田以養
學校以教之經覺措施自有其序在吾徒之車中商
推者固默會其理也衛之君而舉國以授也將本生
聚教訓之方著期月三年之效衛其庶有豸乎然則
有荆之齊家而家修有子之治國而國定吾故曰家
國一理也爲衛發實不專爲衛發也

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
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
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

以有恥勵行更當求夫言行交謹之人也蓋惟恥而
後所行無虧有恥者不必於果而必果者尙非無恥
子所以論其次之言而更徵其行乎且人不可以無
恥無恥則行必自欺亦無恥則行必自怠非樂於自
欺也恥心混則欺心生必有不當行而行者矣非甘
於自怠也恥心混則怠心生必有當行而不行者矣
惟卽行生恥卽恥勵行其體用俱全固實乎莫尙而

遞求諸勇往敢行之士亦用恥之一端也子貢問士
夫士之爲士總之不離乎行而已志與才合則爲敦
行愛與敬合則爲篤行敏與慎合則爲勵行故士之
品量各異綜其次第原非一端能窮而士之行已爲
先覈其全功斷以有恥爲要士人缺陷之處不必其
在形迹往往形迹可以對人而隱微不堪自問則眾
覺之恥不如獨覺之恥其行之果敢何如也士人曖
昧之端不必其在尋常往往尋常可以自檢而倉卒
或不及持則須與之恥卽爲終身之恥其行之果毅
何若也有恥如是此四方之所以不辱也然則士之

爲士總之不離乎行而已千古之學人卽爲千古之
才人士固有束身名教而窮年寡過識者卽以下經
濟之宏又況衾影之地無疚心庭闈之中無遺議言
之寡尤將並重於行之寡悔而何至閭里有異詞而
何至樞機多妄發千古之醜儒亦卽千古之通儒士
固有節義凜然而史論鄉評後世於以想謨猷之當
若乃因乎時者已失變通之方持於己者僅免卑污
之失言之不欺更恐其行之不逮而豈必德業之兼
隆而豈必令聞之勿墜於是子貢有降格之問夫子
亦有遞及之思彼稱孝稱弟而外能不由言而更驗

其行乎且夫有恥者之行固無害其爲果矣行孝而亦分常變行弟而亦判經權此審乎義理言有物又見行有恆也上聖之不可多得也然而必果者之行究亦何嘗無恥矣恥不孝則行不分常變恥不弟則行不計經權此設以成心恥其言尤必過其行也志士之所以自守也蓋言旣必信而行復貞以必果雖亦恥心所激要豈可與行己有恥者相抗亦豈可與稱孝稱弟者相抗哉子與賜論士而及此亦以上者敦行其次篤行又其次勵行士之爲士總之不離乎行而已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歎文獻之無徵因思其足而神往焉蓋文獻所以徵禮祀宋無徵惟不足故也足則能徵子殆反覆思之而有餘慨焉意謂人生當明備得以博綜記載參訂人文不自覺其遭逢之盛也乃至奕世而後撫遺編之僅存悵流風其不作欲求一二語以實其事一二人以考其詳已幾幾不可必得則於旁搜遠紹之下設萬有一然之思亦未知吾願之果能副乎而想望殊殷矣夏殷之禮吾能言之顧不能徵之乎而無如祀宋之不足爲吾徵也則嘗卽文獻而思其故矣一

王之制度損益史臣載筆而書之乃小正留一册商
頌僅五篇子孫之蕩越者半兵燹之摧殘者亦半故
府依然而陳編久闕制禮者竟難與其球鈞石以俱
傳一代之文物聲明學士心通而識之乃作歌誰紹
五子之風訪範孰斷九疇之敘遺賢多而典則墜於
上家耄遜而宗器投於荒儀型不再而大雅云遙觀
禮者亦徒與社屋鼎遷而同慨文獻之不足如是吾
故謂其不足徵也然則祀宋其終不足乎然則吾其
終不能徵矣乎顧人情當願望幾絕之餘書缺人亡
業已茫無所據而苟機有可轉則國典民彝之存者

多也夫何妨姑設是想也人情當望古遙集之會名山俎豆直欲紹述心源特既取之無資則刪訂贊修之懷莫慰也而易不反是以觀也藉曰足也則吾能徵之矣且夫典型正易墜耳文桓變俗法制多違華向梗頑彞章盡蔑則蒐羅無自也鄴灌遺風漸歸歇絕甘盤舊學孰荷薪傳則淵源愈遠也雖東樓續祀元子就封似慨然有繼承之志而岫屨典寶佚其辭伯翳老彭墜其緒數傳以後竟蕩焉而無存安望前代之盛明有裨於後人之著述哉吾其懷安邑而情愴矣吾其溯毫都而神傷矣然而事勢最難測耳四

百祀餘澤未艾見而知聞而知道統可復繼也六七
作呵護有靈國之典家之乘世守其有人也蓋積衰
猶望起衰懷古益殷稽古苟一旦而討論有資則益
贊虺言並寄千秋絕業鷺飛馬繫重觀二國衣冠俯
仰之閒已燦然而大備安見世道復古之機非儒生
博觀之一助哉吾其撫妣氏之裔而皇然深冀矣吾
其念子姓之後而畢然高望矣

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嚴於惡不仁者誠於爲仁者也蓋人亦知不仁之可惡而卒使加乎身者其爲仁不誠也此惡不仁者所以難乎且人之渾然在中者仁而已而自有不仁者累之於是仁有幾幾欲息之時卽不仁者有駸駸不已之勢苟非以至明察其幾以至健致其決則不仁之端旣迭出以相嘗仁之道亦牴牾而殆盡此精於存理者所貴存之無弗存而嚴於祛私者所以祛之無不祛也今夫不仁之妨吾仁也誰不知其當惡者不仁之加吾身也誰不知其可惡者乃何以惡不仁

而妨吾仁者愈甚惡不仁而加吾身者愈多也則豈惡不仁者之難抑惡不仁而爲仁者之難耳凡人之識兩歧則紛專務則一惟深知夫理欲不相蒙而精以觀仁之分際者二三之念不得起而亂其澹定之神明斯其爲仁之識定矣定則貞貞則固矣凡人之志游移則怠果敢則能惟實見夫天人不並域而奮以赴仁之程途者客感之權不得入而阻其精勤之詣力斯其爲仁之志堅矣堅則銳銳則勇矣其爲仁矣固欲使其身之皆仁矣固不欲其身之有不仁矣今夫不仁者之爲敵也自爲仁之識不明而入其身

以攻取者不一端出其身以震撼者不一事於是耳
目官骸之聽於所使者皆若自我授之權也今夫吾
身之非有增也自爲仁之志不健而自外來者入而
撼其仁由後起者猝而攻其仁於是吾性吾命之別
有所加者皆非我之所固有焉乃吾觀不仁之不使
加者其始則至明其終則至健公私邪正之機之不
容忽也苟毫釐纖悉之未瑩則百出以嘗者皆乘吾
身之隙而抵之夫豈必其在大哉一日用之微而不
仁爲之引一出入之細而不仁爲之招惟以至明察
其機斯蔽其身者既不使以類相應擾其身者復不

使以閒相攻而強固之衷要惟內有其矚然者不欲
滓以垢也則惡不仁乃爲仁之識所區而別焉者耳
操舍存亡之功之不容閒也苟離合迎距之無常則
因仍而至者皆入吾身之宅而主之夫豈必其在顯
哉血氣心知固不仁所隱伏隱微幽獨亦不仁所據
依惟以至健致其決斯仁處於至安不以有所加而
或危仁處於至利不以有所加而或病而嚴毅之性
亦惟中有所坦然者不欲阻其程也則惡不仁乃爲
仁之志所激而成焉者耳其如未見何哉

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嚴於惡不仁而爲仁愈篤矣夫爲仁之身而爲不仁所加則其爲之不篤也此惡不仁而爲仁者所以難乎且一人之身仁不仁所迭爲消長也其不仁之念長則仁之念消矣其仁之念長則不仁之念又消矣惟明以察不仁者爲仁之境清其源健以決不仁者爲仁之途去其塞斯仁與身親不仁卽與身疏仁與身近不仁卽與身遠於是求仁之心並合爲去不仁之心而其心遂鼓舞而莫能已不然惡不仁者皆欲有仁無不仁也而苟爲仁之不專則其仁日以消其

不仁日以長是予以使之之權而縱以加之之勢也
何足語於惡不仁者哉夫惟精察乎人心道心之界
而知天人不中立理欲不並存本之以誠意正心深
之以窮理盡性凡仁者至重至難之任皆矻矻焉以
其身專之抑且密持乎或存或亡之交而知常合不
能暫離甫操不能卽舍嚴之以戒謹恐懼極之以見
顯隱微凡仁者惟精惟一之功皆歷歷焉以其身赴
之赴之於其身誠不欲擾之於其身也專之於其身
又不欲紛之於其身也蓋其爲仁之心固欲使其身
之皆仁也然而不仁之加則於其身爲擾矣嗜慾攻

取之端皆乘其仁以相敵富貴取舍之大亦撼其仁以相摧惟惡不仁則謹之於始焉方其一鼓作氣已使之震懾不敢前而志之既惺復恐恐乎以一息之牯亡敗百年之操守則以仁爲不仁之宰制立之固者不能搖以仁爲不仁之隄防護之周者不能潰而使之之權何自移然而不仁之加且於其身相紛矣纖悉疑似之交皆足奪仁之功候隱微震撼之際亦足阻仁之程途惟惡不仁則絕之於繼焉當其勇往直追既使之毫釐不敢犯而神之所注復惕惕乎以一念之苟且隳百念之矜持則不仁之閒吾仁者本

不啟可開之隙不仁之蔽吾仁者並不開可蔽之緣而加之之勢何自長愈惕厲亦愈憂勞一意之起伏迭而爲兩事之乘除而以仁禦不仁若戰勝而使之退以仁防不仁若弭盜而使之除爲之密故惡之者益密也無游移斯無縱弛兩境之純疵併而爲一心之存過而以克己爲復禮不仁去而仁自來以祛妄爲存誠不仁出而仁自入惡之精故爲之者亦精也其如未見何哉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成德之難見也爲實擬其爲仁之功焉夫好仁惡不仁皆所以爲仁也無以尙不使加子能無慨其未見哉且天生人而理賦焉理具之於其身也實守之於其心心葆所固有而於理悅其甘凡物之可歆可羨者舉不得勝吾理矣心去所本無而於理嚴其衛凡事之可羞可惡者舉不得累吾理矣其情之用獨摯其閑之立獨嚴而其純全無閒之修遂覺獨絕焉而虛懸於天下今夫天之所與者爲仁人之當遠者爲

不仁仁者善之長也長則無物可其尊而尊之者必以好爲先不仁者仁之累也累則於身必亟去而去之者以惡爲先好也惡也非我所以望於人者哉而何以卒未見其人哉維皇賦畀之良本斯人所同具自於仁多浮慕而懿德反退處於無權道心閒以人心何以完此身之粹美也去惡務本之念亦學者所宜存自於仁無實功而非理遂乘閒而易入罔念勝於克念何以滌此身之瑕疵也甚矣好仁者惡不仁者之難其人也而吾於是究其好之真核其惡之實大凡人之好一物也使更有他物以相並則好之心

必不專況夫好在仁乎若我所謂好仁者則無不專也
也以仁爲尊無二上而悅慕獨殷仁因好而彌崇好
亦因仁而彌篤雖欲尙之而無以也大凡人之惡一
物也使不嚴禦以當躬則惡之意必不切況夫惡在
不仁乎若我所謂惡不仁者則無不切也不仁爲一
己之玷而防範獨嚴惡在心也而更實之以爲爲在
身也而先惕之以惡雖欲加之而不使也且夫存誠
閑邪皆所以葆吾固有矣使仁不能專於好天心何
以有來復之機使不仁不能深於惡物欲何以無潛
滋之勢或迎或距仁安望其能全乎惟是神明先固

其宅道味勝者世味不紛官骸先峻其防內氣強者
客氣不擾舉寸衷出入之界悉持以堅定之神而仁
之體極其崇好之者可造次亦可顛沛不仁之緣絕
於隱惡之者可一息並可百年也吾能不嘆爲絕詣
哉且夫戒欺求慊尤不可怠吾修爲矣使好於始而
不好於終嗜慾難禁其不閒使惡於暫而不惡於久
客感安見其不撓或斷或續仁安望其能純乎惟是
性命與依悅理深而天君自泰天人交戰克己勇而
私欲無權舉衷懷操舍之幾悉密以精純之意而仁
存斯不仁去惡何必不以好而賅不仁淨斯仁全好

何必不以惡而見也吾能不企其純修哉而無如未
之見也跛子望之庶幾有用力者慰我之思乎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
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
於我心有戚戚焉

援詩以相證而本心忽動矣蓋有心而人度之說可
知也引詩以證而戚戚之心復動焉其機不亦微哉
且人之求無不得者其心乎卽今日之言求前日之
心而其心茫然卽古人之言求今人之心而其心豁
然且卽他人代白之心求一己本有之心而其心愈
渙然怡然而不知所以然非心之忽隱而忽現也機
無觸而不動志有感而皆通其意可啟而其端甚微

已王聞孟子見牛未見羊之對而說曰今而知吾心之本真未沒也今而知夫子之益我何多也蓋嘗得諸詩言矣人有迫欲自解之故上下求索不免意見之紛歧苟得一人爲之開示遂使從前錮蔽之胸忽不知其所往矣而不謂夫子之闡發者已如此人當齟齬難安之時寤寐徬徨莫識指歸之何在忽得一言以破其蒙遂使生平未愜之隱恍然悟所由來矣而不謂夫子之推測者又如此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詩不爲夫子發其殆我所以謂夫子與且夫易羊之事我行之而偶觸於心見牛之說我反之而不得於

心我蓋闇甚而夫子未嘗行之已代爲我籌夫子略
一求之卽代爲我言夫子又智甚夫子知我心焉於
我心誠有戚戚焉大抵局中者迷局外者清以旁觀
指當局之迷而反諸因時立制之初衷遂怛怛其欲
動况信心在事先卽歎心在事後以論說堅前事之
信而求諸博愛兼施之素志原隱隱其相通人心本
自虛靈耳當夫意有專注雖兩事交集不暇圖其萬
全迨時過追思內念始形其格蔽孰意夫子之洞然
畢達也昔亦猶是心而惻怛所流異類足徵感召今
亦猶是心而諮詢所及本體愈見清明如願相償不

禁躊躇以滿志揣測何勞而事情曲肖非夫子而孰
能深諒我乎人心尤貴善轉耳當其勢難並全雖缺
陷未彌亦何妨於至愛乃一朝窮詰隱衷愈覺其難
明何幸夫子之昭然若揭也共喻者是心旁參互證
益欣知己之有人獨喻者是心轉晦爲明乍覺天良
之來復撫今思昔曷勝輾轉於子懷惻隱猶留而機
緘早露惟夫子其有以善誘我乎此心之所以合於
王者安在哉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
可以爲美乎

卽山木之美以觀已難自恃其美矣夫天下之本美
者不獨山木然卽木之在牛山也已爲斧斤所伐矣
美顧可恃乎且凡質之本美者皆賦於天者也然亦
視所值之地何如耳苟稟於天者無不美而所值之
地或無以葆其本初則戕賊者有之矣調護者未有
也剝削者有之矣珍惜者未有也被雖欲自成其天
之美而其美已不能成而其美愈不足恃不然天下
之不美者皆其本美者也天下之不美者不一端天

下之本美者尤非一類豈獨木哉豈獨牛山之木哉
然正可卽牛山之木先驗之矣扶輿磅礴之氣必有
所鍾天之生斯美也想亦幾經維持幾經保護始無
鬱而不暢之機則以木之美者付諸山誠望世之慎
重此美矣吾蓋嘗徧覽郊原而知大造精靈已於山
木一洩之羣生暢遂之休必尋所始天之賦斯美也
想又若何涵育若何煦嫗始有欣然向榮之致則以
木之美者留諸山深冀世之珍護此美矣吾又嘗周
視原野而歎真宰流行已於山木一裕之然則有以
山木爲不美者不知山木固嘗美矣雖然山木何嘗

不美亦何嘗終美哉蓋以其郊於大國而伐之者已
有斧斤也美顧可葆乎今夫木之嘗美者其理因乎
天木之不可爲美者其勢因乎地嚮使繁衍沃若之
象不與大國相接則旣少人蹤之錯雜自見佳卉之
葱蘢安在已美者不更美也乃郊於大國已與斧斤
爲招矣且夫山木方欲自全其美胡爲置身於大國
以俟斧斤之忽往而忽來山木應亦自悔也以美之
具於本來者竟任人之摧殘而有不殖將落之慮是
斧斤有權山木反處於無權焉則惡能還其固有之
美乎夫山木也而尙不能還其固有之美哉嚮使暢

茂條達之狀不與大國相近則既鮮誅求之眾亦無
傷穠縟之形安見始美者不更美也乃郊於大國已
於斧斤爲待矣且夫大國非不共愛其美而至有需
於山木則任斧斤之如取而如攜山木其奈之何也
以美之乘於生初者竟受人之翦拔而有望秋先零
之傷是斧斤可恃山木轉覺其難恃焉則惡能擴其
本然之美乎夫山木也而尙不能擴其本然之美哉
況又牧之以牛羊是豈山之性本不美也人其鑒諸

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

進上農而計其中其所食又各異矣夫於農夫而別之曰中又於中而別之曰次其所食者不亦有七人六人之異乎且吾言農夫而旣推之曰上乃有與上者同其職業不與上者同其贏餘則不能相抗而於是卑而論之故不以上名而以中名吾言農夫而旣列之曰上次乃有與上次異其勤勞遂與上次異其儲積則不能相並而實可比以例之故不以上次名而以中次名夫所謂中者蓋居乎上之後而別爲中也彼所受於先王非猶是百畝之田哉乃地力或有

肥磽耕墾不能盡土宜之利人功又分勤怠手足不能竭胼胝之勞其所食必有異矣閒嘗周視原野竊見夫中人之家其周旋而供奉者雞豚斗酒之外無所以娛親朋餽粥菽水之餘惟期以蓄妻子甚或食指繁多且恐以饑饉貽室家之累彼其所食僅可供七人耳力田雖曰有秋九年不能留三年之蓄小康旣云勞止一夫不能給一家之生擬諸中地家六人中農挾四人之說其數僅有加焉且夫農夫而爲中也情亦甚可憫矣旣不能隨馭富之班倖邀升斗之養而終歲勤動其可以含哺而鼓腹者不過此七人

少一人焉則家有長物多一人焉則室將懸磬矣較之上農損其二較之上次亦遜其一蓋食之所限僅止於此矣抑所謂中次者又居乎中之後而別爲次也彼所受於先王非亦猶是百畝之田哉乃盈虛不得其平則計畝均收常虞不足工力未能悉敵則量入爲出必有常規其所食又有閒矣閒嘗採風閭闔竊見夫貧賤之子其出作而入息者歲暮則燕衎爲樂家人幸保無虞秋成而場圃寬閒倉箱未能盈止苟其旱乾水溢猶恐以斯饑來季女之嗟彼其所食但可供六人耳八口之家將給其用而不足三人成

眾可倍其數以相加揆諸厥田上中厥賦中中之例
其量適相償焉且夫農夫而爲中次也願亦可少遂
矣旣不欲食天家之俸藉叨資子之恩而朝夕營謀
其所爲嗷嗷而待哺者祇有此六人中田之膏脂旣
竭之以爲六人用數歲之蓄積並萃之以爲六人需
矣與上農比則屈指過其三與上次比則四分餘其
一蓋食之所限已盡於此矣合之下農所食而代耕
之祿準此已

悠久所以成物也

物有由成於至誠之悠久決之矣夫惟有以成物而物乃安於覆載也至誠之悠久其功用豈易量哉且上古之世民皆仁壽物鮮夭癘凡受其裁成者幾疑致此之何術矣不知神之先物而裕者有以全其貞固之體卽效之隨物而見者有以徵其化育之隆性與性相涵濡情與情相流貫於是己之性情治物之性情亦治而其運世之功乃非驩虞小補之所得與焉豈第博厚載物高明覆物哉今夫高厚由悠遠而漸推而悠久則統高厚於莫外萬物之氣寬則易受

迫則易離苟急切圖功其情已震而不靜至誠維持之以悠內固其性命卽外暢其機緘而物之所被者廣萬物之性深則易入淺則多睽苟旦夕求效其氣愈蹙而不舒至誠惟貞之於久始疑其精神卽終大其運量而物之所受者完此所以周覆載之中而統覆載之全也則成物也議拊循之術爲當時計不爲萬世謀矜狹隘之施爲目前圖不爲身後慮至誠有弗貴也夫候無遲速惟此恆以一德之念相應於本原悠久則守之以恆不滯物亦不遺物故親上者在吾覆之內親下者在吾載之內要其終皆在吾成之

內也而物不自知也物不自知則所以成物者至矣
帝王無速效休養生息涵育於百年之深神聖無近
功漸漬薰陶爲仁在必世之後至誠無異道也夫量
無廣狹惟此靜而能安之心密持其主宰悠久則馭
之以靜不閒物亦不逐物故理與氣合渾乎覆之名
理與形合渾乎載之名究其極並渾乎成之名也而
物物者不自知也物物者不自知則所以成物者愈
微矣蓋吾性定則物性亦定不獨措正施行顯有綱
維之迹卽其迹盡泯而潛移默感已有無方之妙用
焉惟悠斯緩緩故與物相安惟久斯化化故與物並

育安且育則物成而萬彙胥荷甄陶之力吾情順則物情亦順不必發揚昭著自矜格被之能卽其能不彰而淪肌浹膚自具成若之氣象焉惟悠故需需則與物相生惟久故漸漸則與物相長生且長則物成而舉世咸歸範圍之中夫惟聖人在上以可大可久之德爲成已成物之功故游宇下者皆進無疆之頌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
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引書以明善之當爲而楚之寶善可先舉焉夫命之
得失惟視善不善所召則善顧可忽乎楚書之以善
爲寶固先得此旨哉且大學以止至善爲歸誠以善
也者本於明德著於絜矩天子體之無敢懈列國重
之弗敢忘者也苟治天下者不行乎善則人心日離
國運將替治一國者不崇乎善則金玉旣貴賢才必
輕蓋嘗遐稽古訓近採方言竊歎善在天下而天下
得所歸善在一國而一國知所尙也慎德財聚內未

民散使平天下者於此以寶藏貨財爲先而不欲爲善則善之不立國奚以治信乎康誥之言惟命不干常者重可念也彼蒼之眷顧至難憑矣而準之以善則合數百年興亡否泰之跡而陰與維持聖天子議道自己已有官天下家天下之規模迨厥德不修有歎天命之靡常者則其機甚迅也民心之離合至無定矣而考之於善則統數十世平陂往復之象而默爲轉移聖天子顧諟明威已有常厥德保厥位之氣象迨躬行既懈有歎天命之匪易者則其權甚捷也蓋康誥有見於命之得也必絜矩慎德以行善命之

失也必外本內末以去善善顧平天下者所可忽乎
且夫平天下者有善則眾望於以攸歸治一國者有
善則貨賄不得相假微特撫有六合者思民瘁之可
畏固不敢稍怠於善使國祚之一旦而移卽如侯封
蕞爾似不必端本以圖乃至所寶非賢而壇坫之閒
且恐重大夫之辱則知康誥之爲當世誠者誠以不
善可危而善亦可貴不謂僻在四夷猶得與聞斯旨
焉微特情深介弟者凜艱難於五業固不欲偶遺夫
善使天眷之一日而衰卽如霸國方興似無容先務
是急乃至得人爲寶而專對之下亦恐貽寡君之羞

則知康誥之爲後世訓者誠以善在一人而命可新善在一國而命亦可守不謂職隸陪臣猶得竊聞此意焉不觀楚書之言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乎國非善無與共治苟不以是爲寶其與君子之慎德殊矣惟耳目之玩好必斥而尊賢取士培國脈卽以迂天休蓋深恐善之弗重命或有時而移也楚書其無虧政體哉國非善不能自立使弗以是爲寶其與君子之外末又殊矣惟山海之珍奇不尙而象賢崇德固民情卽以畏天威蓋深慮善之偶棄命將無以自保也楚書其克遵古訓哉觀乎此而知善固天人

所共寶者矣後之絜矩者由康誥而進徵楚書當益
思善之足貴也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丁未會墨

觀前王賢親之至善於君子徵之焉夫君子去前王已遠而賢與親必相因者非其賢其親之止於至善乎且祖宗養士睦族之典傳之數代而頓易其法者此必其法之未善也或謂時勢既隔賢路日廣登進殊焉親戚日繁維持異焉而豈知守典型者皆祖宗所培植隸宗盟者悉祖宗所留貽其精神實能下逮乎子孫而爲尊賢親親之所莫能外成王卽政而歌烈文豈非以揚駿烈誦清芬者之首在君子乎冲人多難之年渚有飛鴻公也無所郊不鳴鳥頭也難留

夾輔之賢才盡遭疑謗又况風雨西郊斧錡東土天
潢其日薄矣則君子似難乎爲賢難乎爲親官禮大
備之後白屋下士吐哺者三黎獻圖功翼子者十奉
妻之賢俊較勝先朝又况蔡侯未復五叔無官家法
詎相延乎則君子似別有所謂賢別有所謂親不知
制必師乎前王貴行崇德報功之精意而法已臻乎
至善實握酬庸惇典之大原蓋前君子之垂統緒也
佐命三千人賢固有等同姓五十國親亦有差卽至
車服錫寶玉頒尊之曰其賢河山無不崇之帶礪私
之日其親宗祏無不固之屏藩而後君子之紹遺休

也芮彤毛畢孰非賢之倫邗晉應韓孰非親之列是以衣德言敷孝友賢卽其賢而卷阿之詠繼于城親卽其親而行葦之恩猶葛藟今試訪山之榛隰之苓西方尙有美人乎華之白蘭之采南陔尙有遺韻乎則其賢其親渺不復覩耳然而鹿何事乎食苹蒿何爲乎附柏一再傳觀河營洛而祇庸孝恭之令典儼借日月爭光梧桐生矣鷹揚卽鳳翽先聲瓜瓞綿矣鳧鷖卽燕毛遺意蓋至假樂之君子宜人受祿旣醉之君子儉邊序歡知典則之昭垂者遠已今試問拜丹書奉黃瓚豐鎬人文猶在乎螽斯羽麟兮角先時

公族猶存乎則其賢其親空留想像耳然而緇衣何以有作駢弓何以無翩數十年積德累仁而分土列爵之宏規直與龜璜並壽水有芑其詒之呂伋蘇公皆俊乂社有茅其苴之封桐誥梓亦心傳蓋至蓼蕭之君子龍光既見湛露之君子燕飲在宗知大卣之率循者謹已進徵小人益信前王之止至善也詩言豈我欺哉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有不足而終未見不用力者無可諉矣蓋不用力者皆諉於不足故設言有之而斷以未見所以折其口而勵其心也且天下必無之理奚待求其人以實之哉顧人方自託爲有而我必直斷爲無則人且不服惟卽所僅有之端設一或有之想而終等諸渺不可知之數則人雖託焉而無可託矣則我欲原之而亦無從原矣力不足者我未之見此豈必易一說以處之而後知其未有也哉又豈必轉一念以審之而後決其未見也哉然而不用力者之心方竊竊然冀其

有也謂邁征之力鼓於志亦成於氣氣不副志則無以充其力而難進易退者有之然而不用力者之口更嘒嘒然飾爲有也謂勇往之力盡於人亦定於天人不勝天則無以裕其力而欲前仍卻者有之如是則我且易一說以處之矣如是則我且轉一念以審之矣蓋有之矣人情於所難昧之端當寬其詞而使之自警明知夫理無或歉苟遂據理爲斷彼必強持他說以護其非惟推其自護之區姑懸一格以相待至虛懸已久而向所據爲藏身者日暮未可以相償則齟然自敗之形或返而思奮此寬其詞以悟之之

術也入情於所未安之隱當窮其詞而使之自慚顯見夫情無或虧而必徑情直陳彼且巧借他途以藏其拙惟就所自藏之處特舉一詣以相衡至實舉未能而向所恃爲藉口者耳目曾不克相副則中道自畫之象將轉而同心此窮其詞以激之之術也夫有其人而我卽見焉我猶不能以此例人也況有其人而我並未之見焉人奈何以此謝我也我用是爲不用力者望矣精神日勵則日出彼不用而自廢其力亦無責耳乃隱避懈惰之名顯居昏愚之實在當局清夜自思應亦悔其失計也欲從末由之境要必身

李文忠公遺集 卷之二 三
親而後知苟未涉其途而藉辭以解免則誣人而適
以自誣焉已造詣愈奮而愈強彼果用而終繼其力
則亦已耳乃內戀夫玩愒之甘外貌爲進修之苦卽
旁觀多方誘掖亦復誰能聰聽也竭蹶不逮之形原
屬有生所罕覯苟立起其懦而一試夫仔肩則獨信
而並可共信者矣而何必以有不足者自諉哉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辯非所好迫於不得已之衷焉夫孟子戰國中一人而已於此欲已於辯固不得已也而豈好爲之哉今夫舉世波靡之會必有人起而任之使皆以緘默鳴高則挽回氣運之大權其將誰屬也大賢者出不徒於一身期其自盡而常於千載寄其遐思至化導無方變而爲議論以覺民也蓋志愈曲而衷愈苦矣外人稱好辯將以辯爲得已乎抑知戰國無孟子則戰國危孟子無辯則孟子亦危當前後絕續之餘茫茫四顧交集於懷來則隱爲名教重干城之寄值紛爭

李氏卷之八
三

擾攘之際默默生平詎忍爲終古則顯以論斷著切
要之歸於是因公都子之問而闢之日子子之辯果好
爲也則子猶得已也夫子豈好之也哉子以藐躬受
無窮之擔荷而與子背者既百出以相攻與子敵者
復殊途以爭勝塊然獨立之下能無顧影而自疑乎
而何疑也朝廷斧鉞之權儒生不得操則將以口舌
代斧鉞焉夙昔直養無害其蘊蓄之深爲何如而猶
藉此辯爲振聵發聾之助則真意伊誰鑒也子以子
身儕末俗之支離而由子仰溯之徒歎前修之既渺
由子俯推之復慮統緒之中湮千鈞一髮之遺得無

撫躬而滋懼乎而何懼也匹夫化導之速頑懦可立
變則惟以論爭爲化導焉平居入孝出弟其關係之
重爲何如而必以此辯收繼往開來之功則隱微祇
自證也予不得已也彼蒼之鍾毓亦厚哉五百年名
世之期意必專屬一人焉以挽狂瀾於旣倒而不謂
陰界諸子也有懷欲白並世誰爲旁貸之人設竟玩
惕因循坐使彝倫民物之常經自予身而竟爾放失
予何以質彼蒼乎可已而不已也晚近之門戶日紛
矣不可已而已也宇宙之事權奚託矣斯人之維繫
亦殷哉億萬姓待命之切意必閒出一人焉以救塗

炭於須臾而不謂統付諸子也眾喙爭鳴此身獨操
轉移之柄但令精擇詳語共秉大中至正之極則自
予口而廣爲播宣予庶有以對斯人乎師友莫予貸
也有不容已於性命之故矣責望莫予寬也有不容
已於綱維之大矣自堯舜以來同此不得已之心耳
夫子豈好辯者哉天下事誠不足爲外人道也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甲辰鄉墨

惠爲安民之實黎民之所懷也夫民貴於安也安則惠矣而黎民有不懷之者哉禹若曰今天下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民亦繁矣昏墊雖去民未能安撫斯民者其亦思懷之之政乎顧懷民之政端在惠民之經德以惠之民懷於德仁以惠之民懷於仁迨至民之受吾惠而安吾惠也而吾之惓惓以懷民者民亦殷殷而懷我焉吾更言夫安民溯乾坤甫闢之初交於中國者惟獸蹏鳥迹之道生民固甚鮮也斯固無從而安矣今則山川奠位庶類孔繁相乃小人孰不

懷安也則安民曷容緩迨平成既著之餘環居宇內者多衣皮飲血之儔斯民固甚眾也此可不致其安乎況夫艱鮮未奏待哺維殷起視羣黎孰不懷惠者則安民曷容已夫民固不可不亟安也安民則惠著矣宇宙之事功無憑虛而致在上者未布鴻嗷之澤在下者難瞻驩洽之情欲安民而德未孚也民何以卽安則惠爲安民之實矣黎庶之瞻望亦非無故而興治民者旣布雨膏之化爲民者自占風動之休夫安民而仁丕著也是民安於惠而黎庶以惠爲懷矣黎民懷之有斷然者夫然而有一民之不被惠者非

安矣萬民雖眾也而申勸在我子來在我民皆我之
民而忍令有不安者乎念切痼瘕邳治無貴秋霜之
烈情殷拯恤布化幾如冬日之和爲問當世之民尙
有不安者乎無有也幅幘雖廣而合東西南北悉被
以春風黎庶孔繁而統督瘠毛方咸登諸壽域推之
蠖飛者戴德蠕動者感仁無非其惠之推暨也而謂
民有不懷者哉夫然而有一民之不懷者非惠矣百
姓雖愚也而育於涵濡感於教澤惠旣施於民而民
焉有不懷者乎感勞來於皇極日會日歸安耕鑿於
閭閻無知無識爲問當時之民尙有不懷者乎無有

也平章化洽而時雍於變無閒乎究冀青徐樂利治
敷而蹈德咏仁幾徧乎嶠夷暘谷由是黃髮者擊壤
蒼髻者歌衢無非其懷之實驗也而謂民有不安者
哉吾故曰惟帝其難之也蓋其效甚大矣

夏叔弓如晉

昭公二年

記大夫之如晉善知禮也夫晉使宣子來聘叔弓報之而善於辭令君子謂叔弓於是知禮且聘問國之大典襄昭而後魯與晉往來實煩其先則叔孫豹如晉歌詩贈答有禮其後則季孫宿如晉加貺固請有禮蓋是時晉強魯弱使臣能通舊好而不失辭命於諸侯故謂之有禮不然則叔弓如晉又何以書考之是年春晉韓起來聘夏叔弓報之禮也報之何爲有禮公卽位而晉修好是大國先有禮於我矣不有報何以成禮公乃擇叔弓而使之固知弓爲知禮人與

且夫使令重任也壇坫重地也以小事大不失人先
不失己也以卑承尊不可諂尤不可慢也歷觀春秋
之世辭令交接一有未當遂啟鄰邦之侮而貽寡君
之羞故始以修好爲名繼轉以興兵構釁甚哉知禮
難也而惡可以不知禮也者所以權輕重定名分
安社稷也叔弓先國後己辭郊辭館有權輕重之禮
辭不忘君來繼舊好有定名分之禮忠信爲器卑讓
爲宗有安社稷之禮此之謂三有禮焉晉侯之勞叔
向之稱亦固其所吾於此旣善弓又善公也何則國
不患無才患在有才而不能知國不患無人患在有

人而不能用公可謂能知知禮之人而用之矣苟竟擴其知弓之識由是登崇賢良驅除奸宄必能使知禮之邦復振於東遷以後而晉楚諸國皆用命焉此則春秋大書特書之微意也夫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

又有所以勸農者當及時而種麥焉夫麥之利於民大矣於播種之時復令有司勸之安可或失其時乎且自來牟貽率育之功種植穫十千之利久矣農事之不可緩也况駟見火見既過築場納稼之期則鞠人謀人宜切先事豫圖之慮爰咨保介周視原野慎勿使閒閒泄泄者徒優游於十畝閒耳如趣收斂務蓄菜多積聚既命之有司矣抑思此時固何時也收萬頃之黃雲秋場晚曬炊一溪之白月野碓晨舂維彼小民幸聚隔夜之糧或未計乃登之日乎故西成

告竣東作於此方興矣迎田祖而歸來篝車滿載聚
室家而盈止酒食娛賓嗟我婦子但指改歲以爲期
或未料春耕之迫及也顧手足稍寬田疇又將有事
矣蓋其時固種麥之時也王者恐民之或失能不令
有司以勸之耶乃下令國中乃尅期朝夕以爲我庾
旣盈固禦冬有術而遙憶夫枌社祈蠶之後何以保
聚而生全乎隴畔待聞餅餌之香目前須盡耰耨之
力時哉弗可失當茲歲晚務閑正可趨事赴功也乃
專田峻之司乃使倌人之駕以爲田功旣畢而遽爾
息肩彼轉念夫桑田雉雉之時何以仰事而俯畜乎

日至則兩歧皆熟霜降而千耦其耘時平不再來趁
此田高土肥無令舍業以嬉也幸而西風漸催絕少
戒寒之意尙有寬閑之歲月任爾胼胝苟過此以往
恐無衣無褐更難安於耒耜舉趾之常而忍使光陰
虛擲幸而秋陽以暴可施耕耨之方尙分絢索之餘
功播茲嘉穀倘陰雨稠繆卽戊禱庚占終難遂吐秀
揚葩之性而忍令土地荒蕪毋曰生計已全播種不
必慮也恃舊穀而忘新穀之升失於當機終悔於事
後故勸功樂事睿慮有所必周毋曰稻粱已謀麥穗
可勿齊也以有年而無有秋之慶諉於地利終失在

人功故勞農勸民誥誠有所必警其有失時罪安逭哉

李襲侯遺集目錄

男國杰編輯

卷一 論

歷代戶口盛衰論

管仲樂毅論

燕昭王論

秦漢關中水利田論

蕭何守關中寇恂守河內論

張蒼論

賈誼陳亮合論

李廣程不識將兵屯北邊論

張騫論

其二

于定國論

卷二 論

朱雲梅福論

張禹孔光優劣論

谷永杜鄴論

皇甫規論

蜀後主論

MS 5812M

棗祇請建置屯田論

田疇論

曹叅請建同姓論

周處論

卷三
論

王祥論

石崇論

嵇紹論

五胡亂晉論

陶侃論

王猛相秦論

慕容垂勸苻堅伐晉論

張仲瑀請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在清品論

北齊神武帝論

楊愔論

卷四 論

蘇綽論

趙貴獨孤信論

唐太宗滅東突厥高宗平西突厥論

裴光庭循資格論

宋神宗立保甲法論

宋以河東邊界地畀遼論

王韶請擊西羌收河湟以圖夏論

元代海運論

元崇釋教論

卷五 論 序 原 記 書後

賈魯治河論

戚南塘重用浙兵論

以西洋人爲欽天監監正論

禁止開採論

修浙江海塘論

竹居圖序

原將

游新城記

新農鎮記遊

記武備學堂

隨使歐美洲記

讀湘軍志書後

校邠廬抗議書後

明三藩記事本末書後

卷六 雜著

文采篇 仿厲樊榭意言體

治永定河議

七釋

七擇

驅夢 并序

卷七 古近體詩

秋懷詩十一首用昌黎原韻

感興六首

昆蟲十詠

光緒十五年正月舉行歸政典禮

懿旨賞 家大人用紫韁異數也獻詩恭賀卽用箕
齋先生原韻

壬午秋闈偕李少卿余鳴卿兩茂才應試二子下第
余亦報罷以詩慰之兼以自解

二十自壽

赤青歌用昌谷秦王飲酒韻

少年行

忽忽歌效玉川體視鏡江世兄

苦晝短

感興八首

夏日卽事

讀三國志有作

並序

讀蘇秦傳

相地

相術

塙磯懷古

淝水懷古六首

詠金陵四十八景

讀晉書樂府二十首

題張楚寶江南第一峯圖

卷八

試律

鄉墨附

水雷

織女機絲虛夜月

獨樂園

野桃含笑竹籬短

人澹如菊

呼僮熨貼舊寒衣

柳邊人歇待船歸

九九消寒圖

梅試初花在雪前

流丸止甌與

華月照芳池

簾外花開二月風

青錢白璧買芳年

一卷冰雪文

明月梅花共一窗

拜孔揖顏

摘藻如春華

簪花一枝

賤尺璧而重寸陰

四月清和雨乍晴

味道之腴

呢喃燕子語梁閒

三月春陰正養花

榆青綴古錢

倦尋生意到花閒

纔了蠶桑又插田

山張屏幃綠參差

流水不腐

輕紅擘荔枝

鄉信有鐙花

讀書破萬卷

五月榴花照眼明

濃薰班馬香

碧欄寸寸橫秋色

菊花須插滿頭歸

筆所未到氣已吞

手香新喜綠橙搓

寒花有穿蝶

秉燭夜游

長夏江村事事幽

暑信土肥

秀語奪山綠

蟬不知雪

好鳥枝頭亦朋友

過牆新竹粉痕黏

桃葉成陰燕引雛

谿柳自搖沙水清

四十賢人

窗近花陰筆硯香

龍馬精神海鶴姿

一窗新綠鳥相呼

淺寒籬落清霜後

脫穎囊中盡異材

蘆花兩岸晚潮平

紅蓼花疏水國秋

寒與梅花同不睡

潮來天地青

暮雨千家薜荔村

客去波平檻

秋雁鴈聲來

荷葉遮門水浸階

野老來看客

萬古斯文齊岫嶼

河魚不取錢

園林初夏有清香

對牀欹枕話江南

石榴開遍透簾明

夾竹桃

墨池飛出北溟魚

曉霜楓葉丹

一簾煙雨琴書潤

稻涼初吠蛤

方暉竟入戶

自是君身有仙骨

濤聲夜入伍胥廟

素月流天掃積陰

開徑望三益

人在定中聞蟋蟀

吳質不眠倚桂樹

登山臨水送將歸

芝蘭玉樹生庭階

夜雨無聲入土膏

野舍時雨潤

鴉背夕陽多

心共寒潭一片澄

雲帆轉遼海

劉郎不敢題鮫字

黃花入麥稀

綠畦春溜引連筒

碧落無雲稱鶴心

城闕參差曉樹中

玉堂給札氣如雲

蛛網添絲屋角晴

新蟬第一聲

殘星幾點雁橫塞

秋冷先知是瘦人

鯨魚跋浪滄溟開

燕子歸來新社雨

子夏曰可者與之至嘉善而矜不能乙酉鄉墨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

使天下仕者至皆欲出于王之塗

山向吾曹分外青

李襲侯遺集卷一

男國杰編輯

歷代戶口盛衰論

以千萬萬之人民萃聚糾合以成一大國以聽命於一人一人之精神有以控制而固結之使之相親相愛共利而均害則可以百年而無變一人之勢力無以浹洽而約束之任其相忌相怨興事而倡亂則不可以一日而苟安說者謂天下之治亂由於君相之權之張弛然而君相之權有時而窮披二千年來之史存亡興耗安危治亂循環反覆大局數十變使入

目眩意駭顧考厥由來則以人民戶口之盛衰爲準的蓋戶口興盛大亂之機也戶口衰耗邇治之兆也何以言之夏商以前地廣人稀無大興耗不必論矣周之盛時人口過千三百七十萬而幽厲之亂春秋之亂七雄之亂相繼迭起秦兼天下徭役繁興楚漢並起屠戮剗剗死傷者亦數十萬而漢遂以興文景繼業百姓休養生息孝武用兵耗削其半至孝平時戶口又千二百餘萬而王莽篡赤眉起光武乃復天下息兵革明章而後人戶滋殖至五千六百餘萬而黃巾兆亂三國分列戰爭旁午人不能蕃殖晉兼天

下人口多至千六百餘萬及五胡亂中原顛邱而血
淵晉轍南遷重以南朝北朝戰鬥不息民生愈耗隋
文乘閒混一區宇儉用富儲口增至四千六百餘萬
戶增至八百餘萬可謂盛矣然煬帝驕侈羣盜蜂起
民人存者戶僅三百餘萬唐因之以得天下至天寶
之盛戶口五千三百餘萬安史遂亂天下殺傷其弱
半肅代而後藩鎮割據戶口不詳然各長其地各子
其民滋生長養黃巢倡亂死者相枕藉朱溫乘便盜
取天下唐晉漢周數十年間凡五易主又羣雄割據
戶口之數無從稽考然干戈擾攘死眾生寡矣宋承

周統不數年混一天下建隆以還增戶口無算徽欽之時人口五千餘萬而金人南侵高宗南渡民死於兵火瘡癘水旱存者十二三國勢困弱雖休兵養民數十年而人口僅千餘萬故宋之亡也有外寇無內訌元代幅員既廣戶口殷繁有民五千餘萬而陳友諒方國珍之禍愈烈死者十八九明戶口之盛至六千餘萬而闖獻塗毒幾無噍類此戶口盛衰之大概也夫人民殷富羣生茂遂則必有兵燹水火之災起而隨其後乃至於戕殺酷烈消耗其強半而始出一二英雄收拾而安息之以復致太平之盛此其環轉

變化之形殆天意使之與時勢驅之與曰否否寡則相親眾則相爭此人民之公理也或曰君相有回天之力維持時勢之權宜其胥億兆人而早爲之所矣抑吾觀開劫之初明君哲相爲百姓興利除害固足以致太平叔季君臣酣恣暴虐固足以召禍亂然其業之興盛完全也必在閭閻彫敝之後其破敗衰萎也必在人丁充滿之時則又何也方夫饑饉荐降盜賊橫起殺人過半民心厭亂戶口減少謀食較易有豪傑起撫綏而安輯之相與晏然又安而其後生養既夥良賤不齊強欺弱眾暴寡勇苦怯爲之上者以

一人之身佐以相臣數十人之力勢難盡億兆人調劑而和協之鬱積憂悶之氣蓄之多積之久一夫倡亂萬夫響應由漢及明悠悠天下未有五十年而不小亂百年而不大亂者且戶口愈衰則其治愈易戶口愈盛則其亂愈烈然則其治也非君相能獨治之也民寡而相親也其亂也非君相能獨亂之也民眾而相爭也嗚乎知此者可與讀歷代之史考戶口盛衰之大較以定天下治亂之大原

管仲樂毅論

豪傑之建大業也必視地勢之利害民氣之強弱國力之厚薄時局之順逆以定功成之難易迺或時處其難而成功與順易者同則二人才智之軒輊可以判矣世之論才者動稱管樂管仲相齊桓西定中原北攘戎狄三會兵車六會乘車一匡天下樂毅輔燕昭會諸侯滅強齊奮五年之師下七十餘城復數百載之舊業其功同矣然吾竊謂管仲之才不及樂毅者蓋功業之大小同而時勢之難易異也管仲所用者齊也樂毅所用者燕也齊濱大海扼天下之吭形

勢利便舟楫四達所謂王者不得不王伯者不得不伯奸雄得之足以亂天下燕則僻處北方與戎狄爲鄰隔絕中夏出師南指必踰滹易越碣石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戰未必勝勝亦不守故言地勢則齊利而燕不利齊戶三男子民性樸勇居恆踰鞠距踊出則荷戈而衝伏燕地僻土磽生育率三女二男民好戰而輕輕則勝易驕敗易媮故言民氣則齊強而燕弱夫燕齊之大勢其利害已若是矣齊自釐襄以來國家無事生聚蕃財用阜雖無知倡亂子糾稱戎而元氣未喪也王噲遜位子之枋國世子要黨巷戰連

月伏尸數萬齊乘其敝夷其社稷昭王崛起立瘡痍載道廩庾無糧則國力之厚薄又縣絕矣春秋時中原列國迺數十率罷弱迂緩無爭競之志自七雄起勇力相驅使威權相傾擠爲已除害而惡人獲利故桓合諸侯天下必俛首從命昭報齊仇列邦未必傾心相助則時局之順逆又大異矣然而管仲撫形勝擁強兵據富厚之貲臨憊弱之諸侯而業僅於雜伯且兵誦於南伐威敝於西謀豪傑之能事當不竟此樂毅率僻遠之邦約輕慄之民夷中原之強國雪累世之大恥鼓盛氣以振疲弱之餘憑片言以召列國之

助其事危其業艱而有意竟成功施爛然媿於管仲
二子之才智孰軒孰輕必有能辨之者不但此也管
仲相桓公四十餘年以功名終言聽計從終無嫌貳
樂毅輔昭王僅三十餘年明君不祿世子多疑功敗
垂成爲世痛惜夫二子得君之專固同爲時修短則
異矣而其功業迺適相等此論世者所以小管仲之
器而益高樂毅之位置也

燕昭王論

嗚呼古今來治亂興衰豈一轍哉大抵得人則治失人則亂得人則興失人則衰要其所以致此者實由於君君不好賢則才雖多猶無才君苟好賢則他國之才皆將奔走而效用況其國乎吾觀燕昭王之所以強燕而報齊不能無慨焉昔者齊桓得管仲晉文得狐偃秦穆得百里楚莊得蔣敖皆主盟中夏國以強盛惟之越王句踐困於會稽而歸枕戈嘗膽親賢禮士得范蠡等以爲輔佐故能卒復吳仇得人之效振古如斯豈獨燕昭爲然哉而燕昭其著焉者也夫

國無論強弱主無論智愚信任專則賢能爲之用而其國寔盛讒謗入則賢能相率而去而其國亦寔衰彼樂毅一人耳昭王得之以復齊仇惠王因信讒而所得於齊者亦旋以失一人之身也而得失之微關社稷安危之大豈不深可鑒哉嗚呼戰國爲鯨吞蠶食之世其弱小者無論矣卽其强大者論之孰不求忠以自衛舉賢以自輔哉六國之士若吳孫若儀秦若頗牧皆足以操奇而制勝故其君用之皆能大得志於諸侯燕以疲弊困頓之國易通於強齊昭王一振興國幾於霸而惠王不承其志旋見傾危蓋任人

不任人之故耳噫後之有國者當強敵之衝處危困之時其毋蹈惠王之故轍而勉爲昭王也則幸矣

秦漢關中水利田論

關中有三大川渭橫貫其東西涇灌其西北洛注其東北無三大川則關中無沃壤是故秦漢二代屢興大工穿渠通溝引三川之支流收灌溉之大利自鄭國鑿涇水起中山抵瓠口爲渠三百餘里以注洛秦於是得注水溉瀉鹵地四萬餘頃畝皆收一鍾用饒關中漢興鄭當時引渭穿渠通漕運渠下之民頗得以溉莊熊羆又請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渠通而未得其饒倪寬穿六渠溉鄭國渠旁高地白公又穿渠引涇注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由戰

國之末至漢之中葉經營涇水者凡三次渭洛各一
次然涇水之利最大渭次之而洛無功何也三輔之
地羣山連絡蔽其東南平原曠野多在西北故引涇
之利民田灌四萬餘頃而南山之麓民田僅灌萬餘
頃重泉以東雖無崇山然處洛渭二川之中形勢狹
窄民田亦灌僅萬餘頃故談關中水利田者多致力
於涇川之壩而洛渭爲輕況以利害論之用涇水以
溉田小勞則小利大勞則大利而穿渭引洛者或勞
大而利小或徒勞而無利取利遺害此亦自然之勢
矣關中之地高則槁燥下則瀉鹵氣既不潤力亦不

腴而涇流最濁水一石泥數斗可以潤其槁燥又可
以腴其瀉鹵渭洛水清則肥饒減矣此水質之厚薄
異也寒門瓠口諸地皆居涇下游又地勢平行水易
流通故能以一川周灌數百萬頃華陰藍陵諸縣雖
居渭下游而崇岡疊阜高於河身水勢阻滯發達甚
難往往近水無田遠水有田不能浸灌臨晉重原其
地多居洛上游曲水勢以灌田爲力勞而成功難此
又地勢之高下殊也涇源由西北而東南渭源由西
而東河身委蛇水流較緩穿渠於下游無潰決衝突
之患洛源北來過徵而倏東轉其力最猛穿渠其側

以引支流隄岸善崩不能蓄水此又水流之遲速不同也水質之厚薄既異地勢之高下復殊水流之遲速又不同此則天然之利害非人力所能倒置矣秦漢之粟皆仰給池陽谷口此言水利之田所以亟亟於擴涇川也鄭當時莊熊羆之策既無大利河道亦旋廢唐高宗時鄭白渠皆半淤然猶灌田六千餘頃要而言之涇渭洛三川灌溉之利益雖分太小然實皆關中天假之利也棄而不修任其河道之湮塞沃土之燠旱而欲求如秦漢之富厚其可得哉

蕭何守關中寇恂守河內論

取天下之策莫如先得重臣其次莫如據要地有重臣而後要地可守有可守之要地而後天下可圖漢高祖之蕭何光武之寇恂是重臣也其任蕭何以關中任寇恂以河內是重臣而守要地也二君一開創一中興其故在是高祖起兵於沛與楚爭鋒先入關破秦繫子嬰幾全有其地項羽嫉之分秦爲三以巴蜀畀漢王漢王據其地還定三秦以圖進取而使蕭何留守光武起兵春陵破莽兵入北薊轉戰殲銅馬諸賊南徇河內得其地以圖進取而使寇恂留守夫

關隴河洛僅天下之一隅而高祖之得巴蜀光武之得河內又僅關隴河洛之一隅據此區區奚足以指揮天下然而二君卒由是而興其故何也吾嘗縱覽天下之大勢乃知關中居天下之上游登高而呼諸侯莫不響應河內爲天下之腹地居中樞以左右天下諸侯莫敢不從蓋一則居高馭下一則中立定民兩漢旣得地勢矣又況以何守關中使燕趙齊楚不敢西顧而高祖得一志以圖山東以恂守河內使朱鮪李軼之屬不得北渡以犯漢師而光武得引兵以定燕代夫據其險要守以干城君子曰是宜其興也

抑又聞之取天下者必有根本之地以爲儲積之區
曹操使棗祗屯田許下州郡取以爲法所在倉廩皆
滿故操每征伐無缺餉之憂司馬懿用鄧艾之策置
淮北屯田廣漕渠其後東南有事大軍所至資食有
儲夫魏晉所以能濟大業者有許都淮南北之積粟
以供其空乏也而又何疑於兩漢之興乎嗟乎方夫
楚漢相持上下於京索之間漢王兵困食盡者數矣
而鄣南卽位之初軍食困乏屢瀕於危急向令無關
中河內之粟水陸漕轉以供軍餉則漢之爲漢尙未
可知也然則何恂之功顧不大哉或曰洛陽爲用武

之地不如秦地被山帶河四塞爲固婁敬遷都之說
辯之綦詳今光武中興光復舊業其還建西都也宜
矣奈何其經營河洛也日是不然高祖創業始入關
中秋毫無犯三秦之民望君如望歲時則形勢在關
中而不在河內光武之時長安蹂躪於赤眉而洛陽
其故鄉又富實險要之地時則形勢在河內而不在
關中唯其然也故高光以干戈取關洛及其定鼎也
亦不出此東西二都之間彼蓋知地勢之勝關於國
運之興隆非偶然矣雖然戎馬倉皇之際微何恂之
重臣以爲鎮守而根本之地能盤固而不動搖者吾

蓋未之信也

張蒼論

一王之制必改正朔易服色漢初則張蒼其人其緒
正律麻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承秦十月
爲歲首尙黑如故其時高祖初定天下及文帝四年
蒼爲相乃卒成之與蕭何定律叔孫造禮同功至公
孫臣言漢土德其符黃龍見蒼謂非是罷之其後黃
龍果見成紀帝召臣爲博士而蒼遂由此絀蒼與臣
之言果孰是歟余生平不信五德之說以爲空語虛
文最無益於實政司馬遷以蒼不取賈生公孫臣改
朔正服及專用顛項麻爲非班固則以專用顛項麻

爲非說果何從不知蒼與遷固之學皆隨時王之制
爲褒貶損益而同囿於五德之說者也秦自以爲水
德漢興高祖云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爲水德故蒼
承高祖之意曰漢誠水德也遷震於賈生公孫臣之
說復與洛下閎等親定太初厯武帝下詔以爲應水
德之勝故遷承諸先生之說曰漢誠土德也及劉歆
作三統厯沿赤帝子之符以爲漢初旂幟尙赤宜爲
火德於是莽之篡漢則曰赤帝劉氏而自居土德光
武卽位始正火德故固又承赤伏絳之言而曰漢
誠火德也遷主土德故是賈生公孫臣而非蒼固主

火德故議蒼而並議賈生爲疏闊紛紛擾擾至唐宋而聚訟未已此亦陰陽家之陋也然遷之傳蒼以爲尤邃律厯其所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厯事固亦推之書雖不傳證之董仲舒春秋繁露以爲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公羊家明著漢氏承周之符蒼之意蓋以秦爲餘分閏位不足以列五帝之數而以漢承火德之勝未可知也抑其爲秦御史時多見柱下方書別有授證而公羊家實沿襲之亦未可知也然則蒼之說固非後生新進拾殘搜缺者所可輕議矣爲相十餘年弼成孝文之治朝王陵夫人見其厚佐帝除

肉刑見其慈蒼一絀而孝文引進新垣平侈心漸啟
蒼亦賢相也哉年壽既永子孫亦蕃天之報蒼獨厚
無論躄躄廉謹者不足並論卽申屠之剛毅守節其
術學亦不逮之殆蕭曹之亞歟

賈誼陳亮合論

學者讀漢書至賈誼傳讀宋史至陳亮傳未嘗不歎
二子以瑰奇磊落之才有志於天下而文帝孝宗不
能用使抑鬱以死於下位爲可悲也以吾觀之賈生
之才識誠有可取者惜心性褊隘無大受之量而亮
則放言橫議戰國處士之流耳曷足道哉今夫古今
之事變其可強可弱宜動宜靜之勢甚相遠也漢文
之世兵革久定天下無事視孝宗之偏安江左師徒
徵發歲無休息者安危勞逸大不同矣夫當邳安極
治之朝勢可以定立制度爲萬世之法而賈生改正

朔易服色之議尙不能行於當時見譏於後世以爲
疏遠不急之務況承彫弊瘡痍之後反勸其佳兵黷
武遷地改轍以搖惑人心如亮書所言者不亦慎歟
且賈生之奏疏如論貴粟請封建子弟諫封淮南王
四子皆能審天下之形勢料百世後之利害如目見
其事者其治安策所言眾建諸侯制服匈奴正章服
教太子尊大臣數條於當世之積弊皆有以鍼砭之
如其所議皆可有利而無害亮兩次上書縱橫馳騁
無慮萬言而總其大意則曰北虜不可和錢塘不可
都宜厲兵秣馬銳志復仇遷都襄陽用圖恢復其言

誠未可厚非矣然高宗未能得志於中興之年而欲
孝宗挑釁於南北休息之日是動金人之兵也且彼
所謂復仇恢復者其策果何在也嗟乎使漢文能取
賈生之言參斟而用之未始不可以潤色鴻業強本
幹弱枝葉爲久安長治之計而亮言若見信於宋孝
宗不惟不能開大有爲之基振士卒之氣而觸怒強
虜播動民心於大亂之後滅亡之禍且不能免矣然
則諠言之不用諠之不幸也亦漢之不幸也亮言之
不用亮之不幸也實宋之大幸也夫以賈生之澄觀
治亂考說得失皆合於勢當於理以視亮之夸張大

言不顧利害其識已百倍況論其文體賈生之文深厚正大有儒者之風而亮文反復馳驟利口喋喋與縱橫捭闔之說無異世之衡才者可由是知二人之品矣不但此也賈生上書不用遠徙長沙雖有抑鬱不平之氣卒無憤恨朝廷之言亮忿其說不用怨望指斥是浮薄之士也不知者乃悲其不遇比之賈生何其謬歟吾故並論之以表賈生之才識且以告天下後世之布衣橫議自比陳亮者

李廣程不識將兵屯北邊論

漢武帝時多匈奴之患帝以李廣程不識將兵屯北邊以備之廣行無部伍行陣軍士無刁斗之衛幕府無文書之繁而虜畏其略不敢犯不識正部曲行伍軍擊刁斗吏治簿書不得休息虜亦避之論者於是多李廣之寬而少程不識之嚴也吾謂不然兩害相形必取其輕兩利相形必取其重兵法有之曰仁曰信曰智曰勇曰嚴五者之中惟嚴爲尤重是何也蓋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不仁之器使馳驅於行陳之間是固非孝子順孫可徒以恩感所謂驅市人

而戰非迫之以刑繩之以法必不可得而用雖日拊
循之亦無所益或且長其驕又況兩軍對壘之時晝
疆而守各不相犯惟其嚴也不然防之不精持之不
固將謀者得以行其閒而或出偏師以攻我之不備
其勢必危如其不信試引爲政之道以明之昔子產
將卒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
猛及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於是鄭多萑苻之盜諸
葛亮懲劉璋之暗弱知其弊在太寬故治蜀頗尙嚴
峻而蜀人亦安夫爲政之道尙寬猶不如尙嚴況爲
將者能以煦煦之愛而成赫赫之功哉且非獨爲將

然也古之命將者推轂而送假以專閫之權至尊且重也文帝之世匈奴入邊命將備胡帝自勞其軍至霸上棘門直入之細柳則必使使持節而後得開壁門入帝於是嘉亞夫爲真將軍而漢霸上棘門軍爲兒戲其意固以爲將在嚴不在寬也然則將兵者可不體此意乎夫李廣以善射之名聞於匈奴久矣射雕以勇獲縱馬以智免所居之地虜不敢犯廣亦自負其能是以屯邊一役敢爲輕易之舉而不懼然卒未遇害者亦有天幸焉程不識嘗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咸樂爲之死我軍

雖擾虜亦不得犯嗚呼不識可謂得用兵之正矣誠使當日虜窺其情而以騎襲廣軍倉卒之間雖士卒樂爲之死縱不大潰亦必傷殘若程不識之紀律森嚴可得而犯耶或曰寬之與嚴惟人所用未可泥也昔者郭汾陽守河南馭將以寬李臨淮代之號令較嚴二子之一寬一嚴其功烈曷嘗相讓哉予曰寬嚴之用視乎其人斯固然矣獨不觀二范之事乎西夏之叛也范雍爲延州刺史則爲虜所襲范仲淹繼之則虜相戒勿犯此一寬一嚴其輕重爲何如由此觀之李廣以寬而不遇害雖其才足以制敵亦幸耳不

識之才不及廣而以嚴而遠害雖勞猶不失爲正也
後之爲將者學李廣不得將有潰散之憂學程不識
不成猶不失爲紀律之師也嗚乎寬嚴之間其尙知
所擇哉

三ノ書イノイニ

イノ

イノ

張騫論

漢孝武時匈奴甚強張騫以郎應募使月氏不能得其要領既失博望侯復建議厚賂烏孫以斷匈奴右臂時論或罪之以爲逢君之惡內則疲敝中國外則騷擾諸夷史遷傳大宛而不爲騫立傳蓋輕之也雖然漢不事匈奴則已既欲弱胡則必致其旁國散離其支黨以合遠交近攻之計此武帝之雄才大略以利誘之實以義聯之豈徒爲廣地重譯計哉所以尊中國也騫之初使也留匈奴十餘年持漢節不失與蘇武略同武以節著而騫以功封要皆一時奇士論

者特以其開通大夏適在北平失期之後疑若怯於
爲將而樂於爲使者又以所贖人馬牛羊金幣過鉅
似若勞敝中國諂事遠夷者烏虜此特泥其迹耳不
知漢倚博望之名以信於外國騫亦張漢之廣大以
折西域而孤匈奴此所謂不戰而屈人者也武帝起
柏梁臺作蜚廉觀卒以瘡民蝗國其糜帑耗財不在
區區使幣此何可以罪騫方其閒道遣使北閉氐祚
南閉舊昆明溼熱荒寒孤行數萬里無人之域寇盜
竊發動遭殺略幸而得致使命與其人俱來而全軀
保妻子之臣晏坐高談持其長短此壯士所以仰天

椎心而泣血也豈獨一鑿空之騫哉旣通西域而後
數年之間大將軍五出師而匈奴服驃騎將軍三出
師而昆邪降於是匈奴之勢日弱安知非騫通西域
以斷其右臂之力哉則騫之使固大有功於漢室而
賂遺設利西域正墮漢之術中此豈石晉趙宋以後
稱臣割地之使所可比哉班孟堅生東漢之初親見
其弟超襲騫遺迹都護西域布漢威德成不世之勳
以爲非騫莫開其先非超莫承其後也故刪取司馬
氏大宛傳而特表博望之功然則豪傑之士抱不世
出之才幸遇大有爲之主得以運籌決勝爲以夷制

夷之計而猶不免於世俗之訾議嗚呼任事之難固
若是哉

其二

有天下者不患有敵特患不能制敵尤患不能結敵以制敵制之之法莫若藉他人之力用他人之勢以遏吾之患而吾第羈縻而牽制之以坐收其指臂之用而享其成功此其任非庸碌者所能勝也匈奴之爲患久矣漢興高祖以三十萬眾困于平城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孝惠高后時虜益驕橫嘗爲謾書以侮中國文景之世通關市約和親邊境粗安而小寇猶時竊發武帝卽位有復仇之志將先發以制之適匈奴降者言月氏與匈奴有隙帝思往說月氏以共圖

匈奴時張騫以郎應募使月氏不得其要領後騫坐
軍事失侯因復說帝厚烏孫以斷匈奴右臂議者多
非之吾謂匈奴之勢方甚而益以西域之附從是猶
虎而更傅以翼也其勢將益強騫以爲弱匈奴莫若
先結西域結西域莫若先結烏孫蓋所以翦其羽翼
也昔楚子伐隨隨人行成鬬伯比曰漢東之國隨爲
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騫之制虜殆用
此計歟夫中國之治夷狄古無良策其上者傾國之
兵擣其巢穴次則增防衛以扼其要衝又其次則厚
幣請和罷兵修好究之攻則難破守則易疏和則貪

多而無厭權乎三者之間莫若散其支黨以使之不睦又莫若結其支黨以使之相攻操之縱之使我無勞兵增餉之費而敵人有勢孤力弱之憂所謂蹈瑕而抵隙也然則張騫之厚結烏孫以困匈奴其計不亦甚善乎方騫之使西域也留匈奴十餘年已洞察其虛實況所歷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并通道滇國山川扼要瞭如指掌而又度其勢新張大足與匈奴抗衡且素有仇隙者莫如烏孫烏孫服匈奴之勢孤矣且烏孫服而其西北之康居西之大宛南之城郭諸國聞風相向而匈奴之勢益孤矣善哉劉歆之言

曰起朔方伐朝鮮則匈奴之左臂斷伐大宛結烏孫則匈奴之右臂裂然向非張騫通西域以結烏孫諸國而匈奴之禍將未艾也況宣帝之世漢發精兵十五萬與烏孫五萬騎合大破匈奴所獲無算是張騫之計果效於後矣厥後班超在西域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因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遣使招慰與其合力由是觀之班超平西域五十餘國以弱匈奴未必非借烏孫之助故君子觀班超建功之奇而多張騫制敵之策

于定國論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天道昭然不容誣也鑒於于公而益信矣于定國公之子也于公決獄公平雪東海孝婦之冤陰德頗多是以定國得位至丞相子永亦至御史大夫微于公定國不能及此也何以言之定國爲廷尉襲父業有民自不冤之譽至於爲相一無所表建不過明習政事優游坐食元帝初災異頻見詔條責則上書謝罪再責則惶恐乞骸骨其亦持祿保位者歟然則定國之所以至此者何也于公之餘慶也于公能積善故天

祐其子孫樂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黻雖剛愎終不
亡其家夫黻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祖宗積德所以
爲子孫子孫苟能繼世相因以修其德則立不朽之
名建非常之業卽刑官日以殺人爲事而死中求其
生活人之德寓焉若干公者豈非積善之有徵者哉
是以餘慶被及定國及其子永至定國則可議者不
少矣定國之爲廷尉以地節元年歷年甚久霍氏之
獄雖非廷尉所能挽回然以博陸之功斬殺遂無噍
類而廷尉不一爭較孝婦之冤輕重奚若他如趙廣
漢韓延壽蓋寬饒之賢臣無故殺僂定國均不能平

之民自以爲不冤亦史氏之諛詞耳其爲相也不與蕭傅一心視蕭傅之下廷尉如路人然不亦大失宰相之職哉定國雖爲相要不得爲漢室之名臣卽不得爲干公之肖子耳抑吾聞之爲善無近名陰德如耳鳴天知之人不必知之于公自言多陰德而欲父老高大其門閭以爲子孫可興則其所爲陰德者亦非真陰德矣疑後世因于氏子孫爲丞相御史而故侈大其事未可知也雖然存其說固可以諷世之爲獄吏者

李襲侯遺集卷二

男國杰編輯

朱雲梅福論

天地正直之氣世治則鍾於卿相時衰則散及士民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不依形而立不
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在朝無忠貞則
在野有節義天理人心相維於不敝焉漢成之世天
子謙遜貴戚專權宵小朋來親賢屏逐蓋自王章被
戮之後正直之氣盡矣乃朱雲以一故令言事願斬
張禹梅福以一故尉上書譏切王氏逆耳批鱗而道

之痛哭流涕而陳之爲國忘身幸免於罪讀史至此竊歎正直之氣充塞於天地間也夫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聖人有戒若雲福所言誠精忠懇切無乃位卑言高有違聖人之戒乎曰不然夫使官以諫爲名則面折廷爭固其職分應爾中人以上皆可勉爲如雲福者所爲乃極難耳舉朝之所不敢言而正論觥觥乃出於廢錮去官之令尉天生雲福爲漢光矣嗟乎朱雲之劾張禹非欲殺禹也殺禹卽所以殺王氏也與福之爲王章稱冤以折王氏其志略同蓋二人學術純正雲則傳蕭傳之論折五鹿之易福亦明尙書

穀梁推明孔子之素功以紹殷統故鬱爲正直之氣
百折而不迴言旣不用優游田里隱遯全身亦可謂
見幾之君子也哉吁漢之風俗猶近於三代故叔季
尙多正直之士成帝重師傅外戚乃雲欲請上方以
誅佞臣福欲收太阿以抑外戚卒亦免於禍患自是
以後正直之氣壅遏於下而不得通於上彼據安昌
及五侯之地者必且阻抑使無立足之所而持祿養
望之臣又復委蛇其閒而國隨以亡班孟堅不知福
以日食論王氏爲安昌所抑故雲發憤而欲先誅安
昌此一事爲漢與王氏興亡之大端乃舉王孫之羸

葬胡建之斬姦與雲福合爲一傳已屬不倫而云倣
之先稱吳章弟子後爲王莽大尹者亦附及焉不亦
昧雲福之大節歟其又安知正直之士係乎國家之
安危者至重也

張禹孔光優劣論

朝廷之上。一有持祿保位之臣。則勢必終於誤國。漢之亡也。眾以爲禍由外戚。吾以爲禍由腐儒。張禹孔光。其尤著者也。此皆小人儒而僞託於君子者。口誅筆伐之不暇。豈其尙有一綫之可原。而爲之較長絜短哉。雖然。王氏之熾。由來者漸折之於初萌之日。易遏之於旣盛之後。難以長君而收強臣之柄。易以弱主而收重臣之柄。難要而論之。張禹之罪。尤浮於孔光。何以言之。如禹爲成帝師。成帝所信愛者也。與光之爲師傅子。稍親近矣。禹尙書事。畏王鳳之權勢。

數乞骸骨不敢領尚書不欲久相位不失爲明哲保身之士至日食地震變異數見如劉向宗室一老位不至九卿切直建言圖存社稷禹之受恩視向何如上之相信愛視向何如車駕至第辟左右而與之言王氏此固漢與王氏盛衰不兩立之機也爲禹者宜激昂慷慨爲帝畫謀引用老成罷廢外戚豈不赫然爲漢名相乃其言曰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使帝不疑王氏以養成大亂吾不知禹果何心也將爲子孫計耶則一言可以安漢室王氏不得專柄何從而害其子孫朱雲以爲可斬誠可斬也至光之爲

人典樞機十餘年不希指苟合有所言輒削草稿旣以建儲忤旨哀帝時恐太后干預政事因詔問太后宜何居遂議宜改築宮太后求稱尊號則持不可復傅遷之官則持不可禹不敢抗王氏而光敢抗傅氏其迹已優於禹矣所惜者再起爲相始拜董賢後舉王莽哀平之際與世推移與前之光如兩人此則晚節末路之難耳然光處平帝時莽雖尊爲帝太傅帝太師徒擁空名而無寸柄卽欲請廢王氏亦惟自速其禍而決不足以有成故光之罪視禹可以未減說者謂莽之篡光實導之禹特不忤王鳳王根輩耳何

乃寬光而苛禹若此不知光之所處已在新莽勢成之後而禹之所處尙在孝成未暮之年固未可並指爲元惡也雖然光若不戀戀相位於孝哀復召之日默察時事抗疾不起則何至周旋賢莽之間盡喪其生平所守哉自光禹並稱而大師宿儒往往爲世詬病兩漢以後鉅人長德緣飾經術以自文其奸視君國如路人者蓋踵相接也光禹殆罪之魁哉

谷永杜鄴論

余讀漢書至谷永杜鄴傳不禁有慨焉士以明經術
應方正之舉上封事言災異宜必有侃侃諤諤之論
足以救時振世者乃永之言則攻上身與後宮激切
無所隱也鄴之言則攻丁傅專權亦激切無所隱也
孟堅豈有取於此而合爲一傳歟旣而攷其行事則
永鄴皆諂附王氏實欺世盜名之徒也嗟乎自古篡
奪賊臣必先招羅名士畀之祿位以塞人言而收人
望而名士之不得志者一爲其用則爪牙盤互羽翼
翻翔而不復可制漢之外戚莫盛於霍光顧不能預

收魏相蕭望之爲黨一朝勢敗如割羊豕王氏之起五侯皆能致士而永與鄴復託爲正論陽市直聲而陰附戚黨吁士節之頽靡至斯而極矣顧永攻許班趙李以媚王氏在成帝時王氏方盛其勢易鄴攻丁傅以助王氏在哀帝時王氏中衰其勢難似鄴之彊很更有甚於永者班固乃以談有餘而諒不足與杜欽並自爲多聞何也蓋永之攻後宮兼指班氏爲孟堅所深恨故於其附和王氏之迹發覆尤詳而鄴則杜林之父在建武時顯名於朝不無隱諱其惡故傳中於鄴有怨詞而於永多刻論究其實則三人皆損

友而已焉得爲多聞哉雖然成帝不堪酒色則厲精
圖治外戚何能攬權哀帝不寵外家則登明選公國
柄必將日振誠取永鄴所言而節取之亦不得謂之
非忠告也永鄴誠附王氏而所以成王氏之篡者罪
不在谷杜而在成哀不然如劉向王嘉觥觥正論二
帝何以不悟哉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right margin,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including the number 1056.

皇甫規論

國家之命將也與其得百驍勇之人不如得一謀略之士誠以驍勇者用力而勞猶不能必勝謀略者用智而逸且無戰不克也東漢之季外戚宦寺相繼專政深識遠見之士懼遭世網自保其身雖有禍亂安所得將材而用之獨皇甫規以將門之種而又深通兵略知馬賢之必敗策羌戎之將反運籌決策若燭照數計固宜大有所建樹矣乃功績惟著於邊陲信義惟伸於寇賊者蓋非其謀略止於此而實遭時不偶不得盡其材也乃世猶有譏其干進者謂毛錐之

利終有脫穎之期何爲汲汲自薦以損名望不知當時之邊將皆領兵無狀旣怯於戰鬥又不善撫馭遂致羌酋泣血驚懼生變規世爲將帥受國恩重傷世多故故上表求試冀一抒其忠烈之氣且生長邊地形勢素習更非空言無裨者比矣或曰與規同時者張奐段熲頗有戰功獨非良將乎則應之曰奐見欺豎子致害忠良頗曲意宦官得保富貴議者多訾之獨規能嚴絕宦寺彈刺權戚幾瀕於死而不悔其識其品固已超奐熲萬萬哉其對策之言與其所上之疏皆切中時弊使朝廷盡用其言則規之謀略豈止

優於爲將哉無如奸佞滿朝忠言不用遂使不得盡
其材而沒自時厥後文武材智之士知朝廷不能用
人相率奔走私室以求進身曹操因之遂移漢祚蓋
觀於規之賈志以終吾不爲規惜而重爲漢惜也有
國家者尙於將材加之意而毋棄之以資敵哉

三ノ夏作

三ノ

蜀後主論

甚矣小人之爲害也卽士大夫之子弟一親小人未有不墮家聲而爲世詬病者況繼業之君哉後主以冲年嗣祚其時曹孫鼎峙蜀之土宇最狹宜如何繼承父志以期興復漢室者乃資性闇弱惡直喜佞自武鄉歿後寵任黃皓馴至亡國乞降爲天下後世笑上愧聖父之貽謀下愧賢相之締造豈運會之適然哉皆中小人之流毒也夫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頽武鄉當日非不誨之諄諄董允守其成法於皓之便僻佞慧時加抑

制不敢爲非使後主鑒董允匡主之誠思武鄉憂國之訓兢兢業業日慎一日何至使宵小構扇於內名將憂疑於外以墜先業而啟敵謀陳壽謂其任賢相則爲循理之君惑闇豎則爲昏闇之后吾以謂前之循理特諸葛以託孤重臣後主不敢違之而已其昏庸鄙闇之性實已伏於幼年而發於暮歲故亡國之禍卒與桓靈同譏陳壽之說猶曲原之嗟乎素絲無常唯在所染如後主者亦何足深責世之繼體守文者承中興之遺烈得親賢之夾輔尙其慎終如始而不爲近習所惑哉

棗祗請建置屯田論

用兵之道不憂器械之不精兵士之不足而惟糧餉
不給之爲患蓋器械不精不可以戰猶可以守兵士
不足不可以進猶可以退惟糧餉不給則士有饑色
未戰而先見敗徵是故行兵千里之外必備三軍之
需雖然籌餉之策亦非一端有勸民送義租以助軍
者然違抗觀望之弊不可不慮也有掠奪敵糧以養
士者然堅壁清野之計不可不防也是故籌餉必先
積穀而積穀莫若屯田漢獻帝時曹操經營許都以
制四方而連歲出軍恆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棗祗請

建置屯田操從之以騎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許下得穀百萬斛而州郡例置田官皆有積穀由是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大業以成論者以軍國之饒歸功任峻然棗祇實功之首也當曹操之時揚州有袁術冀州有袁紹荊州有劉表兗州有呂布操以大軍屯許都環顧四方皆爲敵國內核倉庫糧餉久空爲出兵計勢不能劫敵資取盜糧以補不足也況當大兵之後百姓流離農業荒廢饑饉薦降五穀不登冀州之兵仰食桑椹揚州之兵取給蒲贏其餘孤軍弱卒坐困一隅饑踣逃散不見敵而潰者不

可勝數也則輸民粟以濟軍食亦斷斷不行之事矣
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足食足兵之道取之於人不
如出之自有聚之有事之時不如蓄之無事之日此
棗祇屯田之策所以大有功於操也今夫許都者曹
操根本之地也其地濱大河土宜播種又深居內地
未遭兵燹地氣以厚民力以紓今相其機宜興建屯
田之策不但坐獲足食之利亦以固其根本而不可
搖昔漢高祖與項羽爭天下蕭何留守關中供給軍
食未嘗缺乏及高祖滅羽取天下何功居多許都者
曹操之關中也建屯田之策令操足兵食無內顧憂

則棗祇亦操之蕭何也嗚呼方操奔走徐充之間經
營河濟之地帷幄運籌之臣如荀彧董昭郭嘉輩或
獻勤王之策或畫討賊之謀不聞有言及屯田事者
及棗祇上策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
又或詆屯田之策爲便於官不便於民賴祇卓然不
移堅執前說操用其言遂興巨利夫所謂謀臣碩士
者皆曰爭地耳鏖兵耳焉知夫開墾自然之利哉幸
而富兵足國之策乃出羽林小吏又被眾議所排抑
幾不得行然則祇之功誠偉操亦可謂能知人厥後
晉應詹上書元帝請屯東吳田齊高帝敕垣崇祖修

理均陂田皆循魏氏故事然後知棗祗之議非特有
功於曹操抑亦有功於天下後世也已

田疇論

人臣之擇君也在承平之世易在紛爭之世難何則天下匈匈羣雄割據有挾天子以令諸侯者有仗公義以匡王室者於時智略之士懷抱利器而或輕於一試雖有奇節難免遺議矣善哉馬伏波之言曰君擇臣臣亦擇君說者謂三國之臣如諸葛亮之於先主可謂善擇君者矣獨怪田疇之卓卓而竟委身魏武何其審之不精量之不明也豈其擇主之識不逮孔明歟抑其所處之地不同歟然吾觀其徐無辭處之年疇不階尺土不藉一人躬耕以養父母歸者五

千餘家約法二十餘條婚姻嫁娶之禮學校講授之業班然畢舉雖以孔明易地居之亦不過若此不賢而能如是乎且其初歸依劉虞嘗爲奉表長安展效臣節迨虞死無依遂被髮入山然而掃地之盟山中非苟安之語何其壯也彼三府之辟劉袁之徵宜非所樂聞奈何曹使一來卽皇皇就道惟恐不及哉由今思之方操之征烏丸也烏丸曾多殺疇郡之冠蓋疇欲假手於曹以報仇故樂爲之導夫以己力之不逮而假人之力以洩己之恨則操實爲疇用而疇非爲操用然則烏丸之征盧龍閒道之舉疇豈爲操畫

計哉蓋自爲計耳使疇心實向曹則何役不可參謀
議哉顧盧龍獻策之外不聞再畫一策則疇之不事
操也明矣或曰疇不受封固足見其志矣然曷爲受
議郎之拜乎不知操雖專擅黜陟而天子猶在則不
得謂非朝廷之官受之何妨厥後弔祭袁尙甘犯操
令而不懼亦以示不爲操下耳觀於年未中壽賡志
以終想亦俯仰世變日夜憂憤無如時何亦無如操
何耳百世下不察其心而泥其跡往往指而言曰彼
魏臣也不亦冤哉荀文若之王佐才華子魚之名士
具視田疇賢不肖何如也

曹冏請建同姓論

魏氏春秋載曹冏請建同姓一書其言深切著明冀以感悟曹爽俾多建同姓以制司馬懿余嘗反覆讀之竊以爲曹冏之議建同姓於齊王芳時抑已遲矣封建之制至周大備親親尊賢二者不悖故其子孫雖凌夷而封建相維猶不遽至於顛覆秦懲周弊廢五等之制而立郡縣之官故其亡也不出於同姓而出於異姓之趙高李斯漢鑿秦失封建子弟呂氏之禍賴諸侯彊大得不傾覆其後鼂錯議黜諸侯主父偃又建推恩之說陰以漸削分地自是子弟寢弱哀

平之世王莽以異姓而移漢祚然而光武之興卒能禽莽而復漢者賴宗子之力也又不幸光武不廣封建至於桓靈閹宦用事而天下之亡卒出於異姓之曹操由是觀之建同姓而亡其亡也遲不建同姓而亡其亡也速然則曹問建同姓之議誠有所見而獨惜其太遲也異哉魏氏之制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既使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又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其奸以爲可禁同姓之爲亂也而不料司馬氏已窺伺其旁矣方明帝時曹植上通親親之表雖挾私意然所引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及

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諸語皆至言也向使舉而行之國之根本未必不固卽不然如高堂隆之說選諸王典兵鎮撫王室則鷹揚之臣必不容於蕭牆之內嗟夫自二子之說不行則問之言爲無及矣或曰齊王待爽恩寵至矣爽之威權亦可謂重矣轉懿爲太傅實陰奪其權懿不能爭遂多方以避之是時人莫不曰曹氏如太山而司馬氏如累卵也使問之說行則懿尙何能爲抑知懿雖陽爲畏爽已陰置二子於要地其勢必不可撓向使問說果行亦徒供司馬之魚肉耳羽翼已成雖有千百輩同姓奈之何哉吾嘗謂

司馬之勢始若蟄龍之未伸循循焉若無能爲者一旦奮發薄雲霧感雷電降風雨而莫能禦蓋其鱗甲已裕於平日而人莫知也爲魏謀者曾不能及其鱗甲未成早爲翦除之計泊乎尾大不掉而曰吾廣建屏藩或猶可以禦外侮也嗚呼其亦迂矣爽雖貪懦然爲同姓又有支黨爲懿所畏懿畏爽不得不力除之惟能先發制人於是誅爽誅爽之後又於是殺王凌殺楚王曹彪而置諸王公于鄴使有司伺察不得與人交關向若罔言果行則爽未必不敗爽敗而受封之同姓未必不同遭禁錮然則罔之言非惟不足

悟爽而適中懿之所忌也嗚呼魏之權已移於異姓而猶議建同姓以救之其亦可謂不識事機者矣

周處論

晉惠七年氐人齊萬年叛周處從梁王彤夏侯駿討之弦絕矢亡力戰而死史稱爲忠雖然處烏得言忠處世受吳恩父爲鄱陽太守已亦爲無難督其於吳可謂有存亡與其之誼方晉師破吳社稷爲墟室家莫保處苟於此時鼓其剛毅之氣奮其過人之勇引軍拒戰敗則死之則忠孝且兩全乃不意其死也不於石頭之役而於六陌之戰處於是有遺憾矣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謂人能孝乃能忠記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處之母年已老矣胡爲罷歸後又起爲

楚內史胡爲西征之役棄母而不顧吾揣其心仕吳而復仕晉未嘗無愧於心而欲以一死謀晚蓋授命亦無所悔處可謂視死如歸者然抱忠義之志而析理未精故其不死於吳也在少年無行之時其死於晉也在折節讀書之後志雖可哀而忠孝兩失矣昔孔悝之難子路結纓而死君子猶病之若處者死更傷勇矣厥後太常議諡曰執德不同曰孝厥諡曰孝孝經云事君不忠非孝也孝侯之孝殆有愧色歟

李襲侯遺集卷三

男國杰編輯

王祥論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子止孝爲臣止忠吾未見
世之能孝而不能忠者也如晉王祥可異矣祥事後
母求魚則鯉躍求雀則雀來誠能感物如此隱居不
仕三十餘年呂虔起爲徐州別駕委以州事州界清
靜政化大行歌謠載道誠可風矣使能推孝母之心
而極之則處高貴鄉公之世旣儼然以師道自居當
必有匡救彌縫挽回時局者奈何以魏太尉復爲晉

太保身事兩朝沮喪名節其苟全性命不忠又如彼說者謂魏晉之際主闇臣專爲祥計者使隱居終身則神器雖傾而吾無死官之責亦可爲見幾之君子而不損其純孝之名旣事魏矣高貴鄉公之弒不效諸葛誕之舉兵亦當效王經之死節老臣無狀一哭何爲誠有不能爲祥解者嗚呼祥之浮沈魏季偃仰晉初其不忠也正其不孝也夫君親豈立名之地哉吾君未聖臣力諫而君怒之臣不敢自以爲直也吾親不賢子盡誠而親責之子不敢自以爲孝也如史所言祥之後母至於行醜醜祥似於絕母道矣然覽

輒先嘗母亦遂止是母爲其兄弟所感動固已悔過而不失於慈使祥誠純於事母何至彰其過失而兄弟居孝友之名使父母蹈頑嚚之實得毋所以處家庭者未免有幾微之僞以求自炫於鄉黨者乎其所爲孝者本不誠斯其所爲忠者必不至荀顛拜晉武而祥獨長揖其飾爲高亢者卽其飾爲孝謹之故態也遺令訓子孫言孝悌而不及忠固由內省而疚而所謂孝者第斤斤於揚名顯親而以高柴泣血三年爲大愚殆將死而自吐其實矣昔曾子以事君不忠爲非孝如曾子者其得忠孝之原哉

石崇論

神道惡奢自古而然君天下者玉食萬方侈欲一開且失民心而顛覆社稷況區區一功臣子乎晉石崇以伐吳有功得封安陽鄉侯始好學不倦頗有幹局折武陵抑楊駿似亦負一時之望足以承其家聲其時晉武失政羣臣諂諛爲崇計者卽不能有所匡正豈宜貪財黷貨務爲夸奢以自貽族滅之禍哉乃初仕荊州行同劫盜卽不驕奢豈有倖全之理而與貴戚爭豪頗爲朝廷所猜忌不見誅夷亦云幸矣始以諂佞獲全於賈謐終以違忤受禍於孫秀聚財不散

自取之耳說者謂崇之父亦好色薄行宜其後嗣之不昌且臨終分財獨不與崇謂其後自能得不示以節儉之道而啟其貨殖之心亦苞之不善詒謀致之歟然崇不效父之所長求所以經國安邊之遺策而獨席豐鬪靡營金谷寵綠珠以爲聲名俱泰在此而不在彼卒使身死家滅豈不哀哉噫貪夫殉財之患豈獨一崇況於政出多門天下大亂之世而斤斤爲久富之計如崇者其何足惜君子可以鑒矣

嵇紹論

鍾會譖嵇康於司馬昭昭見其與山濤書有非桓文
薄湯武語心惡之遂因呂安之獄並置諸辟其子紹
仕晉爲侍中死於蕩陰之難晉書列之於忠義傳盛
稱其忠吾竊有譏焉聞之禮曰居父母之仇寢苦枕
干不仕弗與其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司馬於
紹誠父仇也紹宜圖所以報復之縱不能報亦宜隱
而不仕以全其孝奈何北面事仇又爲之死其焉得
爲孝乎夫司馬篡魏羽翼已成前則王凌諸葛誕犯
難於外繼則王經夏侯元盡節於內紹昇門孤孽以

子然一身欲撓強暴而復大仇誠勢有不敵然豈遂無道以處之耶東關之役王儀抗言司馬昭斬之其子裒痛父非命閉門絕世終身不向西面而坐君子稱之夫康與儀均死非其罪則紹所處之境與裒同乃裒則恥臣讎敵紹則甘赴危亡若忘其爲殺父之仇者是豈孝子之心所忍出哉或曰紹之盡忠所以雪父之辱與沈勁事相類此大不然勁父充與王敦謀逆勁哀父死於非義欲立勳以雪先恥則盡其忠於國正其幹蠱於家也嵇康事非叛逆雖受害賊臣無所辱何以雪爲或又曰舜殛鯀而興禹禹大聖人

也不仇舜而臣之紹之事亦若此者此更不然天子制法所以誅有罪也鯀之死當於罪是死於法非死於舜故禹不敢仇康之死不當於罪是死於司馬非死於法紹顧可不仇乎公羊傳曰父受誅子不復仇父不受誅子復仇如紹者所謂進退失據者矣史臣曲爲之說謂哀全孝紹竭忠殊迹並美吾不知其果何取也將諒其忠乎而孝之大本已虧矣夫天下豈有不能孝而能忠者哉吾故得而斷之曰紹不能爲孝子更不得爲忠臣然固賢於臨難苟免者

五胡亂晉論

晉惠懷以來天下擾亂五胡踵起連郡跨州以迄晉
亡其禍未已論者謂晉一天下不再傳而失其馭蓋
五胡雜處內地有以階之亂也雖然五胡何足亂晉
殆晉人自亂之而五胡乘之也何者夷狄之叛服視
乎中國之治亂周之有犬戎也大患也然爲患於幽
厲之時而不於宣王之世唐之有安祿山也巨寇也
然爲寇於天寶之末而不於開元之季然則借周唐
以證西晉五胡之種類潛伏於泰始太康之間而恣
肆於永興建興之際者蓋武帝時天下粗安而惠懷

以來天下大亂也今夫建國必有英明之主佐以賢
良之臣又必有屏蔽之封維繫以和親雍穆之道然
後內治固而外夷安晉之爲國惠帝昏闇制於闡闡
可謂無主朝士大夫以莊老爲宗旨清談爲曠達可
謂無臣八王踵亂宗室骨肉自相屠戮可謂無封建
維繫之形譬之於人元氣充精神固則百病不生其
頹痿羸弱者雖日益以參茸之劑而邪氣乘虛入爲
內賊矣今晉以頹敗之國而制耽耽伺隙之羣寇雖
無五胡能保他寇之不乘其弊哉夫北塞之寇匈奴
有劉氏鮮卑則有慕容氏西塞之寇羌則有姚氏氏

則有苻氏西北塞之寇羯則有石氏劉淵居晉陽最先稱漢王以叛其次慕容廆居昌黎又自稱大單于其次石勒助淵爲虐及叛淵自立又據上黨而稱趙王其次苻健又自號秦天王居於臨渭最後姚弋仲始臣石氏旋卽降晉其子襄又自稱單于以據許昌凡茲五胡或相臣服或相併吞或相代謝割據中土糜爛民生天子受其害諸臣不能討豈諸胡獨強於曩時哉亦晉政不綱俾腥羶之族得忝竊名號以自娛也且晉之馭夷於劉淵寵之太過命監五部於慕容廆授之以柄使督鮮卑其餘如姚氏之子寵之而

叛石氏苻氏不寵之而亦叛夷狄之性可以威懾難以理喻況晉於五胡兵不足以懼之德不足以服之而又授以內亂可乘之隙曾是區區封拜而足以服其心哉或曰晉武平吳之後武備大弛而杜預獨安不忘危郭欽請以平吳之威徙雜胡於邊境江統又作徙戎論以警朝廷蓋逆料夷之亂華矣曩令晉人不弛兵守而敬聽二臣之危言則爲禍當不至若是之烈君子曰固也抑觀漢唐宋代未嘗不重邊備而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宋之契丹皆我盛則去我怠則來寇之去來中國之治亂也嗚呼國無內政雖有思

患預防之策其奚足恃哉

陶侃論

余嘗讀晉書陶侃傳輒心儀其爲人獨恨修史者摭
摭失實漫以傳聞妄誕之詞概行闌入橫相詆訾致
後世讀者疑侃爲勳有餘而忠不足不知侃固晉室
之功臣實亦晉室之純臣也閒嘗綜其生平證以史
傳所載而其誣不辯自白侃總挈師干乃心王室雖
受困於王敦見忌於庾亮卒以寬忍接之蓋其爲國
之忱耿耿在抱朝廷倚以爲重胡羯從而止謀所謂
豐功令德超越今昔者矣乃史以爲蘇峻之反士行
本無討賊之心微温太真則大事不就方其擁強兵

據上流陰有不臣之志每思折翼之夢自抑而止嗟乎此特晉史矯誣之辭耳夫矯誣之辭必有自相矛盾之處攷晉史載蘇峻之亂士行赴難晝夜兼行則所謂以不與顧命爲恨屢說不回者誣也峻平士行奏卞愔擁眾不赴又不給軍糧請付廷尉則所謂嶠軍乏食求米怒欲西歸者又誣也晚年以盈滿自懼屢欲乞老則所謂潛有窺窬之志者又誣也況江左偏安以荆襄爲重鎮得其人則朝野無事失其人則內外交鬪王敦犯順其明徵已侃沒後庾亮代之跋扈專權後桓溫復居此職專擅廢立陰謀不軌夫侃

之才高於庾亮比於桓溫向使有不臣之心則據富強之資何事不可爲顧何以亮溫處之則不臣侃處之則無虧於臣道然則侃非純臣乎哉吾意當時清談是尙侃力黜其說必有如王衍輩意所不慊故爲是言史因不察遂以爲信二王在位羊公無德可勝浩歎以侃之功若彼其純若此而猥蒙惡聲其他則又何說善乎梅陶之言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嗚呼斯語可爲定評矣

王猛相秦論

自晉失其道遷都江左中原之地淪沒於夷翟者數
百年其閒如劉元海石勒諸雄輔以劉聰劉曜張賓
之徒聲勢赫耀震驚一世然皆以斬殺屠戮爲能事
故其宰割土地小者僅數十郡縣大亦不踰數州未
有兼并強國拓地數千里奄有天下之半如王猛相
秦之盛者也苻堅天資忠厚延禮賢材得猛重用之
猛於是得展其才以靖諸苻之內亂服涼破仇池滅
慕容秦以富強猛死堅遂敗意者猛若不死堅其不
亡乎曰否猛相秦而秦遂以霸此其志非能爲秦大

富強之業莫百世之基也將以逞一己材智快意戰
鬪之世而已彼固無取天下之量者也方猛救李儼
敗涼兵儼將賀肫勸儼襲猛不聽而卒爲猛禽儼以
肫謀告猛猛乃殺肫肫之害猛計誠毒矣然其爲儼
謀也則忠忠民之望也宜宥之以勸來者且肫謀襲
猛爲儼動也若反而用之夫猶是矣韓信破陳餘聞
李左車之謀禮之上座奉以爲師所以服趙也今得
賢材不能用又從而忌之殺之而後快彼猛者何其
不仁也諸符作亂堅命王鑒等攻趙公雙燕公武斬
之而宥其妻子猛攻晉公柳則并誅其妻子柳雖謀

反得罪於社稷罪其一身足矣妻子駢僇不亦過乎
且雙爲堅母弟柳爲苻健愛子其親等也雙妻子得
免而何獨酷於柳也夫以漢法之嚴諸王謀叛者亦
僅殲其身削其國不及妻孥也刑及妻孥傷親親之
道矣彼猛者又何其不仁也慕容垂自燕奔秦被禮
於苻堅猛忌其寵百計害之梁琛爲燕使秦言辭不
屈猛伎其才勸堅囚之鮮卑羌族屈服於秦多生怨
志猛惡其崛強勸堅除之堅雖不聽其言然猛之處
心積慮皆媚賢忌能自顯其材智而又濟以酷烈狠
毒之心其安能有取天下之量乎夫有取天下之量

者必招賢進能普德施惠以懷攜貳之心今果於殺戮誅鋤異己眾志既離國脈亦促卽兼并天下亦暴秦之續耳世以猛相秦比之諸葛亮然亮之治蜀也法嚴而政仁延攬英豪愛養百姓及其將死又薦蔣琬董允費禕等以承其後故亮沒而蜀不遽亡猛死堅敗無足怪也賢才廢錮民心之不固久矣猛幸而蚤死也使獲享天年而以忌刻慘毒之心臨百萬離心之眾敗亡之旣吾知其弗能免矣

慕容垂勸苻堅伐晉論

苻堅將伐晉羣臣皆諫獨慕容垂勸之堅大悅遂舉兵南下卒潰於淝水秦用不振垂遂據北鄙以叛垂燕王皝之子慕容氏之宗親也見疑於燕窮困於天下歸身於秦苻堅愛其才智待以厚禮錫以美爵屢見忌於王猛讒謗交集微堅忠厚不信閒言垂將不保首領孔子曰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垂受堅德厚矣不思所以報恩之計而乃引之危亡困敗之途以自快其飛揚跋扈之志蓋夷狄之不可以仁義責也久矣雖然垂之勸堅伐晉所以速其敗也速其敗

卽所以復燕也堅用王猛計破洛陽夷龍城取鄴執燕王暉絕燕之宗祀慕容氏之世仇也垂豈以一身之私恩而忘國家之大恥哉然苻堅不敗則燕不能復興慕容氏不能復盛是故垂之處心積慮亟亟焉望苻堅之敗以爲復燕之基然而堅之一意伐晉初不繫乎垂之勸與否觀於苻融以宗親張夫人以愛妾苻詵以寵子權翼等以親信大臣諫皆不聽縱垂力爲阻止而一人之舌能勝數十人之口哉且伐晉一舉堅志久決垂不過順勢逢迎悅堅之意而陰料其必敗可以乘閒復燕社稷耳何以知之兵志有曰

利人土地貨寶師出無名曰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
之大矜人民之眾欲見威於敵曰驕兵兵驕者滅蓋
貪利則心昏恃眾則心傲昏者師無氣傲者師無計
敗之者不必勢均力敵也卽小國亦有蜂蠆毒人之
勢矣堅自卽位來服姚萇滅慕容破涼降張天錫師
徒所向無不如意獨江南膏腴之壤未入版圖垂涎
久矣夫以江南之地與秦比長絜大江南之兵與秦
較權量力懸絕之勢不啻天淵此投鞭斷流疾風掃
葉之語堅所以自恃無恐也貪驕以興師揆之事勢
必敗之道况彗掃東井早見燕分天時人事皆有不

順者平烏虜此伐晉一役秦之禍燕之福也燕自破滅以來亡國之君之大夫志在圖存勢不能與強大之秦爭一日之命故必苻堅敗而後秦可弱秦弱而後燕之故舊得以收拾人心振厲士氣爲恢復之謀堅之伐晉秦將亡之兆也垂之勸堅燕將與之機也垂所以陷堅者亦毒矣哉然而覆強敵之基業報祖宗之世仇不可謂不仁舍意氣之私恩急國家之重計不可謂不義君子是以諒垂之志也况苻堅兵敗走投垂軍慕容寶慕容德勸其殺堅不聽而悉以兵授之是始導人以危亡之路陰爲復國之謀繼待以

寬仁之道顯白其報恩之義也方堅之伐晉也姚萇
與垂同辭勸進及堅敗不振卒死萇手而垂憫堅敗
尙能授之以兵以報知遇然則垂雖背秦與燕以視
萇蓋猶有人心哉

張仲瑀請銓別選格排抑武夫不使在清品論

革國家之弊政必先審度平時勢而徐爲之圖然後
事成而無大患若時格勢沮而亟亟然改絃更張則
天下之禍必歸於我北魏之朝起自朔漠法紀不明
刑賞斯濫洎乎宣孝銓選靡倫雜類混於清流銓覈
操於庸鄙釐清選政斯其宜矣又其時選政掌於尙
書羽林虎賁武夫悍卒崛起得官亦與選列其幸居
顯要者比肩文臣乘軒佩組其以次待選者人冀一
官官員少而應調多選曹冗雜至無法以相處置於
此而鑒別臧否激揚清濁亦固其所然則張仲瑀痛

武夫之居清品請銓別選格以排抑之可謂切中時弊矣而吾獨惜其識之不精慮之不長昧乎時闇乎勢以急切而召禍也方孝明冲幼靈太后垂簾土木紛起嬖倖盈朝政以賄成選舉之權出於貴倖蓋自古政事不修而能澄敘官方者未之聞也且明元太武兩朝慕先王禮樂之風重南朝冠帶之士一時文物彬彬號爲極盛而中正之陋習卒不能革今國危主幼權貴用事而曰釐清選政豈其時也拓拔以武功開國東至高句麗西至波斯諸國南臨江淮奄有淮北之地戰勝攻取胥賴武夫之力於清品何與焉

故其都平城也四鄰六鎮賞給優渥相安無事及其南遷恩不如舊將士胥怨六鎮並起叛亂禍幾不測夫恩寵之衰替尙足召勳臣叛亂之禍而況鄙之爲武夫屏之於清品俾不得與銓選之列武夫忿怒紛然並起亦勢所必至者矣先哲有言勿爲禍首又曰莫爲天下先漢之時七國之強肘腋之患也鼂錯發難七國並叛而錯死宦官之害癭瘤之疾也竇武何進發難宦官合謀而武進皆死夫以三子之賢忠於謀國除惡務盡而以激烈之故身受其災則夫仲瑀處尙武之朝而倡爲排抑武夫之說戮及其父兄已

亦僅以身免少年任事輕發禍端君子蓋以爲無足惜也自羽林之叛連誅首惡數人天下以爲冤抑已而胡太后令其依資入選事乃大定其後武員數多官數不足以升調崔亮乃創爲停年格以調停其閒甄琛元修義城陽王徽沿而弗革魏之人才自此沈抑以迄於亡嗚乎君子處時勢危岌之朝志在埽除更張操切固以召禍而因循苟且爲一切權宜之計又豈足以救時弊哉然則行之以漸持之以恆古大臣處此固必有道矣

北齊神武帝論

魏之西也孝武實依宇文泰魏之東也高歡實挾孝
靜以圖強當此之時歡伯渤海泰據武川皆梟雄不
相下也然泰弑二帝罪迹昭然歡雖廢君逐君而暮
年事孝靜唯謹未嘗議禪讓之事似功足以掩過者
而抑知否否歡不代魏非不欲也勢不暇也歡起家
微賤少依杜洛周既而逃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時
胡太后淫亂歡說榮起兵清君側及榮起兵而歡爲
前鋒榮入洛沈太后及幼主釗於河而立孝莊歡以
功封銅鞮伯旋以功遷第三鎮人酋長歡又以計得

領六鎮恭儉惠愛部曲多歸之歡粗能自立矣及爾
朱榮伏誅爾朱世隆爾朱兆舉兵反立長廣王遷魏
主子攸於晉陽而弒之既又廢長廣王而立廣陵王
恭是時河北大使高乾起兵信都以冀州迎歡歡遂
以冀州兵討爾朱氏當是時以外鎮之兵入平內賊
義聲震天下乃方敗爾朱氏遂立廢帝挾以自重及
其入洛又賊故主恭新主朗而立孝武是一爾朱氏
走又一爾朱氏來也以暴易暴何其甚歟修之立也
貴由高王以斛斯椿寶炬等之密謀致君臣猜貳在
修佯言伐梁以圖歡固爲負恩而歡以恨讒人之故

稱兵走帝抑又太甚也自孝武走依宇文而魏判東西實由歡始歡卽奉一孝靜以翊戴爲名而奚翹禪讓焉然則歡胡不代魏曰不暇也歡初入洛天下新服遽行內禪其誰信之及其威權震主而攻紇豆陵伊利擊步落稽斬劉蠡升西拒魏南和梁北懷蠕蠕經營大業是其先務九錫之加在掌握中耳且歡有所憚而不敢發者唯賀拔岳耳方孝武與歡有隙使岳鎮雍州以圖歡岳死則歡無所憚魏之統可取而代矣乃宇文之勢又大於岳各挾一君以號令天下勢莫敢先發東漢之衰曹操踐五伯之業挾天子臨

諸侯其意非不欲代漢顧羣雄未滅耳既滅二袁呂
布劉表欲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舉巴蜀
而不克再挫於吳蜀而阿瞞老死矣歡之近事操之
故智也而猥曰歡恥於逐君故謹事孝靜以蓋其過
耶夫逆父之子不足與言孝殺人之虜不足與言仁
廢君逐君之人而曰不忍行禪讓吾不信也歡之彌
留也使斛律金歌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泣下又
飾言曰我死亦何恨嗚呼歡固一時之雄也而未能
及其身滅宇文并西魏以自稱尊號其死死有遺恨
歟

楊愔論

北史稱楊播兄弟公卿牧守榮赫累朝而謙謹忠貞積善獲報誠有以也若謂愔雅道風流允符物望及秉機衡之重主濁於上政清於下何其褒揚之過也嗚呼愔特容悅之流耳何足道哉愔少有時名家遭爾朱之慘唯愔得脫潛逃累載後歸高歡又以讒聞逃隱海島歡訪而用之甚見推重歡死高洋將代魏時愔在鄴洋恐眾心未壹遣高德政如鄴察公卿意德政至鄴諷公卿莫有應者事亦寢及徐之才宋景業等勸進乃令陳山提駝驛齋書與愔愔卽召邢邵

議造儀注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愔世家仕魏
革命之際無惻然不忍之懷而覩顏爲勸進之計其
傅亮沈約之流亞歟及高洋爲政愔由吏部尙書遷
右僕射妻孝靜之后雖曰朝命而居之不疑亦可羞
也後洋委政於愔淫酗無度裸裎爲樂性又嗜殺嘗
以漁色而射元昂以無罪而斬韓哲是時諫諍之臣
如裴謂之上書極言王紘因事納忠幾至於死而常
山王演乘閒苦諍幾死於杖下永安王浚至鄴面諫
又於屏處召愔譏其不諫愔直言奏之而王卒死於
非命愔躬爲大臣不能效謂之紘演之犯顏極諫而

反置永安於死是何心也夫惜之不諫猶曰懼禍也
高洋以人命爲草菅大鑊長鋸剉碓紂之炮烙也惜
阿其意旨乃簡鄴下死囚置之仗內供其屠戮囚當
死耶則置之大辟囚不當死耶則赦歸田里供御之
名於典刑何昉哉且夫容悅之臣卽君之所狎昵者
也洋雖以惜爲相嘗鞭其背又置之棺中人君不可
爲戲大臣不可貶其威望以受其君之戲漢武帝不
冠不見汲黯而視大將軍往往踞廁不冠不見者憚
之也踞廁而見者輕之也夫以武帝之英明猶視其
臣之威望以爲輕重若此況高洋之狂悖而惜又其

近倖之臣有不答之以鞭置之以棺而爲戲弄者乎
高洋死左右哭之無出涕者愔獨哭盡其哀然則非
其所親愛與其所狎昵孰肯對狂悖之夫而出涕耶
愔旣受顧命之重因裁抑貴戚陰圖二叔冀以保全
幼主謀之無成卒死於演湛之手悲哉愔也容悅其
故君而思爲新主仗節亦多見其不知量而自速其
死亡耳

李襲侯遺集卷四

男國杰編輯

蘇綽論

士君子大節旣虧遂舉其生平所自命與其所表見於當世者概無足錄其蘇綽之謂乎綽少博覽羣書自負經濟常引天下爲己任及當大任博求賢俊共圖治理又敦尙儉約身死之日家無餘財綽不旣賢矣哉雖然綽誠賢者而阿附宇文未免枉用其才也考泰以永熙三年弒其君修綽以大統元年寵遇始隆距泰之爲逆纔數月乃語泰以歷代興亡之迹指

陳帝王之道達且不厭遂得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
密嗚呼此何時也而忍爲秦籌畫以張其燄哉孝武
之弒宋球以諫議大夫慟哭嘔血漿粒不入於口球
知君臣之義君子猶有取焉綽於此時僅一行臺郎
中吾固難以討賊之義責之然誠能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則猶潔身之君子也惜乎綽之識不足語此方
秦欲革時政爲富強之法綽旣爲贊成其事又爲六
條詔書曰清心曰敦教化曰盡地利曰擢賢良曰恤
獄訟曰均賦役其於當世之利弊信乎知之詳而論
之悉矣胡獨於名分一端略不一道也或謂綽懷才

未試方藉秦以展其長惡敢直觸秦之所忌果爾則
綽自視名節爲不足輕重雖多材多藝又何足取哉
後秦以漢魏官繁令綽與尙書令盧辯定六官而尊
秦爲大冢宰夫天下有弑君之賊而可以行周禮者
乎而綽漫然行之是蓋意在阿附欲以崇儒好古之
名歸之掩其惡也觀其爲秦作大誥有曰若伊之在
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諂諛權奸自欺以欺當世而
謂天下萬世可欺乎漢谷永杜鄴俱以文章見稱而
黨附王氏永則專攻上身鄴則專攻丁傳獨於王氏
每多所揄揚逮莽之篡也揚雄作劇秦美新之文以

頌葬而所作法言其卒章又盛稱葬功德比之伊尹
周公綽之附秦無異三子而助虐過之蓋自古有才
無行者大率類然紫陽綱目於雄之死而書曰葬大
夫於綽之卒仍係之於魏而具其官則何也蓋秦及
身既未代魏綽雖爲秦立功而又早卒篡魏或非其
本謀然而持誅心之論吾固不能爲綽恕矣秦之弔
綽云尙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
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吾去
然則其所謂相知者固可不言而喻矣吾謂綽幸而
早卒耳不幸後秦而死則當孝閔踐祚之時又安知

禪讓勸進之文不出綽之手哉雖然宇文草創經營
張皇武略而綽能修制定禮變奢靡之習成樸質之
風使宇文得以成伯業嗚呼若綽者可謂北周之功
臣矣

趙貴獨孤信論

古之以謀利國家者其於成敗禍福在所不計然而
首發大難要必審其名之所在以逆計其事之始終
吾謀之發而名不順焉不爲也名順矣而事或弗成
不爲也是故其謀祕而奸人不疑其功成而人主不
忌否則挾區區嫉惡之私復涉於爭寵之嫌輕舉妄
發欲以傾權有力者之勢而扼其吭未有不反罹其
禍也如趙貴獨孤信之往事可監矣北周時貴與信
并以立功顯尋以宇文護專政俱怏怏不服遂謀襲
護卒之貴以倡謀而死信以與謀亦死論者嘉其志

未嘗不悼其功之不成也余謂二人者徒知圖護耳亦會逆計殺護之後果假何名而謂護死而已卽安乎貴少負節概信素具奇謀一以討元顥受封一以破元顥之黨賜爵一涕泣以報知己一單騎以赴西遷皆有烈士風矣孝閔踐阼以舊輔一授大冢宰封楚國公一遷大宗伯封衛國公邑各萬戶聲勢赫然二人之出處同符勳位相埒乃卒俱傷兩敗爲世大辱謀之不臧其又奚尤漢朱虛侯以將家子憤諸呂竊柄以侍宴假軍令斬呂氏亡酒者一人太后無以罪也此善假其名者也宋劉湛以小人媚忌之私謀

殺殷景仁宋主陰祖之故湛雖藉彭城王義康之勢
莫敢一洩其毒亦以其名之無所假也以宇文護悖
逆驕縱屢弑其君李孫幾事不密卒以召禍此固忠
臣義士所不共戴天者也然而貴信之時護之惡未
至此極也何言之貴之圖護距護踵宇文泰之專政
纔數月耳方是時護逆謀未彰內託骨肉手足之親
外託顧命委任之重貴與信誠一旦殺之是護以負
枉死死且得大名己以不義生生且膺顯戮帛書夕
下其將奚辭以對且使周主曲諒忠懇特加矜宥彼
護之羽翼未盡翦除能必毒蝕之不復煽而保首領

以沒乎要之二人者皆非有捨身爲國之忱又無深
謀遠慮特結黨以相傾軋耳無端急發貴固鹵莽而
信又臨期掣肘至使護得先發制人雖曰謀賊而死
不得謂之名正而言順也曩令二子者能陰翦其羽
翼潛制其陰謀使之憚而不敢發則計之善者不然
從容以待彼果有負略陽則興師問罪孰謂無名若
不忍一朝之憤輕謀以喪其身則悻悻之小人而已
矣

唐太宗滅東突厥高宗平西突厥論

用兵之道以有謀攻無謀尤不若以無閒破有閒唐
之破東西兩突厥也非獨其兵精而謀奇也亦善於
乘閒而已矣何言之突厥之部始屬柔然土門崛起
擊破蠕蠕子木杆嗣滅之乃遂西殘曠嗟南服吐谷
渾東摧契丹於是斥地北盡北海鐵勒諸部屬之西
盡西海可薩諸部屬之是爲東突厥而木杆從弟達
頭可汗建牙千泉屢困波斯接約東羅馬大關境土
是爲西突厥突厥之勢強歷北周諸帝不能制通婚
姻酬歲幣而益長其驕隋文帝繼之破沙鉢略離都

藍能雪北周之積憤矣然是豈隋文能勝突厥哉阿
波沙鉢略之隙都藍染干之隙隋得以乘之也唐高
祖乘隋亂借兵東突厥汗始畢共滅隋以有天下始
畢遂恃功而驕再傳至頡利勢大益嫚又妻隋義成
公主隋之亡臣華人之失職不逞者皆往歸之控弦
之士號百萬寇掠原靈迫渭橋窺長安皆大震動朝
廷禦之而不能勝卽勝亦去而復來夫內無閒者而
後可破人之有閒唐方經營天下壯夫罷於轉運兵
士老於甲冑奚暇遠謀是以突厥寇邊爲唐巨患至
太宗高宗之世則不然太宗患突厥貪欲無厭不大

懲創無以杜後禍於是起而圖之雖然圖之而無其
閒戕師糜餉無益也突利頡利陰相妬嫉突利出師
無功頡利鞭之恨入骨髓太宗得其閒也與突利約
爲兄弟以離其內助阿波西依達頭東西突厥長爲
世仇又薛延陀同紇西部之强者延陀懼有東師遣
夷男之唐求救太宗得其閒也使延陀遠爲援應以
散其外合茲突厥也內無親外無黨不及三年組繫
其首師犁其庭一閒之用勝於百萬之師斯已奇矣
且夫太宗雪先世之辱盪積寇之氛則何不迴北度
之師轉而西鄉而必以寇遺子孫哉曰東寇近而西

寇遠也東寇強而西寇弱也東寇叛而西寇服也先其近者強者叛者而其遠者弱者服者得閒而緩圖之易易事也太宗既滅東突厥其季年西突厥分爲兩部至乙毗咄陸遂統一之其族阿史那賀魯奔唐居之廷州頻招集散部悉併西突厥地高宗永徽二年沙鉢羅叛儀鳳中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匄又叛調露元年泥熟匄及其部奉職又叛高宗命將討之以次削平兵法有曰攻其不備曳陁河之役大雪深二尺蘇定方乘其閒而禽沙鉢羅矣師貴聲東而擊西安西之役借冊立波斯爲名過西州揚言須

平西上裴行儉乘其閒襲都支掩遮匍矣兵法有行
反閒之法黑山之戰多縱反閒伏念等自相猜貳程
務挺乘其閒遂迫伏念執温傳矣蓋唐之平兩突厥
諸將乘閒之力也曩使突厥內無交誼之禍外無分
離之形何至東西踵亂部落爲墟然而卒爲唐虜者
則與人以可乘之閒而令唐人坐大也雖然太宗之
滅東突厥也分其部落而不置郡縣同紇乘之遂攘
其地高宗之平西突厥也郡縣其地而僅置兩都護
吐蕃乘之遂穴其區嗚呼唐闢邊境得之於夷人失
之於夷人蓋得失之際一閒而已矣然則世之有敵

國外患者當以用閒爲第一義而不徒以宴飲供帳
爲交驩之虛文也

裴光庭循資格論

古無銓選之法惟視其才之優劣以爲等級之崇卑是以人才顯於上而草野無遺賢今也不然人才晦於下舉朝皆庸懦之臣卽或朝廷虛心延訪亦未聞豪傑之接踵而起者是何人才之寡耶抑豈世風日下今才不及古才之多耶蓋資格限之也資格之法起於唐之裴光庭其法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此循格用人之法所由昉也抑攷之漢董仲舒對策有曰古之所謂功者

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則年勞之說漢已有之矣然而賈誼一歲至大中大夫平津數歲至宰相封侯是未嘗專立資格也及順帝時左雄爲限年四十之法不問賢愚先問長幼於是始有銓選之制至北魏崔亮奏立制格唐裴光庭奏行資格於是此法盛行其後若宋若元或循或否銓衡無定制未聞有破格任人之事嗟乎此法旣行冒功躁進之徒無所售其奸而所謂奇才異能者亦無不次之擢矣說者曰資格之制雖無大利亦無大害故累代循之意謂不足以得豪傑猶可以得中材且舉此法以示

其子孫其子孫之果銳者則隱爲之範使之循循於法度之中庸懦者亦可遵行而不至有差豈非至良法乎吾謂不然人生事業功名惟爭少壯古者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從事則仕已不爲早况更造格以分寸爲差拘泥牽滯一級必不可超越卽幸而至卿相之位已皤然老矣雖其平生所自負至於精力已竭之年其爲國家効力者亦僅矣不惟是也自古個儻非常之材往往簿書期會有所不嫻按資格而先處以卑位則才非百里既有疏略之虞性素亢直又無逢迎之具是以千里之馬駢死於槽櫪之間豪傑

之士老棄於卑賤之地而顧曰吾束縛而紆滯之銷磨而鈐制之可以得天下之真才也詎不大愚耶昔明代雖循資格亦間有不次之擢太祖嘗謂吏部曰資格爲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格夫使有國者破除唐之成格法明之量才超擢則人才競奮若夫拘泥成法不知變通則一胥吏守冊籍足矣安用銓部爲庸愚喜於循次而豪傑困於停年一旦有變始喟然曰無人才無人才嗚呼其真無才耶其真有才而未能破資格以用才也故資格不必盡廢而知人善任則其責仍在君相

宋神宗立保甲法論

三代以上兵與農合三代以下兵與農分及其既分勢不能強合蓋民服穡事久不習戎馬之勞教之以兵勢必荒田功而矜武技民樂安閒久不諳坐作之節苛之以法勢必棄本業而爲游民比而合之其勢必至於爲亂宋太祖兵制有四一禁兵二廂兵三鄉兵四蕃兵禁兵以衛天子廂兵以捍州鎮蕃兵外蕃內屬結爲藩籬而鄉兵選自戶籍或士民應募而爲數無多故其時兵歸戎行農受隴畝仁宗時西事起大募鄉兵事罷稍汰老弱令歸於農蓋兵農猶分也

及神宗用王安石議變募兵而行保甲於是兵農合一矣其選兵之法十家爲保保有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十家爲都保有都保正副籍民則二丁取一以爲保甲家資優勇力勝者充保長授弓弩教戰陣以捕盜賊始行於畿甸後由五路以推之天下計八口之家除其老弱婦孺當半爲兵而半爲農其單戶壯丁或僅二人籍一爲兵則當廢其田之半是以農少而兵多其教兵之法始令畿甸內保丁肄習武事歲農隙所隸官期日於要便村都試騎射旣而邕欽洞丁廣東槍手改爲保甲者皆肄武藝旣而諸路

又置訓練官既而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間四時五日一教於是比戶調發不遺一家巡檢指使往來鄉村幾無虛日自保長保正而縣令鞭笞交加需索無度當是時棄農而肄武者十家無一二得免其以教武而受鞭笞者十家無二三得免以供億愁苦蕩棄農業者十家無四五得免其爲害也如此夫人情莫樂於土著莫不樂於輕棄其鄉然至強以所不習而勞苦奔走鞭笞誅求之事隨其後則雖斷支體以求免丁而不悔也棄團伍散四方以求避役而亦不悔也其強有力而不去者則挾縣官之勢以陵父

兄矣擅弓劍之技以暴鄉里矣此又民失其恆產所必至者也天下之患莫如游民多而土著少曩者召募之役應募則舍農而就伍散兵則游徙而無家遂往往聚而爲亂以其不土著也今寓兵於農使農不暇耕兵逃爲盜其禍更百於散兵矣是故陝西京西之盜皆保甲之逃亡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孽其見存鄉閭者皆老弱而無力轉徙者也其後司馬光鑒於兵與農合之弊請罷保甲而令民歸農王巖叟鑒於保甲妨農請一月三教改爲歲終併教因是保甲官罷去而民力稍紓嗚乎兵農之分久矣國家

藩衛不能不資鄉勇而民有土田又不能廢其耕作
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兵由召募官爲訓練農歸隴
畝兵爲防衛兵不妨農農不籍兵則庶幾長治久安
也與

宋以河東邊界地畀遼論

界限者國之所以守土也有界限然後有鞏固之形
有抵禦之勢是故一郡之界限失則全郡之形勢亡
一省之界限失則全省之形勢亡其所失者不必隳
險阻阨塞名城大鎮也我之界限既亂則他人之界
限必侵雜其中斯成日朶月削之勢自五季昏亂羣
雄爭斂石晉假契丹之助得攘大器割幽薊十六州
以爲謝至宋不能復而夷夏之界限遂畫自河北河
東二道焉神宗時河東沿邊增修戍壘侵入遼界遼
遣使請別立界至使者反覆議論再三王安石曰將

欲取之必先與之遂割河東邊界地界之東西失地
七百里論者曰嗚乎河東亡矣失其界限何以能守
異哉安石之言欲取先與也涇渭分流則渭清而涇
濁界限使然也至於合流之處則清濁不分豈非失
其界限乎破疆宇之界限令敵人土地參雜其中猶
妄思收回其形勢識者哂之矣河東北界控朔武隔
應蔚樹宋北境之藩籬當遼西京之要衝且東際常
山爲磁相濬衛之右翼南盡晉絳據鄭汝唐鄧之上
游是故北界不失則京西北西南諸路無烽火之驚
而奈何開門揖盜坐失地勢以撤邊防也且遼疆界

限東俯滄清西瞰臨代包宋之東北邊今又拓其界限西繞豐麟岢嵐之境宋之北鄙盡入其懷抱矣幸是時遼運中衰未能出兵南擾不然河洛淮潁之間庸有安土乎仁宗時契丹欲取瓦橋關以南十縣致書強請富弼爲使僅許增歲幣夫宋遼疆土畫界於河北河東兩路之北關南諸州爲河北之界限代豐諸郡爲河東之界限富弼不許瓦橋關十縣得以保河北之形勝安石棄代豐新疆遂失河東之門戶讀史者所爲痛恨而深惜之也夫兩國界限有互相傾軋之形此短則彼長此狹則彼廣必然之勢也且積

威之漸將至長者日廣短者日狹至兼并而後已熙
豐以還遼國內亂宋界之不蹙天幸也世之有國者
其力守界限慎勿怵於小害而以尺寸讓人哉

王韶請擊西羌收河湟以圖夏論

費鉅億之財興十萬之師以徼利於千里之外而取
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此將之利也而國之害也
宋神宗卽位銳志邊功王韶進圖西夏之策謂宜先
服山西生羌以復河湟然後可制西夏時王安石當
國是其議帝亦志復河隴因立通遠軍以韶知軍事
遂城武勝取河州拔宕岷岷瞎征降疊洮羌酋身受
厚賞在韶可謂得計矣然於宋果何利乎西夏以山
嶺崎嶇數州之地烏言夷面之族負險恃隘抗拒朝
命窺閒伺隙侵撓邊地鄜秦涇延麟定環慶無不被

其害自宋開國來歷五主幾百年調重兵建大將固
守防禦以備之然卒不聞移師出軍擣其巢穴蓋以
山川險狹地土荒昧伐之未必勝勝之亦無大利夫
以西夏之跳梁反覆覬覦邊鄙有贅疣之勢宋祖宗
尙不敢興大師除小害競微利今唃羅斯董氈諸族
僻處山谷閒轉徙無常素不爲宋大患得其地不足
以爲大得其財不足以爲富得其力不足以爲強而
必費財勞師以爭其地韶之意果安在耶其說曰將
以服河湟圖西夏也河湟二州近西夏而遠中國爲
夏所必爭之地又皆唃董諸部聚族羣居之壤出師

以鄙遠雖幸而獲勝而地遼道險留守之兵勢不能多也使大師方旋夏人傾國而來二州之地終歸他人有矣且其地既爲夷族甌脫以蕃長其子孫則聞大軍驟至必出死力以相抗河州初克瞎征復來湟州遼遠旋服旋叛自然之勢矣今夫唃廝囉邦彪籛諸人不過西羌一酋長其族黨部落不過數萬人而韶顧曰招而降之可爲漢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夫以中國之大討一隅之夏尙不能克而欲借重於夷狄之眾以撓敵勢此驅羊搏虎之術耳且夷狄之心畏強而屈惡棄信而忘德宋雖加以大恩設

夏人伐之宋不能救其勢終必折而入於夏而何夏之能圖王韶之心不過借大師服窮族以邀大功虛報軍費侵蝕國帑以自肥宋君臣亦貪一時虛名動大兵糜巨款而不悔然利小害大識者痛之矣當其時邊臣疆吏希望風旨建策用兵如韓絳熊本輩不可勝數不獨王韶然也嗚乎信猖狂之說以損國家之元氣費府庫之財以飽將帥之谿壑宋之不振夫豈待徽欽哉

元代海運論

中華之地三面距陸民生老死不見大洋雖東及東南瀕海然僅漁艇番舶附島居民出沒其中而中土官民弗知也夫天下財賦產自東南而漢唐建國皆在關中陸運既勞頓而由江而淮而河舟船撥運費歲又以巨萬計蓋坐守關洛望滄溟如天上蔽於所不見也迨元都燕京左肱枕海由大沽泛洋以南直抵登萊迤邐可達閩浙南北轉運千里若逕庭焉此海運之法不便於漢唐而爲元明以來所最便者也海運始於秦伐匈奴偶行遂止後倡於唐議於宋俱

不果行元興巴延克江南招降海寇朱清張瑄等使
載宋圖籍由海抵燕因是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
造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至京師然因創
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朝廷未
知其利至新河無功而海運漸盛行矣蓋漕舟往返
歲僅一至船小載輕爲利已薄加之河道淤隘擱淺
阻滯動輒千百艘牽曳負輓動輒數萬夫視海運之
一歲再至船數千石無拋泊之患推挽之艱勞逸已
霄壤矣況江淮轉運耗米扣米之費盤剝腳費之資
皆出於運米輸公實數遞爲減尠吏緣爲奸而海運

無雜費無弊竇其費省又懸絕矣然議者曰獨不畏沈沒之旣乎曰否考海運所經之道若西海州東海縣密州膠州登州若成山劉島皆臨海近陸島嶼汊港避風之所易於尋覓卽黑水洋青水洋茫茫無際無灘港可以奔避然拋錨多繫繩纜牢點看水倉之客水勤雖狂颶可無深懼且至元二十年曾開新河通漕運矣候潮入口船多損壞民人困苦向所慮海運之患竟移之漕運矣且試思有元一代海舟覆溺破裂之害不見於史卽偶遇之數亦不鉅今夫元之海運推行可謂廣矣方其初行也自平江劉家港入

海至萬里長灘開洋連延抵成山嗣以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萬里長灘放大洋又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道差爲徑直至殷明略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放洋於萊州大洋入界河蓋始行海道未敢遽泛大洋故沿海駛舟道路迂曲迫舟人習波浪之險遠離陸地而不懼長帆直驚狎御風濤旬日之間由江浙達直沽越數千里而無望洋膽戰趑趄不敢前者何其便且速也且至元時海舟所載不過千百石運糧之至不過四萬餘石耳自至正大德後舟之大者載八九千石矣運之多者增三百

萬餘石矣接濟旣厚轉輸又捷至至正之衰猶仰海
運於江浙何世祖之善因地利創非常之舉而爲子
孫萬世之計之遠也迨有明代元繼行海運給餉遼
東後又命平江伯督運法誠善矣嗣以壞舟數隻斯
事遂廢因噎而絕食可勝嘆哉夫以方數萬里之大
國無巨川以連絡之則貧富盈虛不能通易而民幾
億甚中華之東堵大海天所以通南北也棄而弗康
徒斷斷於一衣帶水守漕運之策昧勞逸之形不亦
慎乎然猶可諉曰道路未習舟舶未堅弗敢冒險以
貪利耳至於海道旣成捷徑矣番商胡買舳艫競騫

矣以舟行海較鐵木温之世有利而無害矣而猶貿
貿焉不知倡海運之議胡其智出世祖下也

元崇釋教論

治遠夷之法莫如因其土俗用其宗教以團結其民
族然因其俗以亂中國之俗用其教以亂中國之教
則崇信之過也元自太祖起朔方卽崇釋教及世祖
平西域以其地險遠俗好鬪難治乃郡縣其地設官
分職盡領之於帝師自是每帝卽位必降敕褒護每
帝師死必取西域一人爲嗣終元之世以爲常蓋禹
入裸人之邦裸體而游泰伯入吳劓髮文身而治因
夷俗以服夷狄從古已然今土番之於元去燕京萬
餘里得其地不能移民而居置官而守也地處西極

與甘州路犬牙相錯又民情獷悍難化以善易滋亂
階土客雜居爭攘易起幸而民俗好佛雖不能理以
法度尙能曉以禍福是以因其俗用其教以治其民
百年之間土番無背叛之事雖然崇其教可以固結
其民心而崇信太過釋教奸宄之輩恃寵而驕蔓延
內地流毒中國又勢所必至者也奚以明其然也帝
師之尊上之帝后妃主受戒膜拜次之正衙朝會百
官班列帝師來朝大臣馳驛往迎途次供億不可勝
計至京師則太府假法駕半仗前導其卒而歸葬舍
利百官出郭祭餞貴次天子寵冠百司其尊崇有如

此姚秦蕭梁之信佛無以加也釋教之在江南也趙
宋諸陵及大臣墳墓發掘殆盡戕殺平民勒獻財物
官不敢治入其教則公賦不輸重罪不坐其在上都
一路留守以訊案而被撻王妃以爭道而受毆平涼
定西之間番僧佩金字圓印絡繹道路馳驅累百傳
舍不能容則假民舍逐男子而辱婦女奉元路西僧
往來數月間幾二百次用馬八百數十匹驛戶無所
訴臺察莫敢譏恃勢凌人結黨肆虐其尊崇之爲害
有如此五胡亂華契丹凌晉無以尙也夫得人之地
縣人之國爲能賦其財以充府籍其民以隸編戶耳

至於教化不及之地因異教以爲羈縻斯已陋矣況
又褻朝廷之體以尊沙門傾國家之財以媚夷狄蓋
自有書契以來治外之法未有如元之劣者也我
朝之平新疆也因其回教不革其好殺之俗而置郡
縣以守之其定西藏也因其佛教不革其膜拜之俗
而置駐藏大臣以監之雖關地之後回教之亂以武
勝佛教之叛以兵定而中國行省未聞有一回回一
僧侶敢恃威福以凌官而虐民者豈二教之勢微於
前代哉蓋

列聖威德兼施以崇信濟其裁制而非徒鑒有元之

失也若夫魯人覬覦藏衛寫其經文藏之國庫佯言
今之魯帝卽喇嘛託生以冀藏人愛魯親魯舉其地
以求保護於魯此又崇信之太過也嗚乎如魯者其
不蹈元之覆轍也幾希

三才圖會

卷四

四

李襲侯遺集卷五

男國杰編輯

賈魯治河論

古今非常之舉宜若大有利於天下卒之利不見而
害隨之此時運爲之也非人謀之過也元順帝時河
決爲患用賈魯之策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
厯二百八十餘里功方成而汝潁兵起意者元之亡
機兆於此歟抑知否否夫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
受其病者迨精神氣血旣已枯竭適有瘡痍疔瘍延
醫飲藥毒除而人繼以亡此豈醫之過哉元自世祖

開國迄順帝幾百年矣其閒庸主昏臣壞法亂紀民心未靖元運將終卽不興工作亦必無補於破滅而於治河胡尤焉今夫河工之興亦萬不得已之勢矣自至元以來厯元貞大德正大皇慶泰定諸朝汴梁陳亳睢陽武諸地決溢屢告至正時決封邱又決曹州又決汴梁又決白茅隄金隄災曹濮濟兗又決濟陰東注沛縣成巨浸沿河土著之民皆顛沛流離道殣相望不爲之所必將窮而生變是棄河不治適所以養癰貽毒也而論者顧嘖嘖曰魯以尙書治河徵發之夫以七十萬計用中統鈔百八十萬餘錠騷擾

農民虛糜帑庫元之元氣至是剝喪盡矣顧嘗聞之
成大功者不憚小勞興大利者不惜小費河功苟告
成救民之身命當不下數百萬保民之貲財又無慮
千百萬害小利大無愚智皆知之且當日黃河屢築
屢潰計振恤之貲徭役之煩工程之費必且十倍於
此而終不能禁其害則曷若聚數十年之財力用之
一旦以作一勞永逸之計哉魯之治河也修治隄埽
由黃陵岡抵楊清村厯數百里五閱月而告成可謂
神而且速矣使以盜賊之起歸咎治河則至正初年
湖廣徭陷江華矣雲南夷踞路甸矣靖州徭亂黔陽

矣羅天麟起連城矣山東燕南寇盜縱橫至三百餘處方國珍猖獗海上劫掠漕糧斯時河工未起亂果何自而生卽徐壽輝劉福通等乘治河之後囂然而起然發難之地乃蕭穎羅田江浙兩湖之屬縣去開封境遠者數千里近者亦千餘里而河南北兵民從事於河者感魯之勤勞樂魯之撫諭踴躍赴功不聞怨讟魯之此舉爲功爲罪後世必有能辨之者若執成遵之說咎魯之妄動已非通達時勢之言其甚者信石人隻眼附會之談以爲洩天機殘地脈元運所以告終此又巫鬼盲瞽之見不足與言者矣

戚南塘重用浙兵論

今夫爲將者以其子然一身寄乎萬人之上茫然一心運乎三軍之中恩不足相結威不足相懾情不足相通則敗而已矣良將知其然故必有素習之兵深交之士散布於千百萬眾中倡其勇敢之氣生其畏愛之心然後戰必勝守必固內不亂外不撓明戚繼光良將也方其督兵兩浙招募金華義烏之眾計三千人教以長短兵擊刺之法練之既熟用剿倭夷殲積寇皆有功後防邊遼薊屢請重用浙兵前後徵兵六千人修飭邊備南人先驅邊兵戍守在鎮十六年

屢勑強寇薊門晏然嘗聞北方之兵生長沙漠觸風
雨冒霜雪馳躡荆棘而不以爲苦天性然也地鄰虜
境熟習其情僞識其路徑曲折又其勢也昔晁家令
論防匈奴募民徙塞下韓昌黎議討淮蔡招土人爲
兵有深意矣今繼光棄邊軍弗重乃遠徵數千里外
之浙兵果何爲也夫南北地氣燥溼異天時寒燠異
浙兵卽強悍水土相戾必病且踣又與賊不相諳悉
不明山川險阻之勢戰未必勝勝未必敢追且南兵
所習潢池水戰舟楫轉逐之事耳而責以北方之馬
戰車戰步戰豈不殆哉雖然繼光之用浙兵非驅使

戰也使引邊軍敢戰耳何則三軍之眾方散漫偷惰
不知紀律勇强者侮軍法怯弱者懼戰鬥身爲統帥
而急欲駕馭之振厲之此屈火使懦激水使猛也勢
必不行然而十人中有一人畏法則勇者皆懾十人
中有一人敢死則怯者皆奮是豈由於驅迫哉勢使
然也是以古之良將不恃其有可強之勢而恃其有
相感之情不恃其有千萬人奮發之形而恃其有一
二人鼓厲之氣嘉靖之際北兵罷倣非一日矣欲箭
之疾無弦以激之則其緩如故欲刃之利無砥以厲
之則其鈍如故繼光用浙兵以合練北兵卽以弦激

箭以砥厲刃之術也方浙兵初至陳郊外天大雨而行不亂邊軍大駭每戰以南兵爲選鋒邊軍皆奮夫兵不過數千人而能使强悍之心因以折諸軍之氣因以壯豈非神哉且繼光之奏調浙兵所云助訓練倡勇敢者其意顯見而論者顧謂廉頗成功必資趙將項王定霸必恃楚卒繼光防虜必用浙兵此不明練兵之權術者也夫苟如此論則當日者盡削邊軍之籍專任浙兵使三軍之勢如心使手如臂使指徵調遣發不更捷乎而繼光僅取數千人者是殆借爲邊軍愧厲之資耳故曰用兵之道必使將識士心士

通將意而養士之道必使有法者導無法有勇者率
無勇

以西洋人爲欽天監監正論

人有界於邪正之間者問其法則是核其教則非西洋之教徒是也夫人無盡善用其法而禁其教取長棄短用人之法無善於此者矣奇哀休德派邪教也方濟谷方米開魯老躑龐迪我利瑪竇龍華民湯若望南懷仁皆奉其教以行於東亞者也其宗旨以天主化身度人耶穌不由父生故教黨皆不供君親以天爲之主無父無君此之謂甚而傳教者尙美其名曰勸善是又率天下之人趨於無父無君之路也此之謂異端然尙有可取者機器製造測算推步超越

前代中國罕有又未可鄙其學而概棄之矣
列聖知其然也順治元年湯若望至京自以所製星
球日晷遠鏡並輿地屏圖以獻二年

詔赴臺測驗行新法四年若望掌欽天監事累加太
僕太常寺卿康熙七年以南懷仁爲監副九年起復
湯若望爲監正先是若望爲楊光先所劾至是復官
雍正初用戴進賢爲監正推測日離月躔嗣後憲書
皆按新法頒行論者謂西人譎詐陽以測算逞其技
陰以傳教張其權黜其技則權無所施任其技則權
有所藉今技已施矣而權之張而不可復弛者則自

用洋人爲監正始也曰是不然楚材晉用古有明徵
唯無駕馭之方斯遭其反噬矣明弛海禁西人之桀
挾術東來徐光啟之徒心醉彼術親異類若同宗以
數萬里不朝貢之人來弗譏去弗詰行不監守止不
關防信之深待之厚雖其後卒賴以精通幾何之術
而其所以防異類者不已疏乎幸而明運告終未興
教禍不然吾懼其多事也邪教之害人也猶酒之有
毒肉之有堇也善養生者去其毒徹其堇使不至於
殺人而酒肉足以爲食而已矣是故康熙時有直省
教堂之禁有廣州傳教之禁而若望懷仁任監正如

故雍正時有旗人入教之罪有商民信教之罪而戴
進賢任監正如故夫禁其教而用其法則酒去其毒
肉去其莖之說也顧或謂劉淵不仕晉則晉不亂祿
山不仕唐則唐不亂曰否否二子之才皆可用顧馭
之失其道耳假令二子之徒生於國初之時用其
才而以鞭策隨其後雖千百劉淵祿山奚能爲亂而
何疑於用洋人爲監正也若夫今日民教交闐爲禍
雖烈而西洋之法駸駸輸入中國傳授西文用洋人
而練兵亦用洋人稅務司用洋人而顧問官亦用洋
人雖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鞭策之權則在朝

廷操縱之而已夫何慮哉

禁止開採論

天地自然之利可以救財粟之窮濟國家之用取之不盡而用之不竭者礦是也然吾觀古今帝王當極盛之世皆以稼穡爲本務而薄開採於不談此其意殆非惡富也欲留以待後世也我朝順治康熙之間開採山東山西雲貴兩廣礦苗大有成效迨

聖祖仁皇帝

高宗純皇帝屢降諭旨停開諸礦僅留滇省銅礦嘗綜攷其本末而歎祖宗愛惜地寶大有深意在地周禮非人之職掌金玉錫石之地而守其厲禁以時

取之蓋地歸官守非有急需不敢輕洩地藏也漢唐
宋元代有坑冶唯時開時禁有明末世君貪臣諛建
言開礦之利中官四出借名開採既不知辨土色察
礦苗而侵擾良民需索財貨民急盜起乃行禁止蓋
委用非人開採無道故無利而有害焉 國家自開
採以來臨潼萊陽楚雄威甯蒼梧臨桂恩城開州諸
地金銀銅鐵鉛錫水銀硃砂硝磺雄黃皆洩發菁華
歲收巨萬又令監督之官設立簿書詳記出入之數
歲會月計上下校對官無私飽吏不得爲奸且廣招
商民公私合辦不費重財而坐獲大利又地方官嚴

查礦地實無礙小民廬舍田產然後開採礦山祇許一商承充以便管束工丁考核得失不使有害於民至於煎煉收課重僅三分收稅變銀多止萬兩商民奮躍上下交富誠有利而無害也然而

列聖汲汲焉以停止爲事何也國當大治之時朝野又安四海無事府庫充實不求羨餘民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若偏重開採貪得重利閭閻小民皆棄南畝趨礦工稼穡之功將奪於金玉夫天地之精山川之英蓄鬱千百年將以待國家窮困節取補救之用富厚之世安用此僥倖貪得之計也況取用太

繁精氣易竭一旦民窮財盡更何以爲繼乎觀自開採以來百餘年間確淺沙薄洞老山空已時有所聞矣

列聖知其然也故思留爲有餘而不可取之太竭近數十年來中外通商西人游歷近地者皆言中國礦產可供萬國數千年之費然後知祖宗藏富養利之謀所以備窮困之用者爲深遠也今上下支絀度支告竭視國初之殷富亦已遠矣泰西各國皆講求礦務鍊金鑄銅以裕國帑而我尙斤斤於擾農工斷龍脈之說不識古今之異勢取固有之利救一時之

急亦見其惑也觀近日外人舉動皆垂涎我之礦利
英攘緬甸法吞越南志在冶鑄滇銅而日殘朝鮮俄
窺滿洲又陰注東省金礦然則

列聖留貽之大利棄而不取終將讓之他人耳豈不
痛哉

修浙江海塘論

聞之與大功者不惜小費成大事者不避重勞萃千百萬財力可以維百世之安而救生靈之性命者聖王所弗讓也我朝順治初築浙江海甯海鹽錢塘江塘以防潮患雍正時濬赭山修海甯陳文港亂石錢家坂馬牧港老鹽倉等塘又修錢塘江塘仁和縣塘築草壩石壩開引河功亦勞矣然攷其工程草塘土塘多而石塘甚少至乾隆閒始築海甯仁和魚鱗石塘六千餘丈浦兒兜老鹽倉章家菴范公塘等處俱建石工六千餘丈其閒大臣兩次往勘

高宗純皇帝南巡五次臨閱親勘形勢經營四十餘年費帑千百萬始告成功自是浙東潮無大患浙江之地海包其東內通於江海口在龔赭二山間潮汐往返地狹勢猛號怒奔騰易至潰決故浙東州縣時有漂泊之害然欲防諸郡之潮患必自海甯海鹽錢塘仁和始海甯之偏海者在南海鹽在東錢塘仁和當其衝海甯州治距海塘最近塘西南卽海門潮來不得肆而東西激盪則甯受其害潮勢之來自東而西而海鹽之海塘自北而南與濤頭相抵撞傾圮之勢甚岌岌也則鹽受其害至潮衝海口而入鬱逼之

力直擣西北掃蕩泛濫不可驟止則錢塘仁和又受其害四縣之民待命於魚鼈之窟江海之墟至爲悚息也又攷浙東地勢內下外高甯鹽之防決則嘉興秀水澉浦石門崇德俱爲澤國錢塘仁和之防決則湖州德清蕭山紹興杭州盡成巨浸海潮之患四縣受之而浙東全地亦不能免故我朝巨費重勞咸萃於四縣焉浙江海潮之患由來久矣自吳越錢鏐築捍海石塘防禦海潮著有成效宋孝宗四年臨安府築海塘嘉定十二年築鹽官海塘後又修袁化塘元成宗仁宗時海水泛溢隄岸崩壞議修議築屢畏

難而止後不得已乃修鹽塘捍海塘明永樂六年始
大修海甯縣塘又築海塘自後修築海塘率數年或
十餘年而一舉然而海決海嘯風潮爲災人民廬舍
田產漂蕩淹溺時有所聞且所修隄塘隨築隨圯勞
民傷財僅得一夕安寢而水災又奏報矣何也國家
愛惜小費苟且鳩工官吏又委靡媮惰草率塞責所
謂塘壩者不過腐草浮土雜以碎沙小石堆砌而補
葺之耳卽稱良工者亦僅多設木椿列編竹荻接壘
石圍而已安有所謂石塘者哉夫以澆薄蠹敗之材
當盛怒不可遏之風潮必敗之勢也 朝廷觀吳越

之所以成鑒宋元明之所以敗而愍甯鹽錢塘仁和四縣受災甚巨又懼浙東州縣盡罹海潮之難三世相承連歲修理屢動大工而不惜至其後修建石塘又竭府庫之資填巨浪之壑萃數十年之力營一隅之地而不悔蓋建石塘者所以保四縣卽以保浙東也石塘旣立亘數萬丈連四縣爲一氣其根本堅固旣能捍禦風潮保數十縣之命卽沿之千百世無浸漏頽壞之患又可省歲修之開銷增築之工役矣然則朝廷興動大工爲一勞永逸暫費永安之計者何其遠哉

竹居圖敘

外兄楚寶觀察既歸江甯之明年郵寄竹居圖徵序
于余余重有感焉夫其彈琴罷嘯擊楫舒抱出征南
之武庫別庾信之小園而永矢考槃不忘獨寤所思
空谷時作歸夢無何蒼旄引類薏苡遭謗矯矯龍性
太剛易折亭亭鶴峙孤立無助後彫之節描畫而成
斑被彈之蕉延緣而修怨湘纍有淚秋士善悲言念
吾廬遂返初服風雨三徑間佳士之近報篔簹萬个
招此君以偕隱巖岫遠眺偶一登樓袍笏夙具但用
拜石薄宦遷謫匪感黃岡之記美人遲暮自耐翠袖

之薄編籬必密食筍而甘故都可懷是鄉終老矣然而會稽竹箭詎無作貢之期渭水漁竿冀副待清之志此中有人幸勿爲山林所誤也

原將

有大將才有戰將才有偏將才用違其宜則敗操之太蹙則亦敗故善將將者必知兵廉頗善用趙人爲楚將無功地不宜也于禁治軍三十年兵敗爲虜才不足也九節度相州之敗勢不一也張輔三定交趾殉於土木權不屬也吳起殺妻求將卒成西河之功李牧守邊市租恣其所用遂卻匈奴故迂謹者不可以將將專言綜核者尤不可以將將古之善將將者必投其所好饜其所欲知其所惡有威望以震懾之有智術以操縱之不然軍需而析錙銖事緩而議裁

汰小有敗衄謗書盈篋身在行閒者畏罪之不暇遑暇出奇制勝哉雖有賢者以死殉之而已抑古今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雖有勁旅置之閒地一二年則強變爲弱若更歷二三十年宿將彫零鋒銳必減然其聲威爲敵所憚猶足弭患無形不知而輕試之敗矣故善將將者必知兵

游新城記

癸未三月予以事之新城遠望有城巍然無樓櫓雉堞之屬心異之稍近則見內外城各一大礮臺三內城以甃外城以三合土三合土者以灰沙土三項加糯米糝和礮築融爲一質疑而性綿可禦槍礮也旣入城周覽形勢計內城周九千八百四十尺甃身高十九尺厚七尺五寸堞牆三合土厚二十二尺高五尺內垣高二十尺外築三合土厚五尺基寬七十尺走道寬三十五尺城上築礮房一可安巨礮頂上厚覆三合土承以巨柱四旁橫柱大木圍以三合土房

寬可容兵丁百人可儲子藥房下有門每百尺築小礮臺一周爲小礮臺七十一城門曲折進形如螺旋外城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尺高十七尺基寬七十尺走道寬三十五尺外築三合土五尺內築三合土四尺大礮臺在城東西北隅基周六百尺垣牆高五十二尺築以壁者十六尺築以三合土者二十八尺伏道旋轉而上與內城門同爲礮臺者九爲明礮臺者十詢之守者知家大人以斯城關係海防檄周薪如軍門重修之遺址蕩然事同草創經始於同治十二年三月告成於十三年九月糜白金五十萬有奇

於本軍欠餉內報抵不費公家一錢其庀材則西山之石關東之木又得閩廣窯師燒蛤蜊灰之法料實而工省其役作則盛軍萬人早而作見星而未已自將領至士卒勞苦胼胝如一月明人定過者猶聞邪許之聲焉城距海口二十餘里入海河必抵新城下屹然若老羆之當關明代嘗築城防倭於此有以也予頻年南北奔走所過之城多矣茲城之制目所創見記之以俟談海防形勢者

新農鎮記遊

丙戌夏四月予偕二客之盛軍路出新農鎮新農鎮者舊名小站同鄉周武壯公津南屯田旣成遂改今名予至其地見原隰畦畛高下相接河水縈帶微風始波新禾擢鉞遠近一碧隄岸雜植榆柳綠陰扶疏中秧歌四起如置身江南村郭閒予顧而樂之與二客倚樹小憩以屯田始末詢之耕者曰同治十三年盛軍始於葛沽濬引河一達於新城之河光緒元年又於鹹水沽濬引河一亦達於新城之外河分注各溝皆置石閘一二年九月接濬鹹水沽引河逕南而

西五年又於新城鹹水沽各置石閘以滌鹹引甘變
斥鹵爲沃壤農具雜備風車輪車之屬則以新意運
之其收穫則同治十三年僅六千餘石至光緒五年
遞增至十二萬石有奇今其數當更增矣田肥美宜
稻畝收三四石米潔白香美勝於南中墾至十萬畝
而止人力不足也予因歎武壯創始之勞而惜將材
之難得愀然有鼙鼓之思焉一客曰畿輔水利自元
明逮 本朝屢作屢輟武壯自田閒來能殫心竭力
故至是信哉有志者事竟成而北方不宜稻之說非
篤論也一客曰有治法須有治人今主者皆客軍不

常厥居武壯往矣吾恐斯役之中輟也子曰然哉然
哉事畢歸援筆而爲之記

卷之三

三

三

記武備學堂

光緒初年家大人始奏建武備學堂於天津余未一至其地嗣主者爲合肥張楚寶觀察楚寶余中表兄弟辛卯春約余往觀見其近所規畫井井有條凡一名一物必析其微渺凡治事必躬必親凡測量繪圖勾股槍礮器械營壘柵塹鋤鋤工作之屬日省月試量其材所近分門而專授凡口手不能講畫者則有圖圖各有說教習中西並用惟其才凡肄業者有小課有季考尤者倍獎之學成使入各營訓練士卒效者以次拔爲營哨官淮軍所部命中及遠實始於此

自西人以船械雄海上當者失其險彼之借國債鉅
萬汲汲於是無事如臨大敵豈盡擲黃金於虛牝哉
今之創始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
不得禍至之無日軍事之不可以怠日討國人而申
儆之異時或有收其效者乎此則非余之所敢知已
同主堂事者聯春卿芳廕午樓昌例得備書

隨使歐美洲記

光緒丙申正月俄皇將行加冕之禮 朝廷命家大人爲頭等欽差大臣赴莫斯科俄故都往賀並歷聘歐美各國以修好尋盟禮也癸丑家大人陛辭 朝廷以垂老遠行命經方經述隨侍並賞經述三品銜丁巳抵津壬戌乘海晏輪船南下乙丑夕抵吳淞二月丙寅朔泊金利源馬頭各國兵艦鳴礮站桅巳初入天后宮行轅己卯乘法郵船啟行庚辰出吳淞丁亥抵西貢戊子抵新嘉坡英法兩總督皆盡地主誼法總督又舊相識以三月丙申朔舟抵窪疊沙海俄

遣重臣迓兵列隊樹旂作樂送入大客館癸丑持節
入彼得堡俄大臣郊勞丁巳俄皇俄后相見於柴絲
栖卯行宮先以御廐馬駕金車迓俄皇降座迎使臣
呈國書珍物致辭作頌並謝睦誼焉四月壬申抵莫
斯科舊都舍於俄商巴勞輔家巴勞輔者曾商於中
國願爲居停是日抵紅村行宮聘賀禮畢宴於烈珊
德大故宮壬辰往你是你璫富菰蘆大市觀行開集
禮集歲一舉適與慶典近請俄皇臨幸而倪倭例亂
黨將逞志俄皇辭不赴又聞波斯王爲亂黨所弑益
有戒心西人上下等威不甚嚴宮車時出儀衛簡往

往有白龍魚服之困焉五月下酉自俄入德大臣郊
迎上駟官以六輪四馬車俟於道路經丹接鎮觀大
船廠德弁李哀中國前稅務司德瑾琳前海軍副提
督漢納根從遊畢入德都宿於該撒好司行館戊戌
謁德皇於耐芝堂德皇南面坐文武咸就位使臣呈
國書致謝如初並及練兵助械事庚子德皇請茶會
於新皇宮皇與后主席同至御教場觀陸操又赴來
復槍廠廠中工匠六千名機器四千副所鑄槍礮皆
精妙辛丑往馥蘭否得重觀德國陸操甲辰往四德
町觀船廠訪德王俾士麥俾士麥歷相三君化諸邦

爲一國功業最偉彼此聞聲相思一見如舊識並談
練兵扼要法西人謂家大人爲東方俾士麥至是頌
兩美之合焉壬子返德都甲寅至遏森觀克魯伯製
造廠德國以善製火器名陸軍冠天下曩者中國船
械及練兵皆取材於德故重臣持節遠來尤款洽焉
戊午由德入荷蘭荷主遣璫鉢大臣赴哭龍姆越境
爲導己未入海格都城荷主宴賓於水物凝禧宮歌
舞極盛使臣卽席賦詩傳鈔爲之紙貴庚申謁王太
妃及女幼主辛酉至安賜德堂觀磨琢金鋼鑽廠壬
戌由荷都至比利時癸亥比大臣以御輦迎入宮見

比王是夕宴於宮中甲子至活潑省觀兵操比國於
中國甚疏遠茲則待使臣甚恭槍礮廠主人願以新
製礮航海獻於朝我以誠感彼以誠應也六月乙丑
朔由比抵法巴黎城戊辰法民主福兒相見於一粒
西古皇宮使臣遞國書致謝法肅客如初禮壬申至
巴黎大銀行癸酉觀植物院甲戌至斐嘉露大報館
乙亥觀大織布局博物院丙子至文生城觀製造提
花廠丁丑遊某侯故邸勝地也戊寅至克魯沙觀采
煤鍊鐵礦工又觀製造鐵條局機器車局己卯觀試
放大礮又往蘭因觀織綢局辛巳觀造槍局局中以

祕法造槍斫人往觀至是亦不忍拒也又至聲協蒙
觀試來復槍及已入礮船之鋼礮壬午回巴黎癸未
至外部丙戌出自法都西行午正抵哈夫通商大埠
申初至民主福兒潛邸民主已自巴黎返殷勤話別
又至試礮廠觀試大礮是夕民主設盛饌觀賽船及
跳丹臣之戲丁亥自哈夫赴英戊子船至騷脯亨墩
大海口英國遣總稅務司赫德弟政前中國海軍提
督脫來西前汕頭領事官師乃德迂酉初陸行至倫
敦君主遣禮輿四配雙馬以俟次第畢登宿於行臺
己丑訪英相兼外部沙士勃雷侯又至上下議院庚

寅將謁君主出倫敦之考爵登邸未正抵濮芝蔴口
矮亭打御船俟焉至考意思馬頭英廷備朝車四牡
至奧時澎行宮遞國書聘禮成使臣賦詩紀盛書於
簡君主使譯者通其意受而謝焉旋返御舟詣太子
妃舟行參謁禮太子妃爲使臣特照一小像異數也
時英海軍大閱期已過泊於海者尙四十七艘分列
兩行如山之立計大鐵甲船二十七巡海大快船二
十滅水雷船及雷艇尤夥御舟曲折盤旋於艦隊中
各艦旂下而復升水師列桅站隊音樂大作艦礮止
臺礮鳴舟已近海口酉正升車返倫敦辛卯觀英國

造船廠仍回倫敦壬辰赴倫敦中國會凡英人曾至中國者畢集癸巳至保羅大禮拜堂謁前中國提督戈登衣冠墓戈登曩統中國常勝軍平吳之役頗著戰功謁其墓所以勸也旋至景星燈大博物院觀機器木模七月甲午赴匯豐銀行主人哈密倫之宴觀魚龍曼行之戲及化學家所製新式煙火宴客之費糜英金至六千磅銀行設上海頗與中國交易投轄出於至誠無所求也丙申詣專理財政大銀行藉以周知利息及兌換金磅價旋至郵政局德律風局申正赴商務總辦之宴考究中英通商利益各事丁酉

萬國太平會人來謁太平會者志在弭兵猶有古人
耀德之意已刻至賀荔支大船廠英國合操礮兵憑
軾而觀見礮兵騎馬以御車進退分合整且暇至險
則挾車躍馬而過操畢觀全廠工藝繼至灰得海壘
水雷廠鑽礮廠過日晷坊考測日之理戊戌登舟行
汰泗海江中歷覽船塢船廠槍礮局下午登車至安
賜福觀試放快槍歸己亥應修造海底電纜忒回臺
公司之宴禮羅脫侯迎於道左宴畢至發電房口授
電至滬旋得覆電英滬相距四萬里往來函牘僅一
刻十分奇矣復觀機房工廠試各藝並詢裝造海電

之法侯以大東大北公司電報交涉皆中國維持調護尤感矣下午晤沙侯相言海關加稅事庚子往哈華墩路出哲賜德訪英前相格蘭斯敦格蘭斯敦者執英政十三年先歷部院官十四年西土之傑也辛丑在否你殘皮是處山水極勝放舟其中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賓主披襟頗忘熱惱午正抵蒲衲司乘筍輿上山椒黛色嵐光撲人襟袖從官亦各適其適風塵鞅掌中忽置身清涼世界前此所未有也歸途溯洄上下流又極乘風破浪之樂壬寅往擢螺鋼廠有日融鐵所生鐵成片段處也日鍊鐵所熟鐵化渣滓

處也曰淬鋼廠繞指之柔方圓廣狹長短大小應手而成者也有已製成甲片者則包戰船之用也曰製造路軌所鐵路車軌所取資也戊刻返格蘭斯車站癸卯至造機廠歷觀鑄造兵艦汽鑪鐵甲局鑄造車機局製造縫機局旋入船局局濱江故舟行至福賜橋上通火車下通輪舶天下第一橋也下橋至克臘山飯於阿姆士莊家乙巳至鈕監師城阿姆士莊導遊愛思活船廠廠中工匠一萬九千人有禮拜堂學堂工藝格物分班肄習書院藏書樓文會保險公司醫療瘍疾善堂打球場賽船水道製造完備冠諸廠

矣繼至大礮廠雷管廠銅帽藥彈廠試發一水雷又至第二大礮廠船廠中樹龍旗誌慶有鐵甲船已下水者又見一大鐵艦價值巨萬末至鋼廠其聲震耳家大人慨然曰廠中所製之器非以傷人實以自衛故戰具者和好之券也阿公其知之矣復觀彈廠無煙火藥廠而歸倫敦丙午某礮廠主人來謁獻銀礮一尊仿口徑六寸之快礮機捩悉具亦可施放新製也丁未由英啟行送者絡繹抵騷浦噶墩海口登聖魯意輪船癸丑抵美國紐約兵船奏軍中得勝之樂得勝樂者本國大將軍凱旋始用之旋登岸入

行臺民主克利蘭率其外部大臣馳抵紐約恐嘉賓
遠勞就而見焉是日賓主款洽如初禮乙卯詣前民
主格蘭脫之寢園有宿草矣丙辰各教會人來謁謝
曩者之保護使臣亦謝其在華賑饑民立禁煙會之
誼丁巳抵斐辣特飛爾下午赴華盛頓都城舍於矮
林墩大客館辛酉出美都壬戌晨往多朗都城八月
己巳至萬古閱郵政主人迎登舟歸舟安穩庚寅抵
天津卽乘火車入都復命使事畢是役也往返程途
數萬里爲期僅八閱月舟車之捷古所未有家大人
奉命歷聘諸國微特爲邦交計將以外國之所長

輔中國所不足故於製造輪船鐵路軍械電綫德之
陸操英之水操考核特詳下至一器一藝必窮其原
委奧突爰咨爰度皇華之義也所至輯睦其君臣而
於德見卑士麥於英見格蘭斯敦春秋吳季子歷聘
悅齊嬰鄭僑晉胙衛瑗之義也英人以商立國又中
外之釁多由教堂故於商人教會中人撫循噢咻之
柔遠之義也使車徧歷各國朝廷暨官商致敬盡禮
乃至土著之民遊歷之客皆夾道歡呼願見顏色則
皇威遠暢達於四裔敬其主以及其使論者謂葉
公之免胄入國門人望之如歲如慈父母溫公之肩

輿入洛婦孺以手加額不是過也而得之於異域爲尤難矣衰親干役經述奉命隨侍老人之起居飲食溫清定省跬步弗離知盡子職而已他非所敢知也自啟行至言旋趨庭之暇排日私誌之至於賓主酬酢宴會投報之儀文宮闕園林館舍之壯麗物產玩好之瓌瑋以無關於使事故不書從行者爲兵部主事于式枚記名海關道羅豐祿分省補用道塔克什納候補知府聯芳候補同知薛邦猷直隸候補知縣柏斌候補縣丞麥信堅北河試用縣丞張柳分省試用縣丞洪冀昌及經方經述凡九人

李襲侯遺集

卷五

三

讀湘軍志書後

自古將帥之材固由天授然亦以歷練而成以專任始竟其用如文正之豐功偉業同治初元幾於一月三捷無戰不勝然其兵事實由於閱歷自靖港之挫而後知兵不在多在精自城陵磯之衄而後知水戰不可乘順風自九江之失而後知水師不可趨利深入自江西之困而後知統兵者必位兼督撫自徽州之潰而後知大帥不可親臨前敵而且鑒於李忠武三河之敗知孤軍不宜輕進勁旅不宜分枝鑒於江南大營之敗知有圍城之師必有游擊之師動心忍

性曾益不能故一意持重謀必萬全然亦幸際朝
廷倚畀之專樞垣和衷之美不然授鉞之初江浙請
援不應又失徽甯兩大郡使遇明中葉則閣臣掣肘
本兵催戰言官交章彈劾將爲熊襄愍之續矣故曰
文正之成功歷練與專任之效也

校邠廬抗議書後

從來名臣碩輔深識遠見往往數年始驗或數十年而始驗既驗之後人猶忽不加察而見微之士則知之今觀馮中允所著抗議指陳時弊洞中窾要救時之策莫善於此其請文正作序豈徒就正有道哉抑豈冀是書之藉序以傳哉蓋以文正翊贊中興朝廷委任之專諮詢之切又當大難初平公私赤地改絃更張易於反掌起而行者惟文正能肩其任能要其成儒生私議由是爲經國遠謨所謂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而文正顧於一序且靳之知者第謂其

大功已成惴惴焉懼名之難副不肯輕言變法而豈知料事之智若燭照數計至今日而盡驗哉默揣文正之用心殆謂兵燹之後元氣未復宜休養生息潛移默化第卽祖宗相傳之成法修舉廢墜弊去其太甚如人大病初起宜培補本原不當驟施攻伐之劑嗚呼以文正所居之位所遭之時可以變法而兢兢若是其所設施如幼童出洋機器局船廠廣方言館之設何嘗不於成法之外集思而廣益特自晦其迹耳抑文正謀國苦心人不盡知卽如天津之役爲世詬病當時若輕於發難則畿輔兵禍豈待二十年之

後哉維彼老成瞻言百里後之人宜如何聞而感感
而思也

三才圖會

卷五

三

明三藩紀事本末書後

予讀三藩紀事本末一書而歎明太祖之貽謀遠也
明懲元封藩口外勢不相及遂大封諸子於各行省
以屏藩王室其後成祖起靖難之師而高煦寘鐫宸
濠接踵而起人或譏太祖作法於涼不知明之封諸
王護衛以外無兵莊田以外無財賦各省大吏皆由
廷授其勢又足箝制成祖之逞志由建文婦人之仁
至諸將不敢發一矢微此則成祖爲虜矣高煦寘鐫
宸濠舉事未幾旋就撲滅蓋所處之勢非晉之八王
比亦非漢之七國比也闖賊犯順使用李邦華之言

命太子航海監國南京天下之民哀烈皇之死社稷而愛其子四鎮馬阮禍無由生或者可畫江而守乎然而福唐兩王既殂僅一桂藩猶能竭力支柱忠臣義士張空拳冒白刃蹈九死而不悔相與翼戴捍衛使明之餘緒更延二十餘年則大且封藩之效也不然萃天潢貴胄於一城之中京師失守將與太子及定永兩王同歸於盡耳故遷都卽非計而如明之設陪京以備巡幸則亦緩急可恃之一策封建卽不可復而如明之封諸王食祿而不侵吏權與民事亦猶是宗子維城之遺意也

李襲侯遺集卷六

男國杰編輯

文采篇

仿厲樊榭意言體

人之有文采猶草木之有華鳥獸之有毛羽也桃李之華可謂豔矣而不聞以之傲檜柏鸚鷺孔雀翠文犀虎豹之羽毛可謂麗矣而不聞以之傲麟鳳人則不然有一篇之奇一字之麗則亟亟表襮若不可終日焉語有之花葉之好者來摘毛羽之文者來射文采之盛者來忌然吾謂非人之忌之已實有以致人之忌也夫范蔚宗之文不及班馬而其視班馬也若不

足比數杜審言之詩不逮沈宋而其視沈宋也若不
足比數是則文人相輕一至此乎蓋古今來器量之
隘者莫如文人雖以屈原之忠而銜憤以致自沈賈
誼之達治體而自傷以致天折皆其氣量窄之故也
且爲草木計者願爲桃李乎抑願爲檜柏乎爲禽獸
計者願爲麒麟角端及垂天之鵬乎抑願爲孔翠及
虎豹乎爲人計者願立德立功立言以致不朽乎抑
僅願以文采表見乎吾固謂人不可自命爲文人不
得已而爲文人亦當鑒於草木之華鳥獸之羽毛而
不自炫奇鬻異元紫芝在陸渾人不知其能文陶淵

明在柴桑人不知其能詩則善矣

三
書
卷
之
二
一

--	--	--	--	--	--	--	--	--	--

治永定河議

永定河源出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發爲渾泉雁雲諸水會焉由大同古定橋抵宣府保安州過懷來行兩山閒至京師西四十里石徑山之東地平土疏衝激遷徙無定舊由看丹口南流經固安縣入霸州歸會同河康熙閒于成龍改故流而注之淀池之內以濁流入止水不數年而沙泥淤塞壅遏清流遂成巨患雍正閒怡賢親王朱文端奉命治河於郭家務改挖東行開下流之長洵河引歸三角淀注之河期與清河會又以水性善淤奏請每年

挖濬贊其計者爲陳學士儀嗣後挖濬難施但築隄
東河淤塞倍多濁流激盪蓄決隄岸河身狹隘無所
容畜蓋自乾嘉以來河屢潰決當事者知淤塞之爲
害而迄無善策以除去之由是永定一河遂與黃河
同爲 國家一大漏卮矣癸巳永定河決 朝廷因
洪御史疏令河督許公來直勘修眾議皇皇大率以
增隄分流爲目前之計而洋人某往勘亦以設石壩
殺水勢爲良法夫蓄洩者乃治河不易之經惟受病
旣深當熟考其病在何處而宣其壅隔殺其奔突不
得拘牽目前徒爲補苴之計也嘗取怡賢親王奏疏

及陳學士治河私議讀之其言曰治河先從低處下手用力須在下流濬引使水有所洩庶保無患夫水性就下固也然河之淤其受病在下而其所以受病之由則不在下而在上河源遼遠馳突而下有建瓴之勢特上有山谷束縛勢不得舒迨離山抵岸而其虐肆矣怒而無所寄則其清者必汎溢其濁者必沈滯滯而多斯不得不淤淤則沙壅泥陷繼長增高久之河高於岸隄不足障蔽之其勢不得不加加隄矣而隄下之草礫埽植浸久必糜爛上隆其頂下削其根未幾而決數尺矣決數丈矣數尺數丈可爲也及

數十丈而皇然矣及數百丈而嗒然矣然而河之決未聞有數尺數丈者以下埽之無基而日蝕之爲病也淤者非自下也上實使之水自上而下其勢欲達不達於下而上之來者日益烏得不淤哉當雍乾時國家全盛天子聖明殫天下之力治一河名王碩彥經畫其際乃斤斤然守賈讓隄堰之下智別分支派少洩其勢妄引大禹導河歸海爲言欲并南北中之三河由三岔口而東注不知其力不足副之徒成虛語而永定之淤遂使後來者望而束手則又奚怪乎今日之弊愈深而力愈絀耶河之兩旁皆民居

也不可從而空之也河之下泥沙蟠聚綿亘數十里
汪洋無際不可疏而清之也河之上源流曠邈中雜
巖壑亦不可劃而止之也計惟有於上流之下下流
之上多設減水壩以紆來脈曲之毋使直遲之毋使
速分之毋使合廣之毋使狹庶幾其有濟乎然亦不
可以久也水喜順而惡逆今於上流築壩泥沙之濁
爲壩所壅不能無停頓日積一寸斯月積尺餘一年
後河流將自上淤而與下流同病欲去壩則上下相
薄危險愈不可測欲增壩則增一壩卽增一淤目前
之禍雖少弭將來之費且無量且旣築壩則中國之

塽植草礫無用也必用洋人之塞們德土土性遇溼
堅逾鐵石一旦泥淤盈積與土凝結去之不能留之
懸於河淤外多一淤也天下事害之將成者務彌其
隙害之已成者務拔其原不去上流之淤而以下流
導引爲事非計也不防淤之由下而上而以上流堵
禦爲事亦非計也永定之病在河身狹河之狹在淤
多欲去其淤非廣其河身不可辟如人焉其體強則
飲食化爲津液融洽貫注偶多焉不爲病體弱稍不
節則凝而不化動致疹疾此非飲食爲害乃人之不
能運飲食也善醫者壯其元氣和其脾藏使不爲飲

食制久自康復耳若用峻利之劑洩瀉之禁其飲食以爲可無事也而元氣益損少食病不食亦病矣今之治河何以異是有二策於此一日徙民實邊以治河一日通鐵路去淤以治河下焉則築減水壩而已徙民之舉不易爲然東三省地界遼闊其土腴美屯墾倍利誠效秦實關中漢實京都之法徙之塞外按其丁口多給之地及牛馬穀種稅數取半小民嗜利宜無不樂從者數年以後成都成聚一旦東方有變招募至易也河民旣遷廬舍一空畫隄岸而決之分爲數十道其上者分而導之其下者擴而遂之廣其

河身汰其淤積不及五年而河患息矣且河之久淤者土必肥藉其蓄注爲田畝以屯墾之向之淤塞成患者轉而爲利此最上之策也鐵路之行瞬息百里就其人力出淤泥而遷棄之因以墊道河民之蕩析離居者餬口食力費廉功倍沿河之缺罅以漸培壅俾適安軌之用隄不修而益固河不濬而益深萬一有事移鐵路之料植運之河干急爲補救不逾時而集至便易也淤塞旣盡多設石隄殺其勢分其派緩其力因其利以時宣洩之一舉兩得亦善策也客難之曰徙民恐致激變鐵路恐至妨河且經費浩繁非

累千百萬不可此時司農告罄將何所籌措乎余曰
勇者與民樂成不與民圖始智者舉事必期久遠不
恤目前之尺寸也河患至今日亦已劇矣所費之帑
藏亦不知其凡幾矣與其頻年累歲轉輸無算曷若
奮然一舉耶鐵路者富強之本而今日所不容緩者
也久之沿京一帶勢必暢行河患不清而蘆溝橋以
南良鄉以東動多阻隔恐至誤事今以鐵路而兼治
河興利除害一事而兩善備惡在其妨河也徒民塞
外似拂眾情然餌以利處以法縱有蠢動決不爲害
且沿河之民遭害有年非不深知其故一日得樂土

獲厚貲方歡忻鼓舞之不暇惡在其激變也客曰子之經畫誠善矣奈空言無補何余曰愚者之言至人察焉苟有其人未必不取吾說而繹之也卽無其人而芻蕘之一得余不過自舒其胸臆耳庸何傷且安知今之治河者不以吾之下策爲美善而決然用之耶諺曰甯苟毋創甯諛毋戇斯固今世士大夫藏身之固也余又安敢謂吾說之果行耶客旣退余因慨然曰昔靳文襄欲開黃堰眾議怫然以爲不可遂中止厥後高文定稽文敏盡瘁宣防竟不敢力持靳議至今黃河爲天下巨患未可謂靳公之無先見也北

河與南河治法各異而積重之勢相仿非有人焉破
除成見出毅力決奇計擴陳弊而掃清之俾獲萬全
吾恐河患之無所底止也姑存吾說以俟有識者之
采擇焉

七釋

三中子坐愁城羈愁獄束愁冠結愁服揖五鬼爲賓
朋呼二豎爲奴僕家無田之可耕室無書而不讀夜
未央兮聞雞日旣斜兮對鵬蕭條魯客之噫牢落楚
囚之哭悽愴焉若枯柳之在江潭顛顛焉若幽蘭之
生空谷蓋抱此愁者十年藏此愁者萬斛于是四飛
君聞而造焉謂之曰吁子憊矣昔靈均以離騷而沈
長沙以慟哭而廢叔夜以幽憤而刑子雲以牢愁而
棄今子韞奇才履平世胡爲容貌若愚中心如醉思
鬱風雲目隘天地永懷曹鄴之三不解張衡之四大

夫傷九辨之吟公子流五悲之淚毋乃窮約終身惡
能優游卒歲乎予請爲子採忘憂之草植蠲忿之柯
奏無愁之曲唱長樂之謠刪江郎之恨賦療相如之
宿疴拭司馬之青衫披志和之漁簑子能聽我乎三
中子曰唯唯

四飛君曰風吹二四雨零百六開公主之沁園步石
冢之金谷臺有燕子之飛池是玉奴之浴花一捻而
脂紅柳三眠而黛綠于是臥花裯召花神敝催花之
宴懸護花之鈴鼓喚天公之號帳留御史之名梨粧
暮洗棠睡朝醒杏入青油之幕梅立紅羅之亭一架

薔薇半庭芍藥浪生三月之岸檀暈四香之閣水仙
女之娉婷醪醑郎之綽約影來翡翠之簾蕊挂鞦韆
之索尋女兒之花蜂喜鴛鴦之萼鶯訝春草將殘
燕啄紅衣欲落贈君銷恨之枝佩我合歡之藥此花
鳥之麗也可以釋愁乎三中子曰未也

四飛君曰秋風淒淒秋葉交飛蟋蟀鳴於西堂旅雁
唳而南歸爾乃登庾樓掃梁苑白露沾衣綠苔凝坂
涼螢照窗寒蛩怨晚北斗闌干銀河清淺少焉展微
雲吐皓月玉兔走金蟾咽俯素娥之宮仰廣寒之闕
警鳴鶴於山臯照疏桐於木末乃升銀橋陟瑤宇眺

琉璃之宮臨水晶之浦聽紫雲之歌覩白鸞之舞吹
碧簫於鳳凰擎素樽之鸚鵡歌舞闌珊燭炮酒酣問
夜已五對影成三仰天長嘯月落星殘今夕何夕我
醉欲眠此風景之美也可以釋愁乎三中子曰未也
四飛君曰將爲子冠鷄鶡之冠被狐狸之裘馴驕驕
之馬駕雲龍之駟佩魚腹之劍操鶴膝之矛樹宛虹
之綏抗招搖之旂弓則烏號在左矢則蚩飛在右東
郭舞驂於前北宮執靶於後於是撻鼉鼓舉狼烽張
修且布高置犇重環搖晨風入鳥幕破禽宮獲般般
掩叩叩落羽翠捲豪紅日暮而罷弢僕姑橐繁弱聚

榛林席蘭薄啖豚肩折鹿角酌犧觥飛兕爵其旣歸
也倚金較弭玉輿招子雲延相如叱墨客笑子虛賦
名射雉樂曰騶虞此游獵之壯也可以釋愁乎三中
子曰未也

四飛君曰爰有漢家金屋魏帝銅臺東鄰處子南楚
嬌娃兒名是雪妃號爲梅吹簫旣去行雨還來梳金
鳳之髻裊玉燕之釵蕩驚鸞之袖曳步蓮之鞋脂香
生口粉汗勻腮守宮壓臂苴蔻含胎我見猶憐卿言
亦佳爾乃卽蘭房踐瑤階待君臨兮歡宴執子手兮
徘徊奏扁舟桃葉之曲捧白玉蓮花之杯彈冰絃之

一弄舞柘枝之三回悵芳年之將晚寤春風而自媒
於是疊錦茵垂繡帳銀鐙半挑金鉤斜上雲鬟亂挽
羅裙微颺啟櫻桃而私語豔芙蓉之相傍誓錦水以
不忘老溫柔而欲葬此聲色之樂也可以釋愁乎三
中子曰未也

四飛君曰試爲集墨妙彙筆精約詩仙召書淫與之
觥籌文囿漁獵詞林則有紙號銀光墨名玉玦鼠鬚
以翡翠爲牀鳳味以珊瑚爲匣潤以玉甌之龍團佐
以銅鑪之雞舌或鍊京於十年或修禊於三月或擬
建安之七子或仿垂拱之四傑春色曉兮賦梅花秋

風高兮題桐葉夏日長兮誦採蓮冬夜寒兮咏積雪
建韓浦之鳳樓搽喬曠之狐穴啼一聲之鷓鴣吟百
篇之蝴蝶草檄而頭風愈誦詩而瘧鬼絕驅離憂於
五字起沈疴於七發此筆墨之娛也可以釋愁乎三
中子曰可矣猶未也

四飛君曰吾與子登蘇臺臨茂苑目不覽五嶽四瀆
之奇足不履三湘七澤之遠未足以開拓心胸發皇
聞見也請爲造扁舟蠟兩屐不借雙給事一南攀同
雁峯西上蓮花壁北栖列女宮東入天孫宅尋五老
於匡廬采三花於少室臥終南而問盧鴻坐峩嵒而

叫李白東山攜謝傅之妓峴首召羊公之客挂錢買
戴符之品搢笏拜米顛之石旣而浮三江汎五湖出
覆鹵進歸墟戲鮫人喝天吳赤石裂青草枯駕張騫
之槎燃溫嶠之犀拾洛川之翠解漢皋之珠策東海
之鼈烹北溟之魚蛟蜃掃塗而顛倒馮夷戒路而趨
赳起靈胥而勸君酒邀湘妃而捐子珺此山水之勝
也可以釋愁乎三中子曰善

四飛君曰天之五岳中有三山三山之下十洲環焉
願爲子麾白鶴驂紅雲青蜺承蓋赤虬扶輪建珊瑚
之節樹流蘇之旌躡追風越廣乘披崇岡周大野而

登乎崑崙啟九靈之房陟三素之城升光碧之室排
瓊華之門既拜木皇乃揖金母謁淮南之八公見商
山之四叟從赤松而爲師盟黃石而爲友告我丹經
賜我玉臼食我瓊梨貽我碧藕贈我返魂香酌我療
髓酒龍縞繫我足鳥爪垂我手綠玉裝我杖紫帔結
我綬肉芝充我饑璠酥適我口左顧鬱嬪右盼修羅
青娥依笑紅蘭微醺吹弄玉之參差拊雙成之雲和
飛瓊折腰而巧舞瑤英啟齒而長歌歌曰金醴酒兮
玉鸞笙送君子兮芙蓉城何以贈之兮白雲英英答
歌曰碧桃花兮絳霞實別佳人兮雲林室何以報之

今清風瑟瑟歌未畢
三童子听然而笑據几而起曰
仙乎仙乎其樂婆娑飄然高飛
愁如予何

七擇

一特先生抱壹鬱之奇疾煩懣噎塞臥疴者有年矣
有無無子聞而造焉先生方塞徑闔戶惡聞人聲偃
仰呻吟據槁梧擁重狐氣息僅屬使闈人辭焉無無
子曰竊聞先生玉體不適違陰陽之和失起居之節
廢飲食絕嗜慾謝賓客不敢請也然有術焉可以起
沈痼瘳膏肓上等算於松喬下齊齡於彭祖而況先
生之病未至是哉於是先生延之上坐矍然凝神而
竦聽之

無無子曰崆峒之墟崑崙之峯珍草叢生靈藥萃焉

丹砂空青玉屑玄芝漑以丹醴灌以上池五采絢爛
香氣酷烈葉垂朝露花飲冬雪蓋千年不彫矣於是
使黃帝採之神農嘗之岐伯伊尹和跗盧鵲雷公越
人之徒交製其劑先生豈欲飲之乎先生曰余厭湯
藥久矣不能從也

無無子曰嶰谷之陰終南之顛是生竹箭籊籊篠簜
背萬仞之孤崖臨不測之深谿漱以清泉刷以勁飈
俯濯元霜仰干青霄峴岼戍削森慘次寥援獮鼯鼠
夕叫晨號鷓雞雉鵠嘯匹呼曹節榦空洞枝葉扶搖
於是命伶倫斬伐子野翦截製而爲笛宮調徵協涉

清夜游曲房月出皎兮順風微揚繁奏要妙宛轉無
方乍掩抑以激切終泛濫而徬徨呈絕技於君明極
巧思於季長斯固足以蕩滌志意疏雪精神使聽者
忘疲其樂洋洋矣先生能強起聽之乎先生曰僕病
未能也

無無子曰嶧陽之孤桐太冥之椅梧輪囷重巘偃蹇
崇阿晞朝陽之瀉精吸天地之元和卿雲蔭其根惠
風拂其膚翔鸞栖其榦威鳳巢其柯乃使匠石運斤
堂襄選樸剖陰莖以鏤鏤削孫枝以彫琢絃以園客
之絲珥以寡母之約搃螭龍于丹漆錯圖像於翠綠

調以成連操以巴涓子春撫的伯牙揮絃音諧節亮
手敏心閑奇弄迭奏逸響遙傳忽攬挹而縹緲復案
衍以纏綿至若靈雨新霽炎暑頓清蘭室桂館飛軒
廣庭坐蔭嘉木賞集良朋理南薰之雅曲汎清角之
新聲綠水白雪東武廣陵峩峩湯湯猗猗悒悒將悲
復懌乍浮更沈六駟仰秣玄鶴舒鳴桓譚不能究其
旨叔夜不能窮其精斯琴德之至妙固足以悅性而
愉神矣先生能強起御之乎先生曰僕病未能也
無無子曰九秋之夕天高氣清溫房密室邃宇幽楹
蘭膏明燭霧幕雲屏於是布錦筵促瑤席辭眾賓留

佳客羅珍羞薦炮炙羽觴風飛二八侍側屏笙簧罷
竽瑟徵才人選姣淑姱容麗態娥眉曼綠灼若春風
瑩若美玉妖冶難言奪人心目被華袿振輕綃綴明
珠垂步搖沐蘭澤揚翠翹屢流盼以目成復將歌而
含笑粲貝齒以發聲動丹唇以宣調陋北里之淫哇
追陽阿之奇妙激飛塵於梁端過行雲於天表茂吳
歛而鄙蔡謳駭縣駒而走王豹虞公失色秦青祕音
掩孤竹之管廢雲和之琴使夫歡者酸鼻悲者蕩心
故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先生雖病能強起聽之乎
先生曰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如子言是益

吾疾也

無無子曰中山之醲耐宜城之醕醴鄴淥異名春清
殊旨竹葉馨香蘭英甘美密勺瓊漿挫糟浮蟻飲以
康狄嘗以元石單醪羣飲一醉千日則有子雲伯倫
陶令畢生操觚挈榼承糟捧甕枕麴藉蘗未飲先醒
浮以太白盛以彫樽酌以大斗罰以兕觥飛羽流波
電颺川傾精骸和暢思慮沈冥陶兀兀焉知死生
雖有淹沈結韜之痼昏窳憤耄之形靡不疏通涌溢
而灑然清冷也先生能強起飲之乎先生曰此亡國
之味腐腸之藥僕雖亡恙不敢耽也

無無子曰東海之中爰有丹邱珠宮貝闕月殿星樓
璇臺際天絳宇雲浮林生白玉地產黃鏐靈芝五色
桂樹千秋列仙所集羽人嬉游則有王喬羨門安期
洪崖鬼谷之儔升紫煙以遐舉駿朱鳳以夷猶掇丹
萸於危嶠採翠茗於清流超太虛以出入混元氣以
充周朝飲沆瀣夕餐玉精冲澹寂寞無思無營肌膚
若冰雪容顏若處子後三光而靡彫歷億劫而不死
固將等龜鶴於蜉蝣而遺濁世如泥滓也先生雖病
能強起從之乎先生曰此秦皇漢武之所不能非俗
士之所敢希冀也然而先生有喜色矣

無無子曰將爲先生延方伎辨說之士究同異於楊
墨綜名實於申商陳攻取於范蔡角從衡於蘇張窮
堅白於龍哲肆虛無於老莊是非蜂起剖決毫芒舌
如箕吐口若河懸深之入黃泉高之升青天詰之無
繇析之無端聽之者忘倦聞之者靡厭語未及終而
先生曰善

無無子曰此猶未也復有仲連排秦子貢存魯陸賈
下越子卿折虜功存片言義冠千古斯固辨士之雄
而非通儒之所慕也吾將使仲尼揚鐸孟軻鼓頰董
生持籌賈誼侍列繹仁義之言述唐虞之烈發天人

之奧建治安之策使稷下屈其辨談天卷其舌先生
雖病能憑几以聽之乎先生於是恍若聆至言聞妙
道沈疴去體蹶然而起

驅夢 并序

昔王延壽夜寢見鬼物與戰得東方朔罵鬼書作夢
賦後人誦以遺夢數數有驗今我不樂妖夢滋紛日
中營營夕又甚焉獨寐寤宿乘閒顛帝帝曰趾離有
人在下異物擾之亟祈祓除汝往保之趾離對曰臣
聞太卜致箚咸陟率由自作亦數有吉凶而或正或
噩帝命莫違則曷敢弗驅乃下令曰

夢兮舍旃勿上天只九關陵曾飛翼顛只黔羸耀魄
百神班只風車雨騎雷掣鞭只廣樂萬舞醉鈞筵只
割然崩墜身倒縣只夢兮舍旃勿入地只幽府窅茫

悲泉沸只閻羅猙獠森兵衛只魅魍游光聚嬉戲只
赤舌尖鼻強捉臂只被髮搏膺戰羣崇只夢兮舍旃
勿游方只東西南北走悵悵只朝升崑崙夕陟江只
驟山驟水莽倡佯只道阻塗窮遭徊徨只憑高掩涕
睨舊鄉只夢兮舍旃勿登朝只高冠切雲珥蟬貂只
黃金斗印玉垂腰只車蓋鼓吹倚逍遙只冰山一跌
不崇朝只雲陽齒劍鬼門招只夢兮舍旃勿從軍只
玄常朱矰陳風雲只橫戈出塞揚烽塵只長楊上林
獵縝紛只射麋麗龜殷朱輪只禽逸獸散儵無人只
夢兮舍旃勿徇財只金穴填填不雨雷只筐篚委積

呈鈇槐只量璣衡劉銅標堆只貧兒暴富笑呆孩只
粟紅貫朽颯颺灰只夢兮舍旃勿漁色只吳妖越豔
遞侍側只秦聲楚舞合竿瑟只美人熒熒薦枕席只
湘娥洛神遺薜澤只朝雲暮雨逝飄忽只夢兮舍旃
勿求食只雕胡之炊兼橋麥只芍藥之和細蒸炙只
吳醴楚瀝恣浮白只鑿落叵羅娛賓客只醉飽未畢
聞哭泣只夢兮舍旃勿淫書只典墳邱索載五車只
青鏤一束百花舒只難脂屑墨研京都只短歌長吟
鬚眉枯只口吞蝌蚪老蠹魚只夢兮舍旃無逢人只
丁感良弼胥靡賓只孔覲赤舄終獲麟只曹社云亡

待公孫只號牛則諾蠱叔孫只黃頭褰帶惑孝文只
夢兮舍旃無化物只能罷虺蛇男女雜只眾魚旒旗
牧人叶只宋公鳥味覆城堞只漆園栩栩飛蝴蝶只
槐安尙主鬧蟻穴只舍旃舍旃無紛那只魂氣所之
浩靡涯只載魄驂尻極幽遐只恍惚惚恍變相多只
乍陰乍陽知誰何只或鼓或罷或泣歌只哀樂糾擾
自生魔只衾裯顛倒屢興吡只舍旃舍旃無流形只
予奉真諾秉威靈只黃閣紫戶把鐵鈴只光州牂管
呪日星只上莞下簟永無櫻只眾人皆寐我獨醒只
爰淵爰默爰清靜只維寂維寔維安定只屏榮絕欲

守中正只收視返聽頤情性只邪慝不作保壽命只
尸居杜德通高冥只木公金母臨戶庭只瑤臺步虛
覩飛瓊只招子歸來游上清只白羽紫蓋駐玉京只
餐嚙沆瀣得長生只笑而不答思離羣只自然爲室
眾妙門只無爲爲牀太素茵只廣成王子遺至言只
無搖爾精滑而魂只一氣孔神中夜存只慎內閉外
全天真只千歲無夢幾至人只

李襲侯遺集卷七

男國杰編輯

秋懷詩十一首用昌黎韻

冷雨灑窗紙孤燈花疑疑四壁葦蚶聲嗚咽嗚不已
繁響淒以哀沁入愁人耳感此百慮縈攬祛時復起
仰視碧翕翕星斗布碁似罡風肆其威造化難久恃
但蘄一死生世事皆同軌濁酒澆不平放懷且歡喜
青女助嚴寒荃蘭各委悴鬱鬱澗下松濃陰尙布地
托根旣深厚傲骨得自恣桃柳弄姿色當春競新異
世路肉眼多知音良可貴

嗟嗟吾道窮末俗尙靡曼心計設重筭口惠慳一飯
孳孳患得失名利乃本願媚態如脂韋性成豈待勸
隻手障狂瀾安能一當萬有璧價十城韜光莫輕獻
恥作夏畦病甘爲秋士怨

華士術文采意氣相憑凌隻字辨音義如鑽故紙蠅
食古不可化徒取識者憎味腴得神髓秀爽露稜稜
妙諦羅方寸得魚而忘罾渣滓消釋盡此境余未能
道脈久不續中心竊自警掩卷嗒焉思兀坐忘夜永
研精慮貴深進學力務猛涌地百斛泉窮源必巨鯁
造之爲人功得之爲天幸首基伊維何紛華悉除屏

日月雙輪奔倏忽已滅景撫躬益精進靈臺光罔罔
情田長夏苗心地鋤荒梗培養期中實省察防外騁
貫通於一旦奚事更端請

胸藏一慧珠可使燭愚暗手揮五彩毫可使補疑滅
足立萬仞巔可使吳越瞰目具千古識可使軒冕澹
優游性道涵洗滌風雅濫囂囂常自得不計名久暫
達則下水船風利不得纜窮則等身書蟲魚日校勘
問君才幾許試傾儲酒甌

吾宗長爪生七齡賦高軒雲夢吞八九氣勢黃河奔
神工運鬼斧輪般噤不言虬龍噴墨雨灑落硯池前

逸韻可以佩奇氣可以餐攫身摘屈豔蒼爲昌谷編
編中驚人語一可抵百千始爲奉禮郎索米憐寒酸
玉樓召作記長向冢中眠乃知卓犖士以才天其年
山谷詩橫絕一吸西江乾拗節含古姿球琳與琅玕
語語見佛性以筆爲蒲團造句若天成韻險體自安
傷哉涪州謫旁觀淚汎瀾軒睡不自戚行囊一詩丸
放歸鬢髮蒼吟聲動征鞍

古人不復作今人無同聲舉世重標榜淫哇亂聰明
雕蟲雖薄技根柢在真誠實茂華乃固器小量易盈
所蓄貴雄厚腹中十萬兵大椿與朝菌一枯一長榮

卽物悟至理浮躁慎莫令

巡簷獨惆悵今宵月色好落葉亂打頭繞砌鳴蟀早
涼颼颼然至物化固難保忽聞笛韻發清商摧枯槁
今是知昨非成虧卽大道

感興六首

瑤臺耀清彩寒月幾千里置月冰壺中淨洗蟾蜍髓
姮娥搗靈藥顧影嬋娟美飄然曳輕裾招我廣寒裏
我欲登飛車上橐雲中履羽化不可期魂魄冷於水
昔我約仙侶攜手游太空白雲換塵骨冷然思御風
黃鶴快一舉直上摩蒼穹中道若回首毋乃非英雄

託身既湫隘翹首馮夷宮弱水戲濯足扶桑高挂弓
涼颺振四壁啾啾鶴鳴悲宵長不能寐百緒紛中馳
披帷覽明月夜氣清明時逐往事已誤警來心孰知
空寒出古慮懍默以自持

結交竟何爲太息難復言雲雨互翻覆變態且萬千
今人非古人託意徒纏綿神女游漢皋珮解雙珠圓
洛川步羅襪朝霞映日妍精誠偶一合奚啻千百年
歲華水流速憂心石壁仄抱疴醫無人知非救有術
紛馳十餘年斂退始今日世人樂外營達士懼中忒
黽勉最前修神明冀充實

昔有素心子抱袂時相隨今昔既殊勢惻惻令心悲
空蘭變蕭艾灌溉無能爲此地非京洛素衣胡乃緇
古人乞食者問君君豈知

昆蟲十詠

蝶

暖日蒸花氣矜春逞豔妝橫金偏嫵媚傅粉自清狂
晝永酣尋夢風微輒趁香翩翩渾不定端爲惜流光

蜂

大義君臣重辛勤日兩衙積香成世界工釀度韶華
假子春分粟真王曉課花專房腰競細豈獨楚宮誇

蟻

百萬驍騰眾丸泥託奧區資生勞負戴立國講征誅
應雨陰陽協旋天日月趨胡爲慕羶味也效世人愚

蝸牛

負性甘卑溼游蹤每避喧頻紆雲母肉亂織水精痕
破壁苔紋古殘碑雨氣昏居然身左右蠻觸自乾坤

螢

微火初秋見輝輝喜夜晴疏簾能出入小草亦光明
暗度流虛白高飛點太清自從隋苑散長趁讀書聲

蠹魚

誰復知魚樂游行此大觀以書爲性命於古得波瀾
粗涉千篇易遙傳尺素難叢殘殊厭飫枵腹笑儒冠
蟲

入幕驕烏噪晴雷徹夕聞殉貪生爲口成市氣如雲
幻界容巢睫香魂怨露筋夜來詢小字羞殺薛靈芸

蟬

豈惟尸解異辟穀亦仙流振羽金波夜耽吟白露秋
祇堪同鷺笑何事共貂愁沆瀣清霄滿紅林足冶游
蟋蟀

壁立誰爲侶淒淒夜未央浮生三徙宅暮歲一登堂

氣盛常思鬪音清自中商最憐風露冷少婦急流黃
蠅

薄暮空階寂孤行喜就陰屈伸雖有迹出處本無心
候應金風肅生資土德深當前求易足樂性且長吟
光緒十五年正月舉行

歸政典禮

懿旨賞家大人用紫纒異數也獻詩恭賀卽用蕢齋
先生原韻

據鞍矍鑠氣猶雄會見垂鞭 紫禁中令典敢希宗
胄制中興還念老臣功 詔承丹鳳恩榮被轡勒青

驄德望崇惟祝

聖朝長偃武衮衣坐鎮播 皇風

壬午秋闈偕李少卿余鳴卿兩茂才應試一子下第
余亦報罷以詩慰之兼以自解

丈夫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空走長安道桂香天外
不可攀落魄青衫賦康了蹉跎臨鏡白髮新策足要
津苦不早或云斯文無定價主司冬烘笑頭腦豈知
伊古著作林逮今作者亦矯矯沈浸醲郁火候全三
寸不律非草草當其下筆蠶食葉欽嵒磊落文心狡
細者鏤劃骨入筋深者爬搔拳透爪大者千里黃河

奔長者游絲萬丈裊勁者犀角攪水分柔者純鋼隨
指繞正者首尾率然動奇者枝頭倒挂鳥多則萬言
少百篇獨往獨來無所撓才識夔絕器量閔豈復鯁
鯁論懷抱名世之人命世才靈秀鍾毓由大造達而
經緯事非常窮卽囂囂何懊惱我志抗希第一流庸
夫俗子皆堪藐曠觀千載聖賢士放寬眼孔世界小
歌成搔首欲問天箇中氣象君尋討

二十自壽

天教奇氣鍾一身世味不敵道味真磻落此心鮮知
已膠擾俗事且讓人才識抗希陳同甫位置竊比蘇

頽濱焚香高吟養生主冰魂玉骨秋水神

赤青歌

用昌谷秦王飲酒韻

赤龍搯天飛四極燄山騰騰失空碧夸父鞭日叱咤
聲絳血怒灑神仙平祝融火帝蚩尤星縱橫旗幟響
棖棖銀漢玉女來吹笙石霧金電颯沓行火樹杈枒
天下明青霓噤口不報更守門玉狗鬪猙獠斗樞稽
惑告上清巫咸醉舞紫霞觥靈臺百尺燭煙輕綠章
封奏淚泫泫

少年行

少年意氣何豪雄擎雲喝月噴彩虹長庚入夢兆李

白棄繻冷落嗤終童腹中奇書十萬卷隱隱鱗甲蛟
龍見提筆擲地光燭天大冶躍金千百鍊堅都已去
孫陽死皮相安知天下士空令駿足泣途窮酸風激
淚射眸子潦倒栖遲一尊酒填胸磊塊大如斗酒酣
耳熱叩缶謔富貴功名亦何有不須朱紫佩金魚被
褐昂然偉丈夫文字由來造物妒何論身後虛名譽
忽忽歌效玉川體眎鏡江世兄

忽忽歌可奈何決滂太昊中變態乃爾多有志不肯
降齷齪簧舌劍腹交厲摩從來朋黨立門戶雞蟲得
失爭么麼吾不知蒼蒼者司何職昏聩曠昧迺使鼠

輩激亂萬古之洪波無無子空庭行悲從中來不能
禁生何以樂死何以苦三千世界一粒黍吾不以生
爲生以死爲死今世不得限我以斧鋸吾能生卽是
死死卽是生今天不得限我以命數亦何所樂亦何
所苦石中發電火水上飄浮漚起滅刹那閒安能長
久留人生軀殼猶如此胡爲自身作馬牛幸而得其
志揚揚意氣高山邱不幸失其志瑟縮逼蹙如楚囚
所爭不過百年內終須委悴土饅頭吁嗟乎盤古開
闢十二萬載鶻突奔輪轍一周七尺之身尙難保安
論名利有與不古稱三不朽德功言同科身死虛器

在毋乃誘入罔本來真面目須臾莫放過餘事皆履
幻不足寘心窩忽忽可奈何

苦晝短

李長吉有苦晝短行詞意悽惋然非達觀之論余
就其意而推廣之既鏡江白三曦之程二

苦晝短一日一晝百年一晝千萬年一晝碧翁手握
生死權凋蘭折柳催華年人生世上當知生非生死
非死無生無死無無生無無死乃可謂達觀之士長
爪生淚涔涔苦晝短憂思深君不見天維崩地柱折
媧皇煉石斷鼇僅能補其缺又不見日食月食羲和

望舒瞠視無策何況人生非金石曷不及時且行樂
席飲北海箕踞南山卽生卽死如來法生寄死歸南
華經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虛名尙且有死日安論髡
髡七尺身

感興八首

世事茫茫大水濱全憑定力渡迷津本來面目真三
昧休問生生未了因

一盃明月繫遙空盈缺須知造化工悟得乘除真妙
諦五千年史總雷同

何勞丹汞換凡胎人世由來似劫灰著處俗緣能解

脫此身奚啻在瑤臺

塵海中人喚不醒黃梁一夢自沈冥功名富貴皆身
外底事蚩蚩苦役形

萬事紛營爲此軀電光一瞬四虛無黃庭一卷胸懷
澹詎被浮名濁利驅

百年事業刹那閒莫把當前付等閒心外有身身外
物要留不朽在塵寰

領會胥由見地高三生智慧屬吾曹丈夫有志終成
就莫任昏沈似醉醪

名情利味讓人先活潑天真善自全看得通時行得

徹逢源左右樂陶然

夏日卽事

雲捲奇峯疊疊奇空庭早已怯炎曦筠簾似隔一重
霧薤簟橫生八尺漪最好微涼延北牖頓思清讌到
南皮開軒自覺多閒做眺遠居高此亦宜

燕語鶯啼爲底忙春來忽忽去堂堂多情欲哭殘花
落作態生憎脫絮狂爲辟塵埃頻灑掃愛看圖畫足
徜徉盆池幾葉芙蓉出引我幽懷到碧湘

閱盡人情真賞希疏慵合飽故園薇陳編儘有益師
友俗論原無真是非性僻拚遭河曲笑心閒久息漢

陰機呼童抱甕澆花徑一角西檐落晚暉

翛然不覺久離羣寂處心情澹似雲竹院焚香風易
度蕉窗倚枕雨先聞病多本草繙都熟暑渴清茶飲
亦醺自笑日長消底事詩魔卻與睡魔分

瞥見新篁盡放梢綠陰一片壓檐茅爪牙當路憎蛛
網門戶依人陋燕巢老病死難先事料琴書酒肯暫
時拋夜深涼月猶當戶此是生平耐久交

顧此頭顱百念灰又看日影過庭槐倦凭木榻學僧
定靜掩蓬門爲客開蘭有幽香時一至蜚無宿約忽
雙來眼前逸趣何曾少不待山中更翦萊

沈酒休浮河朔樽號呶轉使寸心煩遣愁良法惟開
卷卻熱奇方是閉門百尺梧桐堪作幄四圍薜荔自
成垣幕天席地吾方適寄語諸君漫入禪
接屋疑牽岸上舟此中偃仰百無憂人生原自多磨
蝎野處何妨學飯牛蒼白慣看片雲幻輸贏又報一
枰收冰丸風鮓無庸設胸次蕭然本似秋

讀三國志有作

並序

暇讀承祚所志每歎海宇分崩甚矣三國之季人材
輩出過於兩漢之時披簡神交執鞭心慕亦有才爲
行掩名與實乖取鑒前車彌傷破甑綜其得失略備

勸懲推類可知擇言必雅庶幾蜀爲正統願同朱子
之編年我思古人竊比太冲之詠史云爾

昭烈帝

將相俱垂萬古名堂堂巴蜀接東京一隅割據無全
勢兩字梟雄亦定評借地艱難龍久困中途蹉跌鳳
虛生不材自取言何遽付託由來貴至誠

魏武帝 文帝 陳思王

回首漳臺日暮雲淒涼廢瓦枕斜曛驚人詞賦三才
子屈指英雄一使君堂構相承惟好色壘篴別調尙
能軍若逢漢室興隆會兩世都應建大勳

吳長沙桓王

輕身豈昧垂堂戒，颯爽英姿壯志存。
名士望塵爭乞命，強藩俯首敢稱尊。
仇讎未報心先奮，兵刃初交氣已吞。
紀律森嚴民不擾，至今廟食徧江村。

吳大帝

濟濟羣賢入網羅，石頭形勢鬱嵯峨。
少承兄業英風滅，老受王封暮氣多。
晚景自娛新袞玉，盟書空指舊山河。
龍蟠虎踞成何事，東去江流付逝波。

蔡邕

修成慧業亦前因，曠代才高孰比倫。
萬里飄零悲愛

女三臺周歷本王臣虎賁尙想平生契蠶室難留後
死身縱使他年求著述遺書恐有甑中塵

孔融

自公之死賢才盡遺老都爲佐命臣百鍊千將拚挫
折一樽濁酒見天真大兒肯與修同傳薦主翻令禰
殺身淒絕覆巢完卵少童年識鑒已如神

袁紹

長揖橫刀亦壯哉中年得意走風雷公孤卿相高門
重燕代幽并霸業開勢頗富強人不競貌爲豁達性
多猜九原應悔貽謀誤愛子頭顱萬里來

田豐 沮授 審配

幕府高才海內欽吾謀不用淚沾襟大河以北英奇
萃四世相承恩誼深忠義捐軀宜合傳賓僚失計不
同心圍城伏弩知多少斷鏃摩挲戰血侵

劉表

青徐兗豫各連兵坐鎮雍容見老成妻子情深無遠
略交游名重只虛聲不爲晉鄭慚同姓如此山川怯
用兵廡下有人生百感登樓極目涕縱橫

呂布

天生材武合匡時去就偏如不定棋縱恐傷人擒虎

急饑方依我飼鷹遲關中火怨重瞳子階下囚嗤大
耳兒部曲猶堪爲特將他年淝水擁旌旗

臧洪

捧槃歃血眾心傾后土皇天鑒此盟虛譽肯儕三邑
長義聲能合五州兵煮筋自守孤臣節瞑目難忘故
主情舊友馳書何所用翩翩詞翰誤生平

管甯

二三豪傑乘時起素履幽人獨愛閒冰雪心清棲北
海雲霞節峻抗西山元纁白璧朝頒詔阜帽單衣晝
閉關五十餘年容膝地肯留蹤跡在塵寰

諸葛武侯

草廬若不邀三顧甘向隆中臥白雲制主東行思孝
直出師北伐誤參軍數升食少心肝奉兩表詞陳涕
淚紛失笑書生工竊比手揮如意太紛紜

龐統

冠冕南州望漸隆獨垂青眼笑談中英賢難屈耒陽
令謹慎稍殊諸葛公天下善人宏獎亟江東奇士智
謀同此才如緩須臾死坐鎮荆襄勢更雄

趙雲

從容風議見忠勤卓識非徒將一軍若論仇讎先國

李章傳遺集 卷一
賊屢從危難翼儲君蜀中田宅無私產身後旂常再
策勳萬弩無聲鞞鼓震卽論膽略已超羣

姜維

戰伐頻年志不磨諸圍撤備悔蹉跎禁中狐鼠黃門
貴閫外貔貅白骨多蜀道雲深齊解甲虞淵日落尙
揮戈老親珍重當歸寄遠志難酬奈爾何

荀彧

滄海橫流盜賊侵褰裳往就義堪欽生才亂世無庸
福效力私門豈素心決策頗憐趨府早采薇悔未入
山深到頭一死差堪諒勸進何人筮盍簪

田疇

富貴何曾解逼人稜稜清節照千春窮邊險要輿圖
志敵履功名草莽臣山谷沈淪自巢許鄉村嫁娶似
朱陳攀龍附鳳尋常事但報仇讐願已伸

華歆

拋卻黃金色不怡豎儒眼孔忽迷離人材難繼君厨
後華士欣逢禪代時少附清流邀譽早晚貪侯爵受
封遲山陽尙許全軀命終是諸公善護持

虞翻

求賢自詡野無遺公竟飄蓬事可知作宦十年留諫

草投荒一老作經師夢如白鳳文能吐死有青蠅吊
亦癡莫恨南方多瘴厲天教絕學播蠻夷

魯肅

吳蜀相爭曹坐大獨居深念幾沈吟欲扶漢祚惟同
力卽借荊州亦苦心素志祇應諸葛喻合謀直可老
瞞禽將星隕後貪夫進同室操戈感不禁

周瑜

布衣投契最知名慷慨登壇眾所驚縱火燒兵真將
略指困贈友古交情素心晨夕醕醪味入耳宮商奏
曲聲死尙薦賢爲國計拳拳遺表義分明

張昭

後來英俊漫同論拜母升堂夙好敦
通表頗慚人乞食恃恩忍使主燒門
丹鉛不輟真勤學齒爵能兼信達尊
如此老臣慳作相可從星象望台垣

陸遜

負重都從忍辱時半生養晦得名遲
臨戎頭白慚年少報國心丹恃主知
討逆功名傳快壻行軍韜略付佳兒
如何末路乖恩義無信讒言願誦詩

讀蘇秦傳

人世炎涼原見慣誰知勢利到家庭
男兒激起功名

念季子歸來齷齪形六國相臣三寸舌半生學術一
編經郊迎二老虵行嫂變態何堪眼白青

相地

自尋荆棘踏榛蕪託始周官墓大夫但卜高原無白
蟻休將邪說信青烏王侯貴豈邱陵致窀穸期甘禮
制逾若輩子孫盡貧賤佳城胡弗自身圖

相術

薪傳爭祖九方歎別派支流說更新不信升沈憑骨
格須知建樹在精神虎頭燕頤封侯相蛇掌鳶肩佐
治臣竟把貴人擬禽獸何如貧賤尙吾真

蠓磯懷古

在蕪湖西南大江中上有靈澤夫人廟相傳蜀先主孫夫人葬此

惠陵西望認依稀孤冢荒祠共此磯
萬里山川思故國一江風雨黯靈旗
仲謀涼德偏迎妹阿斗辜恩未
諡妃難繼甘吳同穴葬傷心失計是東歸

肥水懷古六首

教弩臺

在合肥懷德坊明教寺魏武於此教疆弩五百人以禦孫權權船

隔河待架千鈞弩演陣先登百尺臺
不羨穿池教水戰直思捍海射潮回
將軍老去瑀弓瘞鐵佛迎歸寶
刹開唐大厯間得鐵佛刺日暮秋風吹敗草
蕭蕭尙帶箭聲來

青陽山房

在合肥東南余忠宣於此躬耕
養親卽田舍置經史釋耒卽讀

養親築屋傍山隅輟耒觀書意自娛耒作忠臣先孝

子豈知野老卽通儒南陽亦有躬耕士危素宜充守

廟夫夙願他年虛講學

公出仕後不忘其初乃加葺
其屋儲書於中冀宦成之後

與里中子弟朋友講學於
此始有青陽山房之名

數椽無恙鳥相呼

飛騎橋

在合肥明教寺東孫權爲
張遼所襲躍駿馬得免

上津橋已斷長虹突出重圍倉卒中他日龍蟠綿國

運今朝駿足是元功垂堂竟味千金戒躍馬俱稱一

世雄英主能邀天默佑可憐雕不逝重瞳

香花墩

在合肥南城外包孝
肅讀書處今爲祠

名賢遺址競停車一角荒墩幾樹花祠廟難忘留像

處

祠中藏公畫像

子孫仍是讀書家

明宏治間宋太守鑑改城南梵宇為包公書院

命公二十四世孫大章讀書

忠誠始信池魚格

祠前有池

其中對岸則公之後裔家焉

產鯽尤美非包清潔堪同雪藕誇

池中又生藕潔白勝於他處

地

下閻羅屬公否夜深疑聽鬼排衙

別虞橋

在合肥城東相傳為項王別虞姬處

漢軍歌罷驪歌起莽莽千秋橋尚存銀燭雙行將進

酒紅妝一劍解酬恩離筵難忍虞兮淚芳草如招楚

些魂幽恨惟餘一谿水至今嗚咽向黃昏

箏笛浦

在合肥后土廟側魏武載妓船覆於此漁人宿旁猶聞箏笛之聲

歌絃舞袖昔沈淪寂寂芳魂問水濱夜靜玉龍猶有
韻春歸銅雀已無人分香羞巧奸雄寵鼓瑟難隨帝
女塵鐵笛銀箏何處覓綠波南浦自粼粼

詠金陵四十八景

莫愁煙雨

湖在三山門外昔盧莫愁家於此遂以名湖鍾阜
石城橫亘於前江外諸峯遙相映帶荷亭消暑柳
岸迎風攬勝者至是歎觀止焉

煙雨江南三月春鬱金

鬱金堂

已舊勝棋

勝棋樓

新滿湖

多少佳風景半屬英雄半美人

祈澤池深

在府治東南三十五里山高五十丈周四十里宋時法師結庵於此講法華經龍女聽講法師曰可開一泉乎後數日清泉湧於庵南今爲龍女池祈雨頗驗

年年秔稻祝秋成炷罷心香聽雨聲怪道江南荒歉少送泉龍女尙多情

長橋選妓

在府治東南二里文德武定二橋之間鷺峯寺側今東花園是其故址雖無復舞榭歌臺之勝然柳

煙春媚蘆雪秋飛雉堞近環鍾山遠轟尙爲尋詩
佳境

一經題品對人驕粉黛風流盛六朝萬柳垂隄無恙
綠繁華何處覓長橋

謝公古墩

在府治西北五里乾河崖上永慶寺前風景最勝
冶城清涼諸山四面環遶唐李白將營園其上宋
王安石作屋其閒各有詩紀事

此山祇合住英雄百代繁華望眼空王屋李園徒擾
擾到今墩姓尙隨公

花巖清興

在牛首山東南懶融禪師卓錫此巖雪中開奇花
二枝且有百鳥獻花之異故以名巖巖外建留雲
閣芙蓉亭游山至此可以息慮洗心而回首林巒
殿塔又如一幅畫圖也

花自繽紛鳥自呼巖閒石亦點頭無游人小憩頻回
首殿塔林巒入畫圖

幕府野遊

在府治西北二十里晉元帝初渡江丞相王導建
幕於此上有仙人臺虎跑泉今稱爲石灰山李子

岡至崇化寺梅花水地幽境僻游蹤罕到然濱江
一帶古蹟猶存

可憐南渡竟偏安遺恨新亭淚未乾今日荒山昔日
府有人憑弔大江寒

憑虛遠眺

閣在雞籠山倚崖結屋虛敞無少障蔽山雨一來
琳瑯驟響如置身雲霄之上明洪武時建有施食
臺望湖亭山之岡綿亘十廟各據一壟相傳晉有
四帝陵寢在山之麓

憑虛攬盡湖山勝此閣登臨豁遠眸王氣銷磨無限

感荒煙數點晉陵秋

幽棲閒吟

法融禪師延陵人也入建康牛頭山幽棲寺北巖
之石室宴坐觀心有百鳥獻花之異虎狼圍所居
四祖攝度之今寺尙存遊山至此小憇閒吟清興
正復不淺也

蓮花坐下虎狼馴古寺幽棲物外身未識何年飛錫
去尙留佳境付詩人

珍珠浪湧

橋在宋行宮後今成賢衝陳後主泛舟於此雖年

湮代遠而新水如油遠山似黛猶令人低徊不置
輕搖畫舫到珍珠地小迴旋僅一隅他日江都來殿
腳阿麼遠略勝黃奴

木末風高

亭在聚寶門外雨花臺側係明季所建萬山重疊
古木森森最稱幽寂後人建方正學先生祠於此
陰陰古木一亭幽此境惟宜作雅遊更喜祠鄰方正
學名人勝地共千秋

報恩寺塔

在聚寶門外吳時有康居國異僧來長千里結茅

行道能得如來舍利孫權建塔奉事之此江南塔
寺之始梁名長干宋改天禧明永樂復建爲報恩
寺其塔最高金碧琉璃燈火照耀今付之劫灰矣

浮圖九級報誰恩膏血塗成金碧痕道行南廊遺像

在南廊僧舍舊存姚廣孝像袈裟何處覓皇孫太祖遺篋內袈裟度牒各物俱備靖

難兵至建文祝髮由鬼門出亡

永濟江流

寺在府治東北四十里高壁插天玲瓏奇詭山腰
嵌置臺殿女牆之外俯臨大江魏文帝所謂天限
南北者此也

漫將天塹大江驕斷鍊依然鐵半消

舊橫江鐵鍊在焉

成敗

興亡多少恨那堪古寺聽寒潮

樓懷孫楚

樓在城西李白玩月於此達曙歌吹日晚乘醉著

紫綺裘烏紗巾與酒客數人權歌秦淮往石頭訪

崔侍御有五古紀其事

孫楚高樓李白登權歌一曲醉管騰烏紗紫綺人何

在拾級惟看皓月升

臺想昭明

在湖墅鎮梁太子讀書處中建高臺突兀雲表庭

宇閑敞樹木蕭森稱勝境焉

四面嵐光萬卷書凌雲浩氣此仙居名樓文選同于
古忍說臺城已廢墟

達摩古洞

在幕府山之側可瞰長江巖洞深邃曲徑繚繞梁
武帝時達摩祖師偃息於此至今猶名其洞云

不棲同秦梁皇寺此地偏成安樂窩洞口閒雲自來
去可知淮北哭聲多

神樂仙都

觀在明紫禁城東南爲郊廟習樂之所今駐防城

有真武行宮卽其遺址其地殿閣參差樹木叢茂
長夏避暑其中亦復得少佳趣相傳建文於此行
遯事載遜國錄

歸然彷彿魯靈光殿閣森嚴露粉牆微服他年從閒
道空令龍種泣高皇

雞籠雲樹

北臨後湖蕭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聚名僧談佛
法明建觀星臺皆在茲山

已開藩邸聚縉衣更築靈臺望紫微雲樹蒼茫王氣
盡祇今惟有野禽飛

牛首煙嵐

在府城南二十里山有二峯東西相對王導名之曰天闕連接祖堂獻花巖諸山惟含靈閣獨踞奇勝

廢宮芳草自年年望斷晴嵐欲暮天惟有青山雙角在依稀尙帶六朝煙

長干故里

在城南聚寶門外江東人謂山隴之間曰干一出城垣山岡綿衍從安德鳳臺二門徑道迴環寺宇銜接至平曠處民居稠密故相傳有大長干小長

三、集仙道集 卷一
干之稱唐人詩多詠之

大長干接小長干殿宇相望亦壯觀綠野人家千萬
戶子孫誰是晉衣冠

三宿名巖

在府治北二十里靜海寺內基本江沙漲溢之地
爲江濤衝激山石嵌空玲瓏如鬼工虞允文破金
軍於采石磯回舟泊巖下三宿而去故名

將軍橫槊大江東破賊回舟此慶功太息江山非趙
氏名巖終古說虞公

化龍舊地

亭在幕府山晉元帝渡江有馬化爲龍之謠因以化龍二字名亭云

龍飛瑞應亦徒然
鼾睡江東一百年
獨喜建亭在佳處
任人高臥看江天

來燕名堂

在城東南烏衣巷乃王謝故居堂上匾曰來燕歲久圯廢馬光祖撤而新之今則舊日烏衣未知歸於何處感慨係之

堂上已無王謝客
堂前燕子尙來歸
情深故主難拋卻
羞向他人門戶飛

清涼問佛

在石頭城內南唐名清涼道院山頂有翠微亭至
今尙存登高眺遠南北諸山如在眉睫

臚指井畔招提起油壁香車禮佛同不是清涼真世
界禪心何處問如來

天界招提

在聚寶門外與碧峯能仁二寺鼎列元朝爲龍翔
寺明初改名天界中有二十六庵地旣深邃僧亦
精戒律凡參不二法門者當首屈一指焉

山川勝地好參禪二十六庵相接連宵靜鐘聲澈三

界幾疑身入夜摩天

佛書有夜摩天宮殿

鷺洲二水

在府治西南史正志二水亭記秦淮源出句容溧水自方山合流至建業貫城中而西以達於江有洲橫截其閒

曲曲秦淮向江注孤洲橫截水之湄縱然兩道分流去自有東西復合時

鳳臺三山

在府治西南其山積石森鬱濱於大江三峯排列南北相連故號三山

三峯天外送青來野寺蒼茫古鳳臺靜對蓮花參佛
性何須跨鶴訪蓬萊

石城霽雪

在府治西南吳孫權於江岸必爭之地築城因石
頭山塹鑿之陡絕壁立當時大江環繞其趾今河
流之外平行如砥居民繁密十數里始達江岸陵
谷變遷可慨也

斜陽倒射雪光寒山徑晴泥尙未乾舊日薜蘿蒼翠
處屏風幻作水晶看

鍾阜晴雲

山在府治東北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盜於此吳大帝爲立廟封曰蔣侯遂名蔣山自梁以前琳宮碧宇凡七十餘所後爲明太祖孝陵禁地御陵獨踞龍岡背碧宇琳宮擁四陲數朶紅雲高捧處已非金殿早朝時

商飈別館

在蔣山西南齊武帝建元登之以宴羣臣周圍數里中有梧桐數本高丈餘清秋未霜青翠可愛唐褚登善讀書於此又名桐葉山房

秋光亭館且徘徊記得當年菊宴開松柏猶存六朝

樹西風禾黍不勝哀

甘露佳亭

向在覆舟山俯瞰元武湖陳時因甘露降而建舊
跡無考

茅庵竹榭瞰平湖昔日宮亭迹已蕪靜吸荷香三十
里何如甘露灌醍醐

秦淮漁唱

在府城東南二里其水之源有二一出自句容華
山一出自溧水東廬山

新歌豔煞杜韋娘紅板橋低泊畫航漁笛數聲楊柳

碧繁華世界已清涼

天印樵歌

在城南四十里高一百十六丈周二十七里四面
方如城故俗名方山秦始皇鑿金陵因斷此山上
有石龍池下有葛仙翁井雜樹不生亦一奇境也
已放瑯琊鞭海石更疏淮瀆鑿方山祖龍叱咤今何
在日暮樵歌自往還

冶城西峙

在府治西南二里舊爲吳王鑄劍地謝太傅與王
右軍同訪冶城悠然遐想有超世之志焉右麓爲

卞忠貞墓前爲朝天宮道院今改爲江甯府學
吳王霸業付蒿萊古劍銷沈鐵亦灰一抹斜陽明滅
處更無虎氣壓城來

北湖煙柳

在太平門外一名元武湖宋元嘉末有黑龍見於
後湖齊武帝時又號昆明池周圍四十里中有五
洲植楊柳芰荷之屬春秋佳日勝境留人

雨雨風風送好春波光如鏡柳條新眉痕纔展煙痕
鎖愁煞湖邊喚渡人

東山別墅

在府治東南三十里一名土山晉謝安築之以擬
會稽之東山嘗與客圍棋於此又嘗挾妓游山流
連終日試一登覽遠山疊翠古木含煙頗饒野趣
經營別墅偶幽棲身在江南心會稽爭說圍棋能卻
敵誰知天意厭秦氏

靈谷深松

寺在鍾山南梁寶誌葬獨龍阜卽其處洪武時建
梵王宮殿上有八功德水琵琶街鼓掌則聲若彈
絲山徑萬松森立如入畫圖劫後存者稀矣

梵王宮殿長蓬蒿滿壑松聲尙怒號欲撫瑤琴彈別

調亂山徑裏聽秋濤

棲霞勝境

在姚坊門外山多產藥可以攝生故名攝山南史
明僧紹居此舍宅爲寺有千佛嶺天開巖諸勝俯
臨大江雲光映帶以棲霞名之誠不虛也

誰建霞標向日邊詩情畫意早秋天攝山自有長生
藥不用蓬壺別訪仙

星岡落石

在府治西北九里梁王僧辯連營立柵以拒侯景
於此李太白以金貂裘換酒村舍亦卽是處

羅胸列宿久縱橫擲地猶成金石聲莫問迂倪與顛
米醉鄉夜夜伴長庚

燕磯遠望

自江中望之如神山與宏濟寺對岸相望翻江石
壁勢欲飛動者燕子磯也

危磯矗出俯寒流終古佳名燕子留秋去春來無恙
在何人垂釣傍江頭

獅嶺雄觀

在府治西二十里高三十六丈周五里形如獅子
以是得名南有紫竹林禪院顓愚和尚至金陵始

建郡守陳開虞修造一閣一亭勒石紀事
霜林落後勢孤蹲虎踞龍蟠未足論儘許顛愚成佛
去不容獅吼獨稱尊

青谿九曲

在太平門內吳開東渠名曰青谿其流九曲通潮
汎以洩後湖之水發源鍾山接於秦淮由南而西
徑武定鎮淮諸橋夏秋之交遊舫如織今谿流漸
淤而地曠波清竹樹夾岸令人心目俱爽

清渠曲折水悠悠楊柳陰深荷芰秋艇子彎彎何處
去南流纔轉又西流

赤石片磯

在南門外東二里枕濠面郭本與周處臺相連楊
吳時築城鑿濠中斷爲二陂陀高下茅屋參差昔
有榴花數百株每當夏日丹綠掩映今惟石尙存
與朝霞爭綉耳

危磯東望對斜曛一片雲光五色紋有女臨波方濯
錦流霞妒殺石榴裙

雨花說法

在聚寶門外據岡阜最高處梁武帝時有雲光法
師講經於此感天雨花故以名臺臺上淺草如茵

無一雜樹中有永甯泉清冽可飲

孫公說法已離奇不信雲光幻術施我願上天常雨
粟臺城尙可救朝飢

嘉善聞經

在府治東神策門外三里入寺曲徑通幽殿後巨
石壁立偈仄之處仰視天光僅露一綫上有石佛
觀音諸閣閣前一巨石中立石上復建一亭由旁
徑以達石梁曲折皆通尋幽之奇境也今石尙存
而殿宇荒蕪矣

觀音閣裏昔聽經殿宇荒蕪野草青佛法果然移造

化如何怪石不通靈

杏村沽酒

在江甯縣治西與鳳凰臺接壤舊有古杏林立游人鱗集後漸摧折爲薪過者惜之惟南市芳園棋布其旁猶有廢址可尋

舊尋芳處杏花新有客提壺欲買春煙雨江南二三月牧童何處指迷津

桃渡臨流

在秦淮河上因王獻之妾而得名桓伊邀笛步去此不遠昔年游舫鱗集笙歌達旦想見昇平盛事

今則碧水依然無復渡江之楫矣

吹老蘋花鯉信稀歌絃猶是麗人非祇今惟有秦淮
水曾送當年姊妹歸

龍江夜雨

在儀鳳門下關一帶晉元帝與西陽等五王於此
渡江有一馬化龍之謠故名龍江其地面江背郭
估舫雲集風帆沙鳥吐納萬狀雨夕則波濤洶湧
潮聲與雨聲相和景尤幽絕

一葉扁舟泊石城鯉魚風送夜三更可憐驚斷還家
夢半是江聲半雨聲

虎洞朝曦

在府治東南四十里出高橋門外洞不甚寬而羣
山環立雲光吞吐近洞有宮氏泉洞外一庵竹樹
掩映土地平曠游人至是憩焉

萬綠叢中一洞尊羣山環拱虎雄蹲結庵無意居形
勝坐看紅雲捧曉暎

讀晉書樂府二十首

封諸王

曹氏孤立喪其鼎司馬鑒之樹屏藩宗子維城本古
義謂資夾輔庇本根奈何變故出肘腋八王之戈操

同室內難未平外患起人謂事由封建始豈知利害
互相倚君不見渡江一馬成龍蟠百數十年稱偏安

撫御座

前星黯澹夜無色帝座搖搖扶不得老臣憂國抱深
心醉撫此座稱可惜司馬稔惡世濟凶天將假手亡
其宗兒子不材兒婦悍三綱絕今四海亂

台星拆

司空首定平吳計羊杜之間論經濟如何末路昧先
幾天已垂象人不知牝雞聲大雌雉狂藥杵一椎聲
琅琅刃將在頸猶旁皇吁嗟乎功名醉人勝於酒不

然亦死賈后手

華亭鶴

三世爲將道家忌爲將亦須識名義以臣伐君究何
名興甲不過晉陽例若使殉難能死吳華亭鳴鶴聞
天衢不然見幾早歸里秋風鱸膾鄉心起鴻毛一擲
慚先人乃祖乃父皆純臣

五胡亂

五胡亂誰所使擾擾紛紛與晉相終始我謂晉之不
亡亦賴彼族種類多勢均力敵互吞噬不暇牧馬江
之沱假使併五爲一如金元區區半壁安能存連雞

之喻真名言

麩屑粥

斗米價值二兩金麩屑粥盡飢殺人忍恥出亡亦旦
夕較禪讓時尤艱辛號泣攀車輪此別魂更銷御史
中丞外死難何寥寥有晉由來賤守節堂陛相值如
泛交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宋儒來乃以致身之義
告天下

夜排牆

快哉一排牆不使若輩留餘殃破壞天下誰之責
顏勸進計良得虛名動四海歷仕爲三公不能謀又

不能死正宜誅殛同四凶惡雖除禍未止名士渡江
從此始

真丈夫

妾命薄嫁庸奴今夕乃見真丈夫磊磊落落高光匹
得侍巾櫛心先輸牀第之言不踰闕此語何由傳簡
冊下流所居甚其辭惡惡雖嚴殊近刻昔聞七子歌
鶉奔使臣掩耳不忍聞史書實繼春秋作胡乃播揚
及帷薄

侍中血

清談廢事國若狂衣冠脫略名教亡侍中臨難毋苟

兔松柏乃以歲寒顯不澣御衣留血痕誰謂惠帝真
童昏乾坤正氣留一綫惟卞忠貞可合傳

渡江楫

晉室東遷圖苟安但有儒服無將壇淝水之戰亦倖
勝圍棋賭墅相盤桓渡江擊楫誓清中原屹然一柱
支狂瀾鄰寇望風心先寒天假之年克竟其志何至
北伐之師皆爲禪讓計男兒立志遠大期壯哉起舞
聞雞時

折翼夢

桓公大節千古垂始終一致忘其私折翼之夢史所

不載當是譎語非實辭以公之才不世出又居上流
擁節鉞倘清君側舉義師較之敦峻禍尤烈中途欲
反旆老成自持重聞太真言若轉圜師克在和不在
眾力辭柄政退歸藩純臣心迹人尤難

麾羽扇

文人無用成畫餅出處况乃大節乖顧丹陽本負時
望從賊幾附逆臣傳匆匆反正嗟已遲白璧之白蠅
玷之臨戎徼倖恃一戰世俗乃傳麾羽扇

焚使幣

洛陽宮闕生荒煙父母之仇不共天腥羶污染及宮

三
卷
一
三
掖椎心飲血涕泗連無端遣使來修好我力不能敢
忘報卻使焚幣氣壯哉事伏之羞肯自召偏安晉宋
兄弟行此舉差比南朝強

蘇武節

歷陽內史從東來小丹陽空大桁開元舅倉黃不羞
走宰相委蛇居三台勤王兵來屢奏捷微服出城已
苟活臨事不決侍中癰事定乃取蘇武節

蘭亭敘

羲之經世才世但欽文人豈知具遠識鑒別超羣倫
北伐能直諫誓墓非空文心知充位多具臣乃以翰

墨韜其真蘭亭一敘不苟作沂水春風狂者樂

興學校

江左頻年小休息國子先生講儒術特開太學徵生
徒欲以絃誦安三吳老莊習尙成痼疾縉紳倡之匪
朝夕六經雖尊術不靈博士捐棄汗簡青沿及蕭梁
衍其旨戎服猶須講老子

達空函

洪喬不爲致書郵沈者自沈浮自浮名父之子貪爵
位乃以空函達權貴此函浮沈無足計譬如投之江
中一快意何必咄咄書怪事前因後果巧相尋天之

三書集卷之三
報施由人心

捫蝨談

張賓輔勒王猛輔堅中國不能禮豪傑乃令夷狄知
尊賢當時廟堂尙儒雅白袷烏衣競閑寫天生奇材
必有用肯以湮沒終草野賓也貧賤識者無二三桓
公樹立亦矯矯胡爲虛此捫蝨談

持牛酒

王師北指雷霆迅轉戰千里入敵境不圖此日覩官
軍垂白來迎涕泣併牽羊擔酒筐筐陳吾輩今復爲
王人奈何咫尺阻灞水所得三千餘戶耳

東海蒲

東海生蒲一丈長郡縣獻瑞天降祥況復羽翼得良
佐管葛治國相頡頏仁心善政膏澤布卽留鮮卑亦
大度伐晉一役眾所譏要亦天定非人誤嗚呼事成
則廟號稱曰高聖神文武惟所褒事敗則亦草竊耳
成敗論人古如此

題張楚寶江南第一峯圖

雲氣拂拂從空來六朝靈秀茲胚胎天生神物詎久
棄崛起不受泥沙埋此峯瘦皴有奇氣俯視諸峯岸
然異劫後沈淪三十年誰訂石交託深契張子風塵

善物色剔蘚剗苔辨深刻果然名下固無虛袍笏從
容爲君屈我披此圖感喟頻人生遇合皆前因不然
終守介石介空山風雨無居鄰

李襲侯遺集卷八

男國杰編輯

水雷

火具精良擅歐洲巧共推氣收天上電響震水中雷
鼓鑄資機器鑪錘借石煤鉛球沈海底木幹插江隈
不雨羣驚候如雲晚送纜波濤千丈湧霹靂一聲開
綫倩金絲引船教鐵甲摧煙光流隱隱雪浪走虺虺
人誤聞投箸軍還試有臺潭龍眠欲起幕燕戰頻猜
聽訝篙師去觀傳大帥來 聖朝勤武備氛祲息埏

垓

織女機絲虛夜月

賸有昆明石機難織女支夜涼虛對月春緒倦成絲
尙憶天孫錦會隨漢帝旗龍梭停上界鵲駕渺前期
曉露匏瓜怨秋風瓠子詞至今懸皓魄終古綰離思
星杼章誰報霓裳曲易悲暮碁聲不斷譜入杜陵詩

獨樂園

相業關天下家居返洛中有園容我獨無樂與人同
兄敘忘年愛兒襄訂史功青山連汝陝白日送熙豐
碩果三朝賸耆英一代空棋枰翻竹雨酒琖換花風
句忍題坡老碑徒感石工偏安江左地墩竟屬王公

野桃含笑竹籬短

花好籬深護殊妨野趣探竹高編卻短桃放笑猶含
犬吠茅亭北鶯啼篠屋南過牆千葉少樊圃二分參
淺暈紅經雨低窺碧映潭門維漁艇一客對虎溪三
馬背垂鞭折童心壓帽簷九重春色麗翹首沐

恩覃

人澹如菊

雅澹誰如菊司空鑑賞新此花無俗豔其品合高人
詩興時開徑秋心迥出塵清霜消粉澤殘月助精神
夕照籬邊影西風鏡裏身醉懷陶靖節騷思楚靈均

傲骨留真契繁華了宿因未甘常隱逸益壽祝 楓

宸

呼僮熨貼舊寒衣

舊衣猶在篋熨貼趁新寒幸得呼僮便應知作客難

觸屏渾欲倦展袖頓嫌單宿約殷勤記行裝次第看

綫憐鍼迹盡襟贖酒痕殘奉帚花遲掃鋪絲絮早乾

稱身宜改造細意且平攤何似依 温室承 恩挾

續歡

柳邊人歇待船歸

一水無邊濶臨流正待船欲歸人影亂小歇柳陰圓

渡口頻招手溪頭偶息肩隔江誰弄笛慘徑自飛綿
欸乃關心聽中須望眼穿斷橋紅板路孤擢綠楊煙
艣響迴波送帆痕別浦懸濟川能作楫蓬島列班
聯

九九消寒圖

待到輕寒日應逢九九消彩圖開半幅粉本畫連朝
染翰翻新樣圍鑪憶昨宵萬千春欲透八一數重描
算做齊東野疇分禹北條筆參天造化斗轉律和調
冷意從頭認韶光屈指饒番風來廿四淑氣徧晴霄
梅試初花在雪前

舊種梅猶在窗前問訊初試看花著樹不見雪盈除
作勢風如翦交輝月未鋤破煙新簇簇集霰故徐徐
皴玉寒微動霏瓊色尙虛胚胎胎流露後消息望雲餘
待到枝頭滿應教絮影舒朗吟高啟句杯酒樂相於
流丸止甌臾

於止知其止流丸理豈殊甌還名以凱瑩或謂之臾
脫手旋飛彈虛懷正仰盂四圍深鏤玉一顆亂跳珠
走疾如臨阪盤凹不向隅蠟封彌罅隙蜨轉費工夫
下就情無異中央勢遠輸 聖恩周六幕建極定

皇都

華月照芳池

清華真景色併入濟陽詩
照影惟明月含芳此曲池
流雲全吐後細浪不生時
蟾淨圓輝滿魚游小隊移
天容澄靄隸水面印玻璃
鏡彩平皴玉鞞紋淺蹙絲
一規銀皎潔四角碧參差
上苑光尤好簪毫拜

殿墀

簾外花開二月風

開窗花競放番信又春風
消息重簾外光陰二月中
鳥窺雕檻北燕睇畫樓東
鉤影微皴玉旛痕碎戛銅
四圍鈴索靜一樣剪刀工
桁角搖深綠枝頭顛淺紅

斷紋波欲活養豔雨無功多少懷人意詩成付短僮
青鏡白璧買芳年

最重錢兼璧能通造化靈易生惟髮白難買此年青
萬貫聯翩影雙環宛轉形交輝羅几案益壽卻參苓
償定金盈埒酬還玉滿庭快心操墨券換骨陋丹經
厚價空珍藏奇方駐綺齡遺山佳句詠珥筆侍 形
廷

一卷冰雪文

胸次澄冰雪倏然著作勤一編常抱卷兩字妙論文
語夏音難賞陽春調不羣鏤空花璀璨抽秘絮續紛

咳唾生奇想聰明淨俗氛雙清疑水鏡獨步運風斤
宋豔詞刪縛郊寒句誦芬何如蓬島上健筆自凌
雲

明月梅花共一窗

雍寒衾坐蕭然興未降有梅斜傍閣與月共臨窗
櫺外頻窺鶴籬邊隱吠羗鋤揮根種一紗薄影添雙
笛想高樓倚鐘憑此夜撞香遙來紙帳光欲暗銀釭
皎潔侵虛牖迷離上畫幃調羹逢聖世大筆鼎能
扛

拜孔揖顏

李青集卷之八
拜揖緣何異隋書禮志頌淵源遙溯孔德行首推顏
杖履簞瓢地堂階俎豆閒褒奇瞻聖域旅特仰賢關
壇畔升成肅齋前拱讓嫺折腰欽泗水抗手憶農山
萬世師如在千秋典不刪上丁崇祀事觀聽 辟雍
環

摘藻如春華

製錦成章後生華下筆時如春真絢爛此藻好裁摘
抒去探懷易生來著手宜蓬蓬驚豔摘簇簇宛條垂
葦甲添新意齋辛寫妙辭榮傳紅杏句麗仿紫薇詩
逸譽雕龍著祥輝吐鳳奇文章能報 國簪笏荷

恩施

簪花一枝

莫以科名貴而爲俗尙侵經憑千佛選花只一枝簪
春憶江南贈詩宜竹外吟鷓巢差彷彿雁塔快登臨
顧影輝蓉鏡飄香擬桂林爭看玉捧玉喜兆帶圍金
摘藻前番事調梅異日心温公芳躅繼珥筆荷 恩
深

賤尺璧而重寸陰

豈有連城璧而同徑寸陰詎知盈以尺不啻枉於尋
鵲抵名難售駒馳影易沈寶偏輕白玉價直抵黃金

縱識如虹氣難勝愛日心輯徒虞代貴惜共夏王深
色訝懸黎短光驚累黍侵宸衷勤懋德宙合悉輸

琛

四月清和雨乍晴

四月剛交夏清和淑景呈最欣逢乍雨卻喜放新晴
麥氣黃雲盡秧歌綠野耕前谿涼吠蛤早樹暖嘯鶯
節候寒溫並光陰醞釀成林泉修禊境夷惠化人情
客舍緇塵浥山村翠靄橫依旬占聖世海宇頌

昇平

味道之腴

賓戲班生演蘭臺號碩儒能知書有味始得道之腴
賸馥探經笥奇芬滿說郭英華含咀未腸腹拄撐無
吐棄皆糟粕肥甘比豢芻留芬宜口悅領趣漫心粗
饜飫殺珍共涵濡寢饋俱掄才逢 聖世膏澤徧寰

區

呢喃燕子語梁間

來自烏衣國呢喃燕子忙其閒依繡幕相對語雕梁
玳瑁棲時穩簾櫳隔處忘誦誦商落月絮絮話斜陽
藻井雕應細芹泥啄亦香關心驚客夢調舌入詩腸
羽尚參差掠聲疑宛轉詳微禽知賀厦 鳳閣麗輝

煌

三月春陰正養花

淑景當三月輕陰正養花春情工醞釀天意惜芳華
雨澤祈辛近風光上巳賒枝頭酣蝶夢簷角靜蜂衙
霧擁紅舒萼雲濃碧護芽園丁慵灌溉芋甲喜交加
薜荔依牆暗蘼蕪繞徑斜宸衷塵茂豫膏澤渥無
涯

榆青綴古錢

最愛新榆莢居然點綴圓白非天上樹青似古時錢
體製雌雄辨功夫子母權數來粉社外選到柘村前

鳩搶行三兩，蚨飛箇萬千。鑄疑鑽燧久，散宛疊荷鮮。
雨溜蒼逾老，風磨綠不全。何如游聖世，泉府裕綿綿。

倦等生意到花間

讀罷神將倦，欣然對此花。好尋生意足，能使逸情賒。
困我棋都嬾，宜人樹亦嘉。似雕開睡眼，隨蝶覓奇葩。
悅目紅舒蕊，關心綠坼芽。惺忪拋蠹簡，歡喜鬧蜂衙。
葦甲辛勤問，芳辰子細誇。一枝簪御苑，丹詔荷恩加。

纔了蠶桑又插田

繪出鄉村景耘田並飼蠶桑纔條夏五禾又插農三
箔影飛蛾亂秧歌叱犢酣梯雲忙作苦犁雨喜流甘
葉始稀牆北筐旋饁畝南縑絲勞子婦秉耒督丁男
八熟祥應協雙歧瑞可參幽圖陳 帝座耕織荷

恩覃

山張屏幃綠參差

苔幃參差處蘿屏掩映閒空蒼張遠岫新綠逗遙山
碧靄迷三面紅泉界一灣風斜低燕羽雨洗淨螺鬟
點綴嵐堆紫縱橫石皺斑濃青千疊展深翠四圍環
猩色平林染蠶叢曲徑攀巖棲何足道 蓬島列仙

班

流水不腐

水監能徵道名言呂覽收歸墟從不腐潤下總長流
溝澮機應涸江河勢未休海難枯一日川自逝千秋
常任游魚躍何貽嚇鼠羞爛非同石骨活本認源頭
世有滔滔感波無靡靡柔作舟襄 聖治珥筆步

瀛洲

輕紅擘荔枝

莫以蒲桃號而疑荔子名離枝凝赤重圓顆擘紅輕
盤簇先盧橘珠垂後紫櫻鳳苞分燦爛猩殼剖晶瑩

李真修遺集 卷之二
著手團金彈甘瓢透水精
醞同瓜瓣美雪共藕絲清
一品堂宜種長生曲喜成
何如梅實好 聖世協調

羹

鄉信有燈花

料有鄉書到挑燈色倍華
詩成剛起草信動已生花
蛾撲心先覺鴻來候未差
平安應報竹燦爛正含葩
織憶機中錦籠分壁上紗
蠟紅輝客舍鯉素寄吾家
梅著寒窗早棋敲靜夜譁
何如 蓮炬撒 丹詔荷

恩加

讀書破萬卷

枵腹緣何富多因飽讀書一經傳有自萬卷破非虛
奇早搜金匱談應比石渠貫通千軸竟坐擁百城如
剖析曹倉聚研窮鄴架儲撐腸天欲闢著力地無餘
香豔懷班馬遺訛辨魯魚試吟工部句懋德仰 皇
居

五月榴花照眼明

榴花安石產五月蕊舒榮豈獨誇心賞還疑照眼明
瓊林開萬朵銀海眩雙睛我自欣頭插入誰笑目盲
霞城蒸盡爛雲水洗同青青睽迴朝霧朱華對午晴
秋毫澄鑒藻夏實熟偕櫻 聖德重瞳邁遐方賚幣

呈

濃薰班馬香

班馬鴻裁富千秋獨擅場淋漓追大筆薰染比濃香
地理圖堪補天官紀最詳異同參臭味先後挹芬芳
篆似爐熏近花疑筆吐剛斯馨承兩漢賸馥丐三唐
壓架雲藏笈開編露浣蓄何如宸藻麗珥笏頌

龍光

碧瀾寸寸橫秋色

一水涵秋碧奇觀說到難空空橫遠色寸寸湧迴瀾
簾捲波連檻軒開客倚欄合膚雲影澹掬手月光寒

風過吹鱗小潮平布指寬玉流隨曲曲珠沫濺團團
渡記尋桃葉舟誰泛木蘭蓬瀛咫尺冰雪勵心
丹

菊花須插滿頭歸

不羨茱萸插盈頭冷豔誇登高須就菊歸路滿簪花
疏雨巾微墊重陽酒定賒幾絲搔鶴髮千朵擷禽華
香壓知肩鞞枝分笑髻了詠歌形脫略扶醉影敲斜
帶月宜陶令臨風憶孟嘉杏園春宴好聞喜沐
恩
加

筆所未到氣已吞

丹青雖未試下筆意先存所以神都到居然氣可吞
盪胸噴水墨放眼小乾坤風雨毫端驟波瀾腕底翻
管城纔渲染夢澤忽騰掀目笑全牛失心如渴驥奔
煙雲揮有迹造化補無痕三百嘉陵路雄奇說道元
手香新喜綠橙搓

採菊簪萸外新橙綠又搓清心香若此入手喜如何
細雨移花早繁星綴實多螯持剛擘蟹甲透幾旋螺
未許觀頤朵翻欣運腕和餘芬盈一握妙諦證三摩
滿袖疑懷橘銜杯憶把荷重陽真好景吟咏樂東坡
寒花有穿蝶

西風寒有信扶杖到籬邊爲愛疏花好猶餘瘦蝶穿
晚開三徑雨晴弄一畦煙迤邐尋香遠伶俜抱蕊圓
不隨歸燕影獨結冷蜂緣芳意濃兼澹閒情往復旋
似因招隱士重與夢遊仙 上苑韶光轉清班粉署

聯

秉燭夜遊

未見南樓月奚乘赤壁舟攻書陰可惜秉燭夜還遊
曙色前谿暗斜陽隔嶺收蘭膏方燕麝藜杖漫扶鳩
藉三條引懷將五嶽酬尋幽宜蠟屐報曉待雞籌
短豈繙書比歸應送院侔宵衣欽 聖治不數謫仙

儔

長夏江村事事幽

何事消長夏江鄉古道存薄寒添小閣幽趣話前村
鷗夢波平岸雞啼月在軒漫勞車馬到時聽水禽喧
永晝棋觀局斜陽網曬門風光唐杜曲世界晉桃源
林密肥梅子樓高號稻孫薰琴逢 聖代皞皞荷

皇恩

暑信土肥

漫道肥磽異機緘在遇時暑來天有信土潤地無私
城市炎如熾田疇滑似脂槐陰添綠滿梅雨綻紅遲

庚伏能先驗寅生不復期
驕陽葵屢向沃野稻應宜
朝夕潮痕長膏腴物產滋
彤廷甘澤渥萬類樂熙熙

秀語奪山綠

漫語新添綠遊山意自娛
秀真黃絹麗奪豈紫標殊
咳唾生珠玉煙嵐失畫圖
尖叉翻稿本氣象狹蓬壺
摘豔終朝采摹形眾壑輸
鴻篇才獨擅螺黛色全無
搖筆凌中岳題詩憶小孤
仰瞻宸藻麗佳什詎吟

蘇

蟬不知雪

莫把三冬雪求知九夏蟬豸蟲非異性寒暑不同天
色定教梅遜陰常抱柳圓嘶風如有怨詠霰總無緣
樂我琴鳴雅忘他玉戲妍涼惟餐露淨冷漫語冰堅
劉勝情堪比桓寬論足傳垂綏逢 聖世兆瑞慶豐
年

好鳥枝頭亦朋友

卽物皆朋友書齋趣亦幽落花纔水面好鳥又枝頭
懷我音頻送親人迹暫留不爭紅意鬧恰與素心謀
伐木憑麇和提壺共唱酬本來鸞鳳侶聊作燕鶯儔
欲領蘭言益終難絮語求問官師聖學把卷更勤搜

過牆新竹粉痕黏

庭前抽嫩竹一雨放梢長疏點黏輕粉新痕過短牆
四圍遮薜荔幾个出簷管蠟飾光生白蟾窺色映黃
枝應高杏苑影欲墜蓮房解籜聽猶細移花記並詳
蝸成綠壁篆蝶認曬衣香好景工描繪題詩付錦囊
桃葉成陰燕引雛

陰陰濃綠裏小鳥引喙清葉密桃低映雛攜燕長成
翠條垂有子黃口穉如嬰雨過眠琴好風微試翦輕
纖穠分美蔭宛轉逗新聲苒苒宜人境飛飛傍母情
歌誰題扇角舞欲上簾旌御苑枝能借元詩句待

賡

溪柳自搖沙水清

無風偏自舞搖曳柳條齊水色清連岸沙痕淺映谿
三眠懷漢苑一曲認蘇隄勢訝鶯梭擲紋難鳥篆迷
波澄蘋渚北花撲板橋西旖旎含煙韞空明印月低
細腰爭效楚睡態欲團嵇淑景新城滿東坡妙品題
四十賢人

四十詩諧律須教字字堅選辭除體僞得句擬人賢
不惑年符聖無瑕品是仙高陽才五倍趙國客雙駢
漢將圖猶缺周親數已全三唐流韻遠七子讓聲先

鳳翥鸞翔勢金和玉節篇
彤廷欣_王筆詠到大羅
天
窗近花陰筆硯香

筆硯晴窗試無花已自香
況教陰掩映恰近氣芬芳
浣露龍鬚活含波鵲眼涼
一庭薰馥郁二友助精良
染翰雲遮幌鈔書月過牆
如煙籠畫檻和霧襲文房
醉蝶掀簾見塗鴉落紙忙
鳳池欣珥笏振藻效賡
颺

龍馬精神海鶴姿

馬是天龍健禽惟海鶴奇
丰神真絕世精采倍多姿

汗血馳驅日皮毛洗伐時負圖開運會添算卜期頤
千里傳心事重霄躍羽儀駑駘才莫逮鴻鵠志誰知
過野羣空矣鳴陰子和之呈材襄 帝治拜舞近
丹墀

一窗新綠鳥相呼

萬綠成陰處相呼鳥一雙新機盈小院樂意領幽窗
几淨螺杯映簾疏燕翦撞淺深籠碧色宛轉逗紅腔
坐有巢鶯對言無鬪鴨唳晴嵐添遠岫暮雨憶寒江
草滿連書幌柑攜倒酒缸 瀛洲欣染翰鳴鳳筆如

杠

淺寒籬落清霜後

領略清高趣梅花獨耐寒池塘霜後淺籬落水邊看
消息風猶勒光陰露不溥疏痕穿六枳涼意逼重欄
編竹斜皴翠經楓醉染丹鶴拳偃月冷鹿眼沍煙攢
地氣遙鐘應天容老圃寬劍南佳句咏撫樹自盤桓
脫穎囊中盡異材

得士談何易如錐穎脫囊中材皆委瑣異質盡昂藏
不效錚錚響常流作作芒應機同貫革快意比傾筐
物色千金橐聲名百鍊鋼逢時歸夾袋立地見新銚
餘子爭毫末斯人謝寸長此才須大厦皮相幾雌黃

蘆花兩岸晚潮平

秋向蘆中晚清江景寂寥萬花平淺水兩岸送歸潮
隄闊疑虹臥沙明認鷺翹煙波迷葦港燈火靜蘭橈
絮影團寒渚谿痕露斷橋聲搖風瑟瑟漲落路迢迢
宿漬消瓜蔓濃陰護柳條試賡王暉句珥筆侍 皇
朝

紅蓼花疏水國秋

一望紅如許疏疏野蓼遮水深應是國秋老不成花
色奪燕支麗波涵雁影斜孤根翻漏月寒豔欲烘霞
簇簇霜含葉蒼蒼露滿葭夕陽明蟹籩夜火冷魚叉

瓜蔓青添漲蘆根白映沙有人楓岸上相對愛停車
寒與梅花同不睡

尋梅梅不睡何計可追歡獨與名花對同消此夜寒
澹煙迷紙帳涼月透雕欄鶴守牀空設雞啼漏未殘
有情隨柳起無夢到槐安爲愛孤芳好翻勞竟夕看
巡簷懷杜甫臥榻笑陳搏迨曉神猶炯渾忘縞袂單
潮來天地青

但見銀潮湧飛來不肯停勢吞江海白色混地天青
龕赭濤聲瀉魚龍夜氣腥乾坤渾莽莽煙樹合冥冥
一綫斜噴雪千尋怒走霆峯巒連碧落星斗接滄溟

螺黛橫無際
鴟夷信有靈
朗吟摩詰句
合撰仰形

暮雨千家薜荔村

芙蓉香國外
薜荔自成村
一櫂湘江暮
千家楚雨昏
山都連屋角
水欲漲籬根
密綴鮫珠網
斜侵蛤粉垣
半天沈暝色
萬瓦接炊痕
岸芷寒應晚
池荷聽尙喧
波閒停桂檝
煙裏指柴門
定有騷人宅
行歌憶屈原
客去波平檻

此去潮平岸
迢迢客路長
波隨風信起
檻浸月華涼
嘶馬曾看櫂
觀魚且繞廊
清談揮塵歇
溼篆上蝸忙

遠送帆無影，虛涵鏡有光。
苔岑空舊雨，草閣近新霜。
浦隔人千里，欄憑水一方。
何時重把袂，雅集共流觴。
秋雁觸聲來。

不辨聲何處，長空雁影回。
似隨柔艣動，並帶早秋來。
遠韻推篷聽，閒情指菊開。
鷓飛風恰順，鴉軋夜應猜。
橋影垂虹近，江心翦月纔。
蘆銜寒陣結，葉脫暮碁催。
斜字剛煙際，餘音尙水隈。
河亭晴望候，目送幾徘徊。
荷葉遮門水，浸階

門對荷千柄，階臨水一涯。
波迴宜曲浸，葉密恰周遮。
浦裏青搖鏡，籬根碧護沙。
痕防風翦破，影抱月鉤斜。

隔岸時飛鷺吾廬稱結蝸雨香清齒齶潮信動蒹葭
地豈名餘不人疑到若耶茗溪真罨畫次第更看花
野老來看客

野老村居慣蓬門速客難欣聞佳士集來作異人看
栗里應懷晉荊州願識韓座中傾綠酒籬外側黃冠
觴詠風情曠園林禁約寬閒鷗爭席接盛燕與盤桓
鄰叟邀雙屐溪翁手一竿河魴剛釣得晚飯佐魚餐
萬古斯文齊岫嶼

岫嶼前無古文因石鼓稽千秋斯有作萬禩與之齊
蝌蚪拳身肖蛟龍指掌迷西岐今考訂南嶽昔攀躋

日月唐虞送雲煙魏晉低手摹雙玉版目刮一金鑷
魯叟空持贈張生漫品題惟傳坡老句論定邁昌黎
河魚不取錢

不慮囊錢澀維魚價幾何筐承忘入市網取憶臨河
挂杖高風想投竿驟雨過遺殊雙鯉遠選尙一蚨多
碧碧應穿柳青青漫賽荷腰纏嗤跨鶴手贈比籠鶩
味助烹鮮美顏輸買醉醅樽前揮袂去明月滿漁簑
園林初夏有清香

別有清幽趣香來自滿林送春園偶涉買夏客初臨
梅小青如豆秧新綠似鍼蘭池朝挹爽槐院午添陰

卷之三
三
境好環山曲風微盪水沈尋猶捎蝶板韻不待蟬琴
采采難盈掬非非妙賞心 彤廷薰軫御解阜愜

宸襟

對牀敲枕話江南

久別江南客湘潭阻一方憶會敲短枕相對話匡牀
梅驛春誰寄蕭齋夜未央兩情聯軾轍六代數齊梁
放眼孤游屐支頤卻隱囊雨風勞寤寐花月細評量
濁酒樽仍綠扁舟葉又黃何當重翦燭好句和韋莊
石榴開徧透簾明

安石曾分種榴開點絳英簾疏原可透花徧更添明

房坼騰金燄軒凭下水晶綠波三面靜朱火一天晴
錦綴蟬聯密紗籠蠟照輕梁憑嗔紫燕屏欲暈紅猩
映戶新描景環臺舊得名何如蓬島上子美句重
賡

夾竹桃

乍似連山竹還如夾岸桃葉垂名偶借花好格彌高
嫩綠含風韻嫣紅膩雨膏兩三遮翠袖左右映緋袍
林下誰招阮源頭合記陶漫疑淇水釣誤入武陵舸
畫意濃兼澹詩情逸更豪九重春色麗玉筍列詞

墨池飛出北溟魚

莫認魚吞墨臨池筆不停如飛來北海獨出小南溟
興欲酣搖嶽聲疑怒走霆揮毫驚雨驟落紙帶風腥
鯨浪三千擊鵬程九萬經妙從無象得潛或有龍靈
遠勢看鴻戲餘波散麝馨 瀛洲賡李句染翰侍

彤廷

曉霜楓葉丹

停車楓岸上秋色飽經霜破曉枝如火含丹葉有光
流霞千樹醉殘漏五更涼猩奪圍屏麗鳥嗥古戍荒
紅逾花二月黃傲菊重陽動日翻鴉影淒風送雁行

詩心同絢爛畫角尙悠揚佳咏懷康樂清游出射堂
一簾煙雨琴書潤

書卷琴徽裏朝來宿潤霑輕煙籠一桁疏雨隔重簾
穀影波搖細鉤痕月暈尖霏霏侵玉軫隱隱上瑤籤
蒜押微風漾莎庭冷露兼樓臺涵韻遠几榻絕塵纖
絃待明蟾理香因辟蠹添委懷饒樂意會覲句同拈
稻涼初吠蛤

市地抽新稻人來綠野堂蟬鳴占大熟蛤吠趁初涼
叫月千畦冷吟風五里香紅蓮搖擺經紫草接陂塘
信逼秋先到更傳夜未央光陰魚動絕早晚蟹輸芒

犬臥花三徑蟲書柳數行柴門臨水處鼓吹入詩腸
方暉竟入戶

竟爾排門入規方月有暉窗前看隱約戶內認依稀
蟾照輪雙滿蛸懸網半圍渾宜量玉尺不待啟金扉
珪樣裁來小簾波逗處微居然臨我室直欲坐人衣
牀蟀聲猶咽囊螢影共飛休文佳句咏珥筆待形

闡

自是君身有仙骨

脫盡凡閒骨神仙自有真從今無我相此後識君身
吞篆斑斑古生花簇簇新紅塵醒幻夢碧落證前因

氣宇飛騰早功夫洗伐頻應難推甲子豈待守庚申
勝境尊壺嶠同儔集肇晨試賡工部句珥筆侍 楓
宸

濤聲夜入伍胥廟

古廟無人入靈濤咽伍胥夜方沈鼓角聲自繞階除
海氣涵鱗屋天風轉尾閭神旗來縹緲祠樹振扶疏
月暗姑蘇沼雷填後種車蘋花陳俎實松籟合窗虛
簫賽吳趨曲舟懷越絕書湖樓凝望久曙色綺霞舒
素月流天埽積陰

萬里沈陰埽西風動大千流暉含素月積靄破青天

宿雨將晴候浮雲未吐先細措秋練潔高揭夜珠圓
上漢看鸞舞鳴臯警鶴眠階空涼似水峯遠淨無煙
不往冰輪轉惟餘樹幄懸詩才齊謝賦健筆仰坡仙
開徑望三益

久未知心晤良朋益望三臨江期每遲開徑信頻探
做爲懷人切游應適我堪遷思鶯谷擇笑想虎溪舍
樹恐遮窗北花先埽舍南可師行屢盼不速筮同參
苔契偏難合蘭言孰與談他時如過訪雞黍款征驂
人在定中聞蟋蟀

蟋蟀聲中坐僧房入定人聞根忘永夕自在悟清因

四壁沈風籟三更對月輪管絃新振羽瓶鉢苦吟身
伴我逃禪久憐伊促織頻豆籬秋徑悄蓮座夜鐙親
殿角魚鐘和牆陰蚓笛鄰浪仙詩思發賦就已凌晨
吳質不眠倚桂樹

縹緲思吳質奇蹤斫桂傳倚雲如此樹傍月不成眠
鳧化黃初日犀香碧落天有情仍鵲立無夢到蟾圓
柯斧觀棋侶箜篌竊藥仙永懷同竟夕小謫是何年
名已齊公幹嘲難解孝先高吟昌谷句還證西陽編
登山臨水送將歸

有客將歸去山空水自流登臨還送遠慄慄總悲秋

高矗羊腸阪低橫鷓首舟蓮峯勞悵望蘭澤且旬留
欲別憐羈旅相攜互唱酬車停楓葉徑帆挂荻花洲
祖道歌驪未行蹤後雁不故鄉從此近緩緩度庚郵
芝蘭玉樹生庭階

子弟須培育名言憶謝安階都生玉樹庭喜列芝蘭
馥馥馨餘砌亭亭秀倚欄善人居並入名士皎同看
葉細宜初佩枝高合映珊得天鍾閒氣借地縱奇觀
連理姿幽逸孤標勢鬱蟠席珍逢 聖世 鳳闕慶
彈冠

夜雨無聲入土膏

一夜山中雨關心樂意生土田知有潤膏澤布無聲
融到新泥滑濡同冷露輕杏開應一色韭翦正三更
漲合谿痕長滋應地脈盈庭階全浸漬草木定句萌
籟寂雞頻喚衣沾蝶不驚 聖朝占十日萬物頌由
庚

野合時雨潤

好雨知時節當春沛澤覃餘陰林尚溼宿潤野方含
黍膏盈疇北苗興徧畝南滋將新菜秀流共蒂棠甘
深隴紅添豔遙山翠滴嵐晚涼秧隴足晨氣麥天酣
樹影團濃綠波痕染蔚藍 聖朝符十日望滿慰農

三

鴉背夕陽多

夕陽平地沒寒色半天多鴉背團如墨烏跂疾似梭
負暄隨鵲噪浮水共牛過返照光明滅齊飛影盪摩
黑攢千點密紅壓一痕馱楓葉含輝動蘆叢結陣過
翻身全浴日側翅欲衝波 御苑枝堪借溫詩句待

哦

心共寒潭一片澄

有人心境澈皎潔比寒潭妙相雙清共澄懷一片含
圓光參太極空性悟瞿曇朗抱冰壺滌明輝石鏡涵

化身坡散百對影月成三靈府生虛白浮波漾蔚藍
寸衷盟水止眾濁笑泉貪試咏徐黃句簪毫 聖澤
覃

雲帆轉遼海

輓粟遼陽外舟行不戒嚴海形隨轉軸雲氣撲征帆
島映螺痕淺檣回燕語喃直沽環曲曲碣石度巉巖
水面張如鬣船頭疾似颿風催蒲幅飽潮帶析津鹹
長白來源溯微紅落照銜 皇威周八表納貢遠人
咸

劉郎不敢題餽字

劉郎貧一字不敢擅風騷易說三秋餅難題九日饒
棗香應薦李菊豔漫吟陶嚴禁同寒具佳名負冷淘
典防成杜撰興竟阻詩豪起草詞偏少團花味屢叨
無稽休鑿空有句但登高何似紅綾啖 天恩及第
褒

黃花入麥稀

極目黃如許郊原入望賒四圍稀隴麥幾簇補山花
氣潤新浮土根蟠細糝沙散金光瑣碎疊翠浪橫斜
迤邐香捎蝶零星穗拾鴉風涼櫻有信秋至鞠無華
綠襯秧田穎紅攬蓼岸芽來牟占樂歲珥筆沐 恩

加

綠畦春溜引連筒

連筒聲噴薄引水過前谿正值春添溜還欣綠滿畦
蔥龍條縮翠灌注管傾蠶白湧泉三尺紅肥雨一犁
濃青聯竹節淺碧潤芹泥鴉尾翻新樣魚鱗蹙細澌
漲痕波上下秀色畝東西耕織塵宸念懷英句試
題

碧落無雲稱鶴心

鶴本閒雲侶無雲影更深自能窮碧落倍覺稱丹心
有露秋初淨因風晝不陰遙天摩大翮古月鑒孤忱

始悟氈氈舞都綠
駿隼侵九霄
激宿翳
萬里引清音
幻想空奔馬
卑飛笑眾禽
鳴皋當聖世
丁卯句堪

吟

城闕參差曉樹中

望中宮闕起曉色
徧龍門
曲折城闈護參差
樹蔭繁
濃陰圍翠色
旭景射朱曦
密密排鱗屋
層層列雉垣
河山三輔勝
煙雨萬家痕
霞蔚紅侵蝶
嵐浮綠滿村
羣鶯身不露
雙鳳勢偏尊
何似皇都麗
元衡句漫

論

玉堂給札氣如雲

給札承清暇揮毫興不羣叨陪堂似玉難得氣如雲
飛白天題煥留青日記勤長卿新作賦太史舊書勳
事與操觚異情同授簡殷論思通密勿呼吸到氤氲
梨棗千秋在蓬萊五色分含和逢 聖世寰海慶

敷文

蛛網添絲屋角晴

繞屋多清景蛛絲四角縈祇因添舊網卻喜放新晴
戶外蛸懸影檐前鵲噪聲澹煙千縷逗斜日半牆明
挂腹頻抽乙關心恰望庚白烘飛絮暖紅冒落花輕
滴瀝痕猶溼經綸用亦精 觚棱開霽色蠕動遂羣

生

新蟬第一聲

次第鳴蟲出蟬猶蛻裏身恰將三伏屆乍試一聲新
風細初流響雷同肯效顰槐雲高處夢梅雨靜中因
殘暑催全退斜陽聽最真盟心原喜潔脫口便推陳
孤調爭先著餘音總後塵垂綫依 禁樹湛露沐

皇仁

殘星幾點雁橫塞

橫空星耿耿塞雁幾行單嘹唳邊聲起蒼茫漏點殘
煙痕澄井柳霜信逼樓蘭色映南樞皎音流朔管酸

明暉占駟見密陣作雕盤榆白光猶炯蘆黃影欲團
在東三五燦直北萬重寬翹首瞻堯日鵬程快奮
搏

秋冷先知是瘦人

正是西風冷先知已有人秋心增料峭瘦骨想嶙峋
暑氣庚笳換詩才午笠新纔驚飄一葉便欲擁重茵
翠袖情偏怯黃花影共親砌蟲皆後覺海鶴或前身
熟客驅除易癯仙領略真幸依 温室近珥笏侍

恩綸

鯨魚跋浪滄溟開

神力吞滄海鯨魚跋涉來重溟平若鑑巨浪豁然開
噴沫斜飛雨奔濤怒吼雷尾閭供吐欲鱗甲鬪崔嵬
一綫痕如劃三山勢欲摧高翻紅日動倒掣紫瀾回
絕類龍舒爪生憎鯉曝顛乘風真得意咫尺到蓬萊

燕子歸來新社雨

雨餘來燕子舊識意相親莫笑歸時晚偏逢社日新
棠梨雙翦水桑柘萬家春雀賀真如客蠶祈正賽神
尋巢煙外路扶醉畫中人共擬分陳肉何妨墊郭巾
芹泥營故壘簫鼓鬧比鄰 聖世醲恩渥高禱重肇

禮

禮記

卷之

七

七

李真傳道身

名ノ

三ノ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

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

之西鄉墨

答問交者有異辭先後之序異也蓋與可拒不可首
示以嚴也尊嘉而容矜更益以廣也兩賢果有異哉
且渾物我於無閒者聖人也下此則必先嚴其接納
而後能廣其薰陶蓋我與物相資不嚴而淑身何藉
物與我同類不廣而淑世何功判若殊途實歸於一
致固有自成已而卽以及物者說在子夏子張之論
交今夫子夏之言交門人所已聞也子張之言交門
人所未聞也然而欲以所未聞者擴其規必由所已

聞者貞其守則試先驗諸子夏所云以淑身之端賴
同人也他山有石足資攻錯之修空谷有蘭藉結性
情之契亦惟可者斯與之已耳而猶有慮焉者自來
邪正之界祇判幾希匪人一日爲緣遂足損姱修於
不覺敢云其不可者吾亦曲徇乎哉且夫不可者紛
然雜投卽令可者望而卻步柔辟競於前直諒孰糾
吾過便佞介其側多聞曷牖吾明此而拒之固卽與
之所逆而施也學者未成爲君子當審擇於君子之
途以顯樹其的念斯道之仔肩誰屬異日行修名立
方將合儔類而受甄陶當此造就未深竟以上達之

資自傷比匿名教中不幾抱愧完人乎懷子夏之箴以嚴爲取而交無少濫吾學庶幾有成己之功也夫質諸子張其有異乎然而旣以所已聞者貞其守尤必以所未聞者擴其規則試進驗諸子張所云以淑世之胥關已任也僻壤有英才遇優隆而益勸小邑有忠信得獎厲而益修亦惟賢與善斯尊且嘉已耳而更有進焉者由來血氣之倫共茲懿好庸流一朝省悟無難企大道以同歸敢云眾與不能吾遂恣置乎哉且夫眾與不能之進境卽爲賢與善之始基天人互相勝愚柔終必明強狂聖有何分前愆祇爭晚

蓋此而容且矜固卽尊與嘉所推而暨也學者旣成
爲君子當力充乎君子之量而不囿於偏慨造詣之
成就何難居恆激濁揚清久已慎防閑而嚴履蹈及
此學養粗定徒以獨行之概自峻門牆儒林中曷貴
有此孤詣乎遵子張之訓以廣爲收而交無過拘吾
學庶幾有成物之化也夫要之賢與善卽所云可者
而尊且嘉則不言與而與之道自宏也眾與不能卽
所云不可者而容且矜則不言拒而拒之情已化也
互證所聞交道之始終備矣異云乎哉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

以大知推虞帝聖人爲之神往矣夫明道以知而知
難大知尤難子所爲神往於舜乎且三代以後治統
與道統分三代以前治統與道統合論者謂濬哲之
聖實千古明道之宗也顧文明協於帝若得帝之所
同而聰明亶於天遂爲天之所縱則聖之事卽知之
事也亦聖之至卽知之至也惟聖知聖宜其神往於
中天與今夫吾夫子固不以生知自居而祖述堯舜
者也乃一日者畢然於舜焉論式穀詒謀之義則子
弟之慧悟大都待啟牖於前人而舜則所遭不偶焉

其父頑其母嚚其弟傲將何以克自振拔矚然者不
蔽於習染之昏溯引伸觸長之機則方寸之靈明大
抵借觀摩於賢友而舜則與俗爲徒焉耕歷山漁雷
澤陶河濱又安得有所欽承濯磨焉而冀其心源之
濬夫然論知於舜難而克成其大尤難乃夫子獨契
於舜者何與一見其稟於生初焉重瞳協繼照之明
圓首紀誕膺之瑞知鍾奇毓秀知睿實絕於凡庸則
生初之知其知爲獨神也雖宅位倦勤晚節自虞其
耄知人則哲臣工或勗其難而在己不自信其知並
令人不共驚其知者此知之大莫與京也與一見其

增於後起焉側陋而神明不昧風雷而志氣弗迷知
灼理燭幾知慮彌生於閱歷則後起之知其知爲難
及也雖井廩謨蓋或以爲不足保身臣庶予治或以
爲未能先覺而當時莫得窺其知後世益共仰其知
者此知之大而能化也與夫然而尊富饗保舜之大
孝卽於其大知基之自古稱天錫者曰勇知頌聖功
者曰仁知史辭每有溢辭舜則上觀九有以匹夫履
大寶之尊其知足藏往也下鑒千秋以盛德享百世
之祀其知足知來也惟深也惟幾也非至精其孰能
與於斯夫然而祿位名壽舜之大德卽以其大知詣

之後世闇主多私知自用明主多予知自雄君德或
貽慙德舜則龜筮鬼神薦禹而不勞枚卜其知足知
天也工虞水火命官而惟時亮工其知足知人也不
疑也不惑也非至神其孰能與於斯試詳其所以爲
大知者而舜實負乎尙已

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
土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
於王之塗

民各安其業仁政之所使有漸焉夫曰朝曰野曰市
曰塗王有之天下之國亦有之而何以仕耕商旅皆
得所欲也曰惟仁政之故且夫天下非小弱也懸高
爵厚祿方自以爲尊賢重士也開南阡北陌又將以
求富國強兵也侈靡競而操奇贏者日甚稽察密而
趨游說者益多也然而金散則士鬪戰苦則田荒稅
重則利虧關多則跡阻欲聚民而先拂民之欲民亦

不克俾上之遂欲由本之不立而使之未得其方耳
今使王而果發政施仁也俊傑崇矣經界正矣屢法
定矣戒心釋矣斯時國中之民彈冠相與慶於朝秉
耒相與謳於野懋遷相與樂於市問禁相與頌於塗
以爲舉直錯枉重農貴粟數大端旣次第推行而居
積通其有無往來俟其乏困又復規畫周詳若此吾
儕小人亦何幸生王之國爲王之民哉詩有之曰惟
君子使誠哉惟王所使也獨是使民得所欲於一國
其事易使王遂民欲於天下其事難天下之仕者食
舊德以任官遠適異邦弗宜也天下之耕者服先疇

以力穡舍耒出疆弗願也天下之商賈修族世之所
嚮則取盈天下之行旅望井里以言旋則甚喜此亦
民之常情也人情所不欲者王政不能違雖欲使之
惡得而使之然而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千萬人
之心仍恃此一人之心也王能以千萬人之心爲心
則千萬人之心亦心乎王矣王之朝眾正盈廷羣邪
退聽不必卑禮以招天下之仕者也而仕者爭濯磨
而思奮王之野溝塍刻鏤原隰龍鱗不必蠲賦以徠
天下之耕者也而耕者羣贏糧而景從王之市與塗
熙熙而來攘攘而往不必溥惠以萃天下之商賈行

旅也而商賈行旅亦且居列肆而就樂郊立焉耕焉
藏焉出焉奔走借來各得其所非王實使之疇則使
之夫甲兵不試則士臣不危開墾不頻則地力不盡
物價不貳則奇貨不居過客不征則遠游不匱舉王
之朝野市塗而皆爲天下所歸往天下之民皆遂所
欲於己天下之民皆得所欲於王也今而後王之所
大欲可遂矣而天下之所皆欲者亦更有進矣

賦得山向吾曹分外青

得山字五言八韻

到眼青如洗吾曹獨愛山向來看不厭分外樂相關
積翠螺初染衝煙鳥自還天留名勝地人是列仙班
排闥依稀送開窗縹緲環鄉心三峽遠雲影六朝閒
裊屐欣同集林巒約更攀嵩呼逢盛世佳氣徧瀛
寰

跋

先曾祖光祿公著述等身兵燹轉徙存者寥寥惟棘垣紀事一詩京師風行咸嘆爲仁人之言至今官比部者家置一編其他詩文尙十數卷先大父文忠公屢欲付梓以王事賢勞訖于盡瘁卒卒未暇也文忠公自未通籍時卽以天下爲己任雅不願以文人自命然詩賦古文辭模楷後進仰若山斗晚年偶有所作先襲侯輒手錄之文忠督畿輔三十年先嚴趨庭之暇好作史論及詠史諸詩文忠亟賞之卒未嘗示人文忠騎箕先嚴以哀毀卒國杰讀禮家居發篋笥

友

所藏排比編次校其傳鈔之訛以付
嗚呼國杰少遭閔凶煢煢孤露雖以
析薪弗克負荷展讀遺編大懼學殖
若再任其湮沒不彰則不孝之罪滋
交付之剗劂俾三世遺集傳世行遠
其生平而李氏子孫亦得世守不失
學則國杰之志也光緒三十年季冬